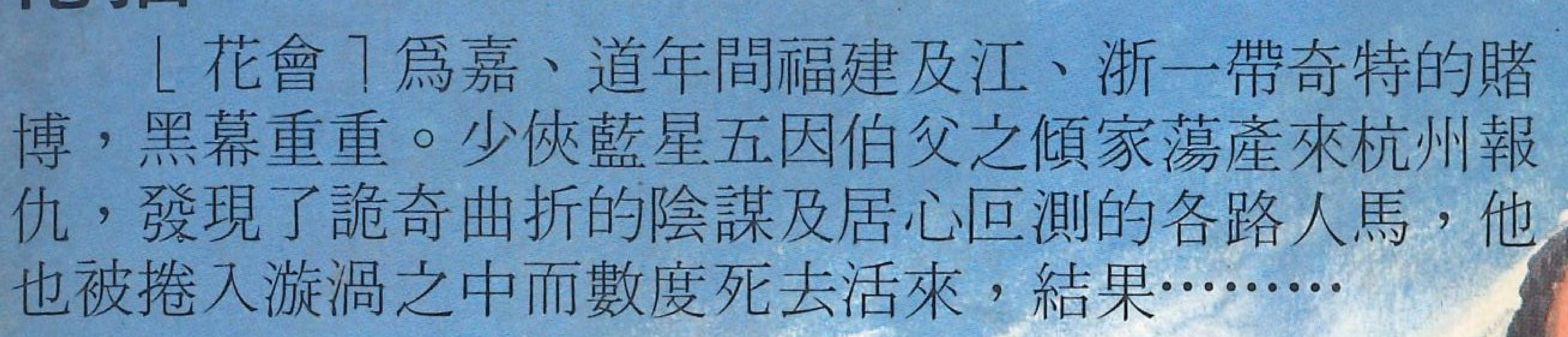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花招（新派俠情倫理恩仇故事）　東方白・著



﹂花會﹁爲嘉、道年間福建及江、浙一帶奇特的賭博，黑幕重重。少俠藍星五因伯父之傾家蕩產來杭州報仇，發現了詭奇曲折的陰謀及居心叵測的各路人馬，他也被捲入漩渦之中而數度死去活來，結果………

$4.00

第27年

28

編者話　東方白今期的巨型小說﹂花招﹁，題目很別緻，也很新奇。內容描述嘉慶、道光年間，福建及江浙一帶很奇特的一種賭博﹂花會﹁的黑幕重重情形，聞說凡參與該組織活動的殷商巨賈，極有可能往往在一夜之間傾家蕩產，駭人之處，耐人尋味！本文的主角人物藍星五就是因為其伯父遭遇了上述的不幸，單人匹馬來到杭州為伯父報仇及徹查眞相，結果發現其中很多詭奇曲折的陰謀及居心叵測的各路人馬，他也被捲入了這個罪惡漩渦中，數番死去活來，結果……要看一部既刺激又新奇的巨著，編者首先推荐是﹂花招﹁。

☆　☆　☆

中篇連載﹂劍影迷踪﹁今期開始刋出，由陳瑜撰著，講述一羣黑白正邪人物爭圖奪寶的盛事，如蟻赴羶，好不熱鬧，各出奇謀詭策不在話下，而且風起雲湧，血戰連場，詳情請參閱本刋73頁。

☆　☆　☆

一個鄉下小子，下期出現在巨型小說﹂大天二﹁故事裡，他不知世途險惡，加入了私梟活動，冀圖闖出一番事業，能否如願以償抑事與願違？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8期
（總號136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花招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故事／東方白・文
可　飛・圖

江湖人物　詭詐百出

楔子

青年俠士藍星五到杭州來調查其伯父在「花會」中一夜之間輸掉數千萬兩而家破人亡之事。發現武林名宿「八步凌波」張惠卿和「天雷手」徐建本爲叔、嫂，皆因鉅富而相互奪產。加上張的姘夫「天狠爪」雷光庭開了個「鷄園」（出租小公鷄及小母鷄者）且以「定時返魂術」從中推波助瀾，徐建夫婦皆死，遺下一子，却又因係借種而生，再生枝節。借種青年高手李某，本也是來此找「花會」爲父報仇的，却丟下正事不管而捲入億餘兩奪產的漩渦中……

×　×　×



藍星五懷着十分惡劣的心情找來賈寶玉。賈寶玉這個人，說他是個剪綹之輩，也可以，但沒有包打聽來得出名。

在杭州地面上，要打聽一些秘密，尤其是武林中人的秘密，找他準沒有錯。

「賈寶玉，想和你談一件生意。」

「藍大俠，很抱歉！近來窮忙，暫時不想再接生意！」

「我也很抱歉！這件生意你是非接不可！」

「藍大俠，我只是一個江湖末流，你欺負我這等小人物，那可眞是雷公打豆腦，專檢軟的下手了！」

「幹不幹？」

「藍星五，這生意我沒有興趣，可別強人所難。我賈寶玉也不見得就是個軟柿子……」趁藍星五四下張望，竟然施襲出了手。

賈寶玉的技藝如何？似乎知道的人很少，一般人都相信不會怎麼太高。要是手底下有兩套，該不會幹包打聽這一行的。

萬沒料到，賈寶玉一發勁，桌子底下忽然有人也掃出一腿。這大概正是因爲他的林黛玉已在此之故，才敢向藍星五亮爪子。

或者他只聞藍星五之名，却未見過他出手之故吧？

藍星五讓賈寶玉在他的屁股上砸了一拳，閃過了正面一腿，藍星五故意向前一栽。二人以爲得手，一齊上前想把他摞倒。那知藍星五未知如何身子一扭一轉，同時揑住了兩人的後頸，把他們摜在地上。

這位林黛玉的德性和賈寶玉差不多，二十三四歲，唯一像林黛玉的地方只是一身排骨。一頭黃髮，滿臉雀斑，要說還有可取之處，也只有那雙較活的眼睛了。

藍星五往椅上一坐，道：「賈寶玉，總捕頭魏奇正在找你們兩位……」

「藍大俠，您是大人不記小人過。」

「那麼兩位剛才是犯什麼羊癲瘋？」

「藍大俠，我們只是想試試，在聯手之下，能接大俠幾招？沒想到連兩招也沒接下來，眞是他娘的馬尾拴豆腦——提不起來！」賈寶玉已爬起來哈着腰道：「藍大俠，有事請吩咐。」

「賈寶玉，張惠卿和雷光庭的事一定瞞不了你。」

「這……是的，聽說雷、張二人打得火熱，他們合作奪了張惠卿的小叔徐建的遺產，爲了避嫌，雷光庭以他拿手的『定時返魂術』使張詐死，裝入棺中，本擬於七十二個時辰後把她弄出來，然後二人携鉅欵遺產遠走高飛，可是雷光庭差點賺了張惠卿，居然不打算定時開棺，只想獨吞，要不是藍大俠暗中察知此事，在限定時間內打開棺材救活了張惠卿，她早就翹了。然而，在大牢中的雷、張，加上他們的扶桑忠僕藤山英次三人，竟殺了前總捕頭劉康逃走了！是不是這樣？藍大俠。」

「對。現在請你查出他們的藏身之處，查到一個二十兩，三個六十兩。一旦有了眉目，別打草驚蛇，先通知我。」

「一定照辦，藍大俠，你的事還有什麼話說？」

「別來這一套，要是光玩嘴皮子誤了我的大事，我馬上把你交給新來的總捕頭魏奇，你們二人身上至少揹了一、二十件竊盜案子！」

「藍大俠，您多美言。」林黛玉道：「藍大俠，遇上藤山英次那頭豬又該如何，他居然還想張惠卿想了二十年哩！」

「都通知我。」藍星五道：「張惠卿要嫁給藤山英次，一定會幸福。可是世上的事眞難說。就以二位來說，天下那還能找到這等絕配呢？」

賈、林二人似乎有點飄飄然起來。賈寶玉又道：「萬一遇上公鷄李志洪，以及小母鷄李黛玲，我們可不是他的敵手。」

「當然，你們別招惹他們。立刻向我報信。」藍星五走出了他們住處，賈寶玉道：「黛玉妹子，你說這小子是不是太神氣了些？」

林黛玉四下看看，低聲道：「就讓他神氣幾天吧！反正是火燒紙馬店——遲早要歸天的……」

這工夫藍星五忽聞背後有異聲，正要轉身，忽然打消了這主意，因爲他對兵器也頗熟，這是開火銃上的保險的聲音。

他相信有人持火銃站在他們的身後瞄着他，這東西可不大好玩。

「是哪一位？」

「不要多問，藍星五，你可知道你的聰明也很有限。」

「當然！我從未以爲自己是聰明人。」藍星五以爲此人的口音很熟，不知在哪裏聽到過。但不久就想出來了，這人似乎是「鷄園」中人。他道：「凡是站在上風頭上持銃瞄人的人，都比較聰明些。」

「藍星五，你喜歡『影子薄刀』花氏

姊妹中的花浪嗎？」

「當然。」

「如果你肯合作，今後隨時可以抱抱她，要是插手……」這人說道：「我勸你還是到西湖去散散心，玩幾天，再回來如何。」

「可惜西湖只有那麼大，去的次數太多，有點膩了！」

「那就到錢塘江去看大潮或者去釣魚如何？」

「在下對釣魚缺乏耐心……」

「乾脆！你就在家裏蒙頭大睡三天，這對你可不是一件難事吧。」

「這一點可以辦到，我就是對睡覺有興趣。」說着就來到床邊，往床上一躺，拉被蒙頭。那人看了一會床上一動也不動了。走近撩被一看，床上被下是個木頭人模型，藍星五不見了。

此人猛然一驚，忽然想起剛才所說的話，看來此聰明還是有所不及的。火銃已被人奪下。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又有人道：「林學文……」

「藍少俠，我不過和你開開玩笑。」

「可惜你的幽默感不怎麼高明，你上次逃走，帶走了雷光庭的屍體，那一手並不高明。」

「藍大俠，不是我帶走的。」

「林學文，你剛才提出威脅而不殺我，必有甚麼原因。」他的床上自然有機關了。

「藍大俠，這還不簡單嗎？」

「說說看。」

「你是武林年輕俠士翹楚，殺了你，中原雖大，也無我立錐之地。」

「這恐怕不是理由。」

「藍大俠，我是有一句說一句。」

「連州衙中的人你都敢殺，區區一個藍星五算得了什麼？」

「藍大俠，在你面前我是一點轍也沒有。」

「告訴我，『八步凌波』張惠卿和雷光庭在何處？林學文你作奸犯科，目的也不過是爲了幾個臭錢，但爲了錢如入了籠，要錢還有啥用？如你合作，我給你足夠的錢，還能設法開脫你。」

「藍大俠——」林學文也曾是雷光庭「鷄園」中的小公鷄。

「林學文，你仔細聽着，這兒只有咱們兩個人，我要弄死你，沒有人知道你是得了什麼急病死的。」

「藍大俠，我——」就在這時左後側又傳來了火銃上栓的聲音。

藍星五道：「又是哪一位？」

「格格」笑聲之後有人道：「藍星五，你應該聽出我的口音了吧？」

「很抱歉！沒有什麼印象。」

「藍星五，我仍要重複一次林學文剛才說的話。」

「重不重複是妳的事。答不答應卻是我的事。」

「你要是不離開杭州，今後這場面一定還有。」

藍星五冷峻地說：「又何必再重複，難道你的話比姓林更有份量些？」

「不錯。姓林的不敢殺你，我可以例外。該知道我是誰了吧？」

「不會是杭州東門外零賣的『鹹水妹』吧。」

「藍星五！你再說一遍！」

「『鹹水』——」妹三字才說了二字，「繞樑」身法施展到最頂點，「轟」地一聲，火銃轟了一銃，爲了怕傷及姓林的，似乎偏了些。

但藍星五已把李黛玲手中的火銃踢飛。揪住了她的頭髮。她是「鷄園」中管理小母鷄的人，過去還是一帮之主呢。

林、李二人今天算是開了眼界。就在這時室外又傳來火銃上栓之聲，藍星五彈到死角處，自死神指縫中溜出，但李、林二人也趁機溜了。

他不知道窗外的人是誰？

他以爲這人有足夠的機會轟他一銃。他追出返回屋中時，撩被一看，床上竟是一個活人——花波。也就是「影子薄刀」花氏姊妹老大。

「章雁，是妳。」她本是冒充蘇州名捕章小翎的妹妹。

「何必狗頭上長角——裝羊？你明知我就是『影子薄刀』老大花波，也就是花浪的姐姐。」

「就算是這麼回事吧！咱們也不是敵人呀！」

「花浪和你是友非敵，我不是。」

「妳……妳想要什麼？」

「我要兩樣東西，一是金銀財寶。」

「還有呢？」

「你可以去猜。」

「我從不去浪費這種腦筋。」

「藍星五，在你來說，死了可眞是太劃不來！你老子就只有你這個獨子，而且三支挑了你一個……」

「花波，你說，這話對我有什麼干擾效果。」

「星五，你只要睜一眼閉一眼，立刻就可以暴富，而且是人財兩得，甚至一箭雙鵰！」

「一箭雙鵰？」藍星五心頭一跳。

他知道再聽她說下來，越發不好應付了。他突然向天大笑，花波一楞，未料藍星五突然就地一滾，一道寒芒電射而至。

她自然不知藍星五也是用鏢的能手，只是極少使用而已。

只聞「轟」地一聲，藍星五已彈出扇面威力之外，花波卻在驚呼聲中丟了火銃，再找藍星五已不見了。

藍星五早已看出花波另有居心，只是不便揭穿而已，但卻暗暗小心。剛才他知道四周不僅林學文及李黛玲二人。他相信花波已受了傷。

原來銃管爆裂。

爲什麼火銃的鎗管會爆炸呢？通常鎗管中必須保持清潔，銃也不例外。因此在使用時要常擦拭。

如果有東西塞在鎗口上阻止了鎗中子彈外出（或鐵砂子），就會爆炸，即使塞得不緊也是一樣。

這個道理就像一發子彈被一個樹葉擋了一下，就可能改變極大的方向是有些類似的。

通常鎗管爆炸會傷手，也有傷了臉部的。

不知花波有沒有傷了臉？反正銃管爆炸一點不受傷是非有奇蹟出現不可的。

可是一支鏢怎麼會塞入銃口中呢？原來藍星五的鏢是磁鐵打造。只要射到銃口附近，自會吸住銃口，而且一吸上就很緊。

這又豈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而花波又怎知銃口有一鏢鎗吸着？她閉鎗不過是想嚇嚇他，已把銃口移開一些，那知反而傷了她自己。

這一下可惱了花波。

藍星五脫出宅外，發現對方正緊追不捨。

他以爲對方可能在街上狙擊他。也許是知他厲害，如今常常出現火鎗了。

如果好幾個人在街上都以火銃招呼他，構成交叉火網，他的「繞樑」和「狐步」再厲害也不成了，「繞樑」是一種身法，是他師父忍先生的獨門絕招。

他不知道花波和李黛玲是不是同伙？他更希望知道花波和雷光庭及張惠卿是否是同謀？

而現在，八成雷、張又在一起了。

有一點十分可疑，那就是雷、張的行踪已露時，那幾天卻不見了花波的影子。

在一家票號門口附近，林、李二人各執火銃，正要向他開火，這可不是鬥玩的，一時情急，他竄入這家票號之中。

凡是錢莊和票號，都是一色的高櫃枱，高在胸部以上，這自然是攔阻外人進入的。

他到了櫃枱前回頭望去，非但有李、林二人，又多了三個，也有火銃。

藍星五一急，一按櫃枱，人已在櫃枱之內了。

杭州不是個小地方，搶錢莊的事也發生過，都僱有保鏢的，這工夫「唏哩嘩啦」的算盤聲立刻停了下來。

這工夫一面一個保鏢的擎出匕首，道：「朋友，束手就擒吧！你走錯門哩！」

「別誤會，我是被强盜逼進來的，我認識你們的掌櫃朱小亭。」

由於林、李等人不敢持銃衝進來，這錢莊中的人未看到有人逼他，一個保鏢的道：「朋友，別來這一套哩！你是什麼貨色？一進門咱們就看出來了！」

原來花波那一火銃也波及藍星五，衣衫上有些撕破之痕，樣子有點狼狽。

另一保鏢說道：「朋友，你束手就擒吧！」

藍星五卻知道門外的人絕對未走，他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道：「朋友，把這些莊票和銀子裝入袋中——」

兩個保鏢的往上一撲，藍星五一式「左右逢源」未出一招，兩人的身子在空中翻了個身，「蓬」地一聲摔在地上。

這工夫，李、林及其他人等已來到櫃前，四周還有七八個保鏢的似要衝上前，藍星五說道：「你們看看，外面都是我的人。」

保鏢們一看，乖乖，門裏門外至少也有八九個，門外幾人手中還有火銃，這要是轟上幾銃那還得了？

這工夫錢莊伙計只好把銀子往袋內裝，而藍星五這工夫已不見影子了，他竄到後面去了。

外面的人一看藍星五已不在櫃枱內，心知上當，而此刻藍星五早已自後門脫身來到一家飯莊，吃了東西，又來到一處小民房中。

他一推開房門，就知道屋中可能有個女人，天才黑，屋內無燈，一股女人身上的氣味是瞞不了他的。

「小八子，你在玩鹹水妹。」

「……」屋中沒有反應。

但藍星五卻相信有人在內，小八子說過，他偶爾會是「鹹肉莊」的顧客，就是二等妓女戶。

也就是上海的所謂「斬鹹肉」。

但因是二等，要是在上海祥康里等處，卻又稱爲「貴族屠門」了。

那知這時，一蓬腿罡襲來，藍星五竟被逼退三步，因爲他初入屋，而這人卻早已習慣屋中的黑暗。

這明明是花浪的四十九路鴛鴦腿，藍星五知道厲害，道：「得了吧！花浪，這套腿法還是上床施展吧！」

藍星五挨了一腳，他也在她的大腿上摸了一把，然後二人扭作一團，滾到床上去了。

「花浪，妳怎麼會在這兒？」

「我就不能來？你那床上的機關已經不新鮮了！」

「小八子這兒妳來過？」

「雖沒來過，卻知道這兒。」她道：「這小子床上什麼味道都有。」

「你床上就一定很香嗎？」

兩人在床上溫存了很久很久，忽然窗外有個人連打了兩個呵欠，花浪一驚，不由大怒，藍星五道：「小八子，你來了多久？」

「你們的戲剛開鑼我就來了。」

「小八子，你剛才是在聽，而不是在看？」

「藍大俠，你是知道，外行看戲，內行聽戲，所以在戲院子裏閉着眼睛打拍子的才是眞正的行家。」

「小八子，你是內行還是外行？」

「我是內行，只用耳朵不用眼睛。」

「哼！」花浪狠聲道：「如果沒有燈光呢？」

小八子道：「內行人聽戲成了習慣，當然還是要偏勞耳朵哩！藍大俠，你們一定是累了，休息一會再演第二齣『三岔口』或者『五花洞』什麼的，我到別處遷就一夜去……」

「蓬」地一聲，小八子被砸了出去，花浪已經走了。小八子半天才爬起來。藍星五道：「小八子，怎麼啦？」

「這年頭好人可作不得，他媽的！花浪償了我一腿，我身上還有『鹹肉』味道啦！」

「小八子，這話若是被她聽到可夠你瞧的。她可不是亂七八糟的女人。」

小八子進入屋中，道：「藍大俠，你現在是有家歸不得了吧。」

「今天挺險地。」他說了一切。

小八子不出一聲，藍星五道：「小八子，你是不是不歡迎我睡你的床。」

「不是，藍大俠，你肯睡我的床，我小八子打心裏高興，這就表示你眞瞧得起我。」

「你剛才爲什麼不出聲？」
「藍大俠，不是我多心，我總覺得這局面有點不妙。」
「怎麼？怕吧？」
「有一點！」
藍星五道：「以前都不怕，現在怕什麼？」
小八子道：「以前，我知道的不多，一個人在懵懂之中什麼都不怕，知道的越多，就越知道厲害。」
「你知道什麼？」
「至少我知道，過去唱白臉的，現在可能唱黑臉，明裏唱黑臉的，暗中可能是唱白臉的，因此，媽媽的！也許有一天被人家宰了還不知道誰是兇手呢！」
「這麼說，你連我是唱白臉或唱黑臉的都摸不透吧？」
「藍大俠你當然是唱黑臉的。」
「你以爲誰是唱白臉的？」
「藍大俠，你說呢？」
藍星五肅然道：「小八子，你心裏有數就行了！」
小八子道：「藍大俠，她們的綽號是『影子薄刀』，也就是說，她們一直不離左右，福禍與共，而且心狠手辣，這些年來她們可曾傳出什麼緋色傳聞來？」
藍星五道：「小八子，你連花泿也不信任？」
「藍大俠，我不敢說誰有情感，誰就永遠不動情感，但以她們二人過去的歷史，我不信她們會對你一見鍾情，就算花泿眞要感情而不要其他，花波也不會讓她那麼作的。」
「小八子，你不瞭解花泿！」
「辣塊？我小八子雖然唸書不多，也沒有你那麼聰明，可是我在江湖中見的可多哩！」
「你不信世上眞的有些人只重情感而不愛財貨？」
小八子似乎眞的難以相信這一套。
藍星五道：「莊子貧困時，楚王派人送金銀去請他作官，他說寧作江邊的泥鰍，也不作廟堂中的烏龜，希臘大儒派哲人狄奧濟尼斯，把錢都丟到海中，亞歷山大帝見到他要救助他，他撥開亞歷山大帝說：「請勿遮住我的陽光。」」
小八子說道：「藍大俠，我不敢說世上絕對沒有這種人，但願你正好遇上了這種人。」
藍星五道：「小八子，你不妨把不信任的理由說出來。」
「藍大俠，俗語有一句話說：疏不間親。」
「不要緊，我不以爲你是那種人。」
「藍大俠，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變成這個大陰謀中的一顆棋子。」
藍星五笑笑道：「我也一直在警惕自己，不要變成一個算盤珠。」
小八子道：「回想雷光庭、張惠卿、李黛玲、籐山、林學文及李志洪等人，眞眞假假，虛虛實實，我常常想，到目前爲止，我這個腦袋瓜子還在我的肩膀上，運氣眞的好得邪氣哩！媽媽的！」
「小八子，這話乍聽起來令人發噱，事實上卻也發人深省。」藍星五道：「世上要沒有我們這等不圖名也不爲利的儍瓜，眞不敢想像會變成什麼樣子。」
小八子道：「藍大俠，我以前才不會作這等儍事，但爲了你，我也不知不覺地作了！」
「小八子！這正是所謂『雲去而本覺之月現，塵拂而眞如之鏡明』。這一點我心已領……小八子，上床來睡吧！他們要弄死我們並不容易，世上有很多事，想多了也沒用，閉上眼睛，讓周公把我們帶到明天去，才是正題……」
「藍大俠，這主意不錯。」
「小八子，你知不知道誰是這些人中最厲害的角色？」
「你是說撇開我們二人不談？」
「不錯。」
「是不是二花或二花之一？」
「也許不是。小八子，睡吧……」
在此同時，南門附近一幢民房中，燈火搖曳，人影幢幢，一位剛出浴的美人，丟了身上的大浴巾，正在擦身。
她似乎知道自己的胴體有多麼動人，豐隆的雙峯在大鏡中輕輕地顫動。渾圓的臂和細圓的腰，構成了一幅使目光痙攣的綫條。
當她拭乾了身子，穿上了睡褸時，一個影子快逾捷豹撲了上來，一下子就攫住了她。
接着，豹爪裂開了她的睡褸。
她顫慄、慌亂地：「救命呀……救命呀……」也許是驚駭過度，她的呼救聲很低微。
當這一頭豹子野蠻貪婪地吻遍了她的胴體時，說道：「到床上去！我的耐性有限！」
這女郎似乎並不响往什麼貞節牌坊，相當合作。
她上了床，「卜」地一聲，燈光熄滅，人與豹緊摟在一起，她說道：「怎麼現在才來？」
「怎麼？等不及哩？」
「你又不是不知道？說了要來的時間，就像準備出戰的將軍一樣，在士飽馬騰之下，自然是躍躍欲試了！」
「我說要來，就不會爽約……」以下是緘默，但緊接着是另一種聲浪取代了語言。
半個時辰之後，二人像是打了五七十個回合似的，呼呼牛喘不已。
女的說道：「志洪，這局面是不是很亂？」
「是的，乍看很亂，其實自有脈絡可尋。」
「有雷光庭，張惠卿以及籐山在，咱們……」
「不要低估自己，他們並未多頂一個腦袋，再說，他們之間有矛盾，可以說是同床異夢！」
「志洪……我自己並不如你這麼的樂觀。」
「有什麼顧慮？」
「你又不是不知道，還有『影子』姐妹。」
李志洪道：「『影子薄刀』花氏姊妹也有她們的短處。黛玲，這辰光千萬要有信心，三心兩意就很危險。」李志洪和徐建之妻曾打得火熱。

李黛玲說道：「不知爲了什麼？我總是感覺心神不寧，好像隨時都會出岔子似的。」
「虧妳還是武林中頗有名氣的桃花帮帮主呢！妳要打叠精神才行。」
桃花帮在峭山之中，武技平平，是以邪術採補煉丹（房中術）爲主。但事實上這種流派大多流爲邪癖，耽於淫邪。須知「採戰」須有過人的毅力，才能排除肉體上的歡娛和刺激而達「補採」的目的。
李黛玲道：「就算二花不能成氣候，藍星五呢？」
「那是個紈袴子弟，不足爲慮……」
「有什麼差遣嗎？面首大爺！」
「有。」他在她的耳邊說了一陣子。
「好是好。」她皺皺眉頭，但他捂住了她的嘴。
李黛玲匆匆離去，她知不知道自己在這大陰謀中又扮演了個什麼角色？大約不到盞茶工夫，房中又出現了一個人影，木然地坐着，像一株本就栽在那兒的樹。
「小李，蠻熱乎地嘛！」這個人開了腔。
李志洪仍然倚在床上笑笑道：「不像那麼回事兒成嗎？」
「哦……是在演戲嗎？不是假戲眞做吧？」
「我的天！」李志洪坐起來，雙手合什道：「妳可眞會多疑！別忘了，當初可是妳出的主意呀！」
「我可沒讓你假戲眞作！」這女人的目光在黑暗中有如食屍的兀鷹。
「花波，妳把李志洪當作什麼人？」
這女人居然是花波，關於這一點，藍星五並未天眞而把這個漩渦看得太單純。花波道：「她已在我們的掌握之中，她又能如何？」
「可別忘了！她也是自雷光庭及張惠卿手縫中溜出來的油滑人物，」李志洪道：「小看她也是和自己過不去呀！記住，一根針即使斷了，它仍然是一根尖銳的東西。」
「別搬出一大堆的道理來，我只是以爲你們演得太逼眞了些。」
「妳不是說過，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嗎？」他伸出一手，道：「花波，現在可不可以。」
「我說過，事成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們的花燭洞房之夜。」
「花波，妳說，妳是不是在考驗我的耐心？」
「我却以爲你並不寂寞，先是孫媚又是黛玲。」
「花波，如妳不信任我，自即日起，我絕不再敷衍黛玲。」李志洪道：「妳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個爛桃，過去在桃花帮中，就曾有日御數男的紀錄，以及在雷光庭手下又生過孩子，她那能和妳比！」
「你明知我現在不會給你的。」花波道：「我要是不保持新鮮，誰敢保證我不是第二個孫媚或李黛玲。」（孫媚即徐建的妻子，都死在張惠卿手中。）
她的視野中有霧，霧中卓立着一個男人的影子，但這男人不是李志洪。

× × ×

黛玲叫開了另一處的門，開門的是林學文。
林學文道：「黛玲，這麼晚了，有事嗎？」
「白天我能來嗎？」
「這——當然。」
「雷文庭在吧？」
「剛回來！」手一伸：「請！」
這兒的宅院甚大，大概也只有雷光庭或張惠卿這種人在杭州才有這麼氣派的房子。
李黛玲一腳插進來，發現雷光庭倚在床上，拍拍床讓她坐過去。這都是老面首，反正黛玲對于這種送往迎來的事兒是不會在乎的。
只是雷光庭的目光，一直在捕捉李黛玲的視綫。
這是個渾水中的大漩渦，誰的視力好，在渾水中看得遠些，誰就能站得穩些，或能作最後的收攤者。
雷光庭的目光眞像夜空中的驟電一樣，令人不敢逼視。
只不過有心人是不會洩漏出內心秘密的。
「寶貝，怎麼樣了？」
「你的事我自然會放在心上——」她的人也放在他的「身」上，這女人即使穿了幾層衣服，都會使男人感覺溢出衣外的肉感。
「有什麼頭緒？」
「光庭，這可不是兩三天就能辦到的事。」
「當然，別忘了夜長夢多呀！」
「可是操之過急，對方會懷疑的。」
「這個我知道，他有沒有漏口風。」
「還沒有，」黛玲道：「怎能確定他會有那東西？」
「根據合理的推測。」
「光庭，你是眞的喜歡我嗎？我是說，爲你辦好了事以後，你對我還會有胃口嗎？」
「黛玲，妳這是侮辱我——」
「爺，好啦！你又不是不知道。」李黛玲在他懷中，這麼一搓揉，即使是雷光庭這等床上的老油子，也有點受不了。她又道：「一旦你變心，我怎麼活下去？」
雷光庭撫摩着她那緋紅色巨蛇似的胴體，道：「妳要信任我，我是一個不二色的男人。」
「光庭，我知道你手中已有很多的錢，又何必在這混水中摸魚呢。」
「我有多少，妳又不是不知道，還不到二十萬兩。」
「我才不信吧！就是一些爲你『播種』的人爲你賺的就很可觀了！」她指的是「鷄園」中的青年男女。
「不信妳看看存摺——」他指了指枕下。
「雷光庭，你現在是海捕通緝犯，爲何和錢莊打交道？」
「如果換個名字呢？」
「換了什麼名字。」
「妳不是很會猜謎嗎？」
「我才不會猜哩——」她拿出存摺一看，不由心頭一跳，居然是「李黛玲」三字，瞬間，她感到自己的無情，也爲雷光庭抱屈。

他對她居然是如此的重視與信任？

但這念頭很快就冲淡了，因爲他們都不是輕易被情感擊潰的人。

「喲……」李黛玲在他懷中發起嗲來，道：「光庭，這一手可眞感動人哪！」

雷光庭道：「怎麼？妳當我是重財輕友之人？」

「當然不是，雷光庭，我只是太激動而已。」

「那乂何必呢？」雷光庭說道：「妳早就該知道，我的就是妳的，妳的也是我的。」

「光庭，我以前沒想到你是這麼重情感。」

「黛玲，要留下嗎？」

「光庭，只要你需要，我有什麼理由不留下？」

於是，另一場肉搏乂開始了。

翌日，快到午時，雷光庭才醒來，李黛玲已梳洗完畢。雷光庭道：「黛玲，妳住的地方安全嗎？」

李黛玲道：「我也不知道到底哪裏安全。」

雷光庭道：「這話也對，我這點錢，雖然不多，畢竟這二十萬兩也不是個小數字，既然妳我的地方都不大安全，我希望把這筆錢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現在有人知道這錢是你的！」

「目前還不知道，今後會不會就很難說。」

「你說的安全地方在何處？」

「我有個親戚住在西關外，如果提出來送到他那兒去，那就萬無一失了。」

黛玲漠然道：「是什麼親戚呀？靠得住嗎？」

「是我的舅媽，她本身已經十分富有，自然可靠。」

「這也是一條路。」

「黛玲，能不能偏勞妳跑一趟？」

「雷光庭，我可不大願意經手金錢的事。」

「黛玲，這就見外了吧！」

「尤其是用我名義存錢於錢莊中。」

「黛玲，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

「既然如此……」李黛玲有點無奈地：「我就跑一趟吧！」而身爲一帮之主，如今爲人跑腿，要不是爲了點什麼？她才不會這麼低三下四地。

雷光庭告訴她地址，交她存摺，二十萬兩一小部份黃金，另有幾筆大錢莊的鐵票，計二十萬兩。

提了現欵，按址找到，果然是個大戶模樣的人家，黛玲素知雷光庭滑頭，不知這次有無花樣？出來應門的是個半百年紀的婦人。

黛玲見過世面，一看便知這婦人不是世俗婦女，道：「大嬸，打擾你。」

「好說！姑娘找誰？」

「大嬸，可認識雷光庭大爺！」

「當然，他是我的外甥。」

「那就對了！」進入屋中，黛玲這才發現，這兒不像有人居住的樣子，四壁蕭然，連最簡單的傢俱都沒有。

黛玲心知不妙，却不動聲色，茫然道：「大嬸是剛搬來的？好像沒有人住。」

婦人笑道：「只要是房子，那會沒有人住？只不過是時有時無，來來去去沒準兒……」

「大嬸，不住在這兒？」

「剛搬走的。」

「大嬸，知道我今天會來？」

「是啊！」而且，我還知道妳來的目的呢！」

「大嬸請說說看。」

「妳不是來送錢的嗎？」

「多少？」

「二十萬兩。」

「是的，大嬸……」黛玲至少知道雷光庭要她來送錢，並非臨時起意，而是早已預定，可是表面看來好像是臨時決定的，她道：「受人之託，不敢大意，妳多耽待。」

婦人道：「這怎麼敢當？勞姑娘的駕送來，感激還來不及哪！姑娘太客氣。」

黛玲心道：「雷光庭不知乂在玩什麼花樣？」

婦人道：「這辰光也沒有什麼招待的。」她端上茶道：「拿出來吧！」

金子千餘兩，另外都是莊票。

黛玲也見過這種世面，二十萬兩也未必會使她眼花撩亂。不過到手的錢再吐出來，她是不忍的，她在雷光庭手下，像個妓院的鴇母一樣，專門管理一些年輕女人代人生孩子的事。如今快到樹倒猢猻散的檔口，怎能不弄幾文？

黛玲拔出了軟七，在手中一抖，「霍霍」生風，她笑得很開心，就像老鴇子迎接嫖客一樣。

「姑娘，妳這是幹嗎？」

黛玲道：「這辰光也沒有閒情開玩笑，雷光庭要我來送錢，八成沒安好心，對吧？」

「姑娘妳這是什麼話——」

「嗖」地一聲，黛玲攻出一七，老婦居然閃了開去，黛玲心頭一緊，這老婦要是沒有兩套，雷光庭會派她在此接欵？

「姑娘，怎麼玩起刀子來了，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誰和妳鬧着玩？」黛玲再次貼上，「嗖嗖」就是七八刀，雖然她成年累月玩的是「採戰」，武功有限，那是和高手相比而言，對付這老婦就綽綽有餘了，她以爲如此。

老婦再閃，背衣被刺破，而她也自床頭上枕下摸出一對短乂，道：「李黛玲，妳想吞了這鉅欵再殺人滅口？」

「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黛玲冷冷一笑，說道：「老娘爲他賣命，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當然要弄幾文，馬上走人！」

老婦道：「妳打錯主意了！雷大爺絕不打算讓妳帶走一文，包括妳這條爛命在內——」婦人主動攻上，「毒龍擺尾」，一招兩式遞到。

黛玲的軟七是以緬刀打造方法製成的，當時軟得像一片大的樹葉，但有時似乎和一般七首一樣，她破了對方的「毒龍擺尾」，連攻三四招，把老婦逼得手忙脚亂道：「老梆子，妳要歸天。」

老婦在屋中團團轉，「嗤嗤」兩聲，左袖及褲子乂被黛玲挑破，傷及皮肉，黛

玲「格格」笑道：「原來是被窩伸出脚來——不像把手！」又是一七，老婦的大腿上被掃了一刀。

這工夫的背後忽然傳來冷笑道：「黛玲，妳怎麼可以以下犯上？」

黛玲心頭上疾緊了一下，她有點後悔，爲什麼不早走，却道：「雷光庭，我知道你會來的。」

「妳恐怕未想到吧！」雷光庭道：「要是知道，你要再借幾個胆子才行。」

「雷光庭，我這條命並不比這位大嬸值錢些。」

「當然，」雷光庭道：「不過妳必須清弄，這局面對你十分不利！」

「連本兒也撈不回來？」

「當然，妳以爲她是什麼人？」

「總不會眞的是你的舅媽吧。」

「大爺有恩於我。」老婦道：「我爲他死了可以瞑目，妳只管殺我。」

黛玲道：「雷光庭，如果我把欵子退還給你，還有妥協的餘地嗎？」

「妳猜猜看——」雷光庭吡着牙，眞像一頭餓狠。

「這本是意料中的事，你不會留我的活口。」

「妳早該知道這局面的，至于妳，不是早就刀切豆腦兩面光了嗎？」

「不錯，各有各的打算——」雷光庭突然聽出聲音來自背後，正要轉身，他已中了一脚。而在此同時，黛玲略一分神，軟七也被老婦踢飛。

四個人立刻纏鬥在一起。

老婦動起手來，一點也不老，力氣也比黛玲大。雷光庭和來人幹上，等於上司和部下之戰，原來這人正是李志洪。

雷光庭身手矯捷，尤其「天狠爪」爲武林毒學之一，叠叠爪影，嘯聲盈耳，看來李志洪已被困在爪影之下。

似乎李志洪也絕對不僅僅是一隻小公鷄而已。

他們之間有仇？這很難說，但至少他們之間是談不上友誼的。

雷光庭利用一些小白臉歛財，小白臉們却以碩健的身胚去賺取精力及自尊的代價。這其間乂如何建立友誼？就和雷光庭與張惠卿一樣，老搭檔了，在緊要關頭還會出賣她呢！

「李志洪——」雷光庭邊打邊道：「我必須提醒你，我們並沒有垮，希望你繼續合作。」

李志洪冷笑道：「自張惠卿被別人自棺中救出，你們的計劃已經失敗了。」

「你錯了，那只是一個小節環的失誤，與大局無碍！」

李志洪的回答却是令人窒息的攻擊。

「李志洪，我知道你想火中取栗，那是不會得手的。」

「我不懂什麼『火中取栗』。」

「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你手中有一張東西，你以爲我不知道。」

「就因爲你知道，所以我要你提早停止呼吸！」

雷光庭道：「小李，你要知道，光憑那東西，無法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李志洪的底子很複雜，似有各大門派的精英之學，若非如此，他絕非「天狠爪」的敵手，二人打了二三十招，雷光庭一直未能得手。

「什麼事都要你和張惠卿死了之後再說。」

「爲什麼？小李。」雷光庭道：「一定有特殊原因吧？」

「當然有，絕對不僅是爲了黃白之物吧！」

「那你就我告訴我！也好讓我心裏明白。」

李志洪力砸三掌，把雷光庭逼退了半步，說道：「也許我的理由和藍星五差不多——」

「藍星五？他是爲何而來？還不是爲公門中人兩肋挿刀？」

「嘿……」李志洪冷笑不答，攻擊更加猛烈。

黛玲居然被刺了兩叉，原來老婦是裝憒扮傻，她是個高手，反之，雷光庭也不會叫黛玲去找她了。

黛玲非拚不可，因爲李志洪此刻無暇協助她。

雷光庭和李志洪相處一兩年，居然不知道他是個高手，以他的年齡來說，雷光庭幾乎栽了。

老婦也並非全勝，她也挨了一軟七，左肩上鮮血淋淋，透衣而出，這工夫老婦一叉掃空，却掃在黛玲拿來的那袋黃金袋子上。

袋子裂開，黃澄澄的金子在燈光下閃爍。黃金有知，也不免慨嘆一聲人類的愚蠢吧？

人類賦予黃金的價值，反之，黃金一文不值，但人類又爲黃金拚命。這「萬物之靈」之說，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老婦道：「妳迷戀雷光庭是假的，對這個小白臉却是眞的，沒有錯吧？」

李黛玲不敢出聲，怕分了神。

「妳知道老娘是什麼人？」

李黛玲還眞想不出她是誰，老婦道：「『虎堡』中的『魔姬』筱紅就是我的同門師姐，妳該知道了吧？」

李黛玲不由一驚，「虎堡」雖然垮了，但「魔姬」筱紅和「怪駝」婁乶却是兩大食客之一。此婦是她的師妹，自非等閑之輩了。李黛玲却忘了另外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虎堡」有這麼大的勢力，仍被藍星五弄垮了，這小子又豈是泛泛之輩。

雷光庭畢竟是接近「天命」之年的人，和二十來歲的青年高手玩命，體力上是絕對不成的，大約五六十招之後，先是挨了兩脚，又被一拳砸中了左胸，搖晃着退出五步。

李志洪捷如瘋豹，凌空射到，一脚踩中了雷光庭的胸腹之間，他的身子立刻飛了出去。

此刻老婦却揪住了李黛玲的頭髮。「嘿」地一聲，竟把全部頭髮連根拔出。這眞要過人的神力才行。須知一半的頭髮就能負担人的全部重量。

李黛玲尚未感覺太痛，這是因爲拔得太快，但一會她那白皚皚的頭上就佈滿了小血珠，那眞是觸目驚心的奇觀。

也許老婦「血手觀音」梁海棠也被這景象吸住，或者頗爲自己的神力引以爲傲，稍一分神，李黛玲以全力掃出一腿。

梁海棠急忙迎戰，也向她砸出一拳。

兩個人幾乎同時倒下，因爲梁海棠的後腦被李黛玲一脚掃中，枕骨碎裂。而李黛玲的太陽穴也被梁海棠一拳砸塌。當然都活不成了。

此刻雷光庭再挨這一脚，已是口鼻噴血。雷光庭已是强弩之末，視野中人影和金星交射，而李志洪又到了他的面前，伸手按在他的頭上一抓。

李志洪會鷹爪力，只聞「唬刺刺」聲中，頭蓋骨已被他抓了下來。

他轉過身子，看到李黛玲的死相，但他沒有任何表情。在她屍身邊站了一會，取了現場上的鉅欵離去。小公鷄是很少付出情感的。

莫測高深的藍星五

小八子的窩中又未亮燈，却有酒氣。

藍星五一推門就嗅出來了：「小八子，你灌了多少黃湯？」

床上發出鼻音，像是女聲。

在此床上的女人還有誰？他進入正要點燈，床上的人兒嗲聲道：「不要——」

男女居室，要是不點燈，什麼事都很方便。藍星五坐在床邊上，伸手一抓，眞巧，滿把盈握地抓在那肉球上，只不過今天的反應不大一樣。

然後，他再換一個動作，果然不同。

每個人的習慣動作不同，有心人可以試出來的。藍星五道：「妳不是花浪。」

床上半裸的胴體蠕動了一下，道：「人人夢寐以求的便宜事兒，你難道不要？何必計較是不是她？」

「問題是你是否把它當作便宜之事而定？」

「藍星五，你的爪子剛才曾碰到我的身體，而且是屬於『禁地』部位——」

「不錯。不過，設若我也有錯，我的錯只有三成，妳的却有七成！」

「藍星五，我和別的女人不一樣。」

「這話怎麼說？」

「我十分重視自己的尊嚴，對於捍衞自尊，不惜犧牲一切。」

藍星五道：「世上任何女人似乎都該如此才對！」

「藍星五，你對『影子薄刀』的瞭解還不够。」

「也許，但恐怕僅妳例外，我對花浪的瞭解是絕對够的。」

「藍星五，我要你死！」

「這一點我早就想到過，只不過我一直在小心地保護我自己——」幾乎同時，藍星五施出「繞樑」身法，花波的薄刀已經飛出。

她們姊妹的薄刀可作兵刄也可以出手作飛刀用。唯其太薄，難射也難拿準，而且不走正路。正因爲不走正路，守的人更難倖免。

「唰——」藍星五的腋下被薄刀划破。人也射出屋外。只要遲那麼一瞬，今夜他就得認命。

武林太大了，所以除了幾個大門派之外，如果輕視另外一些名不見經傳的草莽英雄，那是十分危險的。

像「血手觀音」梁海棠、李志洪、雷光庭以及篠山英次等等，這些人任何一個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但在武林中却沒有數大門派出名。

「藍星五——」花波切齒道：「逃得了和尙逃不了廟，飛得了鷂鵡也飛不了架，你逃不了的……」

× × ×

「花會」是個極爲龐大的組織，財勢極大，與官方時有往還，有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這話一點也不錯。因而，每有傾家蕩產者喧騰於閭里之間，官方那會不知？却是充耳不聞。

夜，三更已過。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花會」總會址在北門內，這大宅佔了三條街，眞是宅大院深，都是一些傾家蕩產者孝敬他們的吧？

此刻一密室內，門窗緊閉，有二人正在交談。男的道：「卿兒，妳近來似乎很不開心。」

「我怎能開心？煩人的事太多。」

「都是什麼事啊？」這男人大約也在四十五六左右，一表人才，滿面紅光。一看便知必是花會主持人。尤其貌如婦人。

此人名叫溫士奇，他們溫家世襲這「花會」主持人已有兩代。溫士奇又道：「在目前，妳的小叔和他的堂客都死了！一切順理成章，妳還愁什麼？」

「小溫，你不懂……」

「我當然不懂，但我懂得如何使妳快活。」她抱住了張惠卿，這女人居然沒有推拒。這密室內有床榻，十分精緻，可見必是她們常常幽會之處。

溫士奇是個絕對不出名的武林人物，功力不差，但爲了絕對不讓人看出她會武功，就十分小心，因而日久荒廢，加上養尊處優，吃油穿綢，武功就擱下了。然而，她仍是個高手。

但這對張惠卿並無影响。她膩了雷光庭那些男人，她現在又在追求另一種樂趣，當然，主要是恨雷光庭差點害死了她。

「惠卿，似乎有人要找『花會』的晦氣。」

「他會在沒有找到你以前就完蛋。」

「惠卿，我很久以前就猜到會有這一天。」

張惠卿道：「也足見你們弄了多少造孽錢？」

溫士奇道：「惠卿，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不弄鬼就沒有大錢賺。」

「你們一共弄了多少？」

「惠卿，妳這不是多此一問？」溫士奇道：「光是爲你建那幢大宅，不就花了十來萬兩嗎？每年還給妳三萬兩左右。」

「這個我知道，可是人家一夜之間全在貴會中輸掉幾百萬兩甚至更多些，我花這點錢又算得了什麼？」

「惠卿，妳是不是嫌少了？」溫士奇道：「其實在以前，需要燒香的神還不止妳一個人。」

「還有誰？」

「妳又何必明知故問？」

「雷光庭？」

「他也有一份，反而不怎麼多。」

「莫非是已死的小叔徐建？」

溫士奇點點頭道：「惠卿，這妳就可以想像，『花會』要應付四面八方不同來

路的人，比喻說官方的，地面上的混混，以及江湖中人等等。這一筆開銷已是不得了……」

「這也難怪！」張惠卿道：「士奇，妳可還記得坑過哪些人？我是說數字在五十萬兩以上的。」

溫士奇道：「這個我記不清了。」

「是不是多得無法記憶了？」

「不是這意思，而是不知妳問這些幹什麼？」

「你剛才不是告訴我有人要找貴會的晦氣嗎？」張惠卿說道：「怎麼又這麼健忘？」

「是啊！我只是風聞有人來找場子。」溫士奇道：「好像是找場的人上一代在此輸過大錢。」

張惠卿忙問道：「知不知道來人姓什麼？」

「不知道，但據說相當難纏。」

張惠卿道：「莫非是藍星五？」

「姓藍的？」溫士奇搖搖頭道：「在本會中輸過錢的人當中，可沒有一個是姓藍的呀！」

張惠卿道：「據說此人本姓徐，藍星五是他的假名。由此可見，他以假名來此，必是有所爲的了。」

「對！」溫士奇想了一下，面色忽變，道：「莫非是徐蘭亭？」

「他在此輸了多少？」

「這個……」她不敢說，因爲數字太大，會嚇人一大跳。

「多少？不敢說？」

「那裏……」溫士奇道：「大約近千萬兩……」他已經減了一半多。

即使如此，張惠卿也不由暗暗咋舌，她以爲她已經够狠够大手筆了，也不過奪了小叔財產約值數百萬兩的財產而已，而花會坑的還不止一兩個人。總數應該在億兩以上了。

張惠卿忽然感覺她自己本是守着一座金山，却找錯了目標，簡直是吃肥走瘦了。她心有所思，却不再繼續談這件事了。

兩個人溫存起來，而且溫士奇抱她上了床。熄了燈，床上不時傳來笑聲，這又是爲了什麼？

這似乎和雷光庭與她的苟合又完全不同。兩人儘情顚倒，互爲鸞鳳。所謂奇趣，正是指此。

一個時辰之後才靜下來。

溫士奇點上燈，原來他和張惠卿一樣，也有個紅肚兜，仍可看到油脂般的肌膚，和深邃的乳溝。

原來所謂奇趣是指她們的「對食」。

這種事在內廷的宮女和女伶之間是所在多有的。

× × ×

張惠卿大難不死，也許想通了吧。她對篠山的態度大有改變，篠山過去對她太忠了。

她此刻是在她的另一私宅中浴池中洗澡。

女人洗澡，和孔雀開屏一樣，有相同的效果。

她躺在池邊，用手自池中撩水到胴體上，十分悠閑，她現在不必担心，自有一些人爲她拚命。至少她以爲雷光庭是一員大將，可以獨擋一面。

她似乎還不知道雷光庭已經完蛋了。

篠山英次在門外欣賞她的美姿，而且終於下了決心，他輕輕敲門。

「是英次嗎？」

「是我，惠卿……」這頭山豬居然作出了梅花鹿的姿態。在張惠卿來說，只要她勾勾指頭，任何時候他都會拜倒她的石榴裙下。

「英次，我還沒有洗好……」

「惠卿……如不介意……我願作妳的『垢搔男』……」「垢搔男」是扶桑人的術語，就是在澡堂子中爲客人搓背的男人。女的稱爲「垢搔女」。

「英次……我們的事總要選個好日子，鄭重其事。」

「惠卿，在我來說，這些年來，每天都是好日子，可惜都蹉跎了——」

「大後天是黃道吉日，就不能等三天了嗎？」

「惠卿，如說不能，那對妳就不尊重，可是你能體會到七十二個時辰鵠候人的滋味嗎？」

「英次，你進來吧——」

在篠山來說，這可能是他一生中聽覺上最大的一次享受。他顫抖着嗓音：「眞的，惠卿？」

「當然，我怎會騙你？」

「天哪！」篠山忽然跪在地上雙手合什連連遙向空中拜着道：「上天有憐——我篠山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張惠卿道：「英次，今夜只是偏勞你作一次『垢搔男』，一切都要等到大後天晚上。」

「是的，惠卿，這對我已經是恩寵了……」門輕輕一推，就「吱喲」一聲地開了。篠山的目光開始爆炸，他長長地吸了幾口氣，因爲一室肉香，對一個餓鬼來說，不啻數年不見肉味的肌民見到了一桌珍饈。

事實上浴室內的氣味是否是香的？至少目前的篠山是無法分辨的。

「惠卿，我總不能衣衫整齊地爲妳服務吧？」

「誰要你這樣來？」

「我只是怕瀆褻了你，既然如此，我就不必顧慮了！」

在篠山來說，能與她袒裎相對，幾乎就像達到了一切目的一樣。他的手觸到她的胴體上，無法控制全身的顫抖和痙攣。

「英次，你怎麼哩？」

「惠卿……妳可以想像的……」

「不必緊張，七十二個時辰之後，一切都是你的了！」

「惠卿，雷光庭呢？」

「不要提他，他對我不忠。」

「妳是指他和李黛玲？」

「怎麼？這還不够？」

「惠卿，我乾脆告訴妳吧！他已經死了！」

「英次，你是說他雷光庭——」剛才還輕輕鬆鬆，好像天塌下來也有大個子爲她頂着，聽到這消息，臉色立變。

篠山道：「李黛玲是李志洪的人，她喜歡的也是李志洪，以前不露聲色，昨天雷光庭利用她去送欵，在梁海棠那兒幹上

了！」

「誰和誰幹上了？」

「本來李光庭要殺李黛玲，那知李志洪趕去，四人兩對血拚，結果同歸於盡。一個也沒有活，只有李志洪例外。」

籐山望着張惠卿，噙着一抹冷酷的笑意，此刻，張惠卿必須伴着不什關心的樣子，要不，籐山就會懷疑她的誠意！

張惠卿這種人自然談不上情感，但雷光庭這些年來和她朝夕相處，床上床下都給她很大的安慰與滿足，她是不會忘記的。尤其他們同流合汚成立「鷄園」。也可以說，雷光庭能使她快樂，別人則不能。

可是，張惠卿必須弄清這件事的眞實性。

她知道籐山多麼希望雷光庭死掉。現在籐山知道她不好受。她越是如此，他內心就越感到受用。因爲她早已碎裂了他的自尊和人格。

籐山現在所喜歡的是記憶中二十年前她那肉體，也就是把這胴體假設是二十年前的，這和感情根本接不上關係，僞裝技巧絕並非某些人的專利。

「英次，希望你能爲我作一件事。」

「我說過，爲了妳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在四十八個時辰以內，我希望見雷光庭最後一面。」

「惠卿，妳是不是不信我的話？」

「怎麼會呢？」

「惠卿，妳會不會以爲是我害死了他呢？」

「那更不會，你要那麼做，這些年來有的是機會。」張惠卿道：「不過我希望知道，你怎知這事？而且還那麼清楚。」

「惠卿，說來說去，妳對我還是不大信任。」

「不……」

「妳是知道，有個包打聽的叫賈寶玉的下三濫嗎？」

「是他告訴你的？別忘了！他是藍星五的人。」

「惠卿，妳也別忘了！幹包打聽的人，誰給錢他就供給誰消息，如果同時找他，誰給的多他先爲誰辦事。」

「說的也是。」

「其實我很忌諱這小子，所以不得不監視他，而我更沒有小看李志洪和花氏姊妹等人。」

張惠卿道：「這些人雖然都不好纏，但有的是和咱們志同道合的人，如李志洪等，但藍星五這小子却不是，自古以來，只有這種人最不好鬥，因爲有所謂『無敵則剛』的說法。」

「這小子的確不好纏，家世也是很顯赫。」

「一個人受人敬重，和家世不太有關連，像陶潛，不爲五斗米折腰，雖貧困，仍爲士林所重，韓愈雖號稱文起八代之衰，但因上文自薦，希謀官職，就不免爲人所議論了……」

「惠卿，妳拿這些古人來比藍星五，未免太高抬他了吧。」

張惠卿微微搖頭，表示籐山還不能徹底瞭解藍星五這個人，却又不願再多作解釋。

籐山道：「我們何不離開杭州，遠走高飛？」

籐山就是籐山，他永遠也不會是張惠卿。

「爲什麼要遠走？」

「不走的話，遲早要——」

「要什麼？所有的證人都死得差不多了！罪案的口供在咱們手中，空口說白話是破不了案的，除非李志洪或你再到案說明。」這是指奪產案及「鷄園」的事。

「這怎麼可能，李志洪深藏不露，大出我的意料。惠卿，出門可要小心哪！」

「杭州這麼大，我不信會那麼巧。」

「惠卿，既然如此我們還怕什麼？」

「我們還要生擒李志洪，幹掉花氏姊妹。」張惠卿道：「因爲我相信李志洪手中有件東西。」

「什麼東西？」

「這東西能使他一躍而成鉅富。」

「莫非是孫媚死前——」

「也許是徐建留下來的。」

「這就更玄了吧！」籐山道：「徐建會把遺產交給妻子的姘夫。」

「由於孫媚對李志洪死心塌地，她一定會把一切遺產轉讓給李志洪，而李對孫的情感既然不純，和黛玲也有一手，依我猜想，李雖未殺黛玲，也可能臨危見死不救。」

「惠卿，看來妳對李志洪似乎相當清楚。」

張惠卿笑笑道：「輕估李志洪是不智的，還有件秘密你根本不知道。」

「妳是說……」籐山自承在智機方面不如她。

「據我暗中觀察所得，李志洪眞正傾心的女人，似乎是『影子薄刀』花氏姊妹之一。」

「哦！那就有點麻煩了！一個李志洪已不好調理，如果再加上花氏姊妹之一的話……」

「你別忘了！還有一股力量，可以抵銷部份這股力量，那就是藍星五和小八子。」張惠卿道：「這其中的消長是十分微妙的。」

籐山英次對張惠卿的戒心又加深了一層。

「走！我們去看看雷光庭的死相。」

× × ×

雷光庭這一次是眞的死了，不可能再以瑜珈或藥物來一次「定時返魂術」，而且他的死相極不好看。

原來李志洪在殺了雷光庭後，叫棺材店送了幾口薄棺來，把他們三人裝殮起來，因爲他暫時不想被別人看到這三人的屍體。

但李志洪忽略了賈寶玉這個人。

張惠卿看了雷光庭的屍體，沒有任何表情，也許她在籐山面前不便有任何表情吧！

「籐山，再看看黛玲的好嗎？」

「惠卿，這天氣，打開棺蓋，氣味可不大好……」他還是打開李黛玲的棺蓋，她明知雷光庭沒有眞正愛過李黛玲，還是恨黛玲入骨。

如果沒有李黛玲，即使雷光庭對她的

情感不純，她也不在乎，有時對女人說實話太多，反而不如說假話好些。

「惠卿，那老婦是什麼人？」

「『血手觀音』梁海棠。她也不是泛泛之輩，但到頭來又如何？還不是把一條老命也玩掉了。」

「惠卿，我相信妳恨透了雷光庭！」

「我不能否認這一點。」

「雷光庭騙了妳數十年的情感，該恨的也許不是妳，而是我！」

「你？」

「當然，眞正愛妳的却一直未得到妳，不愛妳的却在經常佔有你的身體和情感，我太不甘心！」

「籐山，太委曲你了……」

「惠卿，我有一個想法，只怕妳要誤會。」

「說說看。」

籐山的表情十分奇特，人的內心激動，要以外表來掩飾是十分困難的，他道：「把妳所訂的黃道吉日時限七十二個時辰提前爲現在，地點就在這兒，不必蓋上棺蓋，讓雷光庭看到我們的好合，這豈不是最有力的反擊！」

「這……」張惠卿有點吃驚了。

人必須有强烈的意念，才會有强烈的表現，籐山狂烈的意識，復仇的衝動，眞的嚇了她一大跳。

「籐山……這兒連……連一張床也沒有……」

「要反擊，可不能擺譜，一切從簡，才更有野趣，總之，一切在報復而不在享受。」

此刻，張惠卿打心眼裏厭惡籐山。在此苟合，且無床榻，她以爲這是對她的輕視。

這大概就是一種情感上的執着，也可以說是無緣，籐山並不太醜，只是不算英俊罷了！自然不是他易容後缺耳加上駝背的樣子，但她就是沒攷慮過這種事。

現在，她不能不攷慮。

她如果絲毫不加攷慮，籐山會看出她的心意。

到底報復雷光庭重要，還是繼續保持不和籐山苟且重要？至於人格和尊嚴，自然不在攷慮之內了。

她想通了以後，保持這紀錄實在沒有必要，她的身子被雷光庭玩妓女一樣地百般玩弄，什麼變換花樣佔有她，在當時，她以爲這是互惠的，現在想來，他只是把她當作「工具」罷了。

爲了她和她小叔的遺產，甚至也許還爲了別的（指「花會」的更大財富），不過是以肉體上的刺激來討好她而已。

關於這一點，雷光庭眞是個中翹楚，由於女人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達到高潮與滿足，雷光庭可以自由控制時間。

這也就是說，她什麼時候需要高潮，他能立刻予以配合，不像有些男人上去不到半盞茶工夫就丟盔棄甲，一進「門」就哭……

雷光庭討好了她，那只是應付，却又在其他年輕女人身上獲得眞正的刺激與滿足。

張惠卿心頭充滿了恨，她現在忽然想到自己的確是老了。自己高估自己，或者以籐山對她的迷戀造成了她對自己青春永在的幻覺，終於覺醒。

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即使臉上沒有皺紋，肌肉總是較爲鬆弛了。

可是，恨雷光庭和遷就籐山，這仍是兩碼子事兒，不可混爲一談。

「惠卿，蓋上棺蓋之後，就連這最後報復的機會也沒有了。」籐山很絕，用手指去扳雷光庭的眼皮。僵硬的眼皮扳久了，就會睜開一些。

他要雷光庭目睹這件事的進行，這是一種炫耀，也是一種示威，表演的人是需要觀衆的掌聲的。

張惠卿從來未想過她會和籐山做這種事。

不論一個女人如何隨便，如果要她和一個不喜歡的人做這事，那就和妓女一樣，只不過妓女却是爲了金錢。

「這樣，雷光庭就是不願看，我也要强迫他看……」他居然把雷光庭的屍體也拖出放在地上。

因爲躺在棺中無法看「戲」，這種「戲」光是用耳聽是不會過癮的。

「這非常公平。」籐山道：「生前，他在台上演主角，掛頭牌，專演『三岔口』『白水灘』，我在台下不看也不成，現在咱們來唱，要他作觀衆。」

妒恨終於被籐山搧起了火苗，她點了點頭。

事實上，她目前還需要籐山賣命，既然他對她這老梆子還有這麼大的興趣，何不予以利用！

於是棺蓋權充床榻，既無被褥也無帳羅，就這樣，在狂熱的情況下，償了籐山「二十年之癢」的心願。

雷光庭死魚眼是半開半閉的，如他眞的有知，有何感想？爲他們的認眞表演喝采，還是冷眼漠視？

「籐山——雷光庭不如你——」

「他當然不如，可是妳一直不給我機會，不正視我！」籐山償了心願後，反而勾起了二十年的妒恨。

「籐山，現在不是都給你了！還提過去幹什麼？」

「不錯，可是妳給我的是什麼？」

張惠卿一愕，絕未想到他會發出這種話來。

就像聖恩浩蕩一樣，事畢他該謝主降恩才對，她面色一板，道：「籐山，你怎麼這樣對我說話？」

「不這麼說怎麼說？妳以爲妳是個什麼？」

「籐山，你敢對我無禮？」

「哼！妳以爲妳是二十年前的張惠卿嗎？告訴妳，妳只是一隻老母鷄，正如曹操所說的，如嚼鷄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

「你……你……你……」怒極一掌摑去，但籐山撥開她的手，她道：「你似乎忘了你是誰？」

「沒忘在扶桑時，妳前去習藝，我也是一個富門弟子，要不，也不敢頗有信心地跟到中國來。」籐山道：「這二十年來，我一直沒接近過女人，不像妳不斷地換男人，雷光庭也不斷地換女人。所以我比妳高尚得多，剛才我以爲妳是沾我的便宜

，懂嗎？」

張惠卿張口結舌，幾乎不信任自己的聽覺。

她簡直不信這是籐山說的話，太陌生了！她幾乎以爲籐山瘋了。

多年來，她養尊處優，頤指氣使，漸漸忘了自己的高貴到底在哪裏，她以爲她永遠比籐山高尚，永遠是他的主人。

「你這是預謀要報復我的？」

「也可以這麼說。」

「你剛才是以什麼心情和我——」

「很難說！也很複雜。」籐山輕蔑地道：「一方面回溯往事，把妳當作二十年前在扶桑跟柳生大師習藝時的樣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把妳當作妓女，以宣洩我這二十年來被歧視，冷落的怨恚。」

「籐山——你比雷光庭更卑鄙！」

「嘿……」籐山獰笑道：「本來我不承認這一點，但我永不會忘記，妳要我爲妳作了幾件滅口勾當及要我自絕的毒計，所以，妳現在越是罵我，恨我，我越是痛快，因爲這證明我的反擊收到了效果。」

張惠卿的尊嚴巳被籐山撕得粉碎。

她不能不捫心自問，我眞的爛嗎？以前雷光庭玩我，在他的心目中我又是什麼呢？

無論如何，她無法忍受籐山的侮蔑，因爲在她的心目中的籐山永遠是奴僕。

當她躍起的同時，施出丈夫傳她的「奔雷手」時，用上了十成內力。籐山自然不敢輕估，但他以扶桑的空手道應付。

籐山的空手道自然比張惠卿深厚些。至於張惠卿的綿掌，也都因平時耽於享受，甚少苦練，乂不常用，吃虧很大，要不，對付籐山，雖不敢說綽綽有餘，應能在五七十招內取勝。

不過，張惠卿號稱「八步凌波」，至少輕功比籐山高明些。要不是有此長處，可能巳經落敗。

張惠卿知道今夜十分兇險，立刻撤出了長劍，她仍是以「奔雷劍法」爲主。

籐山撤出了緬刀。

剛才還在一起欲仙欲死，這一會就拚起命來了。死者有知眞會笑掉大牙吧。

籐山有野獸似的身胚，這一點張惠卿自然不如。而體力乂是練武者的基礎，體力不如人，一切免談。

大約未過七十招，「嗆」地一聲，長劍被緬刀擊落，張惠卿駭然退了五步。

「張惠卿，妳剛才說過，我比雷光庭管用，是吧？」

「呸！下流！」

「張惠卿，妳知道我誘妳來此眞正的目的嗎？」

張惠卿愕然：「難道另有企圖？」

籐山陰笑着道：「該不會是眞的要妳來欣賞雷光庭的死相吧，只是不太信我的話，以爲雷光庭不會輕易被人殺死。對不對。」

「你不過想達到二十年來一直渴望的目的罷了。」

「天眞！」籐山道：「在杭州，隨便自二等窰子裏找出一個就比你高明。」

「那你誘我來此——」

「妳似乎忘了。我早巳向總捕頭們妥協了。」

張惠卿心頭大震，她此刻最怕的也許不是死亡，而是大計劃的功敗垂成。

「你要引我入彀？」

「妳總算聰明了！除了這一點之外，抱着玩半掩門的心情啃啃老梆子，也證實了這些年來對妳的幻想，以爲妳是金的、銀的或玉的。

張惠卿檢起了長劍乂攻了上來。

這一劍上蘊含了多少恨？雷光庭騙了她，但雷光庭從未說過一句輕視她的話，至少當面沒有。

活在幻覺中的女人往往比活在眞實中更幸福些。

籐山幾乎中劍，疾退一丈，張惠卿稍進即退，巳到了院中，只聞魏總捕頭道：「張惠卿，要命就別走。火銃無眼——」

魏奇自不會眞的向她開火，因爲張惠卿眼是主犯，生擒她，一切都會應刃而解，那知此刻「轟」地一聲，一蓬鐵砂子和烟硝瀰漫，張惠卿慘呼半聲，倒地不久就不動了。

這一銃來自屋中，不知狙擊者是誰。

此人不開第二銃，目標似乎就是張惠卿，也對自己的銃法極有自信。

這工夫籐山及魏奇的部下一齊撲向屋中，另外一些人也把這屋子包圍起來。

但那人的行動很快，未留半點痕跡就退走了。

張惠卿的死狀很慘，非但面目全非，致命的傷處是心窩及咽喉處正中，魏奇十分懊喪，道：「籐山大俠，承你合作誘來張惠卿，本來是水到渠成，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知道是誰幹的嗎？」

籐山搖頭愕愕地望着張惠卿的遺體。

不久前她不是這樣，不論如何，他剛才得到了二十年來夢寐以求的。剛才說的大半是氣話。

儘管她巳不如二十年前那麼嫩，沒有那時候的青春活力。但人在那種激情之下，有誰能眞正體會出那胴體不是二十年前的呢？

「總捕頭，我也不知道。」籐山含淚道：「這顯示行刺的人絕對不希望她落入您的手中，重作一份犯罪紀錄的。」

「對。可是這人是誰呢？」

籐山回答道：「反正必是企圖奪產的人。」

魏奇道：「籐山兄，你自現在開始也要小心，因爲你知道的也不少。」

籐山道：「我會小心的。」

「籐山兄，剛才發生過什麼事？」

籐山一字不瞞，他說爲了報復，也爲了拖延時間，以待魏奇等人到來，他只好誘她苟合，他不否認，對她仍然迷戀。

× × ×

揚州名菜館「天香樓」來了一個衣冠楚楚的年輕人，他在雅座上坐下來，這桌上本巳有個英俊瀟洒的小伙子。

早巳上了酒菜，顯然先來者在等待後來者。

先來的年輕人道：「怎麼樣？」

「不辱使命。」

「沒有任何人看到？」

「沒有。」

「所以我巳叫好了酒菜等你，你是知道古人『酒斬華雄』的壯舉。」

「這就不敢當。」後來者道：「儘力而爲罷了。」二人各乾了一杯酒。

先來者道：「爲什麼不把籐山一起撂倒？」

「在時間上來不及，要知這火銃要開第二銃可沒有那麼快，而籐山乂不是站在張惠卿身邊。」

「對對，這麼一來，劉東等人的死，都可以從張惠卿身上一推了之。」後來者顯然就是行刺張惠卿的狙擊手。道：「花波，妳說過，事成必有重賞。」

「不錯。但是我要求的是包括籐山在內。」

「花波，我一定可以辦到，可否預支一次……」

「這種事那有預支的。」花波說道：「老洪，別忘了，還有一樣東西，你還沒有到手。」

「是不是這個。」他自袋內掏出一份口供。

她要去接，他忽然收了回去。

「怎麼樣？花波？妳的人遲早是我的，又何差這三五天？我相信這案子巳是近尾聲了。」

「小聲點！」她向樓下看看。道：「我以爲還沒有接近尾聲。」

「還有什麼？」

「不是還有人要對付此地的花會？」

李老洪心頭一跳，道：「有這回事。」他笑笑又道：「放心！我很够小心，要不，到目前爲止，總捕頭怎會僅知此案是雷張二人主謀？充其量只知我也掛了點邊兒，誰會知道妳們……」

「你的口風很緊，我很佩服。」花波瞇着眼，道：「而且你的身手，表演技巧，都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這怎麼敢當。」

「這不是奉承，要騙孫媚，只要是長得帥一點，貼得緊，嘴甜一點就行了，但要使李黛玲那種女人服貼，顯然要有眞本領。」

「聽妳的口氣，似乎對我的誠意打了個折扣。」

「由於你太會表演，誰敢保證你在我面前也在表演？」

「我知道，由於我作過幾次『播種者』，巳經不配，如妳對我的不潔十分在意，也不妨明說。」

「老洪，不要多疑。」

「花波，這個給妳，至於妳兌不兌現，我也不計較那麼多了。」把口供遞給她，就要下樓。

「老洪，以七日爲限。」

「爲什麼要七天？」

「你乂不是外行，」花波道：「女人初破身，多少會影响體力和速度，而現在乂正是我們的全部計劃功敗垂成的緊要關頭，爲什麼就不能忍耐七天？」

「花波，其實我並非沉迷醇酒美人，貪求無厭那種人，過去和孫媚及李黛玲，也是經妳許可的，」他攤攤手，「最後反而担上了好色之名，眞叫人寒心。」

「這不過是幾句閑話罷了，別放在心上。」

「其實我只是想及早獲得妳，也等於使妳及早獲得我，也只有獲得妳，才算得到永久的保障。」

「你不必以世俗的眼光來看我，你不佔有我，我也永遠是你的。」

「花波，我本來很信任你，可是有些跡象却乂不能不叫我担心！」

「什麼事？」

「花浪和藍星五接近，固然對這事也有所需要，不過男女間的事十分難說，他們會不會弄假成眞？他們一旦弄假成眞，妳妹妹花浪會站在我們這邊？」

「你把花浪當作什麼人？」

「妳未免太大意了吧？我暗中觀察，他們似乎很熱。」

「你看到他們有踰越的行爲了？」

「不……我沒有看到他們做什麼，可是——」

「那就不必多疑，花浪扮演的角色，也就像你以前在孫媚及李黛玲面前扮演的小公鷄的角色一樣，演不好怎成？」

「但願如此，我只是要提醒你，可千萬別讓花浪洩了密。」

「不會的，她不是輕易對男人開啓心扉的女人。」

「不可否認，」李志洪道：「姓藍的在女人面前很有人緣。」

「在我心目中就不怎麼樣了，你信不信。」

「我信。」

「你眞的信還是口是心非？」

「怎樣才是信任妳呢？」

「算，算了。」花波道：「不過是一句閑話，你就當了眞。」

李志洪正色道：「花波，如有必要，只要妳一句話什至揮揮手，我就能爲妳去死，所以爲了使妳確確實實地信任我，除了把孫媚那份全部遺產讓渡書交給妳，我還要再寫一份附在上面，等於再移轉給妳，以示鄭重。」

「志洪，你對我有意見了？」

「不，花波，只是想儘一切努力使妳信任我而巳。」

× × ×

「今天晚上是妳出嫁還是小登科？」

在密室內，熄了燈，只有脫衣聲，空氣中氤氳着陣陣肉香。

「上一次是你出嫁，這一次算我小登科的花燭之夜如何？」

「好，就這麼辦。」

這是張惠卿和溫士奇的對白，溫士奇在杭州是以女名人姿態出現，多少官家大少想一親芳澤，都吃了閉門羹。

因此，都說她要獨守一生。

這樣一個富甲天下的女人要獨守一生，眞叫人想不通。久而久之，也就沒有人再動她的念頭了。

當然，以「花會」的勢力，以及過去坑過不少的人，使人家破人亡，豈不知樹大招風，名高惹妒的道理，因而也請了五六個一流高手護院。

此刻，溫、張二人正在玩常人所不玩的遊戲，一條人影如鷹隼般地自雲中射下，落在這大宅第三進的偏院屋上。

「什麼人？」護院高策，人稱「八臂神猿」，是這兒的護院的領班，身手自是了得。

來人不出聲，高策亮出雁翅刀往上一

逼，又道：「什麼人！」

來人忽然打了個手勢，高策愕了一下，喃喃地道：「我還以爲來了奸細呢——」立刻退下。

此刻的確是來了奸細，這人來到第二進正院，在密室外窺伺，眞是世上什麼事都有，這兩個人居然以這方式在作敦倫之戲。

「對食」有的用「狎具」，有的不用，不用的又稱「對磨」，久而久之，由於某部的頻頻磨擦使那桂核長出寸餘，所謂「奇趣」，即此之謂。

來人正是藍星五，他看到這種事非但不以爲是趣事，更加深了他對「花會」的仇恨，就是這種人上下其手，害死了多少殷實大戶而求救無門？

有地方上的所謂士紳說好話，受害者只有像在賭場中輸了錢的人一樣，自認倒楣，如果到處「嚷嚷」，人家還會說你輸不起呢。

聽了這些秘密交談，藍星五又悄悄退了出去。

這次高策乾脆就裝着沒有看到。

× × ×

小八子坐在稻香齋飯莊的角落裏。今天客人極少，他一人佔據了一桌，還叫了好幾個名菜，如炒鱔糊，煨海參等等。

他過去很少這麼大吃大喝，自從跟着藍星五辦這件案子，手頭就寬裕了。

酒巳喝了五六成，一下子湧進了五六個漢子。其中的一個道：「是不是這個小子？」

另外一個道：「好像是他，禿頭嘛！」四五個撲上來就要抓人。小八子的綽號就叫：「三手禿龍」。

小八子大聲道：「媽媽的！你們這是幹什麼？」

爲首之人道：「昨夜王家大戶被洗刼，據說盜賊中有一個長禿瘡的。」

小八子心道：人要是倒楣什麼事都會遇上的。他大聲道：「辣塊！天下長禿瘡的人可多哩！杭州城內少說也有二三十個，只要長禿瘡就是匪盜嗎？」

「上！」爲首的人手一揮，大喝道：「大人有令，凡是長禿瘡的，便抓回去再說。」

「大人，什麼大人哪？」

「當然是州府的大人。」

「州府大人親自派你們來的呀？」

「不是，是總捕頭——」

「你別吃胡稭拉蓆子哩！總捕頭魏奇我也認識，他見了老子，還要叫一聲老弟哩。」

這些人可不管那一套，擁上就想纏住摞倒他，小八子可不能被困住，他的小巧功夫，正是長于近搏，舉手投足巳砸出三個。

另外三個有的去扭他的胳膊，有的伸手入袋不知在摸甚麼？也許是想在他身上搜到贓物，使他沒有話說。

小八子掙開他們疾退五七步了，伸手入袋一摸，竟摸出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前門是死路，快在後門。

小八子不由一愣，這是什麼意思？莫非這些人當中……他不暇多想，大喝一聲，又擊退兩個撲上的漢子，自後窗上了隣房屋頂。

在三條大街之外的一家菜館中，藍星五泡了兩杯茶在等人。這工夫小八子一頭大汗衝了進來。

「藍大俠，媽媽的！不大對勁吧！」

「甚麼事？」

「軟貼的人有五六個。」

「甚麼人？」

「好像是李志洪的人。」

「這巳在意料之中，因爲我們是他們最後的最大障碍。」藍星五道：「你是怎麼脫身的？」

「還不是憑這靈活的頭腦。」

「別吹行不行？」

「藍大俠，眞被您瞧扁吧！的確，他們的人當中八成有你的人——」他掏出那張紙條：「莫非藍大俠認識他？」他說了一切。

「有一次我在集上閑逛，此人正在剪綹——」

小八子道：「原來是我的同行。幹『跑細佬』。這一行共分三帮，也就是三大類。第一類是剪綹，專扒錢袋及首飾，隨身帶刀片，磨得鋒利的古銅錢或一枚帶利刃的斑指，划破衣衫取去財物，眞正的高手，不能傷及被扒者的皮膚。」

藍星五道：「眞是內行話。」

「另一種叫『吃大劃』，專扒身上的玉珮金鍊甚至帽正等。」小八子道：「第三類就是『跑行風』了，這才是妙手空空，不需要帶刀片等工具……」

藍星五道：「我看到此人『吃大劃』，偷了一個賭場老千的金鍊和身上五六塊蒜條金。但我並未點破，此人很感激我，事後要分紅給我，我自然不要，却勉他以後不要再幹這行，即使是偷壞人的也不好，他發誓一定改行。」

「就是他？」

「八成。是不是有絡腮鬍子？」

「對對。」

「那就對了！看來認識人多總是有好處的。」藍星五道：「小八子！咱們要換一個地方了！」

「爲甚麼？」

這工夫樓梯口處站着一人，這是花波，藍星五低聲道：「花波來了！小八子，後面走人——」

兩人一按桌面，又自窗中穿出。

但二人過了兩條街剛跳下後面，弄堂中出現兩個人影，小八子一看就低聲道：「藍大俠，怪乎？」

「有甚麼怪？」

「花泿會和李志洪在一起。」

「眞正的怪事還在後頭呢！」

他們二人在弄堂中央，李志洪和花泿在出口處，正好擋住了二人的去路，小八子道：「藍大俠，這個到底是花泿還是花波？」

「大概是花泿。剛才在茶樓上那個花波穿的是藍色衣衫，這個是紫色的，而且髮型也不同。」

「藍大俠，這女人叛了你！」

藍星五哂然不答，這工夫李志洪撤下了九節鞭。但花泿阻止了他。她自己却掏出了兩支火龍梭。

火龍梭是嶺南譚家的獨門火器，十分霸道，比火銃厲害！原因是携帶方便，使人事先無法提防。

火龍梭正要射出，花泿忽聞身後有人道：「花姑娘，讓我來……」「轟」地一聲，弄堂口有人向藍星五及小八子轟了一銃。

這人居然是賈寶玉。而他竟然是個使銃的能手。此刻藍星五和小八子倒地不起。而這時弄堂內一民戶開了門走出男女二人，乍見二人倒地！上前一看一試，大聲道：「死了人哩！都沒有氣了……」

於是花泿、李志洪和賈寶玉等人相繼消失在弄堂口外，兩個陌生男女也匆匆離開了現場。

明查暗訪探內情

一家藥舖子掌櫃的是藍星五的表舅，出頭爲藍星五收了屍裝殮起來。還有個外鄉人，那正是小八子，也一併收殮了。所以鄭記藥舖後院廂房中放了兩口棺木。

鄭掌櫃的鄭仁還是一位儒醫，以前還受過藍家老大的好處，才開了這家藥舖，這一天眼泡一直是紅腫的。

李志洪在暗中觀察鄭仁的一舉一動，巳深信藍星五是眞的死了。他此刻剛自鄭家藥舖子門前經過，有人在後面招呼：「李大俠——」

李志洪回頭望去，原來是賈寶玉。說道：「寶玉老兄，我要爲你舉行一次慶功宴！」

「不敢當！既然李大俠查明無誤，我也就放心了！」

「記得老兄說過，你過去還爲他跑過腿？」

「李大俠，幹我們這行的，誰出錢就爲誰跑腿，李大俠，這次給的數目合適，在下才亮了一手銃法！」

「寶玉兄，現在我可以回去交差了，不過……」

「不過甚麼？」

「你老兄這兩套我是心服口服，以你自側面觀察，花泿和藍星五六之間會不會眞有……」

「這個……」賈寶玉道：「男女間的事很難說。小弟對這種事是十足的外行。不過有個辦法可以試出來。」

「願聞高見！」

「回去說了這事，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男女之間一旦有了情感，痛癢相關，絕對瞞不了人的。」

「還是你行，寶玉兄。」

二人回去對花泿說了。而花泿却堅持要慶祝一番，這一點，李、賈二人都看不出她是出自假意，故作鎭定。要知道人類要隱藏起眞正的情感是很難的。

依花泿本要外出慶賀，李志洪以爲目前不便大肆招搖，就叫賈寶玉到外面買了些酒菜，四個人就吃喝起來。

李志洪舉杯道：「來，我們大家敬老賈一杯，這件事他的功勞最大！」

賈寶玉道：「這太不敢當！」

花波道：「應該，應該！」

賈寶玉先乾了，花泿道：「老洪，我再敬你一杯。」

「不，是我先敬，先乾我這一杯吧！」花波端起杯子。

李志洪比較喜歡花泿，却不願得罪任何一人，道：「我敬二位，誰先誰後都是一樣。」

「不一樣。」花波道：「你先乾了我這杯再說。」

「這……這……」

「怎麼？我敬的你不喝？」

「這是甚麼話？」

「那就馬上乾了。」

「花波，爲了一杯酒使妳們姊妹賭氣，我不忍心！」

「哼！少賣這份人情，你不過是想左右逢源而已。」

李志洪可能確有一箭雙鵰之意。花氏姊妹的美艷幾乎不分上下。手底下又不含糊，兼收並取，享盡齊人之福，何樂而不爲？

沒有花氏姊妹，他實在毫無信心。

「花波，不要這樣，我眞是受之有愧，更不可傷了妳們姊妹的和氣。」

「小李，我可要提醒你。」

「花波，甚麼事呀？」

「花泿和藍星五認識，也有一度交往，你可要睜開眼哪！」

「這……」李志洪道：「這點信心我還是有的！來，我敬三位！」

但二女都不端杯子。賈寶玉心想，這小子眞是走上了桃花運了。居然爭爭搶搶，吃香喝辣地。

二女爭李志洪當然也不是不可能，以李的身手和機智來說，都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但是，以他和藍星五比又如何？

賈寶玉未找到適當的答案。

要不是李志洪人品、武功或另一種工夫了得，孫媚會不重遺產而和他厮守？結果還送了命。儘管殺孫媚的是張、雷二人，那是爲了奪產。

賈寶玉道：「三位給我個面子如何？我們四人一齊乾！」

花波道：「不可以！」

這樣就越弄越僵，李志洪攤手苦笑，內心却正好相反，他以爲二女衝突得越厲害就表示對他亦必是熱乎，也愈加重視。

本來他對花泿與藍星五之間的情感不無芥蒂。

設若花泿不重視他，似也不便冒姊妹翻臉之大不韙。想到這兒，面色肅然，內心却開了花。

就在這時，花波突然把窄長的刀放在桌上。

這一手大出意料，姊妹之情似亦抵不過一個男人的份量。由此可見這男人在她們之間的重要性了。

那知花泿也拔出窄刀，「蓬」地一聲砸在桌上。

「嗳……嗳……」李志洪立即站起來說道：「別這樣。賈兄在此，看了會笑話的——」

花泿一字一字地：「弄砸了乾脆散伙，各走各路，免得都以爲自己了不起！」

「誰了不起？」花波厲聲道：「我看妳才了不起！左右逢源。一會是姓藍的，一會又貼上李志洪。」

花泿冷峻地道：「不要管別人的事，

再說，一切都是爲了我們的計劃，居然有人吃起飛醋來了。」

「誰吃醋？」花波抓起了窄刀。花淚也不後人，「嗆」地一聲刀已出鞘。

李、賈二人一看不妙，萬一這二人眞的火併，一切都要完蛋了。二人急忙一人擋住一個，李志洪忙說道：「這會使親痛仇快啊！」

花波道：「李志洪，你閃開！」

「不可以，花波，妳們都是聰明人，再說花淚也沒有怎麼樣？」

「怎麼？你以爲她全對，都是我的不是？」

「不，不，我絕無這意思。」

「不是就滾到一邊去。要不！我先砍你一刀！」

「花波，如果妳不諒解我！那妳就砍吧！」

「你以爲我不敢！」

「唉……花波，妳應該不會那麼衝動的……」

「唰」地一聲，花波猛掃一刀，要不是李志洪而換了賈寶玉的話，八成被攔腰斬斷。

花淚一刀掃來，又是掃向李志洪。李志洪閃過，道：「我簡直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了！」

賈寶玉連連向二女作揖打恭，道：「求求二位，千萬忍耐，這絕不是自相傾軋，自亂陣脚的時候。」

花波又是一刀掃來，花淚接了一刀。姊妹二人刀來刀去，絕對沒有絲毫情份。看得李、賈二人乾焦急，連連搓手頓足不已。

兩人交換了七八刀，結果花淚把花波的肩衣掃破，花波刺破了花淚的褲管，兩人各退兩步，打量自己的傷處。

經李、賈二人一勸，花淚到內間去更衣，因她的褲管破了一孔。

賈寶玉道：「姊妹嘛。鬥鬥咀可以，玩眞的却不好！」

花波道：「放心！死不了！」

李志洪一推，花波就栽進內間，姊妹二人在這瞬間交換了一個難以捉摸的眼神。即使李、賈二人在一邊看到，也未必能充分了解這眼神的內容。

內間的花波道：「有沒有受傷？」

「我死了又與妳何干？」

花波道：「那妳爲甚麼不去死？」

花淚道：「告訴妳，以後別再擋我的路。」

「這也正是我要說的話。」

外面的賈寶玉在李志洪耳邊低聲道：「李大俠，你眞有辦法。」

「我有甚麼辦法？」他此刻的確極有成就感。一個男人的身份和價値，却往往要一些女人來肯定的。

「兩位天仙爲你爭風玩命！嗨……」賈寶玉長嘆一聲，道：「下世爲人，可要和閻王爺打個商量，要我托生，就該讓我像個樣子。別長得他娘的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地……」

「老賈，你胡說甚麼？」

「李大俠，來，我敬你一杯，祝你早成鉅富，到時候我也沾點光，下半輩子也就不必再跑腿哩。」

「賈兄。這個你自管放心！」李志洪道：「只要大功告成，有福同享，你也是個小富翁哩！」

「駙馬爺，一切託福，一切仰仗。」

× × ×

這個小別業在西湖附近，眞正是山明水秀，景色宜人，「人間天上」之詞，此處差堪比擬。

這兒燈火全無，儘管才不過是入夜，二更左右。

臥室內無燈，由於月色甚好，仍可隱隱視物。兩個女人沒穿多少衣物，正在對酌。

這張小桌奇小，擺滿了精緻的酒和餚，二人對坐，自桌下即可用手去觸摩對方的身體。而酒對這種事情有亢奮和撩撥的功用。

兩個女人（至少有一個是道地的女人，另一個不大道地）如此摸黑對飲，這是幹甚麼？

其一，正是「花會」主人，也可以說是「花王」溫士奇。她和張惠卿在一起時以雄性自居，因爲她是個不陰不陽，半陰半陽的人。

另一個呢？她是個道地的女人，但也因常和「金蘭會」或「不落家」的女人鬼混，有了特殊的生理形象。

「金蘭會」是什麼？「不落家」又是什麼？

嘉、道年間，廣東順德、高明、鶴山、東莞、南海各縣，以及廣西桂林、武宣及邕昌等縣十分流行所謂「金蘭會」和「不落家」，也就是女子同性戀。

女子同性戀又稱「自梳女」。

「自梳」有兩種寓意，一是入了「金蘭會」的女子就把頭髮盤起，改梳成出嫁婦人的髮髻。暗示已經嫁了，另一意思是雛妓初次接客稱爲「梳弄」或「梳攏」。結拜女子稱爲「自梳女」，大概有「自己梳弄」之意。

至于女人同居如何那個？大概不外「磨鏡」或者借助于「角先生」吧？

「角先生」又稱「陰角」，大概是鹿茸之類的東西製成，要刮去上面的茸毛。大多爲太監、宮女及女伶人互相使用之狎具。

兩人邊飲邊戲謔。打情罵俏。另有一股男女調情時所沒有的情調。溫士奇這工夫挾了一片燻魚放入對方口中，道：「小花，妳不嫌我老？」

「老點心眼好！」小花道：「只怕妳也喜歡老一點的對手？」

「我？這是什麼意思？」

「妳和張惠卿那老梆子不是也有一手嗎？」

「喲！小花，有些事情還眞瞞不了妳呢。」

「我又沒有怪妳。」小花道：「『金蘭會』的姊妹太少，妳多找幾個出路我也不怪妳。不過張惠卿她……」

「她怎麼哩？」

「聽說死了！」

「死了？」溫士奇早已聽官方說過，她的消息靈得很，但却不便在小花面前表示她的神通廣大，這多少也有點討好小花之意。

原因是她已四十多，而不能過正常人的婚姻生活，而要找個年輕的「梳弄」女件，又談何容易？況且小花又十分動人！

這種陰陽人的心態十分複雜，有時把自己當女人，有時又當男人；有時把對方當男人，也有時當女人。

所以這種人能體會不同性別的樂趣。

「士奇，張惠卿死了！妳有什麼感想嗎？」

「都是『不落家』的姊妹，我當然難過。」

「要是我死了呢？」

溫士奇說道：「小花，不要說這喪氣話。」

「誰都會死的。萬一有一天我眞的死了呢？」

溫士奇道：「我也不會獨活的。」

「可千萬別衝動，妳死了連個繼承人都沒有。」

「我要是先死，妳就是當然的繼承人了。」

「士奇，我又算老幾？」

「不，在我的心目中，妳比我的姪子溫亮要近得多，將來我給他一點也就是了。主要是你，我會預立遺囑，交待這件事的。」

「士奇，不談這件事，良夜苦短，我們要珍惜它……」

小花抱起了溫士奇，兩人摟得很緊很緊……

× × ×

李志洪的確是個人才。只可惜他走的路不正。

他不會長久被蒙在鼓裏。他發現藍星五可能並沒有死。他今天外出主要是證實這件事，在目前，藍星五的死活比總捕頭們的死活還要受他重視。

「賈兄……賈兄……」李志洪一進門就叫着，聲音相當柔和，就像昨夜喝酒談心時一樣。但他的目光却四下巡視梭溜不已。

賈寶玉正在樓上，已輕輕地打開了後窗。

賈寶玉可以說是滄鍋的隔夜油條，那會看不出這危機四伏的局面？

他五歲喪母，七歲喪父，跟舅娘長大，而舅媽又十分討厭他，於是他十三歲在外流浪，到了二十歲就已經是老江湖了。

他在這局面中步步爲營，自不會拿自己的小命開玩笑，因爲他知道李志洪是塊甚麼料子。

他在樓上不出聲。

這工夫花淚在樓下內間還沒起床，花波在外間擦拭她的薄刀。李志洪低聲道：「花淚呢？」

「誰知道她在哪裏挺屍？」

李志洪又問道：「老賈呢？」

花波說道：「不久之前還在樓下晃盪呢！」

「多久了？」

「不到兩盞茶工夫。」花波道：「什麼事呀？看你神秘兮兮地！」

李志洪壓低聲音，在花波耳邊道：「這小子精得出油，滑不留手！他把咱們給要了！」

「噢！」花波一愣，低聲道：「怎麼回事？」

「這小子掉花槍！」他在四下找尋賈寶玉。他似乎並未注意花波，聽到這消息並未感到過份吃驚。

當李志洪上了樓時，賈寶玉却已經走了。

他的任務已經達成，此刻再不走就是和自己過不去了。

「媽的！」李志洪像頭山豬衝下樓來道：「這個王八旦，居然敢耍咱們。」

花波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李志洪氣極敗壞地道：「藍星五沒有死！」

「他沒有死？」花波跳了起來：「這怎麼會？當初證明他死亡的是兩個陌生的路人。」

「那可能是他們安排的人！」李志洪道：「這小子太滑了！」

花淚在內間床上閉着眼裝睡。

花波在外間跳脚，李志洪不停地罵：「賈寶玉這個賊，我遲早會逮住他的，不信走着瞧！」

過了一會，花波把薄力藏好就要往外衝。李志洪道：「花波，妳要去哪裏。」

「我要去幹掉姓藍的和小八子。」

李志洪道：「花波，妳什麼都好，就是太衝動了！」

「花淚不衝動，你去找她好哩！」

「花波，我是一份好意，妳居然看不出來。」

「恕我愚笨，體會不出來。」

「花波，我願爲妳去死！」他摟住她的腰：「不論什麼時候！」

「這句話有沒有對花淚說過？」

「我發誓！」

「發誓有用嗎？」

「怎麼才有用。」他對孫媚和李黛玲都是假的，但對她們姐妹却假不起來，他動了眞情。

情感往往就是陷阱，尤其是自己的情感，人往往會掉落自己的情感陷阱之中。

「算了吧！」花波道：「我不能否認欣賞你，可惜你有幾次前科。」

「前科？」

「『播種』的事不算，孫媚和李黛玲二人有多少次了？」

「花波，別忘了！那是爲了任務。」

「我可沒有叫你那麼認眞賣力呀！」

「花波，這話就矛盾了。對付那些女人，不來點實在的，她們會信任我嗎？」

「哼！反正我總是覺得你不太牢靠就是了。」

說着，那肉香四溢的胴體在李志洪懷中搓揉、蝡蜒着。

李志洪的心目中，這兩個尤物都在他的掌心中。只要佔有一個，另一個也逃不了。他道：「其實，妳所懷疑我的，也正是我對妳效忠的表現。」

「這說法倒很新鮮！」

「妳們想想看。我眞正愛的是妳們，但爲執行你們的計劃和任務，就不顧一切，儘力完成，這就是忠心耿耿。反之，不能完成任務，談得上忠心嗎？」

「你很會詭辯！」

「花波，妳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孫媚的遺產讓渡書我已作了轉移。」

「關于這一點，我們是信任你。其實我們的也是你的呀！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可沒有要你這樣作吧！」

「妳們？妳是說花浪她也……」

「你怎麼忽然笨起來了呢？她要是不堅持這一點，我們姊妹怎會反臉成仇？本來這種事是沒有什麼妥協可能的，但我想通了！反正不是外人，姊妹同事一人，古之娥皇、女英不是早有先例？」

「對對！不談古人，就是在目前姊妹同事一夫的也多得是！」

「志洪，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是信任你能有所不爲，並不是濫用情感的人。」她在他的耳邊低聲道：「三天後……」

「花波，妳在吊我的胃口吧？」

「志洪，眞的，現在是『春潮帶雨晚來急』……」

「眞的如此？」

「三四天的耐心總該有吧？」

「當然，當然！」李志洪的視野中一片大好遠景，他對自己更具有信心了。

此刻賈寶玉已在藍星五及小八子身邊。他道：「藍大俠，依我觀察，這兩個女人，眞正是油炒枇杷核，滑來滑去地，不可信賴。」

小八子道：「辣塊！媽媽的，你懂什麼？」他的意思是，你那知其中之一和藍大俠的特殊交情呢？

藍星五倚在床上，揮揮手道：「小八子，讓他說下去。」

賈寶玉道：「爲了一個李志洪，兩個騷貨竟然爭風吃醋，動了兵刃。」

「什麼？」小八子道：「姊妹兩幹上了？」

「怎麼？不信？」賈寶玉道：「而且花波傷了花浪的小腿，花浪也傷了花波的左肩。只是傷得都不重。」

藍星五道：「幹得好！」

賈寶玉道：「二人的確幹得很火爆，但姊妹間的情感却一文也不值了！」

小八子望着藍星五，道：「藍大俠，你聽到花浪受了傷，只會說『幹得好』三個字？」

「怎麼？你不以爲她們打得正是時候嗎？」

小八子冷冷地道：「藍大俠，恐怕我的招子有了毛病，早該去看看大夫了！」

賈寶玉道：「小八子，你不要轉彎抹角地駡山門。」

「我小八子是粗人，最不喜歡玩過就甩的人。」

賈寶玉道：「小八子，不許你侮辱藍大俠！」

「不要吵了！」藍星五道：「小八子駡的也沒有什麼不對。」

賈寶玉道：「小八子能駡人，除非藍大俠確是玩過就丟……」

藍星五不出聲。

小八子道：「這雖是勾心鬥角的局面，但一個大姑娘把一切都交給你了，你却不關心她。在你身邊爲你賣命的人能不寒心？」

藍星五道：「你又怎知道我對她不關心？」

小八子道：「我沒唸過幾年書，也在江湖上混了這多年，却知道『言爲心聲』的道理，聽藍大俠的口氣，似乎專門製造『二手貨』讓別人接收。」

賈寶玉大怒，道：「你有什麼資格駡藍大俠？他們之間的交情，又豈是外人所能想像的？」

小八子道：「你懂什麼？你不過是一個顚着屁股到處跑的狗腿子，老子有老子的看法，你站到一邊去。」

「小八子，你敢駡人！」

小八子道：「駡你又如何？我還要揍人哩——」一拳砸過去，賈寶玉一閃，就到了床邊，二人不由一愣，原來僅是這一會工夫，床上的藍星五已傳出了輕微的鼾聲。

小八子立刻收了手，道：「可眞是吃得飽睡得着呀！」

賈寶玉道：「藍大俠太累了，讓他休息一會。」

小八子道：「藍大俠居然還能够睡得着！」

賈寶玉道：「我以爲藍大俠主要是對花浪有信心，並不是不關心她。小八子，你別替古人担憂哩！」

× × ×

藍星五和魏奇等人正在研究案情。他道：「雷光庭被李志洪殺死，張惠卿想也要死在李志洪的火銃之下。魏總捕頭有無綫索？」

「慚愧！」

「不要自責，在目前來說，李志洪等人自必十分小心。但一定要逮到李志洪才行。」

「在下正派出大量人手找他。藍大俠知不知道花氏姊妹和李志洪走得很近？」

「知道。」

「奪產案演變到現在，到底誰是主謀人？」

「應該是雷光庭和張惠卿。」

魏奇道：「可是照目前的情況看來，似乎李志洪頗像扯着主綫的人。」

藍星五道：「李志洪最早不過是雷光庭的『播種者』，此人文武全才，也難怪孫媚對他着迷，但作主謀人似嫌不够。如他現在是扯綫人，那也是雷光庭死後才開始的。」

魏奇道：「可能如此。」

藍星五道：「籐山怎麼說的？」

魏奇道：「籐山說，他一直在張惠卿身邊，由于對她忠心耿耿，她叫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很少進一步去瞭解他們計劃的內容，所以除了知道張、雷計劃奪產之外，其他一概不知。」

「這也可能。籐山甘爲所用，甚至打算殉情，也就不會計較他們作些什麼壞事了。」

藍星五和小八子辭出州府簽押房時，魏奇的一個得力部下道：「總捕頭對藍大俠有足够的瞭解？」

「足够談不上。但此人不失爲性情中人。」

部下道：「誰敢說藍大俠和小八子又在扮演什麼角色？」

魏奇楞了一下，道：「你是說他們二人？」

「是的，總捕頭，人心隔肚皮，狐心隔毛皮！」

魏奇揮揮手道：「不許你們猜忌藍大俠，我們相信別人要有恒心才行。」

藍星五和小八子出了州府的簽押房不遠，藍星五道：「小八子，有人踩咱們的脚印。」

小八子問道：「這五個人是些什麼來路？」

「反正我們想逮住李志洪，李志洪也想幹掉咱們。」

「藍大俠，這五人中有三個人扛着一小捆乾柴，不像是練家子的模樣。」

藍星五哂然道：「精於火銃的人，可不一定都有精湛的武功。」

「什麼？他們扛的乾柴中有火銃？」

「當然，如果火銃夾在一小綑乾柴中，就不會惹人注意了，必要時在肩上就放了。」

小八子道：「這麼說他們已瞄準了咱們？」

「其實在這不寬的街上，相距不遠，實在不必瞄準，它的扇面型威力範圍可以涵蓋這條小街。」

「藍大俠，我們怎麼辦？」

「當然要想法子脫困，你猜其中一個是誰？」

「我沒有看清。」

「好像是小公鷄林學文，他現在和李志洪走在一起。」

「這個牆頭草，藍大俠，我來想個法子脫困。」

「小八，不論你用什麼方法都要快點才行。」

小八子對三個路人低聲道：「老鄉，你們知不知道後面五個人之中三人扛的是什麼？」

三人看了一下，說道：「乾柴你也不認識？」

「不是，乾柴當中有大量的珠寶及鉅額莊票——」

三人半信半疑，小八子道：「三位可聽說半月前一個大戶被洗刧，迄今未抓到匪徒嗎？」

「聽說過，當然聽說過。」

「大概就是這三個人了，而且苦主許下諾言，能够抓住幾個賊的人，賞黃金五百兩，通風報信因而逮獲者，賞一百五十兩……」

就算是一百五十兩黃金，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是非同小可的數字。

這三人是一家鏢局的伙計，身手有限，却被重利所誘，這工夫後面又來了四個人，這三人一看是熟人，大家一商量，決定合作發個小財。



藍星五與小八子正想法如何擺脫跟踪的人。

所以這七個人停下來作包圍狀，後面五人就緩慢了下來，當他們發現藍星五及小八子加快離去，即將轉過街角時，「轟轟」兩聲開了兩銃。

這兩銃把那想發財的七個人嚇跑，却只把街角民房的土牆打塌了一堵，藍星五和小八子已不見了。

但二人走出不遠，眼見一家牛肉鋪子門口一個人往內一閃，藍星五道：「小八子，又有麻煩了……」果然，自牛肉鋪門內伸出了一支火銃。

由於藍星五太不好對付，對方乾脆全用火銃了。

兩人往兩邊尾房院中飛落，「轟」地一聲，烟硝飛射，二人的衣衫上都有點灼痕，且受了點皮肉之傷。

「小八子，怎麼樣？」

「好像掛了點彩，小災難，你呢？」

「褲子上破了幾個孔，這種天氣倒也涼快。」藍星五道：「小八子，自現在開始，可要時時把眼皮撐起來哩！」

「藍大俠，這第二批是什麼人？」

「你似乎看出來了。」

「好像有一個是花浪。」

藍星五不出聲，二人返回住處，小八子道：「藍大俠，本來上次你不關心花氏姊妹火併，我十分不滿，現在——」

「我以爲你果然有先見之明。」

藍星五道：「你以前的看法未必全錯，現在的看法又未必全對！」

「這——」小八子搔搔頭皮：「藍大俠，這又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任何事都有一體之兩面，有時你只看到這一面，有時你又會看到另一面，它是不一樣的，儘管那是一件東西或一件事體。」

小八子說道：「藍大俠，我還是不太懂。」

藍星五道：「你現在以爲花氏姊妹向我們開火的是不是？」

「藍大俠，難道你沒看到？」

「看到了……」

「莫非是假的？」

藍星五說道：「我不敢說那是作樣子的，但至少他們開這一銃不是在最佳的時機。」

小八子搔搔頭皮道：「藍大俠，難道這兩個小娘魚另有花梢？」

藍星五笑笑不答。

小八子道：「藍大俠，我是個笨蛋，有些話你不說明白，我是不會懂的。」

藍星五道：「時人只見繁花似錦，却不見落英，這本就是人類的通病，對花氏姊妹，本也應作如此看法……」

這話說了還等於白說，小八子覺得更糊塗，道：「藍大俠，剛才這一撥是兩女一男。」

「好像是。」

「再開銃射擊我們的正是兩女。」

「看出是誰嗎？」

「藍大俠，你要我說實話？」

「我何時要你說假話來？」

「藍大俠，我這麼說，你一定可以猜出來的，雖然我剛才說像是章雁。」

「是花浪與花波？」

「沒錯，」小八子道：「雖然二人很難分辨，但二人在一起時，有些習慣性的舉措就不難分出來，對不對。」

「對。」

「媽媽的！花浪用火銃招呼你藍大俠，這簡直犯了謀殺親夫之罪，以古代律法是應該坐木驢的。」

「小八子，世上的事本就如此，不要爲這事自找煩惱了。」

「藍大俠，你居然這麼看得開。」

「看不開又如何？」藍星五道：「你以爲前任總捕頭劉康是怎麼死的？」

「不是被刦獄者殺死的？」

藍星五搖搖頭，道：「不是。」

「不是？莫非是自相殘殺。」

「誰和誰自相殘殺？」

「劉康和州府中的人自相殘殺。」

「理由呢？」

「爭功。」

藍星五又搖搖頭道：「不對。」

「那是怎麼回事？」

藍星五道：「自殺的。」

「自殺？」小八子一楞，道：「他爲什麼要自殺？一件案子破不了就要自殺，當捕頭的要有幾條命？」

藍星五道：「他走錯了一步路，正是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

「劉康莫非暗暗通敵？」

藍星五喟然道：「黑與白交，黑能染白，白不能掩黑，香與臭混，臭能勝香，香不能敵臭，此乃是君子與小人相攻之大勢。」

「藍大俠，他到底爲什麼要自殺？」

「雷光庭給他一萬兩銀子，要他睜一眼閉一眼就成了。」藍星五道：「身爲捕頭，收入微薄，要意志堅定的才能守正不阿。」

小八子道：「爲什麼要自殺？」

藍星五道：「由於對方要他放人，他的良知未泯，大概以爲這行爲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才一死了之。」

小八子道：「這件事應該是個絕對的機密，藍大俠怎麼會知道？」

藍星五道：「是李志洪對花波說的，正好我在暗中聽到……而且籐山也透露了一點。」

小八子道：「籐山似乎不大願意和公門中人合作。」

藍星五道：「因爲他不喜歡公門中人，而且他似乎知道自己不會活得太久。」

「爲什麼，是不是李志洪非殺他滅口不可？」

「當然，籐山是個原始證人，他死了對雷、張的犯罪事實幾乎就可以完全湮沒了。」

小八子道：「那個小娘魚對你交關熱乎，却又背後放冷銃招呼你，她是不是對守寡有興趣。」

藍星五笑笑，這工夫賈寶玉返來，道：「小八子，我不信花浪會射擊藍大俠，花波嘛！或有可能。」

小八子道：「你信又如何？不信又如何？」

賈寶玉道：「我信不信與你何干？」

兩個人正要伸腿擄胳膊，藍星五道：「誰再惹是生非就請自便，現在四面楚歌，不要說窩裏反，就算一條心對外，也隨時會挨冷銃的。」

× × ×

「請問魏總捕頭在不在？」

「我就是。」傍晚，魏奇剛要出門，在門口見到一個奇瘦的中年人，魏奇道：「這位兄台是……」

「我叫蕭大山——」

「莫非兄台即武當派俗家名宿『一陣風』蕭大俠？」

「不敢當，正是區區。」

「蕭大俠有何見教？」

蕭大山道：「聽說魏大俠補了劉康的缺……」

魏奇道：「在公門中吃糧拿餉，一切都要聽上級的命令行事！上級調在下來此自然不能推拒。」

蕭大山道：「但武林傳言，劉康之死是自己人幹的。」

「這——」魏奇悻悻地道：「蕭大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在下與劉康是八拜之交，他死得不明不白，我不能不來弄個清楚明白。」

魏奇道：「蕭大俠，這是不實的傳言，請別相信這一套，再說，自己人殺自己人，理由何在？」

蕭大山冷冷地道：「雖然外人不知詳情，但杭州這三月來滿城風雨，誰不知道奪產案關係一億多兩銀子的大風波，有所謂『黃金鋪地，老少折腰』……」

魏奇淡然道：「別人奪產，和我們六扇門中人可扯不上什麼關係吧！」

蕭大山道：「公門中人責任重大，待遇却十分菲薄，所以說幹這行的人更經不起利慾的誘惑。」

「蕭大俠可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這工夫路人三五緩下來看熱鬧，還有魏奇的部下，都在一邊觀望。

蕭大山冷笑道：「在下素知拜兄劉康爲了廉潔，一介不取……」

也許是這句話激起魏奇的不屑，道：「蕭大俠，不要說是異姓兄弟，就是同胞手足，也未必能徹底瞭解。」

蕭大山道：「尊駕此話……」

魏奇道：「蕭兄也許猜得不錯，劉兄不是被人打死，也許是自殺而死……」

「自殺？爲什麼要自殺？」

「因爲有些事無法開交，死是一條較爲妥善的路子。」

「你敢侮辱劉康？」

魏奇道：「蕭大俠不信，可以去問問參與本案的其他幾人和藍星五等人。」

「我不想找別人，我只風聞劉康之死和內部身邊的人有關。」

「蕭大俠相信流言的原因何在？」

「風聞有人出鉅資收買劉康身邊的人殺了他，這可以想像，收買的人是什麼身份了。」

「蕭兄何不乾脆說明白點？」

「當然是奪產者方面的人，他們不能不除去障碍。」

魏奇冷笑道：「殺了副總捕頭，還有其他的人會調來補缺，他們能一口氣殺光嗎？」

「也許劉康知道某些秘密，後來者則不知。」

魏奇道：「蕭大俠一口咬定是如此的，在下也不便多辯，好在在下是在劉捕頭死後才調來的！」

蕭大山冷冷地道：「先殺人後來此，不是可以造成不在現場，而置身事外的眞相……」

魏奇大怒，「呼」地砸出一掌。

蕭大山綽號「一陣風」，輕功自然了得，閃過就還了兩掌，兩人在門外狠鬥，路人越來越多，魏奇的部下也不便插手助陣。

蕭大山於二十來招之後疾退一丈，冷峻地道：「姓魏的，在這兒動手驚世駭俗，不大方便，你敢跟我來嗎？」

魏奇狂笑道：「武當派的上代俗家大弟子也不過如此而已，到那裏去都成，走吧！」

魏奇的部下要跟去，魏奇揮手阻止，道：「你們不要去，這兒不能沒有人，我去去就回來——」立刻隨着蕭大山疾馳而去。

他們的部下想跟踪而去都沒有辦法，因爲二人去勢太快，至於看熱鬧的人想去看一場打鬥，就更追不上了。

「平湖秋月」是西湖的八景之一，的是不凡，即使亭柱上的對聯就極爲不俗。

「穿牖而來，夏日清風夏日日，捲簾相見，前山明月後山山。」

前山明月是指湖上的明月，後山山是指後面的孤山與北高峯。

而魏奇和蕭大山經過「平湖秋月」上了孤山，而且一言不發，立刻出手，蕭大山是太極手，一式「野馬分鬃」火候十足。魏奇則以「風雷掌」迎之；二人火辣辣地折騰了十五六招。四下看看，靜悄悄地沒有一根人毛，立刻同時停手。

蕭大山低聲道：「似乎沒有人。」

魏奇道：「好像沒有。」

蕭大山打個手勢，二人身子一分，蕭往北轉西，魏往東轉南。兩盞茶工夫，二人又回到原地。

「可以了！」魏奇道：「蕭兄，可以坐下聊聊了！」

二人對面席地而坐，這樣仍可監視對方身後方位，四面八方都不會遺漏。

「魏兄，劉康是一個豬。」

「這話怎麼說？」

「他既然已經吃了，又何必撇清？對方刦獄，他就打開獄門放人就是了！對方還爲他留了退路，在他身上留了幾處傷，讓他說是寡不敵衆。不敵受傷，人犯被刦的……但他居然自絕了！」

「的確是頭豬。」

魏奇道：「對方給這數字……」他伸出兩個指頭在蕭大山面前晃了一下。

蕭大山道：「多少？二十萬還是兩百萬。」

「二十萬兩。」魏奇道：「蕭兄，也該知足了。憑這行要賺二十萬兩，三輩子也辦不到。」

蕭大山道：「魏兄，話是不錯，可是一旦插手，就要够本。你可知道這次奪產的總額有多少？」

「幾千萬兩總有吧？」

「嘿嘿……去年朝廷歲入爲七千三百萬兩，而這次奪產的數字已經超出了此數了。」

魏奇笑笑道：「蕭兄，話是越傳越離譜，張惠卿和她小叔的家財合起來也絕對不會超過四千萬兩。估得太高了。」

「你知道甚麼？」蕭大山低聲道：「還有個大戶頭你居然把她漏了。」

「還有大戶頭？」

蕭大山笑笑道：「魏兄！若非如此，這些武林人物爲何不務正業在此挖空心思，爾虞我詐？」

魏奇道：「到底是哪個大戶頭？」

「『花會』花王溫士奇。」

「她？」魏奇大爲吃驚，的確，若論財富，這「花會」眞是富甲一方，甚至富可敵國了。魏奇道：「『花會』也捲入了奪產的漩渦之中？」

蕭大山點點頭。

「這又怎麼個奪法？哪個懂『花會』的秘密？」

「不是那麼奪，而是要奪其主，奪其心。」

「我還是不懂。」

蕭大山在魏奇耳邊說了幾句話，魏奇楞了一陣子，道：「這會不會只是一廂情願？」

蕭大山道：「不會。因爲溫士奇不是平常人。」

「她當然不是常人，能主持『花會』，絕對不是泛泛之輩。」

「我說的『不是常人』並非指此，而

是此人不男不女，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又似男似女——」

「陰陽人？」

「對！所以這種人需要的逅首不是眞正的男人，也不是傳統的女人，而是行爲乖舛、邪癖、生理異常的女人。」

「女人？」

蕭大山道：「對，你猜是誰？」

魏奇想了一下，道：「莫非亦是花氏姊妹？」

蕭大山點點頭，道：「其中之一。而且溫士奇對她十分滿意。因此溫士奇在滿足之下，要寫張遺囑，把所有財產留十分之二給她的姪子，其餘都給她的『金蘭會』會友……」

魏奇茫然道：「花氏姊妹素來霸道，誰又能控制她們？」

「旣然溫士奇也不好調理，而花氏姊妹就能使她服貼，這世上自然有人能降服她們。」

「這個人是誰？莫非是藍……」

「不，是李志洪。」

魏奇默然，他似乎不願全信，却也知道蕭大山是個大陰謀家，動心眼非比等閑，所以又不能不信。他吶吶道：「他憑甚麼能控制花氏姊妹？」事實上他懂的比蕭大山還多。」

「潘驢鄧小閑。」蕭大山道：「世上沒有一個女人能抗拒這幾個字的。」二人含笑下山，到了山下分道折回。

他們身後這人也含笑下山，而且比他們二人笑得更開心。只是多少有點不屑罷了。

× × ×

杭州的夜，一片燈海。

這小民房中却是漆黑一片。一個人影射入短牆之內，貓着腰四下看看，然後來到正屋東邊明間窗下。敲叩窗櫺三下。

屋中立刻傳來了慵懶的聲音，道：「水自石邊流出冷……」

窗外的男聲道：「風從花裏過來香。」然後推窗進入黑暗的屋中。

室內固暗，仍可隱隱看到角落的床，桌子及粧台上泛出的漆光。人兒半倚在床上。

「你好了沒有？」他問。

「小災難。你呢？」

「重是不重，不過，我很懷疑妳當時有幾成把握不會轟死我，而僅使我受點輕傷。」

床上的人兒道：「其實我也沒有十成十的把握，但爲了取信於他們，就不能不得冒着險。因爲他們都知道我和你曾接近過，只是又不知道近到甚麼程度而已。」

「都說妳的心腸够狠，甚至把你當作某種女人。」

「哪一種？鹹水妹，私門頭？」

「妳自己說！」

「八等！」

「少貧嘴！」

「你爲甚麼不問我事情辦得如何？」

「我只怕妳會說，我們的情感沒有那個重要。」

「哼！你倒會避嫌！放心！東西到手了，只是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

「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他道：「阿浪，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使我着迷，只有妳例外。」

「會不會像李志洪對付孫媚、李黛玲以及我們姊妹一樣，在要咀皮子？」

藍星五笑笑，道：「我很想要耍咀皮子！看看妳的道行如何？」

她張開了雙臂，他以餓虎撲食之勢直撲上床去。「格格」的笑聲，在青春的浪漫聲中逐漸消失。

在藍星五來說，見過不少的女人，有痴情火辣的；自幼一起長大；以及先敵後友的，大多都算是一時之選。

可是，他就缺乏那種熾烈而深厚的情感，缺乏那種非「她」不可的情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花浪就不同，第一眼看到她就被她吸住。

人與人之間的確有所謂緣份，不能不信。

分手前仍然沒有亮燈，因爲他們十分小心。

「假如我不得不向妳轟上一銃，」藍星五道：「非但不能射中要害，還要只輕微地掛點彩，我簡直辦不到。」

「爲什麼？」

「妳的胴體要多一個小疤，那就會使我後悔莫及。」

「你是暗示你的心比我的軟得多，對不？」

「我不能不佩服妳，轟我一銃時連手也不抖，心也不跳。」

「我的手抖不抖，心跳不跳，你不會知道。」花浪道：「我的銃法雖不如你的吸鐵鏢法那麼絕，却也有八九成的把握。再說，有別人在旁，我的手能發抖嗎？」

「我眞是服了妳！不論是床上或是床下！」

她擂了他一拳，道：「你要知道，我目前表面上對你愈狠愈毒，在緊要關頭你活命的機會就愈多了。」

他當然懂這道理，兩人又抱了一會，分由兩個窗子射了出去。

× × ×

林學文領導四個人狙擊藍星五及小八子失敗，倍受責難，連他的手下都不原諒他。

深夜，他們在一秘密民房中檢討失敗原因。林學文道：「藍星五這小子眞滑，身手也的確了得。」

一個部下道：「林大俠，藍星五如不滑，早就死在籐山及雷、張的手中了，這次失敗，是我們的警覺性不够高。」

「『我們』？」林學文道：「別把我也拉進去。」

另一部下說道：「林大俠，其實你也別推卸責任了，小八子玩了個花梢，就把咱們賺了！爲什麼不該把林大俠包括在內呢？」

林學文惱羞成怒，道：「我不够資格領導你們！」

另一個部下冷笑道：「林大俠早有這想法就好了！這次藍星五和小八子會笑掉大牙的！」

林學文道：「不錯，我們是中了他們的詭計，狡猾地兔脫了。但花氏姊妹二人可以說是以逸待勞，她們得手了沒有？」

「至少她們使對方受了傷，傷勢如何尙未弄清。」

「弄清了……」人隨聲至，門口已站定二人，竟是籐山英次。

這令二人都緊張起來，他們都知道籐山早已救了雷、張二人，與總捕頭及藍星五走得頗近，現在是以什麼身份來這裏的呢？

在紛紛抄兵刃之中，林學文道：「自己人，別緊張！」

這一手，其部下不能不佩服林學文了。至少他知道的秘密他們還不够資格與聞呢。

籐山進屋道：「藍星五和小八子的傷勢不輕，藍星五傷在腰上，就算二人不死，大約三個月內也不能下床。」

「啊——」有人讚嘆道：「花姑娘的銃法果然厲害。」

籐山道：「其實這在名銃手來說，仍算失誤，名銃手在固定位置上以逸待勞，是應該一銃斃命的。」

林學文說道：「當時弄堂內視野太差了。」

「不，應該說是牛肉舖子內的燈光比外面亮些，我們在有燈光的地方望向無燈光之處，總是看不清的。」籐山道：「總之，當時弄堂內很暗，牛肉舖子內又很亮，外面的人可以看清舖內的人。所以有這成績也算不錯了。」

林學文道：「這不是犯了狙擊的大忌？花氏姊妹難道事先不知道這一點？」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籐山道：「只不過，你們已經沒有時間知道這些秘密了——」

籐山出手之下，三個部下已慘嚎着栽出而倒下，籐山每一拳掌砸實對方，就不打算讓他們活着。

林學文看得大驚，叫道：「籐山！你好詐——」

籐山已如一陣旋風捲到。

他的「手刀」有如沉重鋒利的巨斧，林學文只接了一拳，就開始彈跳閃避，才不過五六招，一式「刀手」實實地劈中後頸。

林學文的上段脊椎骨全碎，原地塌下，四個人沒有再補上一拳或一掌，全部完蛋。前後竟不到半盞茶的工夫。

地上躺着四具屍體。

籐山一直爲別人的傀儡，即使現在也不例外。

他正要出屋離開這地方，背後忽然傳來了一聲冰冷聲音，道：「謝謝！」

籐山一聽這口音就知道是誰了。

此刻，他當然不便硬生生地轉過身來，他知道那有多麼危險。而且不論怎麼快？都很少有成功的機會。

因爲這主兒和躺在地上的四人完全不同。

籐山道：「謝謝又如何敢當？」

「如你不代勞，我自己也要動手。」

「你——」籐山道：「你眞够狠！」

「這麼說有多難聽。應該說是乾淨俐落！」

「這就難怪，連雷、張都翹了！你還能活蹦亂跳地。」

「嘿……你也應該知道，這是一門學問！」

「願聞高見。」

「老鴉等死狗是貪嘴的等，守株待兎是大海撈針地等，姜子牙直鈎釣魚，等到了渭水訪賢是有耐心的等，勾踐臥薪嚐胆是有信心的等，待月西廂是張生少不更事的等，所以等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你的等呢？」

「這是一種天才的等，」李志洪道：「其實我早就來了！」

「所以你才會說聲『謝謝』！」

「不錯。有人代勞殺人總是好事。」

「你這位天才不妨猜猜看，我爲什麼要來殺人？」

「這……」李志洪似乎還弄不懂。」

以籐山的待罪身份，旣巳入牢，且罪證如山，實無理由再來殺人，如是逃獄，他最後應該做的是溜回扶桑，以便落葉歸根。

「天才也有吃癟的時候。」籐山道：「在目前，我巳經沒有保密的必要了。」

「爲什麼？」

「何必明知故問。你會讓我活着離開這兒？」

「嘿……」李志洪不置可否。

籐山道：「由于有人在我上了張惠卿的大當，正要爲她去死時救了我，我很領這個情，所以，在我要離開這個世界以前，必須把這些人情淸償一下。」

「這倒是一件令人心折的事。那是誰呀？」

「憑你這位天才會猜不出來？」籐山背着此人，他知道，即使是面對面，他也沒有把握。

況且如今大家不約而同地都用火銃，可能李志洪手中也有一支火銃，他目前必須先弄清這一點。

在不久之前，籐山還不知道在衆多小公鷄之中有一隻仙鶴，可見，他的眼睛沒開光，就連雷、張兩人也不例外。

李志洪道：「籐山，很多人都說你的身手很了得，我一直想試試，但爲了愼重，以及時機未到，未能如願，今夜似乎很適合——」

籐山喜出望外。

他本以爲李志洪不會給他這公平的機會。也以爲他手中有一支火銃，在別人來說，也許就不給他這種機會了。

「李大俠，你可轟我一銃，而要試試我的斤兩，我十分折服，就算我不敵而亡，也絕對可以瞑目了！」

籐山轉過身來。果見李志洪手中有一支火銃。

「我說過要掂掂你的斤兩，對你不需要來這一手。」

「李大俠，聰明本身往往就是一個陷阱。」

「籐山，看來你近來說話似乎有深度了。」

「不是有深度，而是經驗的累積！」

「籐山，我一直把你看得很粗。」

「像張飛一樣？」

「也許，但張飛也能粗中有細。」

「李大俠會記帳嗎？」

「懂一點。你問這個——」

「你自從和女人打交道以來，付出過

情感嗎？」

李志洪臉色微變。這是揭瘡疤。

「李大俠不願回答。」

「沒有什麼。」李志洪道：「眞感情像黃金一樣，很少很少！」

「你以爲你付出了眞感情，換回來的也一定是眞情感嗎？」

「這……」李志洪說道：「我有這把握。」

籐山道：「試想，哪一個女人還願意步孫媚及李黛玲的後塵呢？如人家不願冒此風險，聰明人，你該知道，你得到的是否眞的情感了！也該知道你的情感帳簿上收支是否平衡了！」

轉了個大彎子，原來問他懂不懂記帳的目的在此。

李志洪有點惱火，也有點輕蔑，道：「你籐山在我面前談男女間的事，簡直是班門弄斧，巫門鬼歌！告訴你，爲了我，她們會——」

他及時打住，似不想說出這件男人最得意的事來。

籐山臉上展現着不屑的笑，他嚐過被女人愚弄的滋味，而且長達數十年，但他終于還得到一次還債的機會。

他知道李志洪的命運，但這有什麼用呢？他既恨李志洪這種人，也覺得他可笑與可悲。

他自己生得較醜，最瞧不起以外表當本錢的小公鷄。

儘管他最後玩了張惠卿，而且是扳開雷光庭僵硬的眼皮，要他在一邊觀賞，却也像是吃了一頓變了質的「壽司」和「天婦羅」一樣的味道全變了。

李志洪冷笑瞪着籐山，道：「一個小人物，他時刻想找個同病相憐的伴兒，就像生了一臉青春痘的人希望和有青春痘的人在一起一樣。」

籐山睨着他不出聲。他現在巳把生死看得很淡。在以前，他爲了獲得張惠卿，不惜以奴隸的身份侍候她，但一旦得到，才知道味同嚼蠟。

「籐山——」李志洪道：「整個大計劃巳快到收場的時候了，知道不？」

「可以猜到。」

「在收場時，總要把一些廢物清理一下。」

籐山笑笑道：「如果我是垃圾，你也該知道自己是什麼？」

李志洪飛揚跋扈地道：「我是什麼？一會就得到證明了。」

「那能證明什麼？你就是殺了我，也不過是爲別人清場而巳。」

「籐山，我對你很仁慈，例外地給你一次自裔的機會。」

「那也不過是爲了過癮而巳。」籐山說道：「李志洪，在我臨去之前，我想告訴你一些人生寶貴的經驗，也可以說是學問。」

「你？」

「別看我醜，但是學問是無醜俊之分的。」

「說吧！你畢竟是個可憐虫。」

「你聽着，公鷄是有傳宗接代的任務，這不能否認，沒有牠，母鷄不會生蛋，但是，一隻小公鷄，昂首闊步，身邊有多隻母鷄陪着，高興的話就往上一壓，完事可能連一句『謝謝』也沒有。但是，母鷄就不同了。」

李志洪最不愛聽「小公鷄」這三個字，他冷漠地道：「小母鷄又如何？」

「母鷄却發揮了母性的偉大，他們非但把自己所生的蛋孵成了小鷄，連別的鷄生的蛋也不排斥，一視同仁，照孵不誤。出生小鷄之後，也同樣地呵護着，這和小公鷄只顧刺激，而不管銷魂後的『副產品』的德性，不可同日而語。」

李志洪五臟翻騰，但他以爲籐山也許是在激他要他轟他一銃，給他個痛快。

但他不能否認，像籐山這樣醜陋的人，居然還能作出這等有深度的比喻來。眞不簡單。

可惜他只看到它的深度，却忽略了它的啓發性。

他當然知道籐山在罵他人不如鷄。自然是不如母鷄了。

「籐山，你是頗有學問，但是並不聰明。」

「我既不聰明，也沒有學問，不知你以爲自己擁有哪一種呢？你眞以爲會成功嗎？」

「本人從不作沒有把握的事。雷光庭很聰明，但他的運氣不佳。」

籐山道：「李志洪，只要孫媚那個具有繼承權的孩子活着，你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我可以告訴你，那小雜種的時限不多，他一生下來就代表不幸，他不可能有那麼大的福氣。」

「但是，你現在想除去他也辦不到了吧？」

「嘿——」李志洪道：「高明的殺手必須懂得『借刀殺人』的策略的。」

籐山面色微變，道：「會是誰？」

「籐山，你不以爲你這是多此一問的嗎？」

「可是至少孩子還活着，且在總捕頭的嚴密的保護之下。」

李志洪曖昧地一笑，道：「他們只能保護孩子不受狙殺，却不能提防疾病的侵襲……」

籐山面色又變：「怎麼啦？那孩子病了？」

「依我估計，這小雜種會死于今夜子夜之內。」

「什……什麼病？」

「傷寒——」

籐山厲聲道：「那孩子畢竟是孫媚所生，而孫婿生前也畢竟對你好過，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李志洪道：「『良心』二字往往是一些不能成大事者的藉口——」

這工夫籐山巳怒吼着撲下來。在扶桑時他巳有七段的身子，經過這些年來的歷練和精進，估計應在九段左右。

李志洪深藏不露，可算是個有心人了。藏拙眞是最最不易作到的事，是人類的一種特殊本能。

如果也以空手道來評判他的身子，他有幾段？

他們之間是有一段差距的，籐山越打越沮喪，他居然和一個小公鷄相差如此之

多。

但有一點頗能增加他的聲勢。他既不想回扶桑，也不想在中國繼續逃亡，他活够了。

一個不想活下去的人，死亡就是一種誘惑。以身爲餌來吊死神的胃口，現在李志洪所面對的人，完全放棄了防守，却專攻對方的要害。

李志洪一開始有點硬手碍脚，甚至險象環生。

但是，他們畢竟有一段距離，而且李志洪才二十幾歲，籐山巳經四十多了，歲月不饒人，不論籐山如何健壯都不成。

籐山不僅施用琉球手和空手道，也夾雜中原武功。但技高一着壓死人，才十來招，李志洪就施展絕技「九連斬」。

這種招套招，式套式的絕活，當今除了少數老一輩的名人，很少有人能接下他的五連斬以上。

籐山在六連斬時挨了兩掌，他退到牆邊，仍支持不住，身子往下滑動。

李志洪有如一支人箭凌空射來一脚踩下。

速度快力道自然就猛，以籐山剛才挨了那兩下重手，這一脚能閃過那才是異數，然而——

他的身子微側，這一脚在他的腰上蹭了一下，儘管僅是輕輕一蹭，籐山五內如火燎，眼前一黑，而牆上青石也被踢裂一塊落下。

幾乎在此同時，籐山的「三指貫手」巳戳向李志洪的胯間。

他恨小公鷄。

而小公鷄身上最可恨的地方也就在這兒。

雙方都有要殺對方之心，一個是哀兵，一個是驕兵，驕兵驕在高出對方約一段，哀兵哀在厭惡這世界，而時時向死亡挑戰。

小公鷄對于「命根子」的保護警覺性必是够高的。因爲這是他的法寶。「唰」地一聲，褲檔被抄破，但未傷及那話兒。

他絕未想到，在他慶幸「命根子」完好無恙，微微一窒之間，籐山巳經射了出去。

現在，籐山手中握着火銃。

原來剛才李志洪想以眞正的工夫送籐山上西天，他的確有十成十的把握，不願以火銃招呼他，就把火銃放在一邊。

現在他有多麼窩囊？多麼後悔？

現在籐山持銃大笑道：「李志洪，你有何感想？」

李志洪說道：「我沒有話說，因爲我爲了給你一次公平的機會，但你却恩將仇報。」

「李志洪，你死了，巳够本。」

「籐山，如果我是你，就馬上回扶桑去，那畢竟是你的故鄉。」

「好意心領，只可惜我巳經無意回去了。」

「以你的年紀，你的父母可能仍然健在。」李志洪道：「你巳經錯了上半世，只要下半輩子走對了路，還對得在自己的良心。」

這些話使籐山心湖中起了波瀾，沒有人不愛自己的故鄉，也無人不思念自己的至親，籐山陷入往事的憧憬之中。

李志洪忽然指着籐山背後大聲道：「花波，不可以——」

籐山直覺地以爲花波可能也在附近，扭身轟出一銃，却未發現任何人，僅這點時間，李志洪巳大笑着射出牆外。

籐山暴吼着追出。

× × ×

這個嬰兒室四周戒備森嚴。眞正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因爲這孩子絕對不能出紕漏。

魏奇在嬰兒室附近另一屋中，正在和蕭大山密談，蕭大山道：「你看這孩子能不能行？」

「巳找過三位名醫看過，三個人三種診斷。一個說是驚風，一個說是下痢，另一個說是傷寒。」

蕭大山道：「這三種毛病最厲害的是傷寒。」

「是不是傷寒呢？」

蕭大山道：「要不要再請大夫來？」

魏奇道：「我以爲請藍星五來看看，比請大夫還重要，萬一孩子不治，咱們也沒有保護不週之責。」

蕭大山道：「你看會不會是有人作了手脚？」

「問題是誰能辨得到？」

「會不會是你的部下，要知道，劉康能伸手接受賄賂，部下見了銀子也不會往外推的。」

魏奇道：「也不無可能。」

蕭大山道：「假如孩子死了，對我們來說，有無影响。」

魏奇低聲道：「我以爲有孩子在，對我們只有壞處，沒有一點好處。」

「對對！英雄所見略同，這孩子的死活對我們實在不關緊要。」

「應該說孩子活着，不如死了好些。」魏奇道：「我這就去找藍星五，孩子哭抱給他娘……」

奪產仇人終伏誅

溫士奇又在和小花取樂。

她眞的把小花視爲瑰寶，再找這麼了解她而又能使她快樂的，簡直沒有。因而她對於小花百般呵護，捧在手心上。

今天，她就把一張財產授權書交給了她。

「士奇，妳這是幹甚麼？」

「小花，提早交妳保管，我也放心，同時也好讓妳信任我。」

「這樣不是顯示我接近妳是……」

「不要說出下面的話，」她捂住小花的嘴，道：「我長了這麼大，只遇上兩個人，一個是張惠卿，一個是妳……但她不能和妳比。」

「爲什麼？」

「一來是她老。二來她似乎對我有野心。」

「妳絕對相信我沒有野心？」

「退一萬步來說，就算妳也有野心，我把全部家當給妳，妳還會要什麼？」

小花道：「其實我有了妳就是最大的收獲。」

「這就是了。」溫士奇道：「我們既然都是重視對方的人而不是身外之物，又何必去想別的，況且，有妳在我身邊，比十個護院還管用。」

「這的確是眞的。」小花又抱起她，屋中永遠沒有燈，因爲她們的苟且絕對不能被人看到。

一個時辰之後，小花離去。

不到盞茶工夫，溫士奇窗外有人作了一聲夜驚叫，屋內立刻就輕咳了兩聲，然後窗子掀起，人已在屋中了。

溫士奇還膩在床上，身上沒有太多的衣物。

這男人自然知道她的身份（指生理方面），她不需要他，他也侍候不了她，他們的合作另有目的。

在這渾水中，到底誰是强者？至少到目前爲止還看不出來。

「捕頭，你到底有幾成把握？」

「溫老闆，這不能以幾成來估計。」

「我作事一向講究實績，你似乎缺乏信心。」

「不是缺乏信心，而是有好幾撥人都在等這結果。」

「說說看都是那些人。」

「藍星五算一撥吧。」

「不錯。」

「花氏姊妹也算一撥吧。」

「當然。」

「李志洪算不算？」

「算。」

「再加上我們這一撥共爲四撥。」

「除去我們這一撥，你以爲最不好纏的是那一撥？」

捕頭略一思忖，說道：「李志洪和藍星五這兩撥各有千秋，花氏姊妹略遜，但是……」

「但是什麼？」

「老闆是否眞的能控制花氏姊妹之一呢？」

「當然。」

「果眞如此，我們的對頭只有兩撥，那就是藍、李兩撥。」

溫士奇道：「可以說李志洪巳在二花之一的掌握中，這麼一來是不是只剩下藍星五一撥了？」

「不錯。」

「孩子呢？」

「快死了！」

「快死了？怎麼回事？」

「生了重病。大約不會超過三天。」

「會不會是有人——」

「可能如此，前些日子發現孩子的衣服換了，而守孩子的人又說沒有注意。」

「你是說這件衣服上——」

「對，可能那一件衣服是另一患有傷寒病嬰兒的衣衫。這明明是有意使之傳染的。」

「會是誰？」

「九成九是我的部下其中一二人，被人收買了。」

「這收買之人會是誰？」

「不是李志洪必是二花。」魏奇道：

「不大可能是藍星五。」

「爲什麼就不可能是他？」

魏奇道：「溫老闆，妳不知道，藍星五是個血性漢子，就算我和他勢不兩立，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個君子。」

溫士奇道：「在這種心態之下，和他對抗，你在心理上就落了下風。」

「不會的。」魏奇道：『有蕭大山助之，十拿九穩。」

「你那麼尊重藍星五，必要時忍心向他下毒手嗎？」

「爲了一個大的目標，絕不與那婦人之仁。」

溫士奇的財產上億兩，但她仍然也捲入奪產的漩渦中。道理很簡單，她希望把家財的數字湊成兩億。

人心不足，這又是一個例子。

魏奇道：「小花已爲溫老闆控制，而二花又控制了李志洪，這不等於溫老闆巳控制了李志洪了嗎？」

溫士奇微微搖頭，道：「不等於。」

魏奇道：「據說二花之一和藍星五要好，什至到目前仍有往來，只是極爲秘密而巳。」

「有此一說。」

「旣然溫老闆巳控制了小花，不也等於控制了藍星五嗎？」

「我控制的是花波，不是花涙。」

「這沒有多大的分別。」

溫士奇道：「不要把事情看得如此單純，小花未必能左右她的妹妹，而二花也未必眞能左右李志洪，當然，花涙也未必能左右藍星五。」

魏奇道：「但不可否認，一條主綫是牽在溫老闆手中。」

溫士奇表面上無動靜，內心却也很激動。

在這些人物之中，她不過是個「花會」的主人，不是武林中人，僅僅財勢雄厚而巳。却能一一擊敗大敵，這當然是魏奇的看法。

如雷光庭、張惠卿及徐建等人，這些人非但武功高强，智機無不高人一等。溫士奇憑什麼？

這些人在臨死時，還不知道他們的眞正對頭居然是這麼一個生理有缺陷的女人。如果他們地下有知，不搥胸頓足那才怪哩。

溫士奇的長處，不像雷光庭、徐建及張惠卿等人的自負。一個人開始自負時，他的視野就巳經不如以前清晰了。

一個視野不清的人怎麼會不摔跤呢？

溫士奇道：「蕭大山這人如何？」

魏奇說道：「此人作事牢靠，忠於伙伴，身手比我要高。這一點請老闆不必過慮。」

溫士奇又問道：「你的部下都靠得住嗎？」

「靠得住的我才付以重任。不大瞭解的我不會把任何秘密告訴他們。」

「魏總捕頭，任何一件大事，大多失敗在疏忽，得過且過或者自負上，事到這檔口，可要千萬小心，千萬小心！」

魏奇道：「老闆請放心！在下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

「那就好。」揮揮手，魏奇躬身而退。朝廷的總捕頭不能敬業，却對一個地方「花會」主人，陰謀者如此敬謹，尊嚴掃地，人格蕩然。

魏奇剛走，一個人影自溫士奇後窗外昇起，出了大宅，但另一人影立刻跟上。

前面的人來到大宅後一片杏林之中，忽然停下，後面的人急停，一支火銃瞄着前人。

前面的是李志洪，後面的是籐山。

「又是你！」

「不錯，你還能跑得了嗎？」

「籐山，我們都是有心人。」

「這話怎麼說？」

「你剛才可是自『花會』主人溫士奇的大宅中出來的？」

「不錯。」

「有沒有看到什麼？」

「有個頗熟的人影離去——」

李志洪相信籐山主要是盯上他，並未看清魏奇是誰，自然也未聽到魏、溫二人的交談了。

本來像這樣盯人，是很難兼顧別的事的。因此，李志洪也不揭穿，這種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李志洪道：「籐山，你我合作，可以順利完成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

「成爲暴富的大事。」

「作夢！你小子沒有這份福澤，發大財是要有財運的。你傷德敗行，必受天譴，那還能發大財？」

「籐山，人生窮通完全操之在我。不必多所顧慮，我是誠心邀你入伙，然後衣錦還鄉，那才風光神氣哩！」

「李志洪，你說要害死那孩子，如何害法？」

「籐山，你不必管這些，男子漢大丈夫，當斷必斷，才能成大事。你如有意，放下火銃，咱們找個地方聊聊，以便談點正事。」

籐山動也未動一下，他當然不會爲花言巧語所動，一個能殺死無辜嬰兒，甘作小公鷄的男人，怎可與之推心置腹合作大事？

「怎麼樣？籐山？」李志洪攤開雙手，道：「我們必須坦誠佈公。古人說：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我能告訴你這事，就是對你絕對的信任。」

籐山道：「李志洪，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李志洪心知要糟，道：「籐山，人生機遇只有一次，稍縱即失——」

「如果你說完了。我就要開火了！」

「籐山，你太衝動了！張惠卿騙了你的情感，你該報仇，而報復的另一途徑就是大量地弄錢，將來返回扶桑，親友對你也會刮目相看的——」李志洪仍要勸他。

「李志洪，你有遺言沒有？你認了吧！我不會聽你這壞胚子的一派胡言——」

「轟」地一聲，大量烟硝瀰漫，眼見李志洪退了三五步仰身倒下。

這是絕對不會倖免的事，因爲雙方的距離不過七八步，又瞄準了心窩。他走近一看，李志洪頭臉烏黑，心窩處衣衫粉碎，汚血汩汩流出。

也許這一銃仍然稍偏了些，或者李志洪的生命力太强，他勉强睜開眼，道：「籐山……我死得不寃枉……我……太輕敵了……」

籐山木然地望着李志洪。

「籐山……告訴我……誰是最後扯綫的人？」

「要死的人了，還操那麼多的心幹什麼？」

「籐山……作個明白鬼……總……總是好的。」

「你以爲二女眞的喜歡你嗎？」

「是……是不是我太天眞了？」

「當然，要知道，你們是奪產的，人家是來復仇，討債的，在氣勢上你們巳落了下風。」

「誰是討債的人，誰向誰復仇？」

「雷、張、徐奪過別人的產，使別人傾家蕩產，人家奪他們的有何不可？至於使人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還不正是這些人，遲早都要完蛋。」

「那……那人是誰呀？」

「要走的人了，告訴你也無妨——」

「轟」地一聲，自林外轟進一銃，籐山倒下，而仰臥在地上的李志洪却像一頭詭譎矯捷的狐狸，蹦起來射向相反方向。

他不是心窩處中了一銃嗎？怎麼又跑了呢？

這是因爲李志洪知道，他是很多人的目標，尤其在這奪產計劃快完成時，必須特別小心。也就是要儘一切的努力保護自己。

他的衣內有一層薄薄的鋼背心，頭上有假髮，髮內也有一層鐵皮。當對方開銃時，他適時轉頭，使鐵砂子射中後腦。因爲衣內及髮內可以弄假，正面面孔上就辦不到了。

所以他的臉上烏黑，却未受傷，心窩處流汚血，也只是一袋紅色液體，在當時誰又會去仔細查看那是不是眞血呢？

因爲用銃射人，由於火銃塡裝鐵砂子很慢，第二銃要很久的時間，敵人不可能給你時間開第二銃。所以這第一銃必須擊中要害。

要害當然就是心窩了。

李志洪走後不久，一個窈窕身影一瀉入林，在籐山身上摸了一陣，似乎一無所獲，正要離去，背後忽然有人道：「情人，慢走！」

「什麼人？」

「怎麼？連老相好的口音也聽不出來了？」

「你是李志洪？你這是幹甚麼？」

「花波，我不會像籐山那麼死心眼，我一生之中玩過不少的女人，一直未付出情感，因爲我是小公鷄。自然不相信有人會爲我爭風吃醋，什麼姊妹拚命，我李志洪前世沒燒過高香，所以對那齣戲並不欣賞。」

「所以你不是一般的觀衆？」

「籐山被張惠卿耍了二十餘年，一直不以爲是青春浪擲，甚至仍懷有無限的希望，如無人告訴他巳受騙，而讓他殉情，直到他臨死前的一刹那，他仍然是幸福的，對不對？」李志洪說道：「可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過去有過孫媚和李黛玲的事，沒有一個傻蛋女人會再對我付出眞正的情感——」

「李志洪，你若能够大徹大悟也還不錯。」

「大徹大悟談不上，只不過妳們姊妹二人的表演方式太過火了。因爲妳們二人以『影子薄刀』名震南六省，驕橫跋扈，爲所欲爲，這些年來，趨之若鶩的少年俠士不知凡幾，妳們連眼皮子也沒眨一下，就算姓李的外表還算養眼，妳們也沒有理由爲我拚命。」

仔細想想，以二花的身份爲李志洪這個小公鷄玩命互拚，的確是個破綻，任何聰明人總不免有時會作點錯事的。

花波此刻就是有通天本能也只有乾瞪眼的份。

因爲李志洪在她的左後側。

「花波，籐山剛才言有未盡，就請妳說出來吧！你們最後扯綫的人是誰？」

「李志洪，你自說自話半天，到底有什麼打算？」

「我不會被人利用，自然也不甘功敗垂成。」

「誰能利用你？誰又能成爲最後的老大？你對自己這點信心都沒有了嗎？」

「基於兵不厭詐的心理，我的懷疑十分合理，說說看，妳們的計劃是什麼？」

「李志洪，如你以爲已揪住我的小辮子而沒有人能揪住你的——」李志洪低吼一聲，突然把火銃丟在地上。

其實不是他自動丟了火銃，而是有人以鈴鏢射向他的雙手，他要是不丟銃，雙手就必受重傷。

而這人居然是一直被人視爲不入流的賈寶玉，眞是令人氣結。

當然，此刻再也沒有人把賈寶玉當作阿斗了。

花波自然也在此刻轉過身來。

賈寶玉聳聳肩道：「現在你們就可以公平地幹上一番了！」

兩人不能不打，也忍不住不動手，李志洪撤下九節鞭，花波自然是以窄刀應付，這刀既窄又薄，因而得名，當然，她們另有短而薄的刀，那才是「影子薄刀」的成名暗器。

二三十個照面下來，花波顯得十分吃力。

賈寶玉也出了手協助花波，但又是二十招下來，李志洪鞭如毒龍，無所不在，人影鞭影分不出鞭在人影之外還是人在鞭影之中？

李志洪道：「你們還有人哐？」

「有！媽媽的，我小八子算不算一個。」但三人力戰李志洪，要勝他怕也不易，這就難怪他有奪產的雄心了。

三個人越打越是寒心，而花波心高氣傲，也不願在以多攻少之下用她的薄刀暗器，這工夫賈寶玉已被一拳砸中，栽了出去。

而小八子肚子上挨了一脚，蹲在那兒痛了很久。花波失去助攻的人，也中了一掌一脚，這工夫她正要施用薄刀，賈寶玉和小八子又撲了上來。

三人再攻，挨打更頻，李志洪的武功精而博，作小公鷄總會耗損眞元的，他似乎可以例外。

當賈寶玉再次被砸出時，往外一滾，就抓住了那支火銃，「轟」地一聲，花波尖嘶半聲倒下。

小八子以爲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或者以爲這小子沒用過火銃，大概是第一次用，開火時是閉上眼睛的。他大聲道：「辣塊！弄你格媽媽不開花！你這是幹什麼的？」

賈寶玉呲着牙，道：「你以爲我打錯了人？」

小八子一看賈、李二人的表情，不由心頭一涼，莫非二人是一伙的？在這混水摸魚有多危險，到底誰是敵誰是友？

小八子掏出一把鐵蓮子，花波也捏着一柄小小薄薄的刀。

這是十分明顯的局面，小八子的鐵蓮子加上花波的薄刀，賈、李二人就不太篤定了。

但就在這時，「轟」地一聲，有人應聲而倒。

絕對意外，倒下的竟是賈寶玉。

不但小八子愣了，李志洪和花波也愣了。

原來這一銃是別人射的。這工夫林外走進二人，一是花浪，一是藍星五，剛才這一銃是花浪射的。

花浪奔到花波身邊，花波躺在地上，原來她受了重傷。扭轉身子不理她，姊妹二人確有一些不和，原因不難弄清。

李志洪冷冷地道：「藍星五，現在應該看咱們二人的了。」

「慢着。」藍星五道：「李志洪，你到杭州可能另有目的，不可能是專爲奪產而來的，你說說看，眞正的目的何在？」

李志洪道：「我來此當然另有目的，但你不配與聞。」

「爲什麼？」

「不爲什麼，只是討厭你。」

小八子道：「媽媽的！你這個小公鷄憑甚麼討厭藍大俠？你够資格嗎？」

藍星五說道：「我以爲事到如今，如果沒有別的目的，咱們應該是殊途同歸的了。」

李志洪道：「先不談別的，聽說你的『狐步』和『繞樑』名震武林，今夜想開開眼界。」

「李兄，古人說：勿待興盡，適可而止。雷、張、徐等人前車可鑑，我們之間又有何仇何恨？」

「藍星五，」李志洪道：「你到底敢不敢與我印證一下。」

「印證武功，自無不可，但目前實非適當時機——」

李志洪已然撲上，李用九節鞭，藍星五未帶兵刃。花浪道：「星五，接住——」把她的窄刀丟給了他。

藍星五本是用劍的，但這種窄長的刀，和劍是差不多。李志洪身爲小公鷄，實際上十分自卑，和藍星五一比，他知道自己不入流。

正因爲如此，他妬妒藍星五，他全力施展，絕招盡出，藍星五被逼退兩步。似乎擋不住他那奮不顧身的氣勢。

三十來招左右，藍星五被砸了一拳，這一拳雖是砸在藍星五身上，但小八子及花浪二人的耳膜好像都在疼痛。

就在這時，花浪忽聞十步外草叢中有人弄火銃聲。火銃是最早的槍械，構造很單純，但塡加槍藥及鐵砂子之後，也要大力推上銃栓。

在深夜中即使是輕輕推上，也瞞不了高手的耳目。花浪隱隱看到一個人拿了兩支火銃正在瞄向現場。

此人似乎想要一擧殲滅現場上所有的人。

花浪大叫道：「快！有人放冷銃！」

這些人的反應無一不快，而迴避之法，只有仆倒地上。

因爲在十餘步外以銃射來，除非正中某人或某些人，只要鐵砂子着地，再彈起射人，威力就只有十分之二三了。

本來，正在動手的藍、李二人最吃虧，人在拚命時意志集中在殺搏上，就算聽到花浪告警，也必然比一邊的人遲一步，因爲他們雙方一邊要趨避，一邊還要防對方趁機施襲。

不過二人的反應都是一流的，同時收手，千斤墜下落就地一滾。

爲什麼要滾呢？他們都是聰明人，這施襲者是何人固不知道，但至少可以猜出，眞正的目標必是二人之一，或者兩個人都包括在內。

因此，二人急緊落地之後分別向外滾去。

原來他們二人正好昇空搏擊，因而在花浪大叫時，看到十步外有一人持兩支銃瞄向這邊。

這就不難想像，此人顯然要他們一個也逃不過此刦，尤其是他們二人。

「轟轟」兩聲，地動山搖，砂塵射騰瀰漫，烟硝紛飛。

這施襲者也很絕，不管成果如何，掉頭就走。所以在藍星五起而去追這施襲者時，那人已去遠了。

但藍星五却隱隱看出，這人的背影不大像個男人。現場上遺下兩支火銃，藍星五道：「花浪……花浪……小八子——你們怎麼樣？」

「我不碍事——」花浪爬起來，混身泥塵，衣衫上有不少的鐵砂灼痕。

小八子道：「弄你格媽媽的！這是哪個王八旦放冷銃？」

藍星五道：「還有花波呢？」

衆人這才發現花波已經死了。花浪撫屍大慟，道：「姐姐，我一定要爲妳報仇。」花波完全不是死在剛才的火銃之下，而是重傷在李志洪的一掌兩脚之下。那兩脚用了全力，傷了內腑。

藍星五喟然道：「李志洪這人已不可救藥，他已經溜了。這個人走入邪路眞是太可惜了，事到如今，他仍然以爲奪產可以成功。」

花浪仍在悲泣，小八子也是一臉烏黑，而且頸上及身上有不少的傷痕，道：「藍大俠，到底是誰？」

藍星五道：「我也不知道。」他眞的猜不出是誰嗎？當然未必。

「不要哭了！」藍星五道：「花浪，花波已經去了，我也不便說什麼，但要不是她在這圈子裏亂攪和，把李志洪估得太低了！是不會有這結局的。」

花浪泣然道：「不管怎樣，我不殺李志洪誓不爲人！」

藍星五說道：「小八子，你把花波的遺體先弄回去，買口上好的壽材和好的壽衣。」

小八子托起花波的遺體，道：「藍大俠，賈寶玉的臭皮囊呢？」

「到賈氏同鄉會去捐十兩銀子，叫他們代爲辦理。」

小八子說道：「辣塊！這個王八旦的後事還要花十兩銀子。讓他留在這兒餵狗算了！」

「這些人都因意志不堅，被物欲所惑。」藍星五道：「也不要太苛責他們，我相信李志洪或許另有原因，絕非雷、張等人一開始就打算奪產可比。」

小八子道：「藍大俠，你太厚道，像這種小公鷄，他還有什麼人格？連自己喜歡的女人也會下毒手。」

藍星五道：「小八子，對於人性，你可能還不大清楚。李志洪一步路走錯，就十分自卑，而自卑的人往往就會仇視一切的。」

花浪跟在後面還在悲切淌淚，藍星五摟着她的肩胛說道：「不要哭了，反正事已至此，我們不找李志洪他也會再來找我們的。」

小八子道：「他要幹什麼？」

「他要殺死我們，完成他奪產計劃。我們一天存在，他就不會成功。」

小八子道：「除了我們，他就再也沒有障碍了嗎？」

「有！」藍星五說道：「還有兩個障碍。」

「兩個？」小八子道：「其中之一應該是總捕頭魏奇，另一個呢？還有嗎？」

藍星五沒有出聲。

×　×　×

蕭大山的確是個點子多的人，要不，魏奇怎麼會把他找來。

蕭大山住在客棧中，很少到州府衙去找魏奇，但他們二人有默契，時時交換意見，也可以說魏奇的任何行動，都是照蕭大山的主意去做的。

現在，二人就在客棧中密商。

「蕭兄，如今，花波死了，賈寶玉也死了！局面越來越明朗，這水嘛，也越來越清楚了。」

「不錯。」蕭大山道：「只剩下李志洪和藍星五了。可是這兩人哪一個也不好纏。」

魏奇道：「不除去這兩撥人，咱們必然白忙。」

「不會的。」蕭大山低聲道：「就算失敗了，咱們還是有點油水，只是油水不太大而已。」

魏奇道：「蕭兄是說……」

蕭大山神秘地一笑，道：「魏兄，現在藍、李二人勢不兩立，我們可以爲他們製造互拚的機會，加速他們同歸于盡，另外，溫士奇利用我們，我們又何嘗不能利用她？」

魏奇道：「我們六扇門中人要特別小心，只能利用矛盾檢點便宜，不能主動參與。」

「當然，可是溫士奇是一塊太肥的肉，我們不弄那才是傻瓜。」

「要知道，她是杭州地方上擧足輕重的人物，她有個風吹草動——」

「魏兄，她不會有什麼風吹草動的，即使是有，也和我們吃糧的人也扯不上關

連。」

「這我就不懂。」的確魏奇比之蕭大山，在心機上是相差很多的。

蕭大山道：「溫士奇所能利用我們的，不過是在案子快結束時，要我們改改口供，不過如此，因爲她也是奪產的人。」

魏奇說道：「我們又怎能在她身上弄錢？」

蕭大山道：「告訴你，溫士奇是個陰陽人——」

「什……什麼？」魏奇大奇，這是他絕對想不到的。

「陰陽人。也就是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中間人。」蕭大山曖昧地笑着，道：「這是一個大秘密，僅這大秘密就值他五十萬兩銀子。」

「這個……」魏奇道：「蕭兄，你可不要把溫士奇估低了。她只答應事成給我一萬兩。」

「這話怎麼說？」

「人所共知，溫士奇的『花會』害過不少的人，有的甚至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爲什麼一直沒有人敢整他？」

「你是說她身邊有厲害人手保鏢。」

「這已經不是秘密了吧。」

「其實那些人物好弄得很，略施小計就可以使他們自動離開溫士奇。」

「蕭兄請指教。」

蕭大山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魏奇道：「此法甚妙，的確，向這些保鏢之人師門傳出消息，他們的師門必然引以爲恥，立刻召回門人，甚而處罰他們。」

蕭大山又說道：「而且我們還要立刻散播一些謠言，說是溫士奇弄的不是保鏢而是……」

魏奇道：「可是我們要揭溫士奇的瘡疤，也要特別小心，有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呀！」

「當然。」蕭大山道：「我們要在溫士奇已不能還手時敲她一筆，人將死時是會珍惜身後之名的。」

魏奇道：「現在談到正題了，蕭兄怎知她是陰陽人？」

蕭大山在魏奇耳邊說了一陣子，魏奇心道：人家初來杭州，就能立刻知此秘密，自己雖然調來也不太久，總是比對方早來月餘，且身爲總捕頭，居然不如人家消息靈通，說來慚愧，他道：「張惠卿居然和溫士奇有一腿？」

蕭大山道：「依我猜想，張惠卿和她鬼混，必也想動她的念頭，結果，她却先走了一步。」

魏奇道：「那個小花是誰？」

蕭大山道：「必是花氏姊妹之一。」

「這麼說來花氏姊妹也捲入奪產之中了。」

「這已不是秘密。」

「這是否證明藍星五也——」

「那就不然。」蕭大山說道：「花氏姊妹二人過去形影不離，分不出善惡，但自來到杭州，遇上藍星五之後，就分出來了。」

「哪一個正派些？哪一個邪些？」

「花波邪，花浪正。」蕭大山道：「和藍星五走道的是花浪。因此，我們推斷和溫士奇苟且胡來的必是花波。」

「也就是死去的那個？」

「對。」蕭大山道：「本來花波想利用李志洪清除異己，最後奪到鉅大遺產，現在證明李志洪非比等閒。」

「蕭兄是說他的武功還是機智？」

「兩者都不賴。」

「可是他遇上了蕭兄，恐怕就要吃鼈了。」

蕭大山微微搖頭，道：「魏兄，千萬不要把我估得太高。此時此刻須緊記兩個字——小心。」

「是的，蕭兄，你是說揭開溫士奇的秘密就可以……」

蕭大山道：「如果魏兄是杭州『花會』主持人溫士奇，勢大財大，人又十分美艷，不知多少富家闊少求親被拒之下，而被發現居然是個不能人道的『陰陽人』，你如何在杭州混？就算她要死了，又怎會不盡一切努力去保護身後之名？」

「是的，蕭大俠。」魏奇道：「可是溫士奇何時才會失去反擊力量？」

「這就要魏兄去注意了，你常去見她，一旦時機來臨，可千萬別錯過機會。」

魏奇又說道：「蕭兄，這傳播謠言之事……」

「這個由我來，保證不出三五天，杭州甚至以外地區無人不知溫士奇弄了一些保鏢另有用途……」

× × ×

事情已到了緊鑼密鼓檔口，任何一方面都在加緊戒備，也在苦思計謀，希能馬到成功。

藍星五不在家，小八子在安慰花浪，因爲她這兩天一直很悲傷，這也難怪，他們姊妹自幼沒有離開過，尤其姊姊死得很慘。

「花姑娘，不要哭了！妳有機會爲令姊報仇的。」小八子道：「媽媽的，李志洪這個狗入的，總有一天我要把他的老二割下來……」

小八子伸伸舌頭，知道說溜了嘴，好在花浪沒聽到他說什麼？

「不過……」小八子道：「花姑娘，花波生前，似乎也有意奪產，她到底有甚麼打算？」

花浪道：「小八子，求求你，不要說了！」

「好好！我不說！」小八子道：「但妳也別再悲傷了，藍大俠說，他總能找到李志洪的。」

花浪道：「小八子，星五和李志洪的功力相若，他們眞拚，也不知道星五有幾成勝算。」

「辣塊，媽媽的！」小八子道：「妳怎麼對藍大俠這麼沒有信心？」

花浪不出聲了，那是因爲那天在杏林中見到藍星五和李志洪動手，看來李志洪在力拚之下，實不在藍星五之下。

是不是藍星五未盡全力，或者藏拙？他爲何要藏拙？花浪不是對他沒有信心，而是一種關切。

就在這時，一個人影已到了花浪身後，人在悲傷哀慼之中，警覺性自然大爲減低。

另外，他們這住處是剛搬來的，自以爲別人不知道，這當然也是犯了輕敵的毛

病。

這時候來人一隻手放在花浪肩井穴上，小八子和花浪同時警覺，然而，已經晚了。

花浪的「肩井穴」被制，半身不能動，小八子要撲上去，李志洪冷森地道：「小八子，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小八子道：「弄你格媽媽的，以前還把你當作一號人物，原來你是個不折不扣的王八旦！我有什麼路可走？」

「跟我走！」李志洪一手持火銃，一手制住花浪的「肩井穴」，道：「跟我走，我絕不會難爲你們，只待事了，就放了你們。」

「去你媽的！你這種人會發這等善心嗎？」

「小八子，你走不走！」

「老子不走！」

「你要挨一銃還是跟我走？」

「你就給我一銃好了！老子絕對不走的。」

李志洪怕藍星五回來。銃口一抬，「轟」地一聲，立刻傳來了一聲慘呼，小八子的身子飛出五六步，撞到牆上，頭髮衣衫上立刻被灼成一片焦黑，人還在地上翻滾。

花浪心胆皆裂，道：「李志洪，你不是人。」

李志洪點了花浪的穴道，挾起來就走。小八子在地上痙攣，這一銃可嚴重了，可以說遍體鱗傷，左臂上血肉模糊，露出了皚皚白骨，胸前被炸成一個個血坑，肚子上有個較大的洞，腸子突出一段。

小八子並不知道自己傷得如此之重，因爲他挨過好幾火銃，都不過是皮肉之傷，以爲這一次也差不多。

他那知道這次太近，而且是瞄準他開火的。

他咬牙支撐着想爬起來，還沒跪起，又仆了下來，他忽然悲嘶起來，最後他悸怖的不是看到肚上的鮮血和那一段突出的東西，而是雙目不能視物了。

本來他還希望能手刃李志洪，現在這希望已經幻滅。

絕望能擊潰人類的生存意識，小八子仆在地上發出非哭非嗥的怪聲，不久，一個人站在他的身邊。

他是藍星五，他一看就知道小八子是中了火銃，甚至能猜出是誰幹的，他蹲下來道：「小八子，是不是李志洪？」

「是的，藍大俠……我是完了，快去救花浪……快去……也許還追得上……」

「小八子，我得先設法救你……小八子……重傷是哪個部位？」

「藍大俠……快不要管我……我眞的不成了……我肚子上有個洞……」他是用手摸到的。

藍星五輕輕地把他的身子轉過來，發現了肚子突出的一段腸子，血已流了一大灘，藍星五自然相信，誰也救不活小八子了。

加上身上數不清的傷痕，藍星五也無法瞞他，說道：「小八子，我會爲你報仇，要是作不到這一點，小八子，我就去找你！」

小八子道：「藍大俠——我最恨的是雙目已失明……死了也變成一個瞎鬼……藍大俠……這個王八旦絕對不能放過……你要小心……小心……小……」

小八子就這樣走了，藍星五猛咬下唇，站起，道：「小八子，我去爲你收回這筆血債……」

藍星五帶上了兵刃和暗器出了門。

他不會再生婦人之仁，本來對李志洪還有點惺惺相惜，因爲年輕人有此身手，是很了不起的。

可是他沒有找到李志洪，他不願去找魏奇，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求他們也沒有什麼用，二是知道他們也心懷叵測。

找了一夜沒有頭緒，第二天一早在門內檢到一封信，信上是這樣寫的，花浪在他手中，現況很好，因不服藍星五在中間攪和，要和他決一勝負。

今夜三更正，在孤山之上決一死戰，屆時花浪也會在那兒，誰勝了花浪就是誰的了。

藍星五總算有了花浪的去處，明知是十分危險的約會，却是非去不可。這一天他過得極爲痛苦。

他和花浪雖無夫妻之實，在君子和淑女來說，也就等于是夫妻了。爲小八子復仇或者救回花浪，他都要全力以赴，有勝無敗。

小八子的遺體暫時裝殮起來，送到附近的城隍廟中，回程時他遇上了魏奇。

「藍大俠，有什麼不順遂的事。」

「魏總捕頭，小八子死了！」

「這……」魏奇道：「這是什麼人幹的？」

「李志洪。」

「這個血賊！」魏奇道：「據在下所知，小八子只講義氣，爲朋友兩肋插力，從不皺皺眉頭，可惜好人不長命……」

藍星五正要走，魏奇道：「藍大俠，如有在下可以効勞之處，你儘管吩咐，況且爲地方除害，也是我們的責任。」

藍星五道：「多謝總捕頭關照！這件事在下要一手處理。」

「藍大俠，多個人手總是好的，你不要太固執了。」

「盛情心領。」藍星五抱拳而去。

魏奇噙着一抹陰笑，暗暗跟着，不久又遇上了蕭大山，二人咬了一陣耳根，由蕭大山跟去。

那是因爲蕭大山和藍星五不熟，而魏奇却去了城隍廟。

× × ×

三更正，藍星五到了孤山之巔。

他可以說是老江湖了，雖然年紀不大，正是所謂少年子弟江湖老，他自然要提防李志洪的施襲。

但李志洪這次未帶火銃，却把花浪點了穴道放在一邊，道：「藍星五，我知道你也不會帶火器來的。」

「當然！」藍星五道：「我不會用火銃傷人。」

李志洪道：「我以火銃傷小八子，只想除去你身邊碍手碍脚的人物，小八子怎麼樣了？」

「他的棺木在附近城隍廟中……」藍星五字字冷峭，如冰似雪。

李志洪微愣一下，道：「這眞想不到

……眞想不到……」

「李志洪，小八子的仇我是必報，花涙如何了？」

「她很好！人格保證，我絕沒動她分毫。」

藍星五走近花涙看了一下，道：「花涙，妳還好嗎？」

花涙不能出聲，李志洪點了她一處穴道，花涙立刻就出了聲，切齒道：「星五，我們『影子薄刀』花氏姊妹叱咤一時，就算被人點了穴道，毫髮未傷，也是畢生奇恥大辱，你如勝不了他，這就是咱們的葬身之地了。」

藍星五道：「花涙，只要妳沒有受委曲，我就放心了！的確，今夜我若不能宰了他，這就是咱們的葬身之地！」

花涙道：「星五，小八子他……」

「花涙，小八子的遺體放在城隍廟中，妳是知道，他和我情同手足……」

說到「情同手足」時，藍星五已涙下如雨。

誰說英雄有涙不輕彈，英雄的情感比普通人更豐富，更强烈，好端端的一個人，現在已躺在棺材之中了。

花涙也是涙眼模糊，她此刻的心情更悲苦，「影子薄刀」怎麼可以讓人制住躺在地上，讓別人決一死戰，再決定她的生死或誰屬呢？

兩人都撤下了兵刃。藍星五的龍紋劍在星光下熠熠寒芒，耀眼生輝。

他有時用劍，偶爾也用七。他學得雜而不泛濫，嚴格地說，在七上，他的造詣也許更深湛些，但今夜不用七而用劍，是因對方用鞭。

李志洪已經撤出了九節亮銀鞭，這是他的拿手的兵刃。不知敗過多少成名的人物。

李志洪先出手，「橫掃千軍」，藍星五的「夜戰八方」迎上，論內力，雙方相若，講招式，兩人也差不多。

就是論智慧，大概要分出高下也不容易。所以這一接手，花涙在一邊都看得眼花撩亂了。

劍長三尺三寸，鞭長五尺餘。有所謂一寸長一寸强，但也有所謂一寸短一寸險，只是在高手來說，長兵刃自然是佔便宜些。

不過，這也不是絕對的，鞭爲軟兵刃，軟兵刃也有它的短處，那是收招較爲遲緩，變招也要用陰勁輔助，硬兵刃則不需要。

當然，軟兵刃的長處是可以發揮纏的功用。

七八十招火辣猛打的搏殺過去，兩人分不出高下，本來花涙有點担心，自上次二人交手，藍星五似乎稍爲落下風。

今夜二人血搏，雖看出藍星五正在佔上風，可一點也沒落下風，花涙的緊張，也許遠超過當事人藍星五。

李志洪不服藍星五，加上極深的自卑，非殺藍星五不可。藍星五却是爲朋友報仇。

一百五十招過去，已近四更，就以花涙的經驗，也看不出高低勝負來。甚至打到最後誰會是勝者也看不出來。

但在兩百招之後，藍星五挨了兩鞭，李志洪也被刺了一劍，可見李志洪確有眞憑實學。

就在這時，兩人幾乎同時看到了淡淡的人影晃動，也同時看到了火銃上的烏光在星光下閃爍了兩下。

兩人都是反應敏捷的人，一掌接實，身子疾分，幾乎在此同時，「轟轟」兩聲，烟硝密佈，已經失去了藍、李二人的影子。

當然，花涙的人也看不見了。

火銃有好多種，主要是來源（製造國家）不同，有的來自扶桑，有的來自美、英及捷克，所以其規格大小以及威力自然不同。

有一種大號的，由於火藥及塡加的鐵砂子量多，威力自然大些，而這兩支火銃就是那一種。

顯然，這兩個人絕對不希望這二人再僥倖地不死。所以在他們二人已拚了兩百多招時才施襲。這當然是想在他們力已用盡，閃避無力時再開火。

這兩個施襲者的厲害由此可見。

在峯頂之上開銃，雖無夜風，烟硝却消散得極快，只聞花涙嘶呼着：「星五……星五……你還好嗎？星五……」

聲如峽谷猿啼，嫠婦泣血。

這時已看到藍、李二人都倒在地上，兩人身上衣衫則千瘡百孔，面孔烏黑，李在翻滾哀號，藍在痙攣，似乎連滾動的力氣也沒有了。

「星五……星五……」花涙悲呼着，她相信藍星五傷得比李志洪重得多，要不，他不會不重視她的存在。

再說，如果藍、李二人不是傷重爬不起來，一定會起而對付施襲之人。因爲在空檔時間，二施襲者會趁機裝上第二銃的火藥。

那就更加危險了。

峯上迴盪着花涙的怒呼，靜了一會，才站起二人，竟是兩個蒙面人。

這工夫他們又裝上了一銃火藥。

而此時藍星五的痙攣越來越微弱，李志洪本來還在翻滾，這一會也翻不動了，他蜷着身子，似想爬起來，但立刻又緩緩伸直不動了。

似乎李志洪已死，藍星五還有一口氣——比死人多一口氣而已。

兩個人一先一後，緩緩地走近二人身邊。

只要一看二人身上的傷痕及灼痕，就不會再懷疑藍、李二人會是裝的了。

前面一人蹲下來，正要去摸李志洪的心脈，突然間，李志洪有如一根彈簧驟然彈開，一脚飛起，踩在兩人的脖子上。

這眞是變生肘腋。這人在驚極及被踩之下，嗓音發出一聲怪嗥，身子已側飛出去。

可是，這人也很機靈，雖然落在一丈以上，一屁股坐在地上，知道就是再轟一銃也未有十拿九穩的殺敵效果，那麼，唯一的路就是走人。

他全力飛掠下山而去。

當然，藍、李二人即使有通天之能，也不能不一點傷也沒有，只是二人反應快，力接一掌時身子分開，也正是對方開火之時。

這在時間上能揑得恰到好處，當然，多少也有點運氣。所以兩人身上都有十來處傷痕。反之，也就瞞不了這兩個施襲之人了。

不過兩人心意相同，不約而同倒在地上裝死，這一點也是看出了無論是技藝或心機都不相上下了。

另一個乍見這一突變，立刻打住，而且馬上就要以銃轟人。但藍星五可不會給他機會，身子一彈，有如一隻大蚱蜢，凌空飛踩。

這人急切中一閃，但龍紋劍還在手中，寒芒電閃，這人的頸子只有三分之一連着後退。血箭噴起在三尺多高。

「你怎麼把他殺了？」李志洪沒有追上另一蒙面人，又說道：「這兩人是什麼人？」

藍星五道：「如我沒有猜錯，這二人之中必有一個是魏奇！」

「他？他也淌上這渾水了？」

「事關一億多兩銀子的奪產事件，貪心的又何止你一人？」

李志洪上前扯下此人的面罩，一楞道：「這個人似曾相識，却又……」

藍星五道：「你一定見過一兩次。」

「他是什麼人？」

「魏奇的死黨，專爲他出主意，沒想到他的點子最多，却比魏奇先走一步。」

此人正是蕭大山，所謂：自然造化之妙，智巧所不能及，能不愼哉？

「藍星五，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拚出結果來？」

「李志洪，如你來此另有目的，不妨提早說出來。」

「說不說有什麼關係？」李志洪冷冷地道：「你能放棄爲小八子復仇嗎？」

「不能！」

「這不結了！來吧！拚不出結果，今夜誰也休想離開此峯！」

兩人又動上了手，而花涙居然一點傷也沒有。那是因爲藍、李二人的位置都距花涙很遠。

花涙不敢出聲，怕分散了藍星五的精神。

兩人又拚了七八十招，合起來已有三百餘招了。實在有點筋疲力盡了。

李志洪還差不多，這個人眞是天賦異稟。

可是藍星五忽然反守爲攻，速度加快，內力加猛，和以前判若兩人了。

花涙激動得發出悲喜難分的呼聲。

藍星五以前不敢全力以赴。他似早看出，這局面太險惡，把自己的型象貶低些，使四週的人把他估低些是絕對有益的。

不是有人說他是紈袴子弟嗎？

這就是他故意造成自貶身價的結果。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這兩句古人的名言眞是一針見血，可見裝傻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李志洪的心頭一凉，狂妄之心，很快地銳減下來。由於這種心情，在體力上立刻產生了連鎖反應，疲憊之感湧上心頭。

藍星五有如天神下降，猛虎出柙，長劍飛舞流瀉，加速的旋射着大小不一的圓弧。

忽掃忽搗，忽劈忽砸。纏繞着銀色匹鍊，在李志洪身子四週纏繞。

李志洪汗已濕透衣衫，在烏黑的臉上流濺。使血污與烏黑的烟硝混合。九節鞭呼嘯嗚咽，有如夜空中的飛瀉的流星，像奔湍的激流。

李志洪身上的傷痕在急劇地增加。

當然，藍星五身上也有，但却極少。

他已逐漸控制了局勢。他的雙七一長一短，妙用無窮，捲纏、削刺，對方簡直摸不透他的路子。

虛飄飄的身子加上淡濛濛的刀光，使李志洪眼花繚亂。

山峯上精芒眩目，石火電光地纏繞不已。

花涙激動得直流涙。一種欽服和愛意完全統御了她。

大約又是一百五七十招左右，「唰唰」兩聲，左掌划開了李志洪的左肋，右劍在他的小腹上捅了一劍。

這兩下任何一下都是生死要害，肋骨在那一掌下已斷了三根，深入四吋有餘。

李志洪噴着血水，踉蹌後退。

藍星五一瀉而下，道：「姓李的，你如果最後不殺小八子也不刦走了花涙，我相信必會留你一條生路……」

李志洪集殘餘眞力掃出一鞭，但左臂一擋右劍一送，李志洪發出一聲低嗥，又退了兩步坐在地上。

花涙悲呼道：「星五……快解開我的穴道，我要親手殺了他……」

藍星五過去解了她的穴道，花涙活動一下筋骨，掠近就要一掌劈下，這時李志洪半仆在地上喃喃地道：「正如妳所料的，我到此是另有目的……」

藍星五輕輕地一拉花涙，叫她暫緩下手。

李志洪道：「我來此的確另有目的……我是來報仇的……」

藍、花二人互視一眼。

李志洪喃喃地：「家父是杭州城北十里外鎭上的一大絲廠的主人，有一年秋天來談生意，和客戶到『花會』去玩……」

藍星五問道：「是參加『花會』的賭博？」

「是……是的……」李志洪十分吃力地說道：「家父本是老於此道的人，但結果……」

「結果輸了多少？」

「也許，不能算是在此輸垮的最大戶頭……」

「多少？」

「兩百七十多萬兩……」

藍星五暗暗一嘆，這數字和他的伯父相比，只是個零頭。他道：「這數字也不少了！」

「家父由『花會』派去的兩個保鏢人物監視，在半月之內……賣出房地產……結果還欠了三千萬兩的債——」

藍星五不由切齒，幾乎和他的大伯父一樣，僅是數字不一樣而已。他總不忘伯父家破人亡，連續自殺兩次才自殺成功的事。

「家父早就活夠了……在地方上是位大商人……半月間什麼也沒有了……所以他自殺三次——終於……」

藍星五暗暗一嘆，道：「你可知仇人

是誰?」

「當然，仇人就是溫士奇的父親溫華雄。」

一點不錯，正是溫華雄。

如果溫士奇是個正派人，藍星五就不一定非堅持「父債子還」不可。但溫士奇是個人妖，十分陰詐而參與奪產。

藍星五道：「你既是來此找溫華雄報仇索債的，爲何又和雷光庭在一起作那些勾當?」

「因爲……」李志洪的傷勢太重，喘了一會又說道：「當時來此……身上一文也沒有……現實生活窮困……就經不起誘惑……」

藍星五點點頭。人窮志短，馬瘦毛長。一點也不錯，一個人連一日三餐都成問題了，意志就易動搖。

「雷光庭說……我的外型不錯……暗示要我作『播種者』……既可接近女人，還有十兩銀子可取……甚至還讓我看到一個美艷的少婦……也就是準備接受播種的女人……」

花浪道：「堂堂大男人，什麼事不好做?」

「話是不錯……可是，物慾的誘惑……道德淪喪，就是指顧問的事了……這就是現實……那工作一旦陷入……就不能自拔。」

「你忘了自己的仇恨和血債了?」

「當然沒有忘……」李志洪道：「我查明溫華雄剛死了不到一年……反正人已死了……要找溫士奇隨時都可以……就一邊在雷光庭身邊鬼混……一邊暗暗注意溫士奇，結果……」

「結果如何?」

「我發現溫士奇，他……他……」

藍星五看看花浪，二人都知道他要說什麼，大概是不便說出來。

藍星五道：「你自管說，這已不是機密了。」

李志洪道：「她和張惠卿有不可告人的苟且……」

似乎他只知道溫士奇和張惠卿，而不知道她和花波那一段，當然花波和他苟且也另有企圖。

藍星五道：「這個我也知道。」

李志洪道：「於是我先把報仇事丟在一邊……因我動了貪念……也可以說是……以牙還牙……的討債計劃了……」

李志洪又道：「我一直裝着一個只會一點武功皮毛的人……而且朝秦暮楚……玩世不恭的一個……絕不用情……事實上孫媚被害……我三夜不能成寐……恐怕被他們看出來……從那以後，我的確對任何女人也不再付出情感了……」

花浪又要下手，藍星五阻止了她道：

「你有什麼奪產的計劃?」

「奪產計劃……由於雷、張、藤山等人的死亡……加上花波的死，我已經算是成功了大半——至于溫士奇那邊——我自信……在這邊奪產事件一切擺平之後去找他，絕對可以達到弄錢以及復仇的雙重目的。」

「你如何進行?」

「我本打算先去揭她的底牌——說她是陰陽人——如她不拿出五百萬兩——我就在杭州城內宣揚她是……」

「下流！」花浪吐了口唾沫。

藍星五道：「以之對付溫士奇這種爲富不仁……像她爸爸一樣……還想去害別人的人妖……我以爲李志洪的辦法雖然不足爲訓……却也是罪有應得。」

李志洪道：「我相信此法對付溫士奇……她無法招架——他手下的保鏢頭子『八臂神猿』高策那兩下子……我清楚得很……可是……」

他淌下了淚水，道：「父仇未報身先死……我對不起亡父地下之靈……也對不起李家的列祖列宗……」

藍星五道：「『花會』害人，會得到報應，告訴你，被害得傾家蕩產的不僅你們李家，溫家一定會償還這些血債的。」

「莫非，你……你……也是受害人之一……。」

「不錯……家大伯一夜間輸了數千萬兩，自殺兩次才……」

「那好……那太好了……」李志洪奄奄一息，但仍然大笑一聲，鮮血狂噴，道：「我死了也可以瞑目了……花浪……以我將死之身……消妳心頭之恨……我很抱歉！但總比不報仇好……好些……你，快來吧……」

花浪提起了手掌，想想花波及小八子，掌上蓄力就要劈下，可是李志洪正在生死邊緣上掙扎，似乎仍在儘一切努力使自己多活一會，以便使二人報仇雪恨。

但是，正因爲如此，花、藍二人更下不了手了，因爲李志洪死前已痛悟前非，而且他也是被害人的後人，一失足成千古恨。

花浪的手抖得很厲害，就在這時李志洪已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也就在這時，一道人箭相距他們本已不過七八步之遠，這時以最快速度射向藍星五，人在此刻如何會集中精神?

多多少少，藍星五和李志洪有點同病相憐，大仇未報人已先去，自不免悲傷唏噓，也就在此刻，人影已臨上空。

藍星五警覺時已遲了一步。

但他仍能把危機降到最低限度，身子疾挫，喝聲「花浪小心」！一式「回頭望月」，肩背上已實實地中了一腳。

本來這腳是踩向他的背心的，這兩個部位的差距可就太大了。

藍星五往前一栽，這人的身子在空中來了個雲裏翻，一落下還未着地，又是閃電兩腳。

「套腿……」藍星五心頭一寒，「套腿」是腿上工夫的翹楚，什麼「彈腿」，「鴛鴦腿」，「八卦腿」等等，都是等而下之的。

藍星五挨這一腳之前，早已和李志洪打得體力耗盡，且受了傷，而此人顯然又是趁他們的精神分散時出手的。心知這兩腿又無法全部倖免。

他向前就勢一翻一滾，劍在手中，但是，「套腿」太快了，而且顧名思義是腿中套腿，腿中有腿的腿上功夫。

「叭」地一脚，又踹在藍星五的腰上，他感到眼前一陣昏黑，尚幸花浪這工夫已經攻上。

但「影子薄刀」的功夫雖有名，在此

人手下却微不足道。

花浪試了一招就知道不成，而「薄刀」又不在身邊，先機一失，第二招上就挨了一脚，摔出三四步外。

「讓我來！」藍星五發現此人蒙面，連頭臉也全部紮起，衣衫又寬又大，可能是不想讓對方看出他是誰?甚至是男人還是女人?

但是，藍星五却隱隱看出，這是個女人。

杭州有這麼一個會「套腿」的女人?居然這麼久未見識過，在緊要關頭才出現，可見是一個有心人了。

「腿先生」霍鏡宇。應該就是此人的師門，可是「腿先生」是正道名宿，怎麼會有這種門下?

「如我猜得不錯，尊駕是名震宇內『腿先生』霍前輩的門下……」

「……」這人仍不出聲，又向花浪攻出兩腿，花浪又中了一腿。此人當然不會出聲。要不，又何必把頭臉都緊緊包紮起來。

「住手！」藍星五把長劍往地上一擲，劍身全部入土，道：「我來試試『腿先生』的絕活……」

這一次他透支了體力，使盡了絕活，包括精粹的招式，詭奇的「狐步」以及「繞樑」身法。

「套腿」的確是武林中的奇學，腿攻本來不登大雅，有所謂「抬腿三分輸」的說法。但世上任何絕學，都是集人一生的精力及智慧而成的，使不可能變爲可能，其中必有一段艱辛的歷程。

一件事物研究絕了之後，自會產生向天地奪造化的威力。

但是，藍星五的工夫——「蟠龍十三式」及「太乙無極心法」，也是當今武林絕响，絕學對絕學，就要比經驗了。

當然，藍星五太吃虧，因爲對方是撿他的便宜。他却不屑用長劍對付空手的對方。

「花浪……」藍星五力劈三掌，接下對方五腿，道：「妳不要管我，要小心戒備，以防施襲。」

花浪這才想到，此刻小心戒備實在比帮他還重要，由今夜看來，「影子薄刀」實在有點虛名浪得。

蒙面人一口氣擊出二十三腿，藍星五有如亂流中的魚，十分吃力，又中了兩腿，但是，他也掃了對方一掌。

這是一次最不尋常的搏殺。花浪既要戒備，也忍不住要看現場，她眞開了眼界，一個人的雙腿居然能如此靈活，折轉、彎曲到一些不可思議的角度。

這正是「套腿」的不凡之處，正因爲常人的腿攻死角，「套腿」却不是死角，藍星五才會吃虧。

可是藍星五挨了三腿之後，對方就再也擊不中他，而他的拳掌却已能偶爾得手了。

「你告訴我，妳是什麼人?」藍星五道：「我手下也許會留情的。」

「……」對方怎麼會告訴他?於是藍星五咬牙使盡殘餘的體力，使已經疲憊的身子，再次亢奮起來。

在「狐步」最精妙的三步「大隱」這一步上，他忽然轉到了對方的右後側。

這人忽然大吃一驚，急轉身子，速度也出乎意料地快，但「繞樑」身法也正好施展到精微的「繞樑三日」。

所謂「繞樑」身法，自然是身子升空，懸在半空的一些動作，就像燕子繞樑一樣。

對方本以爲他在身後，未想到藍星五已上昇五尺，這一脚正好够上此人的左邊肩頸部位，實實地踩中了一脚。

這一脚當眞是含怒而發，因爲藍星五相信上次在杏林中持雙銃施襲者，必是此人。

由此可見這人陰險狠毒，想撿最後的便宜。

「蓬」地一聲，此人的身子被這一脚下踩之力使他的雙足入土兩寸有餘，「嘿」地一聲。才退出兩步，藍星五借這一脚之力，下落的身子止住下落之勢，又是一脚蹴在此人的左胸上。

這一脚不但使此人尖叫出聲，也幾乎使她失去了一切能力，原來這胸上軟塌塌地，而發出尖呼却是女聲。

這人忍着攢心奇痛，借力向前一栽，一竄就是五七丈，幾個起落沒於峯下。

藍星五不想再追。因爲他實在已力盡了。

花浪上前抱住他，爲他擦汗，柔聲道：「星五，你以前藏了拙……」

「小浪……我要是以前不藏拙……今夜是活不成的……恐怕早就死了……」

（以下轉入第48頁）

美蘇核能爭霸戰／麥海雲・文

殘夜魔踪

在一個晚上有六十架戰機追踪一架不明來歷巨型飛機引致他們連人帶機師一齊失踪，列根總統想盡辦法才獲悉眞相，但仍非那老魔頭的對手。

六十架戰機一去不返

列根總統十分吃力才把蘇聯偷襲紐約的越洲飛彈堵截，使它撞在鐵旗桿上面，發生大火，同歸於盡，事後便召見由十二個專家組織的智囊團，加以檢討。

他報告那一晚大雷雨之夜發生的大火之後，說：「這一場大災難能够消滅於無形，總算是我的幸運，另一方面，紐約日報刊登鐵旗桿被雷電擊中焚燒，認爲它是天災，它是指責有關方面對『避雷針』的設備太差，沒有提及越洲飛彈，也是一種幸運，不然的話，紐約居民解瞭眞相，恐怕他們會大吃一驚，對美當局失去信心，現時我召見你們商量大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想知道莫斯科當局的眞正企圖，它究竟想出其不意的襲擊美國呢？抑或它的目的只是想擾亂美國金融市場以及打擊美國在海外的威信呢？各位有何高見，敬請盡量發表。」

首先舉手的是戰略專家「葛地」，他站起來說：「各位專家對這件事的看法究竟是怎樣子，我難以忖測，因爲我一生研究戰略，站在我的立場，有些話要說，現時我就開始講述我的見解吧，蘇聯一直想分化歐洲與美國的交情，英法兩國都同意購買蘇聯的天然氣，偏偏美國反對，起初列根總統還宣佈開始裝置天然氣的渦輪以及使用天然氣的科技知識，全部禁運，後來發覺局勢欠佳，英國的渦輪公司首先答應替莫斯科製造四個碩大無朋的渦輪，還負責送貨，簡直不把美國放在眼內，進而法當局也藉口救濟失業以及減輕工廠在燃料方面的支出，支持購買蘇聯的天然氣，美國無可奈何，不了了之，這件事已成過去，可是，關於北大西洋合約，却仍有許多糾紛，需要解決，大多數屬於合約的國家不想追加經費去做防衞的工作，另外一些國家堅決反對在國內接近邊境之處裝置太多的飛彈，特別是西德，在這種情況之下，美當局逼於擺出硬漢的姿態講話，向北約的國家宣稱，如果他們不同意維持北大西洋公約，美國有足够的力量保護自己，却未必有餘力保護別的國家。

「眼前的形勢，各國的關係拉得非常之緊，蘇聯可能先發制人，給美國一個下馬威，故此它不動聲色的偷襲美國，故意使用潛艇起飛，希望美國疏於防範，如果紐約眞的被飛彈炸中，全城大火，美國就顯得十分狼狽，從事後觀察，它所放射的只是潛艇飛彈，實力有限，並非越洲飛彈，這一場空戰反映出他們只是取巧，絕對不是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列根總統插進一句，說：「葛地博士，你憑甚麼理由說莫斯科當局不是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十分簡單，假如它貿然向美國各大城市進攻，美國無法可以反攻，把那些佈署在歐洲各地的最新型導彈一連串的發射，作爲報復，另一方面，美國的長距離越洲飛彈亦可發射，由戰機掩護的轟炸機也從幾處空軍基地出擊，假如莫斯科當局眞的想跟美國血戰，決不會一開始就向紐約之類的大都市偷襲，而是向美國所有空軍基地偷襲，同時設法毀滅每一個裝置在歐洲的飛彈發射台，包括導向飛彈在內，現時除了在紐約有小規模的接觸之外，並沒有別的接觸，故此我斷定莫斯科當局仍然沒有力量同時沒有勇氣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葛地博士，看來你眞有見識，我料想在座各人都同意你的看法。」列根總統說。

葛地博士坐下來，一片歡呼聲從座上湧起，表示大部份列席的專家都支持他。

列根也很高興，突然，從副官室轉來的電話，指定他接聽，他對各人說知：「眞對不起，我要暫時離座；到那邊去聽一個長途電話，它是佛羅里達州中將米羅打來的，指名要我接聽，可能有極嚴重的變化發生，如果我所料不差，有甚麼要緊的事情，我會立刻轉告各位，同在一起討論對策。」

說完，他就走開。

十分鐘後，他回到原處，臉色凝重，顯然是有些凶兆了，在座的人都覺得心上一沉。

果然不出所料，列根總統剛剛回到原來的「主位」，他並沒有坐下，仍然是站着，開口第一句就向各人報告一個壞消息，說：「葛地博士以及其他各位朋友，看來美國現時要踏進非常時期了，三十分鐘之前，佛羅里達州的空軍基地受到了眞眞正正的越洲飛彈襲擊，已經毀了六十多架戰機！」

葛地博士說：「照形勢看，蘇聯不敢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除非莫斯科的科學家已經發明了最犀利的秘密武器。」

列根總統說：「你說得對，佛州空軍基地是不容易偷襲的，美國最巨型的雷達網就設在該處，它的越洲飛彈竟如此闖過雷達網，直到它炸毀我們的戰機然後發覺，可能攻入空軍基地的飛行物體已經是很犀利的秘密武器了，可是，我們亦非弱者，被炸毀的只是木製的假飛機而已。」

那些專家聽了這一句話，頓時眼睛一亮。

葛地博士十分興奮，說道：「炸毀的全是木製戰機嗎？再好也沒有了，照這樣看來，我們這邊也有一兩個奇人，正在暗中跟他們鬥智角力，米羅中將沒有這種本領，是誰有先見之明用木製換過眞的戰機呢？」

「這個人正是負責照料超級雷達網的柯廸飛上校。他認爲對方的越洲飛彈如果在一百五十呎的低空飛行，雷達網沒法查探出來，便有可慮，假如對方眞有這種低飛的飛彈，必然向佛州空軍基地出擊，倘有此事，他仍要負責，故此他在事前獲得米羅中將同意，用木機代替眞機。」

「受炸的地方沒有別的飛機了嗎？」

「當然還有別的飛機，可是，那些飛機藏得更深，越洲飛彈沒法鑽入地底攻擊它！」

「眞是有趣了，未知那些戰機躲過這一場災難，有沒有升空追擊敵人的戰機呢？照情形看，蘇聯發射越洲飛彈之後，必有戰機升空，研究對方的動靜。」

「是的，你猜對了，米羅中將果然下令六十架戰機同時起飛，打算在空中展開一場浴血龍虎鬥，佛州的空軍司令在電話裏面除了報告凶兆之外，還對我說道，他已派遣六十架戰機追擊，有任何變化發生，他立刻打電話向我報告。」

列根總統那種樂觀的心理似乎已復元了。

葛地博士說：「柯廸飛博士的職位雖然沒有米羅中將那麼高，可是，他的智慧却在米羅中將之上。我認識這個人，他的確是有份量的人。」

列根總統沉住氣說：「我們暫時不必研究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遇襲的事件了，趁着各位在座，我想跟你們談論另外一些問題，近年美國遭遇到多方面的破壞，包括航機被刼以及美國海外駐軍的營地被人用自殺方式驅車衝入，同歸於盡，凡此種種，顯示出有些人蓄意向美國挑戰，却又不是明刀明槍的打起來，我的意思指伊斯蘭的聖戰組織，莫名其妙的恐怖份子以及石油王國組成的第三勢力，長此下去，美國勢必受到它的拖累，我想知道得更爲深入，座上各位有何高見呢？」

中東問題專家奧沙站起來，說：「今晚列席的人，俱是白種人，甚麼話也可以說，不妨說得澈底，以我本人研究所得，目前中東國家有一個死結存在，無法撲滅戰爭。」

「你說的死結是否指以色列建國呢？」列根總統說。

「當然是指以色列，它建國的地方本來是巴勒斯坦的，初時聯合國把巴勒斯坦讓出一半的土地給以色列建國，後來，以色列逐漸擴張，終於驅逐了它，由於巴勒斯坦的人搬到黎巴嫩居住，敍利亞企圖獨吞黎巴嫩，表面上扶助巴勒斯坦，實則入兵控制黎巴嫩，以色列看不過眼，揮兵攻入黎巴嫩，才引致黎巴嫩三次爆發內戰，我說中東的死結就是以色列。」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受害最慘痛的一個國家就是以色列，我們應該給它一點同情心，協助它復國，聖經多次說過耶路撒冷是猶太選民所居，猶太就是以色列，它回到原處復國，沒有甚麼不對，問題是以色列並非回教的核心，永遠是回教徒的敵人，故此巴勒斯坦的人一直跟他們作對。現時以色列已經落地生根，我們在情在理沒法把它連根拔起來，派兵到黎巴嫩去，反而變成了擋箭牌，眞是不值！已成的事實無法改變了，我們只是盼望作出另外一種形式的改變而已，我的意思是盡量控制石油產國的勢力，使它不要太過擴大，更加重要的是設法阻止它聯結成爲一個整體，不過，我們的戰略已經被他們獲悉，反而變成一股仇恨，矛頭指向我們，眞是意想不到，最棘手的是這一點，蘇聯從中挑撥是非，希望石油產國聯手跟我們打起來，一句話說，美國在中東的盟主地位已經逐漸消失了，想重振聲威，實在不容易，中東的局勢如此凌亂，夾着一個狂人高米尼，宣揚他的新教，自任教主，更加不妙，即使我不說，你們也懂得這種情況了，比狂人更加可怖的是恐怖份子，他們千方百計製造血腥的事件，本身只是患了變態心理，以殺戮爲榮，這種人如果越來越多，勢必爲患全球，不堪設想。」

突然，副官馬航請列根總統接電話。

列根總統跟剛才離座一樣，抽出一點時間走開。

過了一會，他回到智囊團那邊，緩緩的說：「被越洲飛彈擊毀焚燒的木製戰機，只是災禍的開端，由佛州空軍基地派出去應戰的六十架戰機，竟然一去不返，沒有任何訊息，無綫電話以及無綫電也同時中斷，料想六十個機師可能是凶多吉少了，這種情況才是大悲劇！」

他頹然坐下，說：「我們遠隔萬里，無能爲力，眞是可悲！」

葛地博士趨前安慰他，說：「總統，不要太過悲觀，那些戰機只是起飛了十多分鐘，由於某種關係，全部跟地面的聯絡站失去聯絡，不足爲奇，也許過了一小時或兩小時，甚至過了三小時，才有聯絡，亦未可料，你是最高的統帥，切勿一開始就想得那麼悲觀。」

列根總統苦笑一下，說道：「謝謝你的分析！剛才你說的由於某種關係這一句，似乎有着特殊的含意，是否可以告訴我呢？」

「總統，你眞是聰明，即使你在百忙中仍然有本領分析別人所講的話有甚麼含意，實在難得，我想說的某種關係，指魔鬼三角區的上空，那個地方不是無緣無故失去了一縱隊的飛機嗎？那一年是一九五四年，自此之後，該區就陸續有些航機、戰機，突然消失，甚至海上的貨船也會忽然失去，直到現在，沒有人能够揭開這個謎的謎底，總之，那個地方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凌空而降，說不定那些戰機全部發生意外。」

列根總統說：「我們還是慢些再給它作出準確的判斷吧，也許六十架戰機火併蘇聯的戰機，同歸於盡，我打算留在這裏再過三十分鐘，沒有更進一步的消息，便卽散會。」

過了三十分鐘，仍然沒有結論，換言之，六十架戰機始終沒有訊號拍發到空軍基地。

列根總統愁眉不展，揮了揮手，說：「各位專家，我們就在這裏散會好了；如果有更進一步的消息，不管是吉還是凶，明天我再通知你們。現時我們就在這裏分手好了。」

說完，他就先行離座。

他回到地面，進入寢室，就寢之前，打電話給副官馬航，說：「我實在是太累了，不管佛州空軍基地有甚麼消息，不要通知我，直到明天早上我覺醒，打電話給你，你才把任何一種沒有報告我的消息講述，明白嗎？我必須好好的酣睡！」

他打完了電話，把一切心事抛開，能睡多久就睡多久。

海盜阿澤向總統告密

翌日他在上午九時覺醒，立刻打電話到副官室，找着副官馬航，查問昨晚所發生的事。

副官馬航說：「我已經把佛州打進來的長途電話錄音了，有兩個電話是中將米羅打開的，另外一個電話由上校柯廸飛打進來，請你啓聽。」

說完，他就掛斷電話，在十分鐘之後

迻到白宮總統的書房。

列根總統習慣了在那個地方一邊吃早餐一邊辦公，他喝了一杯黑咖啡，精神一振，啓播那個錄音機傾聽。

錄音機播出的語聲，正是中將米羅說話的聲响，他很憂鬱的說：「總統，眞是難以置信，六十架戰機不返，這種奇事竟然在二十世紀發生！如果它在中古時期發生，恐怕我要說它是魔法了！現時是凌晨三時三十分，戰機跟基地失去聯絡已經有三小時之久，恐怕連人帶機遇險了，既然我不相信妖法，只有一個解釋，必然是蘇聯科學家巳經發明了甚麼一種秘密武器，能够在空中把它消滅！

「短期內我會引咎辭職，不過，現時我並無此意，因爲我有責任徹查此事！最後，我想對你說知，我巳另派第二批戰機前往該區的上空搜索，它並非列隊飛行，每分鐘準備出擊，而是每架戰機相隔一分鐘才有另外一架戰機起飛，如此安排，就算前面戰機遇險，後面的機師可以看得到，甚至對他拍照，情況如何？天亮之後我再報告。」

第二次報告是在黎明打長途電話說的，除了報告第二批戰機全部安然回航，毫無損傷，也沒有發生戰鬥，他加上另外一句：「我立刻發動更大規模的搜索，海空合作，搜索海面是否有戰機的殘骸，實情怎樣，中午再作第三次報告。」

另外有一捲錄音帶是錄取上校柯廸飛說的話，無非引咎打算辭職之類，不過，他的報告當中有幾句話頗有價值，這樣說：「我主持的超級雷達網，分分鐘轉動，越洲飛彈是從海上低飛偷襲的，它撞擊木製戰機的時候，在雷達網顯示，另有一架飛機，屬於敵機，正在空中窺望，直到我方的戰機起飛，它然後逃走，它似乎蓄意誘惑我們的戰機升空作戰，而且有把握取勝，如果它沒有充份的把握取勝，決不會這樣做。」

列根總統認爲他的觀察力十分準確，不妨加以參考。

他沉思了一會，吩咐副官馬航打電話給他，叫他盡快離開佛羅里達州，乘搭飛機到首都見面。

跟着，他吩咐副官馬航盡快跟中將米羅接洽，盡量錄音，作爲下次晤敍決定取捨的根據。

此外，列根總統還翻閱空軍存案紀錄當中關於魔鬼三角區的「疑案紀錄」。

比較驚人的疑案紀錄有三宗。

下列是第一宗：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共有五架「古拉馬型戰鬥機」，從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飛出，那一天只是例行的飛行演習。

過了一會，空軍基地突然收到機師泰勒中尉拍回來的無綫電報。

它的意思是：「可能我們的方向有些錯誤了，前面應該是海洋的，竟然變成陸地！」

大概二十分鐘多些，泰勒再度拍發電報：「我們位置越來越模糊了，前面沒有陸地，是一片白色的海，白得像牛奶。」

這是他最後一次報告，以後，再也沒有別的電報拍發到基地了，他是隊長，既然他沒有電報，別的隊員更加沒有電報了，海軍總部就在空軍基地鄰近，接獲一項求助的報告，立刻派遣一艘水陸兩用的「馬丁馬尼號」飛船，前往「香蕉河」上空搜索，料不到它一去無踪，最奇的是任何一處地面或海面都找不到人或機的殘骸，也沒有人聽到巨大的爆炸聲。

翌日空軍基地也派遣一百架飛機在空中搜索，海軍總部派出大批船艇搜索，俱是徒勞無功。

因爲上述的海面經常出現人機俱亡的疑案，同時在海上出現更多的漁船或貨船失踪，一去不返，派出潛水人到最深的海底搜索，仍是一片空白，故此航海家覺得那一處的海底可能是地球最大的磁場，磁力發作之際，可以把所有的飛行物體吸入海底，不過，此說未能證實。

其實在一九五四的十月，巳經有一架巨型的航機在美國上空消失，不過地點不同而巳。

那一宗「疑案」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發生，一架具有四個引擎的客機，機上有機員以及乘客共四十二人，從美國「馬利蘭州」上空掠過，原定飛過太平洋，在北非降落，它照例每隔兩小時就向地面的聯絡台發出定期拍發的無綫電報，怎料它一去無踪，那一架航機具有一切安全設備，甚至可以作輕微的戰鬥，沒有理由失踪，何況當時沒有國際性的戰爭使美國捲入漩渦呢？它突然失踪，簡直是不可理解。

基地的聯絡台向當地空軍報告此事，馬利蘭空軍基地派出二百架飛機沿着它飛行的航綫搜索，另有三十艘屬於海軍的炮艇參加，負責搜索海面，怎料白費氣力。

上述兩宗離奇而又可怖的飛機失踪案，都是在一九五四年發生的，日期十分接近，一宗發生在十月，另外一宗發生在十二月，此外，同年的十一月也有一架巨型運輸機在空中消失，地點是大西洋的上空，它是美國國防部的，失踪之前，所拍的電報也是語無倫次，一會兒機師自稱看見冰山，隔了一會，他說看見碩大無窮的鯨魚，因爲他連人帶機的地點在百慕達上空附近，更加令人感到迷惑。

是飛機師蘇勃萊斯被妖怪攫奪，屍首全無？抑或他在錯誤的飛行中走進第四度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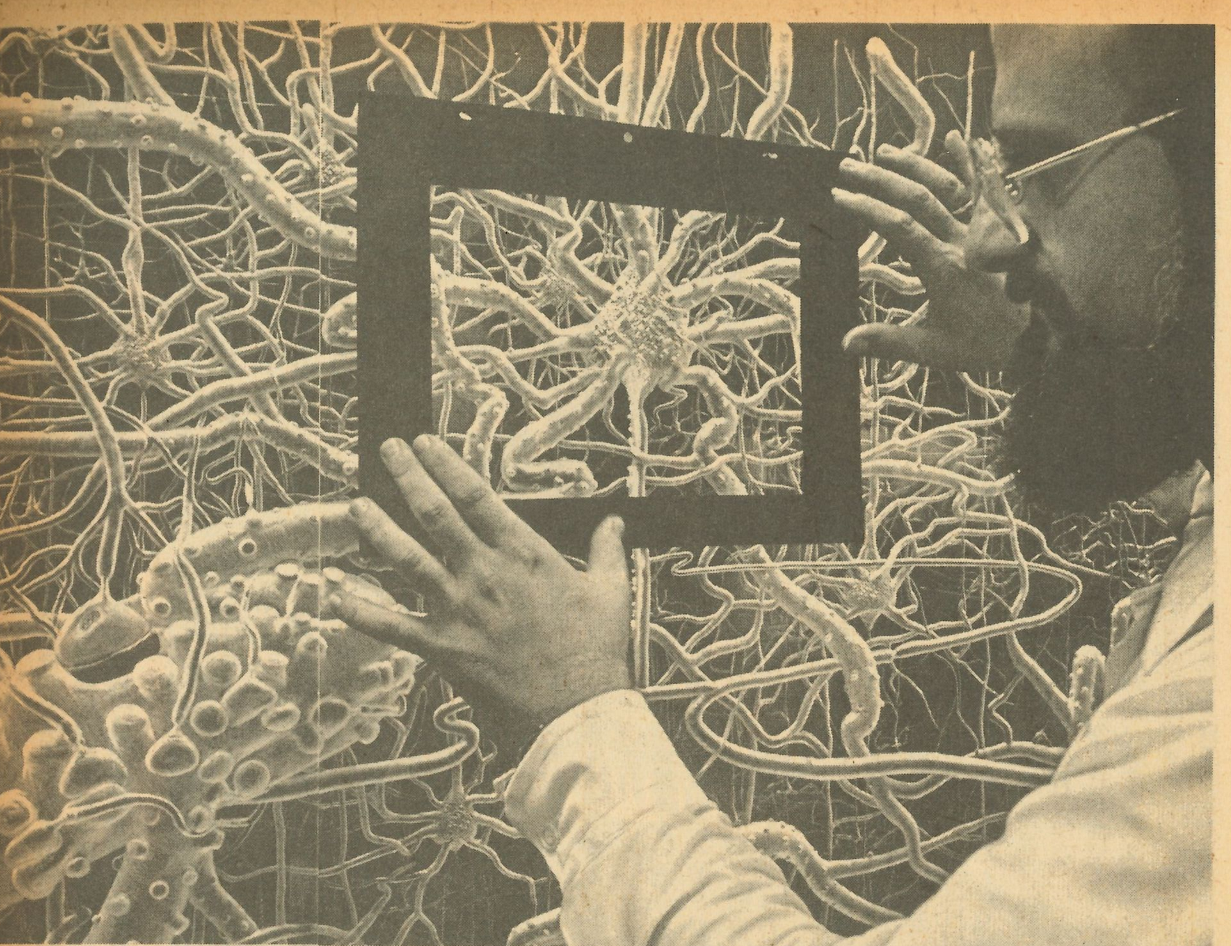
一切猜想都是多餘的，沒有人能够找到上述三種飛行物體失踪的謎底，它永遠是一個謎！

這件事情當然不止是如此簡單的，不久之後，又有別的要事變化發生，美國幾處空軍基地先後發現一些戰機或轟炸機，夜間飛行演習的時候失踪，而且失踪的飛機全是飛行在最後的一架，看來似乎機師以及飛機被魔鬼吃掉！

初時他們十分懷疑魔鬼三角區的上空有問題，那時有更多的證據去證實這些奇事有一連串的關係，可以推想得到是空中出現一種秘密武器了，它居然有本領把機師和飛機一起吸去，實在令人驚異。

關於佛州兩個重要人物的報告，平平無奇，米羅中將透露，他們想盡辦法也找不到六十架飛機的殘骸，至於雷達網主持人柯廸飛親赴首都謁見總統的報告，不外如是。

當局者也沒法獲悉眞正原因，何況是遠隔萬里的總統呢？列根總統雖然很想插手處理這件事，始終覺得茫無頭緒，只好仍然隱居幕後，把破案的責任放在空軍以及太空總署方面，督促他們盡快找尋失踪的人和戰機。



綽號老魔頭的大學教授，發明了一種溴化物製造的毒氣，人體吸入後立即昏迷不醒，嚴重者引起神經爆炸，圖內青筋是大腦神經系統放大一千萬倍所拍攝的情形。

列根總統是一個極富於挑戰性的人，雖然他沒有採取任何一種行動作出正面干涉姿態，他仍是密切注視這一宗奇案的發展，在他的想像中，它可以說是他目擊所有奇案中最奇的了，他還可以從迷惘中產生一種奇異的觀念，認爲策劃該案的幕後人，深沉多智，且又十分機警，那個人必然是隸屬於美國對頭人那方面的，倘不是蘇聯就是石油王國。

列根總統在他的寢室之內，懸掛一幅大地圖，那是他吩咐繪寫地圖的人在三日之內加工趕製的，那幅地圖只是涉及魔鬼三角區，由美國佛羅里達州最遠的一個據點「基韋斯城」跟巴哈馬羣島再跟百慕達羣島拉成等邊三角形，地圖所繪寫的就是這些。

任何時間，只要他走入寢室，他都可以看到地圖所寫的地方，有時他只是漫步走過，有些時候，他却是站着全神凝視欣賞的，他非常注意巴哈馬羣島，因爲柯廸飛上校曾經親口告訴他，巨型雷達網顯示那些戰機當晚傾巢而出，正是向那些島嶼的上空飛過去。

會不會被人在巴哈馬羣島放下了甚麼秘密武器把所有飛機摧毀呢？這個疑問留在他的腦海中，使他在心上打了一個結！

距離該案發生後的第十三天，忽然有個神秘電話打給副官馬航，自稱有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可怕的事情要向列根總統當面稟告，那是跟六十架戰機失踪有關。

馬航副官接獲電話，加以判斷，認爲此人所講的話可能屬實，立刻在電話的一邊通知他，他單獨謁見列根總統之前，必須接受最特殊的全身檢查，即是說，他進入白宮之後，必須在副官室脫個清光，專家把他所穿的衣裳可以嚴密檢查之後，留在那個地方，叫他改穿另外一種由副官準備的衣裳，穿了它去見總統，說過甚麼，他然後回到副官室穿回他卸下的衣裳。

這樣做本來有些侮辱性質，可是，他不以爲意。

副官馬航看見他答應了這種要求，說道：「好的，我替你安排一個日期去見總統吧，後天的晚上，十一點半鐘，你就要置身在副官室之內，進行更換衣裳的活動，跟着你由我帶去謁見總統，最多你只能够留在總統第三個書房之內二十分鐘之久，故此你要先行作出最好的準備，跟總統見面就要說清楚你想說的是甚麼，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我再度對你說知，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漁民，而且是美國人，叫做阿澤，一向擁護總統，絕對不會傷害他，此行只是想替他分憂而巳，我敢說極少人看見六十架戰機被人毀滅的形狀。」

他講的這番話十分動聽，甚至副官馬航聽了也覺得它很有價值，不消說，列根總統自然是很高興見他了，果然不出所料，總統在「南書房」召見他，有說有笑，就像是他跟一個老友會談。

列根總統說：「阿澤先生，有一件事

情你應該明白，我只是踏進了總統府，才是總統，走出白宮，我就是美國人了，你跟我同樣的是美國人，我們都是爲了美國而戰，由於空軍以及海軍的人跟戰機失踪的地點相距太遠，他們找不到戰機的殘骸，故此發生誤會，以爲別的星球有甚麼好像飛碟似的飛行物體，闖入地球上空，把他們連人帶機吃掉，我認爲這種推測是極爲荒謬的，你說得對，除非目擊的人，實在無法懂得其中奧妙，你是目擊者，請你把你在當晚的所見所聞說出來。」

阿澤想了想，說：「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了，我還是把當晚我看到的奇怪現象講出來吧，首先，我聽到十分刺耳的爆炸聲，又看見天空出現火光，跟着看見一些散散碎碎的物體跌下來，這種情況，使我回憶起自己看見過的戰爭片經常看到的景象，分明是空中有幾架飛機被人擊落。

「單是飛機被擊落，對我是無關的，偏巧它墮毀的地面正是巴哈馬羣島的一角，亦即是我藏身之地，我趕快划艇離開那個鬼地方，臨走時，我還看見一些人正在用滅火筒向飛機的殘骸噴射。」

「阿澤先生，你有看見過機師嗎？」

「有飛機墮毀，當然有機師同在一起跌下來，照情形看，那些機師沒法生存了，他們留在控制飛機的機艙之內，飛機着火焚燒，勢必燒成焦炭，用不着找尋，就算他們沒有燒死也被一種奇異的溶解液體澈底溶化，化爲烏有，總括一句，飛機全部化爲烏有，機師也是化爲烏有。」

說到這裏，他用加强的語氣補充一句，作爲解釋：「總統，你沒有看見過那些溶解液，很難知道它的厲害達到甚麼程度，人或是飛機的殘骸，被這種藥水噴射過，就會一吋又一吋的消失，去得無影無踪了。」

「眞是奇怪了，他們進行這種毀屍滅跡的工作時，你在旁目擊，你居然可以生還。」

「總統，我絕對不是說謊，有一件事情相當秘密，跟我的身份有關，希望你赦我的罪，如果你答應赦罪，我就說出來。」阿澤忽又很鄭重的說。

「好的，不管你做過那一種傷天害理的工作，我都赦免你的罪。」

阿澤欣然說：「多謝總統的厚愛，我照直說了，我一直都是海盜。」

「既然你是海盜，爲甚麼你划艇到荒島去呢？」

「我並非划艇到荒島去，而是划艇離開荒島，說得更清楚點，那一隻小艇也是偷來的。」

「關於你的生活方式，我不想再三研究了，總之，我赦免你的過失，擒了那一批殺手特務，還給你賞賜，爲甚麼當時僅有你一個人留下來做海盜的？照我所知，凡是海盜，必有一帮人，你怎可以單人匹馬做海盜呢？」

「我並非單人匹馬做海盜，只是被奸人所害。」

「海盜也有奸人嗎？」

「當然有，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奸人。我們這一批海盜横行在魔鬼三角區的海域，有二十多人，料不到某一次殺人行刧之後，分贓不匀，他們施展殺手鐧，把我放在荒島上面，希望我活活的餓死，我能夠活下去，全靠島上來了一批不明來歷的人，就說他們是殺手特務吧，沒有他們，我必然餓死，那是空戰發生前旬日的事了，我像老鼠似的東躲西藏，無意中，偷聽到那種秘密，才知道他們打算採用一種特務方法誘惑佛州空軍在夜間出擊，到時美國戰機飛到巴拿馬島上空，逐隻擊落，隨即澈底毀滅。他們有食物，也有小艇，正好給我一條生路。關於我的所見所聞，我都說完了，我有一句話相當重要，特別要指出來，對你說知，免得美國戰機一天天的消失，那一批魔頭全靠一個科學家支配，他們把這傢伙稱做老魔頭，大概是五十多歲，人並不老，只是資格老而已，偷聽了幾次，我把每次偷聽的資料放在腦海中歸納在一起，才醒悟起來，那個老魔頭原來使用神秘氣體令到追擊他的機師在空中暈倒，以致機毀人亡，你必然知道，一架戰機正在高速追逐的時候，機師昏迷不醒，他就完了，就算沒有人把他擊落，那一架戰機也會爆炸，原因是沒有人控制，就算機內有兩個機師以及一個槍手，仍是如此，雖然一個人嗅到那種氣體暈倒，別的人同在那一架戰機之內，恐怕他們也難逃一死。」

「那個魔頭的眞姓名是些甚麼？」

「我怎麼會知道呢？不過，從多次的談話當中，我隱約地知道他是一個濃鬍子兼且身型高大的中年人，似乎逐漸進入晚年了，他們背後把他稱做神經爆炸專家，好像他沒有投入魔帮之前，是一個大學教授，我已經把搜索他的範圍收縮到很細了，照理你可以運用，總統的權力把他抓出來。」

列根總統苦笑一下，道：「把他抓出來有甚麼用？六十架戰機的機師已經死了，難道他有本領使他們起死回生嗎？」

「不，總統，抓了他知道怎樣對付那種神秘氣體，以後美國戰機或轟炸機戰可以避免逐漸消失的惡運，製造一架巨型的轟炸機要多少錢呢？至於那個專家，給他一點錢他就一切吐實！」

列根總統眼睛一亮，說：「原來他是見錢開眼的人，你怎樣知道？」

「因爲他們在背後談及他的時候，總是以輕蔑的目光去看他，認爲他對那一個黨缺乏誠意，也沒有眞正的認識，故此我覺得他見錢開眼，此外，還因他是極複雜的混血兒，根本上沒有國籍，這種人當然是沒有國家思想以及宗教的思想的，亦即反映出只是崇拜金錢，希望在私生活方面得到高度享受。」

「是的，有許多的科學家到了晚年就完全改變他的性格，傾向於美人醇酒，整天在夜總會留連忘返，你說的老魔頭可能是這種人了，阿澤先生，你有沒有看見過他呢？」

「我當然不是故意躲着窺望他的，只是無意中看見他吧了，讓我想想吧，前後總共看見過他四次。」

「很好，只是看見過他四次已經夠了，希望你澈底合作，替國家做一件好事，我的意思是想邀請你躲在暗處，指出那一個走進副官室的人是不是他。」

「我很樂意效力，而且不需要你付出



圖爲墨西哥萬惡城的夜景，至今仍受巫術控制，酋長操生殺大權，圖內小教堂對開之處是二千年前留下的血祭台。

任何一種酬報。」

「不，事成之後，我一定派你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水警輪辦事處做一艘水警輪的船長，到時你可以指揮手下一百二十個水警圍攻以前害過你的海盜，照我想，這一份工作可能使你稱心滿意了，是也不是呢？」

阿澤滿臉堆笑，稱謝不已。

突然，他把笑容收斂，眉心一皺，說：「總統，人海茫茫你說甚麼地方能把那個行踪詭秘的科學家找出來呢？」

「我有我的一套，像他這種人，每天必然看報紙，我只要在華盛頓郵報以及佛羅里達州日報分別刋登一段比較顯著的小廣告，便即生效，他閱讀報紙的一段時間，偶然看到那一段小廣吉，一定知道我想見他，而且沒有惡意，我認爲他遲早會走進副官室，你留下來替我認人，他怎會逃出你的視綫之外，只要你認爲那個人的確是老魔頭，我就叫副官馬航召見他，如同現時我跟你見面一樣。」

「這樣也好，不過，我想向你多講一句，科學家最憎恨別人不尊敬他，你千萬不要叫人替他剝光了衣裳檢查他有沒有利器，對他來說，那是極大的侮辱，可能因此拂袖而去。」

「是的，阿澤兄，幸虧你來提醒我，否則，我犯上了這種錯誤，可能會前功盡棄。」

最後，列根總統吩咐副官馬航好好的欵待阿澤。

本來是海盜身份的阿澤，現在竟變了上賓。

突擊墨西哥萬惡城

列根總統的確想得週到，在報紙上面刋登的小廣告果然生效，上欵寫的是「神經爆炸專家」，自稱有要緊的事商量，叫他打一個電話聯絡，那是「馬航」家裏的電話，下欵署名：「列根」。

這個小廣告分別刋登在美國幾份暢銷日報，只是刋登了一天，便有回音了，有人跟馬航聯絡，再由馬航指定他在某一段時間進入一間學校的會客室。

那段時間已經是下午六時，學校裏面沒有教師和學生了，有的只是馬航一個。

馬航以教師的身份見客，故意跟對方說個不了，使阿澤躲在的暗處看清楚來人是誰。阿澤認爲這傢伙是老魔頭，馬航的助手立刻打電話到白宮去，由另一名副官接聽，通知列根總統，在十五分鐘之後，列根總統已經離開白宮，進入學校的會客室內。

列根總統跟老魔頭面對面的坐着。

列根總統說：「一個人殺了六十名機師，總是心裏不寧靜的，你却是例外，佩服之至。」

「我沒有殺過任何一個機師，他們至今仍是好好的活着，只是你們找不着他們吧了。」

「這個消息太好了，如果你能夠引渡我把他們找回來，每一個機師的贖金是十萬元，我給你六百萬，你可滿意了吧。」

「我要求五千萬美元，現欵到了手，我就把機師以及戰機全部交還，另外教你

們怎樣防範破壞神秘的毒氣！」

「好，我不會跟你討價還價的，甚至不會查問你怎樣做，我所需要的是全部機師，必須活着，不過，那筆巨欵我怎樣交給你呢？坦白點說，你收了錢就去得無影無踪，我豈不是被人恥笑？」

「不要緊，我是有担保的？」

「憑甚麼担保？」

「我的性命就是担保。」

「老魔頭，你太過喜歡說笑了，你收了錢，飄然而去，我未必有機會見你。」

「照我所知，你們處理重要的特務，俱是如此，叫他先行吃了一種神秘藥丸，外邊沒有解藥，三天之內，那個特務沒有回來，腸斷而死，因此保證他三天之內一定回來，我願意吃那種藥丸。」

「你眞是聰明，換言之，三天之內，機師以及戰機一定回來，是也不是呢？」

「關於這點，我須解釋幾句，我只能把囚禁人和戰機的地點說出來，由你派出去的人看見過，就算是達成任務，坦白點說，我沒有力量救他們，更加沒有力量從隱蔽地穴搬走六十架戰機。」

「好的，我們成交了，五千萬元面額的支票即時寫給你，今天已經沒有時間了，明天你可以到銀行支取！」

「總統眞是爽快，支票到了手，你即時可以獲悉我的秘方，今晚就沒有人斗胆向美國的戰機打主意。」

「好，一切順利，你開始說吧。」

「我只是一名大學教授，對人體的生理構造，以及對物理頗有研究，無意中獲悉了一件事情，把嗅化物加入某一種氣體之內，它發出來的毒氣能够令人嗅吸了立刻暈倒，但暈倒之人並未死去，兩小時後復甦，一切復元，於是我把這一條獨步單方賣給一個有勢力的人，就是如此，你們的機師追到天上去，昏迷不醒。」

「照理一架戰機的機師昏迷，戰機會跌下去，怎能做得到人機都沒爆炸呢？」

「很簡單，被追逐的一架飛機會有巨大的電磁，可以操縱空中六十架戰機，指揮它在安全的地點降落。」

「那個負責指揮六十架戰機的人一定是了不起的了，這個人是誰？」

「他就是我。」

「你目睹人和機都安全降落，爲何美國的空軍陸軍拚命搜索，徒勞無功呢？」

「我不敢說他們低能，只能說我們佈局此妙，我還沒有收銀，不可以講得太多，請你原諒，還有一點今後你們派出戰機升空，只是叫機師和槍手佩戴防毒面罩，那就一切平安，今天的談話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明天下午我再到這裏來，希望你派人跟我一齊啓程到遠方去，還準備一些給特務吃的藥丸。」

他收了列根寫的支票，飄然而去。

老魔頭果然够胆，眞的去拿現欵，那是一百美元面額一張的，用四個大皮箱裝滿，放在汽車箱內，然後開駛。

他沒有保鑣，而且信得過那些鈔票沒有一張僞鈔，因爲他知道有六十條人命掌握自己的手上，不怕對方變心。

列根總統再三考慮，終於只派雷克斯少校一個人去，担任這個任務，當然的，出動之前，老魔頭吃了一粒有毒的藥丸。

兩人乘搭總統派出去的專機啓程，料不到老魔頭指定降落的地方竟然是墨西哥魔教的最旺盛的地區，叫做「萬惡城」。

當晚沒有人想像到戰機在墨西哥可以降落，故此沒法找到到他們的踪跡。

那個老魔頭究竟效忠於那一方面的，雷克斯少校沒法知情，只知道他在萬惡城郊外的空曠地方落機之後，老魔頭走進去，當面把三千萬美元交給酋長「卡列沙巴」，酋長帶他們到指定的巨大岩洞看過六十個機師，又看見山谷之內停放六十架戰機，便即乘坐原機回到華盛頓。

雷克斯少校是列根總統最親信的人，信以爲眞，把解毒丸交給老魔頭吃，便即放走他。

至於機師知戰機，不容易立刻取回，因爲他們要透過外交關係向墨西哥伸手。

經過一番磋商之後，列根總統和佛州空軍司令米羅中將同意採取突擊的手法救人，在一個黑夜派出二百五十架飛機向墨西哥萬惡城突襲，他們毫不費力的找到了六十個機師，可惜他們全部都已變成白痴，谷中停放的戰機也非眞的戰機，只是用木料搭成，另加紙糊，分明是個騙局。

他們不敢找酋長的晦氣，只好拋棄了收回戰機的念頭，帶走六十個機師返國算數。

那些機師能够治癒吧？這個問題，難以回答。

究竟老魔頭奉誰之命作出如此週到的特別安排呢？他一去無踪，是否被圈子裏的特務黑吃黑殺害呢？這個問題也是沒法回答的，阿澤終於從海盜變成水警輪的一名官佐，總算有點收獲，阿澤向總統告密所講的話，有一半是說謊的，六十架戰機沒有在空中爆炸。

（全文完）

花招

（本文承自第38頁）

「我所以能活到現在……正是因爲所有的對頭都把我估低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我們太孤了……」

「星五……這女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但我試着去猜……也許能猜到五六成……只不過……我眞懷疑，她會是『腿先生』的門下？」

「誰呀？」

「小浪，我們離開這個地方……如果我沒有猜錯……也許今夜就會有個總結局的……」

花浪半信半疑地跟他下了孤山。

× × ×

牙床絳帳之中，半臥着一個肉香四溢的中年女人，論美艷，她似乎比張惠卿還要動人。

此刻，一個人在窻外作了暗號。

溫士奇皺了一下眉頭，此刻她是誰都不想見，只想休息，但轉念一想，此人來了也許有點用處。

「請進來！」

魏奇入屋，十分注意床上的溫士奇。

「總捕頭有什麼事？」

「溫老闆，我爲妳也作了不少的事，而且好友蕭大山已先走了。無論如何，妳該有所表示。」

「什麼表示？」

「補償在下與好友的損失。」

溫士奇啞然道：「多少？」

「五百萬兩！」室內的濃烈藥味，使他鼓足勇氣提出。

溫士奇一點表情也沒有，頗出魏奇的意料。當然也十分担心，是不是自己在她的心目中仍然缺乏擧足輕重的力量？

「值不值？」

「值！」溫士奇道：「這麼說，你必然也到過孤山！看見過李、藍之搏，以及另外一場力搏了。」

「對！我自然不如妳，更不如藍星五，但是，我有我的弄錢方式。」

「說說你的方式！」

「如果溫老闆善財難捨，明天杭州每一條大街小巷口處的牆上會有一張紅紙招貼。」

「上面寫的是什些麼？」

「圖文並茂，有老闆和張惠卿及花波苟且的畫面，還有扼要的介紹與說明。」

魏奇曖昧地笑笑，道：「當然，要揭穿妳不是正常女人的秘密。」

溫士奇淡然道：「這麼說來，我是非答應不可了？」

「溫老闆，我們已想了很久，妳似乎沒有第二條路妳走！況且你們溫家弄過太多的昧心錢，這戔戔之數實在是算不了什麼。」

「恭喜你魏總捕頭，我不能不佩服你，雖然，我不願付這筆錢，却又不得不付，我剛自孤山回來，你是有備而來的，就偏勞你研墨，我爲你開一張銀票……」

魏奇立刻就在桌上找文房四寶，在此同時，人自床上彈起，魏奇並非沒有準備，但他以爲她已受重創，絕對不可能再施展「套腿」了。

這次估計錯誤的代價可就太大了。

他閃了三次，沒有閃過這一蓬「套腿」，「蓬」地一聲，正中後腦，魏奇栽出外間去了。

但幾乎在她轉身的同時，發現床沿上坐了一人，竟是藍星五，道：「我是誰？諒妳在孤山上已經聽到家伯父一夜之間輸光了數千萬兩的家當，人也自殺而死，這筆血債，使我明知不好討而毅然來此，尚幸妳插手奪產，反之，我要殺妳至少也缺乏理由，而妳那萬惡的父親又已死了！事實上李志洪也是爲他父親來討債的，你們不知害了多少人——」

溫士奇非孤注一擲不可，因爲她知道藍星五的傷勢可能比她還重，凌厲的七腿一氣呵成，七腿又中了兩腿。

藍星五噴出一口血箭的同時，「蟠龍掌」也在頹勢中以哀兵的方式擊中對方一掌，這一掌力道之大，把站在門口的花浪都驚呆了。竟把溫士奇的頭顱砸裂，什至散開，而藍星五幾乎裁倒，花浪抱住了他，她已變成淚人兒。

× × ×

孫媚的孩子病死，孫媚的財產委讓契約給了李志洪，李又給了花波，他本以爲必要時可以收回的。

由於溫士奇也寫了一張大部份財產的委讓書給花波，花波死後，州府的人把花浪當作了花波，把死的花波當作了花浪，花浪也不拆穿。

因此，溫家張惠卿、徐建以及雷光庭等人的遺產都變成了花浪的，花浪的也就是藍星五的了。

溫士奇死亡的現場上有魏奇的屍體，花浪當時把他們作成互拚同歸於盡的樣子，爲了這案子，州衙方面都十分尷尬，草草落案，自不敢對遺產委讓之事有所反對了。

這件案子自始至終，可以說是噱頭十足，智慧比賽，最後勝利者固是幸運兒，得來却也十分艱辛苦澀。

正是所謂：貞士無心邀福，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憸人着意避禍，天即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數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此書到此已經結束，但關於「花會」不能不順便一提。清裨類鈔第三十五卷賭博類『花會』有云：花會爲賭博之一種，不知始自何時？極具流毒，能令士失其行，農失其時，工商失其藝。閩、粵、江、浙盛行於嘉、道年間，書三十四古人名仕取一名，納筒中，懸之樑間，自三十四人名中自取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如所認合于筒中之名，加三十倍賠之。

江浙之「花會」分三十六門，名目詭奇，如：林太平（龍）、陳逢春（鶴）、龍江祠（蜈蚣）、林銀玉（蟹）、林陰街（鴨）、宋正順（豬）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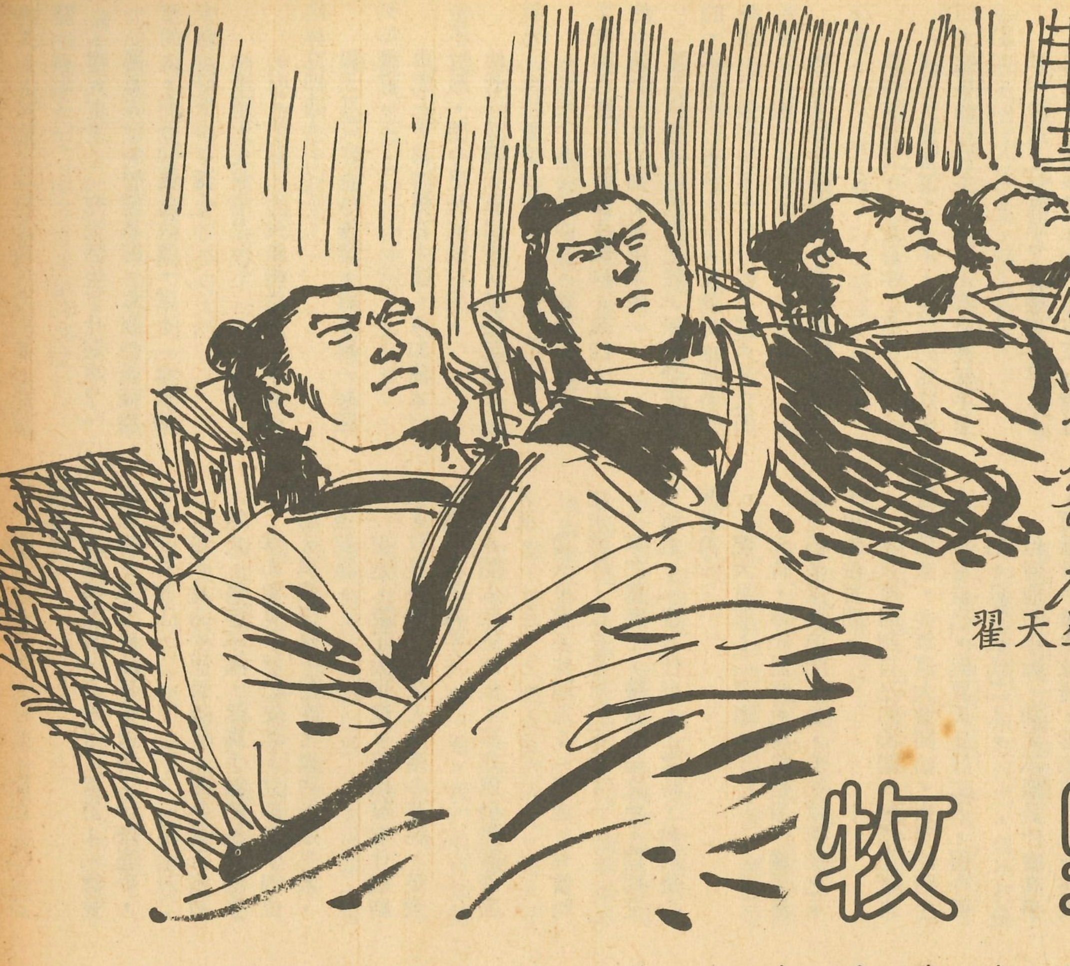
花會總機關叫「大筒」，每天開兩次，白天申時正，晚上子時初，中者每一兩賠三十兩，但三十兩由「航船」及「聽筒」各扣去一兩，實得二十八兩，也正因爲「花會」組織嚴密，所以黑幕很大……。

（全文完）

牧野恩仇（下）

翟天星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翟天星去找一個他曾經解救過的一位朋友，這朋友就是現在住在塞北開辦牧莊的車如龍，按照羊皮地圖指引來到「如龍牧莊」，找到了廿多年再相見的老朋友車如龍和他的四個弟弟。車如龍對翟天星到訪，慇勤接待，帶他參觀牧場和一年一度的傳統比賽競技，晚上參觀野火盛會，在比賽競技中發現一雙兄妹賈徹、賈純也有參加，本來是本地人參加的盛會竟然有外人參與，車如龍雖覺怪誕亦不拒絕，但盛會過後，牧場的少主人互相打鬥，自己的子侄亦互相打鬥，他們都不肯說出打鬥的原因，這使車如龍大傷腦筋，查不出主因……

情仇結合　歡喜冤家

車如龍大喝一聲：「住手！」

但是，他們彷如聾子，充耳不聞，繼續打鬥。

翟天星想說話，可是，不知相鬥原因，有何話可說！只見賈氏兄妹也在旁，他們臉雖無表情，但他們似乎十分喜歡看他們打鬥。

翟天星見車如龍越來越激動，便道：「唇寒齒亡，大家何必動氣？」

翟天星是運用了「密音傳語」之功，他們沒有理由聽不到的，但對方拚鬥仍然激烈。

翟天星又道：「各位，就讓在下作個魯仲連！」他一躍而入了戰團，把車如獅與他的對手分開。

車如獅氣憤道：「他們實在太不講理了！」

那高大漢子道：「咱們不講理？孩子相鬥，是他們之間的事，你們作父母的，爲何插手？」

其他相鬥的，也暫時停了下來。手是停了，但口却不停，一時之間，七咀八舌，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

車如龍道：「拓拔兄，請把事情弄清楚！」

那高大的漢子，原來便是拓拔莊的莊主，他上前道：「車莊主，咱們與如龍莊向來是唇齒相依，孩子打架，本屬平常之事，爲什麼竟要孩子的命？」

車如龍道：「要孩子的命，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拓拔莊主怒道：「咱們四個孩子，而今躺在床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納蘭莊主也氣憤道：「自從前幾天與你們的少爺打鬥之後，回家躺在床上，之後便全身痛楚，在床上輾轉，不知被你們下了什麼毒手！」

車如獅也十分憤怒，道：「你們狗口長不出象牙，孩子打鬥，怎會下毒手！」

于淳莊主道：「怎樣下毒手，咱們自然不知，但他們一致都指你們如龍莊的人，打不過人，派人暗中闖入，不知是下了毒物，還是用下三濫的江湖手法，害咱們的孩子，使他們痛苦不堪！」

翟天星聽了這番話，已弄出一個頭緒來，但他不明白，他們的兒子究竟而今如何，但可惜看來，已是十分嚴重，最重要的是救人，各執一言，無補於事。

翟天星道：「各位莊主，咱們大家互相指責，對事無助，最重要的是看看各位少主！」

衆人聽了，當然全沒異議。

翟天星道：「車老，爲了愼重起見，你們不用跟我去，讓我見過幾位少莊主才再作主意！」

四位莊主也久聞翟天星的聲名，領着翟天星而去，原來這四個牧場，分在四方，規模與土地面積，當然不及如龍牧莊，不過，地方也十分大，這次，四位少主同遭禍事，因爲拓拔莊最大，所以，其他三家的少主，也被送到拓拔莊，一同治理。

翟天星看見四位年青人，都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全身有些抽搐，口中呻吟不絕。

他按了四人的脈搏，却又不見如何不對！

四位莊主搶着問：「他們中了毒？」

翟天星搖頭，道：「他們這麼辛苦，維持了多久？」

拓拔莊主道：「也有四個時辰！」

翟天星又再按他們脈搏，只覺得上下氣冲，血氣是雄渾的，肯定不是中毒，於是，他試圖推血過宮，以內勁運力，忽然，拓拔雄停止了呻吟！

翟天星再向其他三人，施以同樣手法，結果，四人不藥而癒，疲累地睡了。

四位莊主，見兒子都被醫好了，放下了心頭大石，向翟天星千多萬謝，奉爲恩人。

奉過香茶，拓拔莊主首先開言：「翟大俠，咱們兒子不知如何感激恩公！」

翟天星笑笑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納蘭莊主道：「他們究竟下了什麼毒手？」

翟天星道：「其實，各位公子並不是中了毒，而是被人點了痲穴！」

于淳莊主道：「如果是點了穴，咱們也可解！」

翟天星道：「是的，不過這次點穴，是由高手下了重手，一般解穴手法並不生效！」

赫連莊主道：「高手，咱們這兒有什麼高手？」

翟天星道：「車氏家族的人，都懂武功，不過，以在下所知，他們沒有一人，可下此重手！」

拓拔莊主道：「咱們這地方向來十分平靜，也沒有什麼仇怨……」

于淳莊主也接口道：「咱們經營牛羊販賣，也算不上什麼大生意，如果有人陷害，咱們也不是對象！」

翟天星說道：「恕在下多言，上次貴少主與車氏兄弟打鬥，有沒有查出什麼原因？」

四位莊主異口同聲地道：「他們怎麼也不說，只推道是爲了小事而打！」

翟天星道：「究竟是什麼小事？」

拓拔莊主說道：「他們並沒有說得清楚！」

翟天星說道：「今次他們醒來，一定要加以盤問，否則，我恐怕事情有些不對頭。」

四位莊主一定要留翟天星用飯，他們一番盛情，而且他也想親口一問四位少莊主。

晚飯之時，四位少莊主已醒，翟天星盤問四人，四人開始時是支吾以對。

翟天星道：「你們隱瞞下去也可以，不過，以後再遇什麼難題，我決定袖手旁觀！」

四人飽嘗被重手點穴之苦，終於拓拔雄道：「我今早矇矓之際，似乎有人入我房間，一陣香氣撲面而來，跟着似乎被人撞擊了一下，接着有些暈眩，便痛苦不堪了！」

其他三人，也是有如此的經驗。

翟天星問道：「你們雖在矇矓之際，也大約認出那來人的身形？」

四人仍是支吾以對。

翟天星似乎已猜到了一些，道：「身形像個女子？」

四少莊主有點訝異。

翟天星道：「你們相信這人是個熟人，而且是個女子，她是……」

四少莊主面有異色，不欲翟天星再說下去。

此時，飯菜已擺開，四莊主恭敬入來，請翟天星出外吃飯，翟天星見四人臉色尷尬，便出了大廳。

剛好坐下，酒過一巡，又有人從外面

奔入，大叫道：「翟大俠，我們車老爺又發生事啦！」

翟天星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是車家的管家車壽，本來他是個穩重的人，而今卻氣急敗壞，道：「車家的少爺也好像中了毒！」

「看過大夫沒有？」

「有，不過，大夫無能為力，車老爺請你立即回去。」

翟天星只好急急告辭，與車壽一起回到如龍莊。

車家上下都齊集在大廳，車如龍本已是不舒服，而今更是無精打采。

他們一見翟天星回來，便齊聲道：「翟兄，你快看看他們！」

「他們」是指車亦文、亦武、亦英、亦傑和亦豪，他們渾身戰抖，與四大牧場的少爺們所患的卻又有所不同。

翟天星立即為他們把脈，脈搏是正常的，不過小心再把之下，又覺得血氣時強時弱，這强弱並不十分分明，翟天星立即為車亦文推血過宮。

他用了雙倍的勁力，才使車亦文平靜下來。

車如龍問道：「是否中了毒？」

翟天星搖首道：「不，他們的症狀與四大牧場的少莊主差不多，都是被高手重手點穴。」

車如龍道：「高手？什麼高手？」

翟天星也不多言，一一為車家少爺推宮解穴。

弄了差不多兩個時辰，他們才沒事，昏睡過去。

翟天星忽然想起亦妍，問道：「令嫒沒事？」

車亦妍其實一直在旁，答道：「我並沒有事！不知衆位哥哥遇到了什麼高手，而我卻沒有！」

翟天星心中思量着，八個年青人都被人點穴，痛苦不堪，這高手為的是什麼？

車如龍見子姪已安然，立即召了四位兄弟，與翟天星一起在大廳內一邊吃飯、一邊商議。

可是，說了大半晚，仍然沒有什麼結果，只是決議了多派人保護各莊院，免致這高手再下毒手。

酒闌人散的時候，車如龍仍然陪着翟天星。

翟天星禁不住問道：「車老，你當時北走關外，似乎是有些不妥！」

車如龍聽了，臉露靦覥之色，期期艾艾地道：「沒有什麼——當時，我只是心灰意冷……」

翟天星道：「車老……」

那時，車如龍臉色極為難看，翟天星本有很多話要追問下去，但在這情形之下，也無法再問。

翟天星回到自己的房間，細細思量事情的始末，從草原大會開始，出現的陌生人，只有自己，與賈氏兄妹二人，而今要懷疑的，只有賈氏二人。

但看他們年齡，卻又不似是什麼高手，賈徹身手雖然敏捷，看來他並沒有害人之心，如果他要報仇雪恨，在各個鬥馬的場合，早便可以利用一些機會，殺死四大牧場的其中一個少莊主，也可以借故讓車家少爺受傷，他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是處處維護他們，不讓他們受皮外之傷，也不讓他們臉上無光。

如果說結仇，賈氏兄妹與車家少爺年紀相若，而車家少爺一向處身關外，根本沒有到過中原，那有機會與賈氏兄妹結下仇怨？

四大牧場的少莊主，情況也是一樣，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之間，並無仇怨。

唯一的可能，車莊主與賈氏兄妹的上一代有過仇怨。不過，這應該是年代久遠的事……

想到這裏，翟天星感到異常疲倦，一陣輕風吹來，他感到十分舒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翌日醒來，房間仍然十分昏暗。

翟天星感到頭重而身乏力，他勉強坐起來了，卻又感到腹如雷鳴，飢腸轆轆。

他洗過了臉，精神較為舒暢。

走出大廳，卻是闃無一人，他有點奇怪，看看天色，卻又不像早晨，天空昏暗，一羣鳥兒飛過，啁啾之聲不絕，走出大院，遠望外面，只見很遠之處，炊烟四起，那些鳥兒並不是飛出樹林，而是飛入樹林！

翟天星直以為自己看錯了，不過，一羣一羣飛過的鳥兒，都是返回樹林，那麼，而今應是黃昏，而非早晨。

難道自己一睡，卻睡了一夜一日？

他不相信，可是腹中卻又感到十分飢餓，如果是早晨，斷沒有如此飢餓感覺。

如龍莊如此大，上下傭僕極多，可是，如今卻不見一個人，他們都去了那裏？

忽然，他見到一個人走過來，正是車壽。

翟天星問道：「管家，而今是什麼時候？」

車壽打了呵欠，道：「看來是申末酉初——不知為什麼，我似乎睡了一夜一日，其他而今才醒來。」

「什麼？你也睡了一夜一日，莊主他們又如何？」

車壽道：「他們也剛起來了！」

這麼大的如龍莊，人人也睡了一夜一日，那實在不可思議的事情。

翟天星立即趕到車如龍的院子。

車如龍仍有點睡意，道：「不知是否昨天太辛苦了。一睡是……」

翟天星接口道：「一夜一日！」

車如龍道：「你也睡了很久。」

翟天星道：「是的，車壽也是如此，各人又怎樣？事情有點……」

他沒有說完，拉了車如龍，看看他的兄弟，果然，每人都剛剛起床不久，都是睡了一夜一日。

翟天星道：「事情極為奇異，我與你可能是因為太倦，而多睡幾個時辰，但沒有理由所有人都同時多睡幾個時辰，除非是——」

這時，車壽匆匆而來，並帶着一個管牛的佃工，道：「老爺，他整個牛欄內的牛不見了。」

車如龍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什麼，不見了多少牛？」

那佃工誠惶誠恐地道：「整個牛欄，

是三百隻牛都不見了！」

「三百隻牛不見了。」

他們立即拉了佃工，一同走到牛欄。

果然，這個大牛欄內，空無一牛！

佃工對車如龍道：「老爺，我實在無用，竟然看不住牛羣，被人偷去！」

車如龍道：「你昨夜在那裏？喝多了酒？」

佃工道：「我就住在那小屋——」他指着牛欄不遠之處，一間草屋，他續道：「我昨夜臨睡之前，也四周看過，看看有沒有欄杆斷了才去睡的，一覺醒來，牛欄已空無一牛！」

車壽道：「你這個醉鬼，一定是多喝了，三百隻牛在你身旁走過，你竟然懵然不知。」

佃工低下頭來，沒話可說。

就算是一個爛醉如泥的人，有三百隻牛在身畔走過，也沒有可能不知道的！

車如龍說道：「你眞沒有聽到一點聲音？」

佃工道：「沒有，眞的沒有！」

翟天星道：「你究竟睡了多久？」

佃工道：「我可能有點不舒服，昨夜一睡，到剛才才起來！」

這個佃工也是睡了一夜一日。

翟天星在牛欄之內看了一會，指着地下的蹄印，只見牛羣是奔向大門。

可是，隨着牛蹄印到了大門，蹄印卻又突然沒有了，三百隻牛難道騰雲駕霧的飛去了？

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佃工苦着臉，硬着頭皮向車如龍道：「老爺，我知道無法賠這三百隻牛，不過，我家上有老、下有小……」

車如龍道：「你不用再說，看來這事很奇怪，你仍小心守着這牛欄。」

那佃工才如釋重負地走開。

車如龍看見翟天星在沉思，也不打擾，過了一會，才回到大廳，僕人已送上了晚飯。

翟天星道：「三百隻牛，不翼而飛，這實在是一個陰謀！」

車如龍道：「是誰有這樣的本領。」

翟天星道：「照我的猜測，用重手點穴的人，與這神出鬼沒的偷牛賊，應該是同一人！」

車如龍道：「如果這人是一個高手，點穴害人也可以說得過，但無論這人如何武功高强，也無法在一夜之間，無聲無息地偷走三百隻牛！」

翟天星道：「而今我們在光，這人在黑，他有意偷牛，自然是有一套計劃。」

車如龍道：「等一會，我們或可知道大概！」

翟天星奇怪道：「為什麼？」

車如龍道：「我已派人飛馬出關，看看什麼人用什麼辦法運牛出去！」

翟天星道：「你昨夜睡得怎樣？」

車如龍道：「很好，一躺下床，吹來一陣輕風便睡着了，竟到黃昏才醒。」

翟天星回心一想，自己入睡的情形，也是差不多，那陣輕風，可能是迷藥！

車如龍見他沉吟，問道：「你想到了什麼？」

翟天星道：「我們都睡了一夜一日，那並不是偶然。有人利用迷藥或悶香之類，把我們弄得不醒人事，那也可以解釋了那佃工可以任由三百隻牛在他身邊經過，而完全不知！」

車如龍道：「這人也實在工於心計，為了三百隻牛，使院內幾百人昏睡，功夫也不少！」

翟天星道：「如果他不是這樣做，他那裏有足夠的時間，運走牛羣？他有一日的時間，什麼事也可以做到。」

車如龍說道：「但是，入關的關卡，全部都是我的熟人，他又怎麼能把牛羣運走？」

翟天星說道：「看來事情還要演變下去——」

車壽又帶了幾個人進來。

其中一人說道：「稟報莊主，關卡內的人說，今日晌午，的確有人運走三百隻牛。」

車如龍急問：「是什麼人運走？」

那人道：「是老爺親身押運的！」

車如龍道：「胡說，我整日都在莊內，豈會押運了三百隻牛。」

那人道：「那關卡內的人都熟悉老爺，他們都說是老爺指揮一切的！」

另外的人也異口同聲如此說。

車如龍見他們如此說，只有叫他們退下，然後，他自言自語地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翟天星道：「事情其實也非常簡單——這人早已有了一套計劃，他知道車老你是運牛羊入關的出名人物，所以他索性易容，改扮了你，順利運牛過關！」

車如龍突然感到一陣恐懼。

翟天星在一時之間，也毫無辦法，毫無頭緒，這個隱藏着的敵人是誰，為的是什麼？

車如龍身體本來已不大舒服，而今經過這件事的打擊，更覺不安，臉色十分難看。

翟天星道：「車老，你好好休息一下，相信你不會在敵人沒有正式露臉之前，便倒下去！」

車如龍是剛毅不屈的漢子，否則，他也不能在這荒蕪的塞北，建立起這個牧野王國。

而今，平靜的日子過去了，這個牧野王國也面臨了重大的挑戰。

翟天星又道：「以我的猜測，還有更多令人意外的事情會出現！」

車如龍臉色更為慘白，道：「我也有這種預感！」頓了一頓，又道：「我不會倒下去的。」

他奮起了精神，吩咐家中的傭僕佃工，好好的把守牧莊，並且聚集了兄弟，分担日夜放哨的工作。

這麼仔細的分工合作，看來那敵人暫時也無所施其技，翟天星對這件事的興趣，也越來越濃。

平靜了三天之後，事情又發生了。

那日晌午，一個牧羊的佃工趕來，向車如龍報告道：「幾十隻羊，忽然中毒死了。」

車如龍與翟天星趕到放羊的地方，只見這個翠綠的山地，躺着幾十頭肥羊。

翟天星細撫羊毛，發覺仍有餘溫。

車如龍小心翻着羊眼、羊齒，突然，臉露一種恐懼的顏色，叫道：「快把其餘的羊趕回羊欄。」

這時，車壽又匆匆趕來，叫道：「那邊的羊也死了不少！」

車如龍道：「你快通知各處的牛羊佃工，全部牛羊都要入欄，暫時不許吃生草，一律餵以乾草！」

車壽領命而去。

翟天星不是養牧人，當然不明白車如龍發現了什麼，當他吩咐一切之後，才問道：「羊羣是被人下毒而死？」

車如龍道：「不，不是下毒！」他俯身，在草坪之中拔了一根小草，「兇手是這根東西。」

翟天星看了，這只是一根普通的小草，奇怪地問道：「這是一根草，有什麼特別！」

車如龍道：「在你看來，沒有什麼特別，但在我看來，却不同了，你看，這廣大的草原，並非由一種草構成的，而是有三千種以上——」

翟天星驚嘆道：「竟有三千種不同的草！」

車如龍道：「你看這一根小草，名叫羊蓿，對人並沒有害，但對牛羊來說，却是一種顛狂藥！」

「顛狂藥？」

「是的，羊吃了之後，會抽搐而發狂，然後死去！」

翟天星小心看着那株小草，再在地上草叢中細找，一時之間，並沒有發現其他同樣的小草。

車如龍道：「在我建立這個牧莊之時，咱們幾兄弟，便是花了大半年的時間，去清除這種羊蓿，才可以養育牛羊，想不到而今又有這種植物出現！」

翟天星再找一會，仍沒有發現另外一株，便問車如龍道：「這死去的羊，都是吃了這種羊蓿而死？」

車如龍也點了點頭，在草坪之上，細細找尋，又自言自語地道：「一株半棵的羊蓿，又怎會毒死了幾十隻羊。除非有一大片。」

翟天星忽道：「這羣羊剛才並不是在這裏吃草的！」

於是，他們轉過了山坡，前面是另一塊草坪，沿着這草坪而下，翟天星叫道：「你看，這裏滿是羊蓿！」

車如龍也在另一邊發現了一大片的羊蓿。

翟天星道：「車老，這幾年間，是否常常發現這種羊蓿？」

「沒有，羊蓿對咱們來說，簡直是砒霜一般，當然，草坪間有一株，那是不出奇的，因為可能是從別處吹來，偶然跌在泥裏！」

翟天星沿着整個山坡走，發現羊蓿的數目不少，忍不住道：「看來這並不是偶然，車老，這種羊蓿由種子到成一株小草，要多少日子？」

車如龍說道：「十五至二十天便可長成！」

翟天星道：「車老，你看，這羊蓿是有人故意撒播在這裏的。」

車如龍也同意，自言自語道：「誰也知道羊蓿是咱們的毒藥，為什麼竟有人在這裏播種！」

他們再走了兩個山頭，發現幾個草坪，也雜着不少的羊蓿，看那些羊蓿生長的位置，可以肯定，是有人故意撒下種子而長成的。

兩人返回牧莊，車如龍立即召喚了所有牧羊佃工，並且吩咐他們千萬不要再放羊出去，那些佃工又續有羊死的報告，統計下來，一日之間，已有三百頭羊死去。

三百頭牛被人偷走，然後是三百頭羊被毒死，這事情實在不簡單。

當車如龍把一切善後工作做妥，翟天星便問：「車老，你在這裏，名聲影响，是樹大招風？」

車如龍道：「也有這個可能——不過，這幾年來，四個牧場主人，對我也十分恭敬！」

「你說是那附近的四個，照你自己看來，他們對你的牧莊，是具有野心？」

車如龍道：「當然有，我並不是本地人，他們却是世居關外，我的牧莊日益增大，而他們依然故我！」

「為什麼他們不擴大？」

車如龍道：「他們並非不想，而是人力與財力的限制，我有幾兄弟，同心合力，自然比他們獨力為佳！」

翟天星道：「這些年來，你們之間有沒有爭執過？」

車如龍道：「有，只不過是小規模的，我的牧莊在水源之處，他們不敢太惡，否則我一截水源，他們連一個小小的牧場也做不成！」

原來車如龍在這地方如此威風，是因為他操有生殺之權，四家小牧場對他的尊敬，並不是發至內心。

車如龍道：「我也要找他們談談！」

翟天星道：「我看這未必是他們所為，因為這件事是跟着牛羣失踪而發生的，如果是他們做的，也不至於這麼明目張胆，而且牧羊人都知道，羊蓿是羊羣大忌，他們再蠢也不會用這些方法！」

「你的意思是——」

翟天星道：「牛羣失踪，羊羣死亡，應該是都同一個陰謀者所為的。」

車如龍喃喃道：「我與他有何深仇大恨？」

翟天星道：「這個陰謀應該是不止這些，車老，你也要有一番準備！」

車如龍淡然一笑，道：「我從無到有，而今要是要我從有到無，那又如何？」

忽然，翟天星想起了賈氏兄妹，問道：「他們兄妹是否走了？」

車如龍道：「不，他們前幾天還與赤文他們，出外狩獵，聽赤妍說過，他們可能長住下來！」

翟天星心中納罕，這一對來自中原的兄妹，竟要在此關外荒蕪苦寒之地住下？

兩日的平靜，又起了一個大風波。

那日，兩個佃工因小故與拓拔牧場的佃工而爭執起來，不知如何，竟然大打出手。

當翟天星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已有十幾人參加了大打鬥，如龍牧莊人手衆多，而那四個牧場却是聯手而來，因此，兩帮人衆，打得異常激烈。

翟天星與車如龍趕到打鬥的地方，只見他們正在拚個你死我活。

車家的兄弟與四個牧場的少主也在一旁，開始是對罵，漸漸也加入了戰團。

車如龍與自己兄弟，與四個牧場的老莊主，分別喝令小輩停手，可是，在這場合之後，沒有人會聽到他們的聲音，反而因此引起了誤會。

拓拔莊主最是脾性猛烈，一言不合，竟與車亦豪打了起來，這一動手，其他幾人也動起手來。

車如龍大喝幾聲，沒有人理會，使他氣往上沖，全身顫抖，搖搖欲墜。

翟天星扶着車如龍，道：「車老，你放心，我會替你主持這局面！」

車壽扶着老爺，走到樹蔭之下休歇。

翟天星看着這幾十人的狂打，一時之間，也沒什麼辦法，就算自己動手，也沒有用處！

忽然，他靈機一觸。

這打鬥地方，是一個佃戶的茅屋附近，茅屋之外，有幾個儲水的大木桶，翟天星奔向木桶之處，雙掌鼓足勁力，「天星掌」擊出，那大木桶內的水，被擊上了半空。

然後，水柱擴散，落下如雨點！

衆人忽覺滿臉水滴，稍為停了下來。

翟天星急用勁運氣道：「各位，咱們何必受人擺佈，自相殘殺？」

這話一出，他們都已停了下來。

翟天星續道：「各位莊主，你們相鬥，為的是什麼？」四位莊主與車家的人，面面相覷。

「幾位少莊主，你們又為了什麼？」

車亦文似乎有話要說，但拓拔雄與其他三個牧場少主，向他怒目而視，看來他們之間，誤會至深。

翟天星又問：「各位佃工，你們相鬥，又為的是什麼？」

一個佃工高聲道：「有人要弄汚咱們水源！」

翟天星問：「是什麼人？」

那佃工茫然說道：「不知是誰，我猜是——」

翟天星立即用說話止住了他，向其他佃工問：「你們又為什麼？」

另一個牧場的佃工道：「我也聽過這樣說，因此，咱們是拚打起來！」

翟天星急問道：「而今水源有沒有弄汚？」

幾個佃工搶着往後山去查看一下，不一會跑回來，異口同聲地道：「沒有，沒有……」

翟天星道：「你們果眞上了人家的當了，其實，你們只聽過有人如此說，並沒有看過事實！」

衆人聽了，竊竊私議。

翟天星道：「咱們以後要更加小心，否則會有更多禍事……」

衆人都開始散去，唯有年青那一輩，車亦文與拓拔雄等，仍是怒氣未平。

忽然，北面山坡，傳來蹄聲，不一會，三人騎馬而來，竟是車亦妍與賈氏兄妹三人。

賈徹看見他們仍在對峙，奇怪地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人回答。

賈純向衆人一笑道：「你們切磋武功，為什麼不早對我說一聲，讓我也來玩一玩？」

她的如花笑靨，幾乎是融化了衆人。

車亦文道：「下次再有機會，咱們再玩過！」

拓拔雄展示勉強的笑容，道：「賈姑娘，你便留下，與咱們一起玩！」

賈純又再一笑，向各人看了一眼，道：「好，今天天朗氣清，咱們策馬去！」

車家少爺與各位少莊主，似乎忘記了剛才的敵對仇恨，紛紛上馬，跟着賈純奔去。

賈徹向翟天星微笑：「翟大俠，你也同來？」

翟天星也笑笑，道：「你們好好的玩吧！」

這一次打鬥事件，終於結束了，佃工散去，而那四個牧場莊主也散去，翟天星與車如龍也回到如龍莊。

車如龍坐在太師椅上，顯得十分疲累，道：「不知明天還有什麼事發生？」

翟天星道：「誰知道？只有查出這個可怕陰謀者的人才知道！」

車如龍的臉色極為難看，而且呼吸有些急喘，翟天星立時為他把脈，並且用了一條簡單的方子。

車家兄弟聽到老大有病，都紛紛追問翟天星。

翟天星道：「車老並不是什麼大病，只不過太勞累，心中鬱結，我看休息一下，便可復元！」

兩日轉眼過去，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而車如龍的身體也恢復過來。

可是，第三天開始，禍事再臨。

那日清早，車壽與幾個佃工，趕來見車如龍。

車壽說道：「老爺，畜牲似乎有些不妥！」

車如龍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佃工道：「照我們的猜測，那些牛都染上了病——而且是……」

車如龍道：「這些工作你們可以自己下決斷！」

另一個佃工說道：「我們恐怕是口蹄病……」

車如龍聽到嚇了一跳，問道：「口蹄病？」

幾個佃工也點點頭，表示同意。

車如龍起來，向大門衝去，邊走邊對車壽道：「快帶我去看看，有多少隻畜牲死了？」

車壽道：「並不太多，每個佃工轄下，死了三幾隻，我看見他們太緊張了……」他也邊走邊說，追着車如龍，他又道：「我看並不太嚴重！」

車如龍道：「車壽，你可記得，十五年前，那一次的口蹄病，幾乎使我傾家蕩產？」

車壽道：「我記得，不過，而今我們有了經驗，可以控制一下……」

佃工已把幾隻死去的牛羊拉來。

車如龍蹲下，小心檢驗每一隻死去的牛羊，漸漸，他雙手抖動地道：「是的，一切跡象都是……」

佃工道：「老爺，我們去把其他牛羊隔開！」

車如龍道：「慢着，快去看看你們的羊欄牛欄，還有沒有發病的，如果有的話，立即拖出去打死！然後，集中這些牛羊屍體，一起焚化！」

佃工都應命而去。

車如龍又吩咐車壽，道：「快去通知四大牧場，及其他附近的牧戶，要他們小心提防，否則……否則，那些可怕的日子，又再來臨！」

十五年前的一場大瘟疫，又浮現在車如龍的腦海。

佃工的工作也十分快捷，在午前已把所有的患病牛隻分開，並且集中了牛羊屍體，在一個用石塊搭成的臨時焚屍爐處火化。

翟天星雖然沒有畜牧的經驗，可是，他也知道口蹄病對畜牲是最致命的，而且會變成大瘟疫，甚至在一夜之間，所有牲口會全死去。

車如龍經過一天的親力親爲，暫時再沒有發現其他畜牲有問題，總算安心。

翟天星見他那麼辛苦，問道：「車老，爲什麼你不吩咐手下去做？」

車如龍道：「力不到不爲財，而且，這件事稍一疏忽，便會釀成大禍！」

翟天星心下暗想：車如龍能在關外立足，並不是僥倖之事，而今他這麼一把年紀，事事親力親爲，可以想像得到，當年他在草原創業，是何等辛勤努力！

可是，車如龍的努力終於白費。

翌日，整個草原都沸騰着，因爲無論是如龍牧莊的牛羊，或是附近的牧戶，甚至四大牧場的牛羊，都紛紛傳出牛羊死亡的消息。

經過一個上午的點算，總共死去了三百頭牛羊！

翟天星從未見過那麼多牛羊的屍體，重疊在那裏，等待火化。

車如龍用盡辦法，都是無濟於事，因爲下午，仍不斷傳來牛羊死去的消息。

翟天星在這事上面，無法帮忙。於是，他暗中到處巡視，希望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本來，車如龍一發現口蹄病，便立即通知所有佃工預防，更把所有有病的牛羊屍體火化，照理，疾病不會如此快速蔓延。

除非是有人從中弄了手脚！

翟天星走遍了草原，到過四個牧場，他們正在拚命搶救牛羊，沒有人有空與他談論。

黃昏的時候，他感到十分疲累，艷麗的晚霞，再不爲草原添上光彩，反而使人感到噁心，翟大星下了馬，沿着一條小溪慢行。

溪水汩汩流着，翟天星希望可以找到一處較爲平坦的地方，洗洗臉，歇歇脚，他知道過了一個山坳，上面便是一個小水潭。

忽然，他聽到草叢發出一些聲响。

翟天星循着聲音來處，只見一個黑影，在矮樹叢中移動，似乎在拉曳一些什麼的東西。

翟天星喝道：「誰？」

搖曳的聲音立即停止，而那黑影匐伏了一會，見翟天星趨前，便向後面的樹叢走去。

翟天星無法追去，隨手在溪邊拿起一把石子，用勁向那黑影甩去。

那黑影雖是轉身疾走，但也能聽風辨形，把手上的黑色長披風一兜，把石子兜着。

翟天星並不想殺害這人，只不過希望把他打下，所以用力並不太猛，想不到這黑影，武功也不差。

那黑影也不再停留，一躍而上了一塊大岩石之上。

翟天星那肯放鬆，施展「天星步」追趕。

當他迫近，那黑影迴身反手一撒，一時之間，烟霧瀰漫，翟天星早有預防，掩鼻躍開。

而那黑影也趁這機會，向山頭而去，消失在黑暗之中，翟天星無奈，而天漸黑，自己不熟附近路徑，再追下去，也是無益！

他返身走回剛才那草叢，這黑影究竟在這地方拖曳些什麼？

他再轉過另一面，赫然發現了一隻牛的屍體！

再走上那水潭一看，上面也浮着兩具羊屍！

至此，翟天星才恍然大悟起來，這次牛羊的口蹄瘟疫，並非是預防不善，而是人爲！

附近的農戶與牧莊，全靠這小溪爲水源食用，病毒從上流下，那能逃過此一刦數？

這個黑影便是整件事的兇手！他究竟是誰，與這個草原上的居民，有何深仇大恨？

翟天星不再想下去，立即堆了一堆火，他不想離開這裏，因爲害怕這黑影再來，毀屍滅跡，他故意發出一些濃烟，希望牧戶看見，走上來察看究竟。

果然，四個漢子沿溪而上。

原來是車如獅、如虎、如豹和如象四兄弟，他們見了翟天星，感到意外，又見到潭上的牛羊屍，更感愕然。

翟天星簡述了自己剛才所發現之事，並對衆人道：「你們快去告訴附近的人，停止飲用這溪水，否則，這瘟疫再發，不可收拾！」

衆人也知道事態嚴重，合力把牛羊屍體拉起，並且立即用樹枝乾草，把屍體焚化。

翟天星回到莊院，車如龍正在廳內沉吟。

車如龍一見翟天星，便道：「翟兄，你的推想而今得到證實了！」

翟天星道：「車老，你心目中的仇人是誰？」

他沉思了一會，道：「沒有！」

翟天星明知是問不出因由，於是他並沒有再追問下去，忽然，他想起賈氏兄妹，便問：「賈氏兄妹走了？」

「沒有，他們今日還帮助附近的農戶，搶救那些牲口！」車如龍道。

「你認爲他們兄妹有沒有可疑？」翟天星問。

「唯一可疑的是——他們是陌生人，

不過，他們與我年紀相差很多，沒有理由是我的仇人！」

翟天星道：「他們也有父母！」

車如龍仍搖頭道：「我也從來沒有姓賈的朋友！」

翟天星又問：「而今已知道病毒的來源，這場瘟疫可以控制得了？」

車如龍嘆了口氣道：「暫時可以，不過，今天不知多少牲口喝過溪水，要看明天有多少牲口死掉！」

翟天星道：「明天再算吧！」

他們分別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

翟天星回想在溪邊的情形，那身形好熟悉，尤其是那一身黑衣打扮，他拚命的想着，忽然，他想到自己入關之前，在盛家集一間小館……

這身影豈不是那個與牛羊商談生意的青年人？

翟天星記得，他叫牛羊商先屯養一批牛羊，等一個月左右，一定會大賺一筆！

當時的牛羊商人，待他走後，表示不會相信！

如果這個黑影便是那年青人，那麼，他的預言豈不是已成眞，因爲目前如龍牧莊失去了一批牛，而今牧場又發生了瘟疫，一切都在這人的預計之中！

翟天星又想起賈氏兄妹的來臨，在草原盛會中大顯身手，吸引了所有的青年男女。

賈純顛倒了車氏兄弟，也顛倒了四個牧場的少莊主，幾次的打鬥，似乎都由這個女孩子所引起，可是，那些男孩子，爲了面子，把事情粉飾過去。

而那賈徹，也使很多女孩子瘋狂，車家的唯一少女亦妍，看來已是芳心暗許。

這一切一切，都似乎是一個計劃，一個深沉、老謀深算的計劃！

下一步又怎樣呢？

怎樣去阻止他呢？看來，他一直針對着如龍牧莊，他與車如龍之間，又有什麼恩怨？

接着的幾天，都有牛羊死去的消息，但數目已經大爲減少了，不過，整個草原，包括了如龍牧莊與附近四個牧場，損失是非常嚴重的。

車如龍一直爲這件事而勞碌不安，結果，他只能躺在床上，指揮他的兄弟如何應付一切善後的工作。

翟天星在這幾天裏，一直在細心觀察，賈氏兄妹也有帮助附近的鄉民，從他們的工作來看，他們兩人並不是狠心的人，不過，他們是否在收買人心，掩飾罪行的手法，只有他們才知道。

車如龍的病沒有多大起色，他是勞憂過度，一定要休息在床，不要再受其他刺激，才可以康復。

兩日之後，忽然天降大雨，整個草原的人才算鬆了一口氣，因爲只有大雨，才可以眞眞正正的冲洗這次瘟疫，否則，誰也不知道，何時瘟疫會再起。

大雨之後，草原又是另一番景象。

翠綠的草，飄渺的烟霞，可以使人暫時放下一切煩惱，連刦後餘生的牲口也似乎活潑起來。

那夜，翟天星探望過車如龍，回到自己的房間，正要就寢，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噓叫聲。

這噓叫聲十分刺耳，翟天星覺得十分奇怪，這噓叫聲越來越近，而且夾雜着馬蹄聲。

他走出院子，躍上牆頭。

只見東南方處，塵頭大起，似乎有一隊人馬，正向如龍牧莊趕來。

翟天星不明所以，便往找車壽，他熟悉此地的一切，自然會明白，當他走到大廳之前，已聽到外面响起了頻密的銅鑼聲响。

幾個守衛打扮的人，正與車壽商議。

車壽一見翟天星，便道：「翟公子，番人來侵，請你小心戒備！」

翟天星問道：「什麼番人？」

車壽道：「草原東南地方，散居着一些外族人，他們常常來騷擾咱們！」

翟天星說道：「車老爺子等人知道了沒有？」

車壽道：「知道了，不過，我不想車老爺知道，免他病情加深！」

翟天星又問：「這些番人厲害嗎？」

車壽道：「他們都是橫蠻無理，我已派了人在各處守候對付，希望他們只是騷擾一下！」

叫囂聲與馬蹄聲已到牧莊門外。

車家兄弟與莊中年青佃工，都預備了武器，在各處保衛，幸好如龍牧莊的人手多，而且訓練有素，翟天星也來到了牧莊大門。

忽然，這批番人之中，有人射了一支「火箭」前來，接着，他們在狂叫之中，策馬攻入如龍牧莊。

守衛牧莊的佃工，利用長棍去掃那些馬脚，一時之間，那些番人，人仰馬翻，十分混亂。

翟天星並沒有動手，因爲這烏合之衆，佃工與車家兄弟都可以應付，他準備局面再變，他才動手。

正在這牧莊外面，混亂一片之際，翟天星發現，幾個打扮古怪的番人，已混入了院內。

他們一共是八個人，有些手持了長矛，有些手持利斧，似乎十分熟悉莊內的情形。

翟天星躡足跟着他們，莊內的人也發覺了，車家小兄弟們正湧上前，與他們搏鬥。

這些番人並沒有甚麼武功，但他們勝在够狠，長矛橫揮，利斧狂斬，車家小兄弟，只可擋其來勢，招架着他們，却無還架之力。

翟天星正想出手協助，却見其中三人，攀上牆頭，想進入裏面內院，翟天星跟着他們，也翻過了牆頭。

這三個番人，在院內大肆破壞，一直向着車如龍所住的小樓而去。

他們對這附近的路，如此熟悉，看來並非番人胡亂偷襲，那麼簡單。

車如龍的樓前，車壽正率領着十多名守衛保護，只見那三個番人，如狠似虎，竟在轉眼之間，打傷了數人，並且盡力猛攻車如龍的小樓。

翟天星這時已可以肯定，這三個番人是有目的而來，其他外間騷擾的，只是引開莊中人們的注意，他們三人既是主謀人

物，只要捉拿他們，便可以壓止這騷擾。

其中一個番人，已抽身躍至大門。

翟天星不再猶豫，橫身一閃，已在他眼前出現，那番人以爲他從天而降，嚇了一跳，略爲後退。

他看定了，雙斧齊撲。

翟天星也不退後，左右閃開，趁他再揮雙斧之前，雙掌劈出，那人狂叫一聲，雙斧已飛向牆邊，嵌入了磚石之內。

那番人吃了一驚，雙拳又至。

翟天星知他並無甚麼武功，只是天生的挨打能力，所以便順着他的來勢，連化了他的幾拳，可是，那番人却是兇狠異常，向着翟天星的雙眼，喉嚨，下陰等要害之處，頻頻猛攻。

翟天星想留一個活口，不願用猛力傷他，不過，這個兇惡番人的瞎纏亂打，非好好教訓一下不可！他突然一個矮身，迫近番人，伸手向他腰間一扯，那番人立時像個風車一般，旋轉不已！

其他兩個番人，已自左右攻上，他們都持着長而彎的匕首，猛向翟天星攻來。

翟天星不慌不忙，順着左面的來勢，反托那番人雙肘，擋去了右面番人的雙刄，這一招式非常快速，兩個番人根本看不清楚翟天星是如何使他們相撞！

他們呆了一下，又再撲上。

那旋轉的番人，也同時加入了戰團。

翟天星不想再瞎纏下去，施展「天星步」在他們之間游走，「天星指」一出，三人立時呆如木鷄！

翟天星道：「綑了他們！」

車壽應命，用大繩把他們三個番人縛在一起。

有些佃工，是懂得他們一些番話，便向外大叫，意思是你們的首領也被捉了。

漸漸，外面的兵刄叫囂聲停了。

翟天星道：「押這三人往大廳！」

他們一路走出大廳，只見到處都受到極大的破壞，看來這一番擾攘，如龍牧莊是損失不少！

大廳火炬通明，如同白晝。

翟天星坐下，看着那三個滾在地上的番人，這時，車壽已扶着車如龍出來。

翟天星道：「車老，你應好好休息一下。」

車如龍道：「有你在我其實很放心——唉，這都是如龍莊內的事，我也要知道一下！」他坐在翟天星身旁，又道：「翟兄，一切由你作主！」

翟天星叫了剛才懂得番話的佃工，暫作翻譯，希望可以問出他們此行目的。

可是，這三個番人十分倔强，甚麼也不說。

佃工也問至不甚耐煩，向翟天星道：「翟大俠，他們不肯說話，只在咀咒！」

翟天星道：「他們咀咒甚麼？」

佃工道：「咀咒車老爺……」

車如龍道：「你照直說出！」

「他說車老爺快要死了！如龍莊也快要成平地！」

車如龍道：「你問問他們爲甚麼這麼恨我？」

佃工又細問幾次，俱得不到結果，看來他們回答的，仍是那一番咀咒！

翟天星對佃工道：「問他們如何才肯說話！」

那佃工問了一會！向翟天星道：「他們說要與你再決鬥一番，那才心服！」

翟天星奇怪道：「他們要與我決鬥？他們其實有甚麼不服？」

那佃工問完之後，道：「他們以爲你用邪術，使他們失去了活動能力！」

翟天星不禁笑了起來，原來這三個番人，不知道他使的是點穴手法！

翟天星明白，只要使這三個番人折服，便可以查出這次突襲的原因，甚至可以查出這件事是否與一連串所發生的事有關連。

於是，他向佃工說道：「叫他們逐一上來！」

那三個番人聽了，點頭同意。

翟天星向大廳內衆人道：「請各位讓開一些！」

第一個番人一鬆了繩索，便向他衝過來。

番人雙手猛向翟天星咽喉之處插去，翟天星從容低頭，轉身，雙肘向後一抽，那番人先是撲了個空，繼而是身如騰雲駕霧，上了半空。

那番人大叫一聲，在空中亂抓，竟抓着一條大橫樑，一時之間，不上不下，不知如何是好！

在旁觀看的人，看到他身懸半空的狼狽情形，也不禁笑了起來。

笑聲未已，第二個番人已攻上。

這次，他學乖了，不再攻向頭部，反而向翟天星腰部攻來，一個熊抱招式，眼看翟天星避無可避！

翟天星也不閃避，讓他死命抱腰，突然，他一個車身，番人雙腿離地，趁這良機，翟天星向他腰間一戳，那番人立時手軟，放開雙手，翟天星略一斜身，雙手一甩，竟把這個差不多二百斤的番人，甩了出去，撞在遠處的一幅牆上，滿天星斗！

衆人看了，都不禁拍手叫好！

第三個番人，眼看兩個同伴大敗，老羞成怒，立時又向翟天星攻來！

翟天星早有防備，看準來勢。

這次却是向翟天星的下盤攻擊，那番人雙腿一掃，翟天星稍爲一躍，避了開去，但那番人雙腿落空之後，翻身向上，頭部竟然直撲向翟天星的腰間！

翟天星竟然不再閃避，硬接這番人的一撞，那番人暗裏高興，可是，撞着的竟是軟軟的一團，翟天星用腹吸着他的頭，然後，用閃電的手法，點了他的「肩井穴」，翟天星俯身，輕抓着他雙臂，放了他在地上。

接着，那番人躺在地上，竟然笑了起來，笑聲開始是十分緩慢，然後，笑聲是粗獷而接近嗡叫！

衆人都覺得奇怪，爲甚麼這番人會大笑，後來才知道他並不是大笑，而是嚎哭，幾個番人走上前來，亂拍他身上背上，但那番人仍是狂哭不已！

原來翟天星點了他的肩穴後，趁着他起來之際，又點了他的「笑穴」，那番人笑至上氣不接下氣，一邊嗆咳，又一邊大笑，臉孔也變色，十分辛苦。

那幾個番人，知道一定是翟天星弄的手脚，商議了一會，便跪在翟天星跟前，

叩頭不已，口中唸唸有詞。

那佃工上前道：「翟大俠，他們求你饒恕！」

翟天星也不忍那番人的叫聲，一腿踢去，那番人立時止住了哭笑聲。

其他幾個番人立時抱開了他。

翟天星道：「你們服了吧，快說出爲甚麼要來襲擊如龍莊？」

一個番人上前恭謹道：「是四位牧場主人的意思！」

車氏家族的人聽了，都哄然起來。

翟天星一喝道：「你不要亂說，否則，你又會像剛才那人，倒在地上，哭笑不得！」

那番人道：「我們三人敗了，只說實話！」

翟天星問道：「爲甚麼他們要你們來襲擊？」

「因爲他們十分憎恨如龍莊！」

車如龍道：「他們十分憎恨我？爲甚麼？」

番人說道：「因爲你控制了他們的水源！」

車如龍嘆道：「我甚麼時候控制了他們的水源？還有甚麼原因？」

番人道：「我不知道！」

翟天星又問：「你們自己又爲甚麼咀咒如龍莊？」

番人說道：「如龍莊早把咱們趕盡殺絕！」

車如龍道：「趕盡殺絕？我眞不明白，這多年來，我守着我的牧莊……」

番人憤怒道：「你的牧莊，這地方本是咱們的，你們來了，霸了草原……」

那番人越說越憤怒。

翟天星道：「這事咱們暫且放下，日後車老爺自然有適當的安排……你可知道，四位牧場主人還有其他意思，或者，誰最希望你們來騷擾？」

那番人頓了一頓，才道：「其實，四位老莊主也並不極力主張，但四位少主人却極力主張……」

翟天星道：「他們如今在那裏？」

番人道：「他們聚在拓拔莊等我們的好消息！」

翟天星轉向車如龍，在他耳邊耳語一番，然後，他走出大廳，上了馬匹，直向拓拔莊奔去。

離拓拔莊不遠之處，翟天星已下了馬，他施展「天星步」，來到拓拔莊的大廳上。

果然，大廳之內，燈火通明，四個莊主，四個少莊主還有不太出乎意料之外的賈徹，都是默然不語，似乎是有所等待。

翟天星躍了下來，一個箭步，已站在大廳之前。

衆人一見是翟天星，有些愕然。

翟天星拱手道：「在下翟天星，問候四位莊主！」

大廳內的人都站了起來。

翟天星又說道：「各位，在下此行，並不是來尋仇結怨，而是希望化解一場仇怨而來！」

拓拔雄走上前，說道：「翟大俠，素仰你在中原爲人鋤强扶弱，不過，這是關外……」

翟天星笑道：「天下本爲一家，拓拔少莊主何必分彼此？而且……」

拓拔雄道：「咱們的事，咱們會解決！」他的說話，斬釘截鐵，似無轉圜的餘地！

翟天星道：「好，不過，而今番人已在咱們手中，而且他們已和盤托出！」

拓拔莊主也上前道：「既是如此，你想怎樣？」

衆人已開始拔出武器，一觸即發。

翟天星仍從容道：「各位，我相信叫番人襲擊如龍莊並不是你們的主意！」他一眼望向了座中的賈徹。

本是神閒氣定的賈徹，突然臉上一紅，可是，不一會又回復了原來臉色。

翟天星道：「車如龍在這地方，也許有不是，不過，這些令你們不滿的事車如龍都願意與你們面對面解決，只怕你們意氣用事，把這一美麗的草原，弄至……」

賈徹突然接口道：「好個翟大俠，憑你三言兩語便可以解決一切？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

翟天星並不答他，又向四位老莊主拱手道：「在下只是害怕，你們誤聽人言……」他一邊說，一邊轉向賈徹，賈徹立時發怒。

賈徹仍按捺着，道：「翟大俠，你說話小心！」

翟天星道：「挑撥離間，豈是君子所爲？」

賈徹被翟天星再一激，實在忍不住，叫道：「翟天星，這本是四大牧場與如龍莊的事，又與你何干？」

翟天星道：「與我何干？你這麼怒氣沖沖，他們之事，又豈與你有干？」

賈徹一躍而出，道：「翟天星，我敬仰你是前輩，才處處避開你，而你咄咄迫人……」

翟天星道：「我並不是咄咄迫人，而是想弄個清楚，你爲什麼一定要把這個平靜美好的地方，弄到天翻地覆？如果你與車如龍有仇恨，可以與他直接言明！」

賈徹只是冷笑幾聲，突然出手。

翟天星一連接了他十招，並沒有還手，賈徹是個聰明人，一見他出了十招，仍沒有佔半點便宜，知道硬拚下去，只令自己丟臉！

他的腦筋轉得極快，道：「翟天星，這地方太小，顯不出你的眞功夫！」

翟天星道：「奉陪到底！」

賈徹走向大門。

翟天星向廳外衆人道：「這位，這件事在下將會詳細解釋，我相信你賈公子對這事最爲清楚，我希望有辦法使他親自向你們言明！」

衆人也沒有說話，隨着翟天星走向大門。

可是，來到大門，却不見了賈徹。

翟天星叫道：「又上了這狐狸的當，讓他逃脫——」

有一個僕人拿了一張紙前來，交與翟天星。

翟天星一看，上面寫着：「天星可摘，狐狸難擒！」這分明是一張挑戰書。

翟天星回身向衆人道：「各位，這賈徹是整件事的罪魁禍首，不過，他爲什麼

要挑撥你們，我也不大明白，只要我擒到這狐狸，眞相才可大白！」

拓拔雄道：「翟大俠，咱們對你所說，都不明白，但咱們敬仰你，等你回來才說！」

翟天星道：「難得拓拔莊主信任，在下自然會給你們一個明白交待——附近是什麼地方？」

拓拔雄吩咐了一個僕人，一會便拿出一個簡單的地圖，交與翟天星，道：「北去便是沙漠，你可小心！」

接着，又有僕人拿了兩個皮袋，都是裝滿了水。

翟天星謝過了他們，走出拓拔莊，這時，天已亮了，他找回自己的馬匹，他內心明白，賈徹在武功上，鬥不過自己，而今要在這一次挑戰中，挫敗自己。

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挑戰？

從拓拔莊開始，一直都有鮮明的馬蹄印，彷彿是故意讓翟天星追踪的，蹄印直向北，陣風迎面而來，翟天星已感到風沙的味道。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左右，翟天星仍沒有發現賈徹的踪影，却開始看見荊棘遍野，黃沙漸多，翟天星小心地看看，蹄印已經沒有了。

他緩步拉慢了馬兒，仰首望天，萬里無雲。

這是一場致命的挑戰。

他下了馬兒，伏在地上，細聽了一會，發現西北還有蹄聲傳來，如果策馬狂追，應該還可以追到，翟天星知道沙漠是危險的地方，希望盡快結束這一次的追踪。

他立刻上了馬兒，朝着蹄聲傳來之方向猛跑，又過了一個時辰，只見黃沙更多，却不見賈徹的踪影，翟天星回首，只見後面也是一片黃沙。

夜開始降臨，而降臨的速度在快得出乎人們意料之外，轉眼之間，已是漆黑一片，而且氣溫也下降了許多，寒風陣陣，使人牙關打震。

翟天星從未在沙漠中生活過，只在朋友之間聽過沙漠的可怕，而今初嚐，也感到不是滋味。

風越來越大，那匹馬兒似乎也感到不安，向着狂風高嘶，翟天星想找一處避風的地方，可是，極目遍野，那裏會有避風的地方，他只好解下那簡陋的馬鞍，用來阻一下風力，馬兒不斷高嘶，過了一會，發狂地奔跑，翟天星想追，但風實在太大，夾着風沙，根本上不能睜開眼睛，辨別方向，他只好任馬兒奔去。

連馬兒也沒有了，過得今夜，明日又如何？

忽然，風停了，寒氣襲人，翟天星運功抵擋了一會，但心下暗想，這樣也不是辦法，他低下頭來，只見沙地之上，有些發光的東西在移動。

小心細看，却是一行螞蟻，這些螞蟻比一般所見爲大，牠們是沿着一條陷下的地方，好像是地道一般的路而行，翟天星靈機一觸，立刻動手，拾了兩塊扁石開始挖掘，一會已挖了一個三尺多深的地洞。

他坐入了地洞，上面用馬鞍蓋着，總算可以避過一些寒意，他一直不敢入睡，因爲他害怕風沙一起，會被沙堆活埋！

焦慮的時間，過得特別慢，翟天星非常渴望天亮，終於，東方露出曙光之際，他便躍出地洞，喝了兩口水之後，又再朝北趕去。

翟天星知道，以體力去追踪賈徹，一定要盡快，否則追不着賈徹，自己已死在沙漠之上。

他施展着「天星步」，一個時辰之後，天已全亮，他發覺前面有些輕烟，他急步上前，只見是一堆還有微溫的篝火，篝火之旁，還有吃剩的東西。

翟天星已是腹如雷鳴，但他不敢吃這些東西，因爲賈徹是故意留下，可能會有毒。

既然篝火仍有餘溫，賈徹應該去了不遠。

翟天星運勁趕步，奔了半個時辰，首先聽見蹄聲，再追一會，已看見了賈徹騎在馬上奔跑的身影，狐狸已是在望，翟天星施展生平所學，狂奔追去。

翟天星大喝道：「賈徹，看你走得多遠？」

只見賈徹竟慢下馬兒，回頭一笑。

翟天星正想停步，因爲這個狡猾的賈徹，沒有理由在這情形之下，仍會拉慢馬兒，回頭一笑的道理。

可是，翟天星發覺得太遲，右脚踏空，竟然跌進一個極大的地洞之中。

沙是軟綿綿的，翟天星並沒有受傷。

上面傳來賈徹的笑聲：「翟大俠，可憐的翟大俠，我要在這裏看着你的死亡的情形，哈……」

翟天星看看地洞，仰望上面，足有三十尺深，如果以自己功力，應該可以沿壁而上，他立即走到洞壁，可是，試了兩次，只上了十尺左右，便跌下來！

原來洞壁全是軟沙，根本不可着力。

賈徹看着翟天星，連跌兩次，極爲得意地笑道：「翟大俠，我苦心用了七天才挖成這洞，你不用枉費心機，任你是武功蓋世，也爬不上來！」

翟天星詫異道：「你挖這洞？」

賈徹笑道：「當然是我挖的了，在我的計劃中，本沒有你的存在，既然你無故出現，而且好管閒事，所以，我特別爲你設了這個葬身之地！」

翟天星坐了下來，道：「果眞是早有預謀！」

賈徹笑道：「如果沒有你，我的計劃早已成功，不過，多了你我也不在乎！」

翟天星問道：「車如龍究竟與你有何仇怨？」

賈徹並沒有回答。

翟天星又再追問了幾次。

忽然，上面拋下了一陣血腥之物，翟天星連忙避開，只聽到「沙沙」的聲音。

原來是五條毒蛇！

上面又傳來賈徹的笑聲。

翟天星屏息着，看着這五條毒蛇，牠們昂首吐舌，翟天星知道，這些毒蛇見血封喉，千萬不能被牠們咬一口！

翟天星一個車身，避開了牠們，向上一躍，那五條毒蛇也飛撲而上，翟天星趁着下降之勢，運勁於腿上，踩着「天星步」，在間不容髮之際，已踏扁了五個毒蛇頭！

賈徹看得眞徹，鼓掌笑道：「翟大俠果然名不虛傳！」

其實翟天星也是揑了一把冷汗，假若自己踩漏了一條蛇，自己性命也不保！

翟天星定神一會，才說道：「賈徹，其實車如龍與你的事，可以面對面談判一下！」

「談判？他與我有什麼好談，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接着，賈徹狂笑，但笑聲含着悲涼凄冷。

翟天星又故意旁敲側擊道：「車如龍是你殺父仇人？他殺了你全家？」

賈徹沒有答話，却用脚把沙踢下來。

翟天星躲在一旁，但沙粒揚起，避無可避，賈徹看着翟天星狼狽的樣子，更起勁地踢下沙土。

翟天星閉氣打坐，任他踢下沙土，蓋過半身。

賈徹大笑，似乎是十分快意。

踢了一會，翟天星仍是閉目靜坐，賈徹似乎又覺得不大愜意，於是，又踢下了一堆碎石，碎石像雨點打在翟天身上，但傷不了他。

忽然，洞外狂風大作，一堆大石如雨下，接着，一個黑影墮下，翟天星一看，不禁笑道：「賈公子，想不到你也會墮入這地洞！」

原來外面一陣狂風極猛，把賈徹也吹了下來。

賈徹無言，只作起了一個防守的招式預防。

翟天星道：「我們永無辦法走出這個你親手挖的地洞，何必再鬥。」

賈徹瘋狂地向沙壁跑上，上不了十尺，便已倒了下來，他又再往上跑，又再倒下。

翟天星笑了笑，說道：「自作孽，不可活！」

賈徹怒道：「你說什麼。」

翟天星仍然微笑，不再說話。

賈徹在地洞另一處，面對翟天星，也學他打坐般坐了下來。

忽然，沉默了很久的翟天星道：「賈公子，其實你想出去嗎？」

「你有辦法？」

翟天星笑道：「當然有辦法，不過你先要告訴我，你與車如龍之間的恩怨！」

賈徹笑道：「你以爲我是個孩子？你剛才出不了，而今也出不了？」

翟天星道：「而今不同了，有了這堆石塊，我可以自由出入，不過——」

賈徹仍然不信，沒有答話。

翟天星拿起一塊扁石，向上一甩，那扁石插在二十尺左右的壁上，露出一半。

賈徹仍然不明白。

翟天星又再甩出另外一塊扁石，接口說道：「這兩塊石頭，可以成為我們的踏脚石。」

賈徹立時明白，一躍而上。

翟天星早知他有此着，一塊石頭同時甩出，把剛才插在壁上的石塊打下，而賈徹也同時墮下。

翟天星笑道：「以你的輕身本領，仍未可以攀出此洞，除非有我的帮忙！」

賈徹道：「是的，他是我殺父仇人，他毀我全家！」

翟天星道：「詳細情形？」

賈徹道：「翟大俠，你救了我性命，我自然會要你給我評個理！」他解下腰間一些乾糧，遞了一些給翟天星，他自己也大口吃了一些。

翟天星差不多一天一夜沒有吃東西，除了這些乾糧，簡直是如獲至寶。

吃過乾糧之後，氣力大增，翟天星向沙壁擲了幾塊石，扶着賈徹，利用石塊，躍出了這個大地洞。

他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空氣其實是灼熱的，但對他們而言，却是冰涼的。

風沙過後的沙漠，特別顯得蒼涼。

翟天星道：「這地方你熟識，你帶路吧。」

賈徹看看四周，自己的牲口也不見了，向翟天星道：「好，我希望入黑之前，可以趕到一處棕櫚林！」

翟天星當然沒有異議。

那時，天已暗下，風沙不算太大，但方向極難辨認，賈徹似乎也有點迷路。

他們入黑之前，並沒有發現棕櫚林，却看見地下一堆堆的狼糞。

賈徹道：「看來我們仍要在這可怕的沙漠中，渡過一夜，你還有沒有水。」

翟天星道：「還有一個皮袋水。」

他們又趕了一段路，仍然沒有發現預期的棕櫚林，而夜已降臨，翟天星已嘗過在沙漠過夜的滋味，可是，今夜却沒有刮起大風。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狼嗥的聲音。

賈徹道：「今夜天朗氣清，可能是狼羣出動的日子！」

翟天星早已知道狼的兇殘，便道：「我們快找個地方躲避一下！」

賈徹並沒有答話，只是拾起沙上的乾狼糞，並把狼糞圍成一個大圈。翟天星立時明白，他要燃燒狼糞，做成一個大火圈，使狼羣不要走近。

一會，狼圈已堆好，賈徹拿出火摺子，很快便燃着了一堆狼糞，而火也蔓延着，成了一個大火圈。

賈徹道：「這樣，既可以取暖，也可以防狼！」

翟天星笑道：「你對沙漠竟是這麼熟悉！」

翟徹並沒有說話，又拿出乾糧，大家吃了一些。

翟天星邊吃邊問：「賈公子，其實你與車如龍是否這麼深仇大恨？」

賈徹聽了，臉上又露出一些狡黠的神色，道：「我們還是回去才說吧！」

翟天星道：「長夜漫漫，你先說給我聽，也許我可以為你們調停一下！」

賈徹轉過頭去，顯得非常倔强。

這時，火光之外，一羣野狼正緩緩走來，開始是三五隻，在火圈之外徘徊。

漸漸，狼越來越多了，牠們在圈外，張牙舞爪，並發出凄厲可怖的嗥聲。

賈徹與翟天星二人，都有點緊張，幸好他們所撿的狼糞不少，火勢猛烈，一時之間，狼羣不敢躍起。

賈徹道：「看來我們今晚無法平靜下來！」

翟天星道：「倒不如讓我們比賽一下，看誰徒手殺狼多？」

賈徹笑道：「現在開始了！」原來一隻狼趁一處火勢較弱，已向翟天星撲來。

翟天星閃身避過，雙掌如泰山壓頂，把這野狼立時擊斃了，他把狼屍拋出火圈之外，頓時，其他野狼一湧而至，搶食同伴的屍體。

不一會，另一隻又躍起，撲向賈徹，賈徹十分機靈，閃身躍後，雙腿蹬起，竟然把這隻百多斤的野狼，活生生的踢了出圈外。

接着，幾隻野狼撲入，兩人合力，又把牠們打死，拋出火圈，野狼力大，而且來勢極兇，兩人開始感到死亡的威脅。

狼越來越多，死亡的陰影也越來越濃厚。

忽然，五隻野狼向翟天星撲來，一時之間，他也有點慌亂，雙掌擊出，立斃兩狼，同時車身，雙腿旋出，三隻野狼立時被踢開！

可是，身未立定，他已感到一陣勁風，從後而至。可是，身在半空，無法使力阻擋，只感到腰間一痛，身體竟被推出火圈之外！

翟天星心底一凉，想不到在這時候，賈徹竟施毒手，要推他出火圈之外，被野狼嚙死！

好個心狠手辣的傢伙！

翟天星順勢立定，其他在圈外的野狼已蜂湧而來，一隻巨狼撲起，翟天星手急眼快，雙手迎着牠的咽喉，用力一握，幾乎把那狼頸也碎了。

他並沒有把狼放下，反而把這死了的野狼用作武器，把撲來的野狼打開。

當野狼散開，翟天星一躍而入了火圈內。

賈徹千萬也想不到，賈天星還有躍入火圈的本領，他全身顫抖，臉色發青，看着翟天星。

那時，另一羣狼又撲起，猛向賈徹背後撲來。

翟天星急道：「小心！」

賈徹立時返身，一連出了七招，不知是否他十分疲倦，而且心中害怕，所出招數，力勁不大，沒有把野狼打死，反而被其中一隻，咬着手臂！

他狂叫着，用力甩開那狼，但是，野狼那會這麼容易被甩開？

翟天星見狀，立即聳身而上，一拳擊出，那野狼的腦袋迸裂，可是，口部仍咬着賈徹的臂！他發狂地雙臂向空中亂晃。

翟天星叫道：「你冷靜一下！」

賈徹終於把狼屍抖開，虛弱地坐在沙上，喘着氣，一會，才向翟天星道：「多謝你救了我——爲什麼——我眞不明白，我剛害過你，你也會救我？」

翟天星笑道：「你害我只是一念之差，我想，你事後也會後悔！」

賈徹低頭不語，臉露慚愧之色。

翟天星道：「狼羣已開始散去，你可以告訴我，你與車如龍之間的仇恨！」

賈徹陷入了沉思，一會兒才說道：「車如龍在中原的時候，是個大盜，你知道嗎？」

翟天星道：「他曾落草爲寇，這事我知！」

賈徹說道：「他被官府通緝，走投無路，便在中原刦了一大筆金錢，才逃走關外！」

翟天星道：「你是受害人？」

賈徹道：「受害的是我全家！幸好我一個老家人，把我和妹妹塞進一口枯井內，才留下性命，那時我是三歲，妹妹是一歲！」

翟天星道：「那麼，你怎知這件血海深仇？」

賈徹道：「當他們刦走咱們家中一切財寶，那老家人才把我們從枯井中救出，我們已是奄奄一息！」

「那麼你們又如何長大？」

「是那位老家人——他臨死之前，把這段血海深仇告訴了我，那時我只有十二歲，我帶着妹妹，四處遊蕩，尋訪異人，傳授武藝！」他頓了一頓，又道：「異人卻沒有尋到，只是到一處，學一處，所以我的功夫並不到家！」

翟天星道：「原來如此！不過，你對草原、沙漠上的事，如此熟悉？」

賈徹道：「因爲我早已打探出仇人是車如龍，知他在關外，經營不壞，因此，我也花了不少時間，學習在草原沙漠生活之事！」

翟天星笑道：「你倒算處心積累——對了，我似乎在關外見過你？」

賈徹想了一會，說道：「可能在盛家集？」

翟天星道：「是的，你與那些牛羊商人喝酒，旁邊還有另外一個小伙子！」

賈徹笑笑，道：「那是賈純的女扮男裝！」

翟天星道：「爲什麼你在草原大會之上，明明可得勝，卻處處讓人？」

賈徹道：「我本有一個精密的計劃，我要讓車氏一家，不只金錢盡失，而且家破人亡，所以，我一定要在草原上建立一個好感，一種威信！」

翟天星說道：「那麼，偷牛之事又如何？」

賈徹說道：「這是下三濫的功夫——我與妹妹，分別向車如龍和他的家人，包括你在內，下了迷藥，使你們一天一夜昏迷不醒！」

「你怎能下手？」

「我們並不是落在食物上，而是落在厨房內的水缸中，只要一喝過水，便會昏倒一天一夜！」

翟天星恍然，又道：「其他挑撥離開之事，也是非你莫屬了！」

賈徹沒有說話，表示默認。

翟天星道：「我們如果有命回去，你打算怎樣？」

賈徹沉默着，過了一會才道：「我不知道！」

翟天星問道：「你的計劃如此周密，是不是因爲我這個好管閒事的人，才會失敗？」

賈徹道：「你是一個原因，但我自己也是一個原因，我想不到車如龍竟有一個如此慧質蘭心的女兒！」

原來是牽涉到另一段兒女私情。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你還有什麼打算？」

賈徹索性躺在地上，望着快要天亮的

天空，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要害死你，而你却救了我，是的，這一切善惡，只是一念之差！」

翟天星道：「咱們常在江湖中言，寃寃相報何時了，這話易說，這一個死結却不易解！」

附近忽然又傳來狼嘷的聲音，自遠而近。

賈徹站了起來，說道：「不過，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會不會有命回到安全的地方？」

翟天星也躍起，道：「生命根本是一場搏鬥！」

他倆又拾了一些狼糞，圍成一圈，可是，這些狼糞甚濕，無法燃起，反而發出很多烟。

狼羣已是一湧而至。

不過，牠們並沒有立即撲上，一方面是因爲烟霧瀰漫，另一方面上半夜吃過苦頭，不敢妄動。

可是，牠們終於一湧而上。

兩人背靠背，見狼殺狼！可是，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因爲狼羣多，而兩人終會疲倦。

他們一共殺了廿多隻狼，但其他狼仍然前仆後繼。

忽然，遠處傳來馬蹄之聲。

賈徹道：「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應該是妹妹！」

過了一會，人馬雜沓而至。

帶頭的果然是賈純，後面還跟着車家的少莊主，和四個牧場的少莊主。

他們下了馬，連忙把狼羣驅散了，而在這時候天已快亮，只見一地狼屍，十分可怖。

車亦姸看見賈徹一身衣服襤褸，不禁憐惜道：「你，你怎麼了？」

賈徹高興道：「沒有什麼，如果不是翟大俠，我早已葬身狼羣！」

車亦文也上前，道：「翟叔叔，你沒事？」

翟天星拍一拍身上的泥塵，道：「僥倖無恙！」

車亦文道：「咱們回去再說！」

賈徹道：「不——我回去見到令尊也沒有什麼意思，你們自己回去吧！」

翟天星道：「這又何必？」

賈徹道：「我實在不知——」

車亦姸道：「賈純早已把事情說了出來！」

賈徹望着妹妹，只見她低下頭來，倚着車亦文。

車亦文道：「父親已明白，過去的事，也就……」

翟天星道：「賈公子，我們回去再說，我也會勸勸車老，你放心吧！」

車亦姸深情地望着賈徹，他不忍令這美麗的女孩子失望，隨着大隊回去。

翟天星向車亦文問：「爲什麼你會發覺我們！」

車亦文道：「賈純說出了他們的故事後，我們才知道賈徹爲了除去你的阻碍，預備利用沙漠殺你，她說有一個大地洞，要把你活埋！你有沒有——」

翟天星說道：「賈徹也險遭同一的命運！」

車亦文道：「我們到了地洞，看不見你們，一直再深入沙漠，可是，我們也迷了路！」

翟天星奇怪地道：「那你們又怎會及時找到來？」

車亦文道：「咱們看見一股濃烟升起來！」

翟天星笑道：「想不到那些燃不着的狼糞，却救了我們的性命！」

他們從沙漠回來，到了中午，才回到了如龍牧莊。

車如龍與兄弟，還有四大牧場的莊主也來到，在牧莊門口迎接他們，一番追問，不在話下。

翟天星在離開草原之前，已勸服了車如龍，使他多多爲草原上的佃工農戶造福，而事實上，車如龍的確在中原爲盜，也做了虧心之事，多年來提心吊胆，這也折磨他不少。

車如龍已答應與四大牧場，以後和衷共濟，水源方面也是共同使用，四大牧場主人也提出許多改善之處，車如龍也一一答應。

四大牧場的少主人，却不大開心，因爲他們本以爲賈純會喜歡他們其中一人，可惜，她獨鍾情車亦文，以前爲了挑撥他們拚鬥，賈純也向他們致歉。

一場草原風波，風雲險惡，總算過去，草原又回復昔日的平靜。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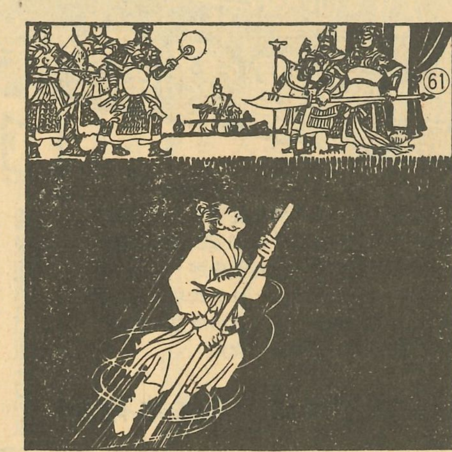
封神榜故事之十一

關趙于・編繪



土行孫(三)

封神榜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殷紂王自伐西岐以來，許多將帥戰敗死亡，只好封三山總兵鄧九公作了進攻西岐的主帥，這時夾龍山懼留孫的弟子土行孫，受申公豹蠱惑，作了鄧九公帳下的先行官。土行孫與西周爭戰中，想用地行術來破西岐，被楊戩識破。楊戩請來懼留孫，破了土行孫的法術，在懼留孫怒斥下，土行孫反了殷朝歸順西周。



61 說話間土行孫來到西岐，直至相府，只見子牙坐在殿上，衆將領弓上弦，刀出鞘。他不得其便，只好在下邊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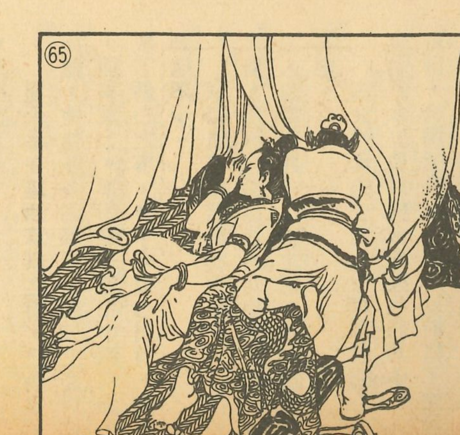
62 土行孫在下面久等，不能下手，只好離了相府，來尋皇城。未走幾步，忽然一派笙簧之音，猛抬頭看時，已是宮內。只見武王同嬪妃奏樂飲宴。



63 土行孫喜不自勝，輕輕在底下等候，只見武王說：「且止音樂。今兵臨城下，軍民離亂，收了筵席，回宮安寢。」



64 兩邊宮人隨駕入宮。武王令宮人各散，他同宮妃解衣安寢，不一時，已有鼻息之聲。土行孫從地下鑽了出來。



65 土行孫提刀上龍床，一刀把武王的頭割下來，扔到床下。

66 那宮妃却還閉目不醒。土行孫見妃子臉似桃花，不禁動了邪心，大喝一聲：「你是何人？還在熟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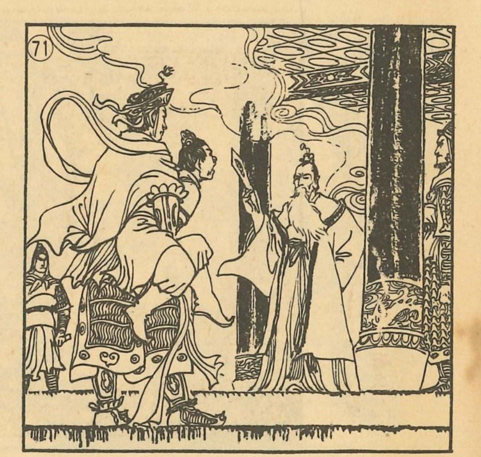
67 這宮妃醒來，驚問：「你是何人？深夜至此？」土行孫道：「我是商營中先行官土行孫。武王已被我殺，你要活，還是要死！」宮妃說：「我是女流，害之無益，可憐赦妾一命，若不棄我貌丑，收為婢妾……」

68 土行孫大喜，正想拉住那女子。只見那女子雙手反把他摟住。土行孫被勒得喘不過氣來，叫道：「美人放開我！」

69 那女子大喝一聲：「好匹夫！你把我當誰！」土行孫一看，原來是楊戩。

70 楊戩對左右道：「拿住了土行孫！」三軍吶喊，鑼鼓齊鳴。楊戩夾着土行孫就走，不讓他着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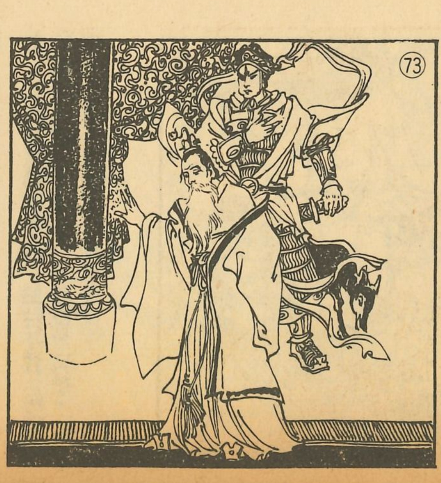




71 楊戩把土行孫夾到相府檐前，子牙一見便問：「怎麼在腋下夾着，這是如何光景？」楊戩說：「若是放了他，沿地就跑了。」子牙傳令：「拿出去斬了！」



72 楊戩領令出府，換手來用刀，土行孫往下一掙，沿土去了。楊戩驚得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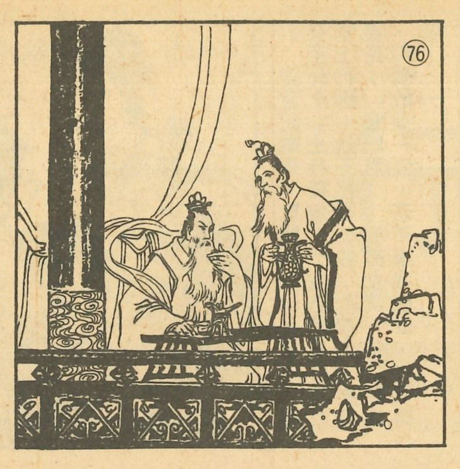
73 楊戩上殿，回了子牙，子牙默然不語。楊戩便道：「弟子往夾龍山飛龍洞走一遭，必將土行孫及捆仙繩要來歷問個明白。」子牙說：「你不可遲誤，你此去又恐土行孫行刺。速在速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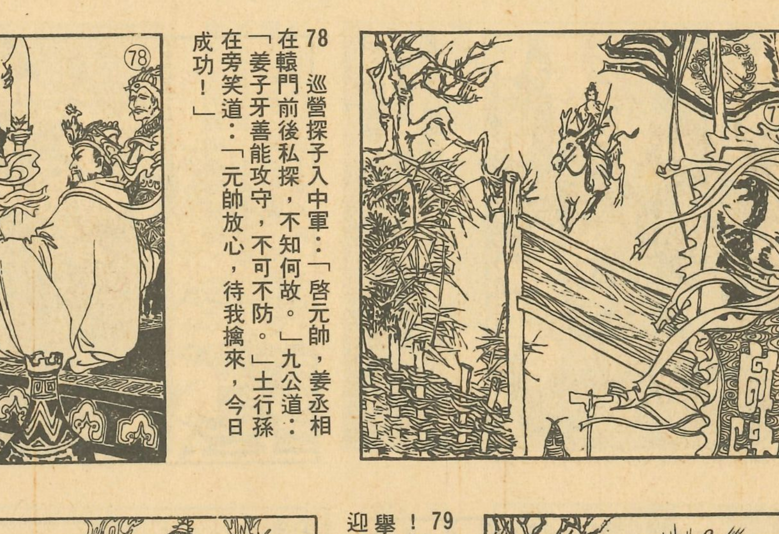
74 楊戩架土遁到夾龍山飛龍洞，見懼留孫下拜，把土行孫使用捆仙繩之事說給懼留孫聽，懼留孫勃然大怒：「好畜生，盜我寶貝！」當即決定往西岐一遭。



75 楊戩先離了高山，回到西岐。



76 懼留孫隨後來到西岐相府，子牙到迎。二人携手到殿上坐下。子牙道：「高徒屢勝我軍，只得請道兄一顧。」懼留孫說：「我不知這畜生盜了寶貝在這裏作怪，不妨，須得如此如此，即可擒獲。」子牙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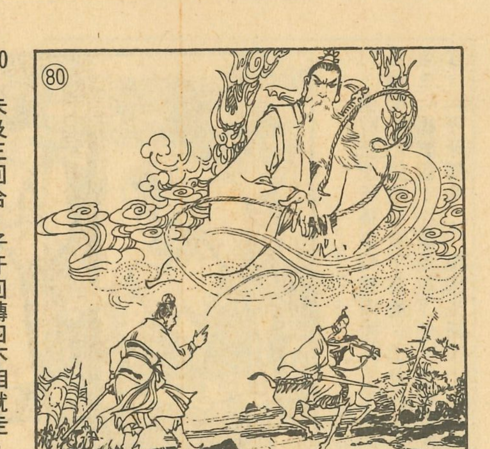


77 次日，子牙獨乘四不相往商營轅門前後，觀看鄧九公的大營，若探親之狀。

78 巡營探子入中軍：「啓元帥，姜丞相在轅門前後私探，不知何故。」九公道：「姜子牙善能攻守，不可不防。」土行孫在旁笑道：「元帥放心，待我擒來，今日成功！」



79 土行孫暗暗走出轅門，大呼：「姜尚！你私探我營，是自來送死，不要走！」舉手中棍照頭打來，子牙回轉中劍急忙來迎。







80 未及三回合，子牙回轉四不相就走。土行孫隨後趕來，使起捆仙繩，又來拿姜子牙。此時，懼留孫在空中，只管接了捆仙繩。



81 土行孫意在拿了子牙，早奏功回朝，要與鄧嬋玉成親。他不見捆仙繩落下來，也不尋思，又發了一繩，仍不見落下來。



82 土行孫見勢頭不妙，站住不趕。子牙勒住四不相，大呼：「土行孫敢再戰三合否？」土行孫大怒，拖棍趕來。

83 不料空中一聲喊：「土行孫哪裏去？」土行孫抬頭見是師父，就要往地下鑽。懼留孫用手一指，「別走！」只見那塊土比鐵還硬，鑽不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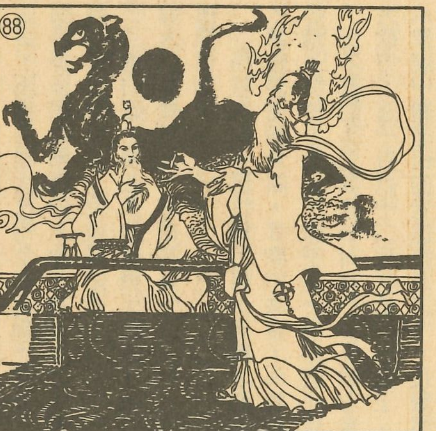
84 懼留孫趕上一把，抓住土行孫的腦瓜皮，用捆仙繩四馬攢蹄捆了，提着進西岐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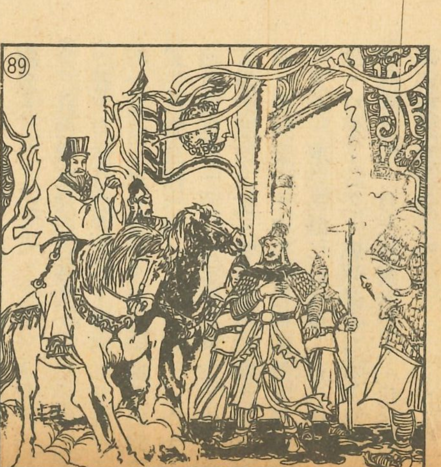
85 懼留孫把土行孫放在府前地上，問道：「這仙繩我一向不會檢點，誰知被你盜出。你實說，是受誰人唆使？」土行孫如實說了。

86 子牙在旁道：「道兄，似這等畜生，速速斬了！」懼留孫說：「理當斬首，但此人日後有用，可助西岐一臂之力。」子牙又道：「他心毒惡，暗進城垣，行刺武王與我，多虧我着實防備，才免遭此禍。」

87 懼留孫大驚，忙下殿來喝道：「畜生！你行刺武王與你師叔，幸而無虞，若有差池，罪繫於我。」土行孫說：「鄧九公見弟子屢拿西岐名將，將女許我，欲贅為婿，弟子被他催逼，不得已故有此舉……」



88 懼留孫低頭默算一會，嗟嘆道：「子牙公，這畜生與那女子有繫足之緣。若得一人作媒，方可全美。若得女來至，其父不久也是周臣。」子牙甚喜。



89 子牙派上大夫散宜生去商營作媒。散大夫至商營，對旗門官道：「轅門將校，報與你鄧元帥得知，周營上大夫求見。」



90 軍政官進中軍稟報。鄧九公道：「我與他為敵國，為何差人來見我！必定來下說詞，豈可容他進營，惑亂軍心。你與他說，兩國正當爭戰，相見不便。」

（待續）

武俠短篇故事／芳修居士・文　可飛・圖

堂前怪客

魏閹餘黨　俯首認罪

神刀山莊在江南一帶，可以說是威名遠播，不僅名噪大江南北和京師，而且連關外很多黑白兩道的人物，也無不知「賽關羽」楊志豪是一位俠義之士。

也的確，楊莊主的豪爽、義氣、施財助人、憐貧敬老、修橋補路，是一位人人所讚佩的大善士。

楊莊主雖年已古稀，但身體極之健朗，雖鶴髮而猶童顏，那聲如洪鐘，那健步如飛，那膂力過人，似乎是一般年輕小伙子所不及的；尤其是那封存已多年的七星大砍刀，重一百六十二斤，恰如神龕上、武聖廟中關老爺的青龍打月刀……他雖然不面如重棗，雖無美髯，丹鳳眼，臥蠶眉，但他的一舉一動，爲人作風，似乎與三國演義的關雲長並無兩樣，所以，他那「賽關羽」的美譽，曾在武林風光了好一陣子……如今，他已息隱神刀山莊達十五年之久，不再涉及以往一些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了。

這位大善士，武林仍尊稱的「老英雄」，雖然家財無以數計，莊內僕從如雲，但唯一遺憾的是沒有子嗣，就連已過世原配陶氏夫人所生一女名招弟，於兩年前正雙十年華，被護院「賽楊戩」楊豐所誘拐而逃，如今仍下落不明……提起這檔子憾事，楊莊主也後悔不已，當他風聞二人情投意合時，曾大加反對，反對的理由既名正而又言順，他倒不是嫌楊豐出身低，而是有「同姓不婚」強烈意識，可是他沒採取適當的行動，想不到二人竟如此大胆……唉！嘆息也於事無補，動用了龐大的財力、人力也追尋二人不着。

楊莊主失去愛女，正在懊惱中，有一天總管「通天教主」龐昭麟來報，說是「塘岔村韋阿寶求見」，他一揚手道聲：「有請！」

頃刻之間，龐昭麟領來了一位老人，就是韋阿寶，算起來，韋阿寶的年齡還沒楊莊主大，但已老態龍鍾……韋阿寶之來，說明是爲了「報恩」，準備將其二十一歲的女兒韋珠獻給莊主爲奴，儘管楊莊主不肯再三，而韋阿寶竟跪下懇求，誠心誠意再四，並經過龐昭麟從旁說服，楊莊主才勉强答應收留韋珠，韋阿寶一再稱謝而離去。

莊內僕從達四百多人，一名小婢進莊，莊主自然沒放在心上，豈料在韋珠進莊的一個月以後，楊莊主由龐昭麟，護院教習「八臂金剛」廖竹叔二人陪同，作年月例行的巡莊一匝，以表示對莊內上上下下人等的關懷之忱。當他巡行到翰墨齋的時候，看到齋中正在整理書册的婢女眞是美如天仙，老莊主雖已近古稀，但也怦然心動，打量了許久，龐昭麟豈有看不出老莊主神情之理，乃上前稟告道：「此女就是韋阿寶之女韋珠！」

老莊主「唔唔」連聲之後，又連連道着「好！好！」龐昭麟瞧在眼裏，記着心裏，老莊主未動聲色，他也未採行動，憨

厚的廖竹叔自然也沒瞧出來什麼……三人離開翰墨齋之後，仍舊作巡莊之行。

一更過後，龐昭麟差人把專門管理婢女的劉嬤嬤找來，如此這般地一陣商量之後，劉嬤嬤滿拍胸脯保證使老莊主如願以償……也就是如此這般，韋珠由原來的小婢女，搖身一變成爲神刀山莊的女主人；雖然，事前她也心不甘，情不願，因爲老莊主比自己親爹年齡還要大，豈不……可是劉嬤嬤那張能把死雞說得拍翅膀的利嘴，連哄帶嚇，加上老莊主有恩於韋家，何況「女主人」的誘惑力太大了，韋珠不能抗拒，其實也無法抗拒。

嗨！別看原本命薄的韋珠，自成了老莊主的繼室夫人之後，的確很幸運，肚子也很爭氣，一年多後居然身懷六甲，就在老莊主七秩誕辰前一個月，韋珠爲他生下一個又白又胖的兒子，老來得子，從此楊家有了傳宗接代之人，加上自己也準備做七十大壽，算算日子，兒子的彌月之喜，也欣逢自己七十大壽之期，喜上加喜，他準備風風光光地辦好這一大喜上加喜的吉日良辰。

老莊主的聲望也不減當年，「通天教主」的辦事能力也很强，當莊主交代了一番之後，他一直就忙上忙下，忙進忙出，不僅對全莊可以動用了的人力作了很週密的調配，而且邀了很多各路英雄好漢前來幫忙。

應該邀請的賓客，也分了三六九等，凡是受邀進正廳的賓客，除了地方首長、名紳，各門派負責人之外，那就是老莊主的至親好友，另外擺酒席的地方前廳，兩廂廊，並在莊門外廣場上搭起蓆棚，也擺上酒席，準備供四鄉八鎭父老，跑江湖……等人的流水席。

大喜日子一到，莊裏莊外張燈結彩，請來好幾班樂工吹吹打打，熱鬧非凡。總管龐昭麟眞不愧爲「通天教主」，安排得妥妥貼貼，進行得風風光光，的確是無懈可擊……在貴賓中，除了府城總捕頭「鐵面判官」蕭敏，縣大老爺馬漢三，青旗派掌門人「奪魂劍」尉遲樑，黃山派掌門人「追風鏢」曹志豹……等一百多人之外，還有莊主的親戚，當然包括了原本韋阿寶的韋老員外，以及其師兄，師弟妹等六十多人。

爲了防範於未然，龐昭麟眞正煞費苦心，在外表要絲毫看不出來有戒備森嚴的樣子，但在實際上，任何閒雜人等都進不了大廳和內院，尤其是對夫人、小少爺的保護，眞正是裏三層，外三層，就是一隻小小的飛虫，也很難接近到二人的五尺範圍之內。

大廳門外的門頭上，剛剛掛上去知府大人派人所送來的金字「四知堂」匾額，這是老莊主向知府大人所請求的，當然，他們老祖先的楊震「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表明着清清白白，光明正大，廳裏兩壁更有掛滿了匾、聯、帳……等賀禮。

午時一刻，酒筵開始，老莊主親自在正廳招呼賓客，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按照安排的程序，要請夫人抱小少爺出來讓貴賓瞧瞧，接受贈禮，就在這緊張的一刻，廖竹叔前來向老莊主一陣耳語，他仍面帶輕鬆，毫未驚動貴賓，趕至前廳的院子，向一棵高大的槐樹上一揖高聲說道：「朋友，請下來賞光幾杯水酒如何？」

樹上傳來一聲嬌滴滴地：「好！」便飄然而下一位嬌滴滴大美人，大美人有如此高來高去的絕頂功夫，老莊主是何等樣的人物，當然知道她是非常難纏的角色。

老莊主又是一揖地很有禮貌的問道：「恕小老兒眼拙，敢問姑娘大姓芳名？」

她非常不禮貌地答道：「本姑奶奶季玉瓊！」

老莊主爲之一懍，眞正是一位老姑奶奶，她就是縱横江湖達四十年之久的「千面觀音」季玉瓊，如果老莊主推算得不錯，她現年應該是九十歲以上了，如此駐顏有術，仍舊嬌滴滴，非常而又非常令人驚異不已。

老莊主更是一拱到底地說道：「不知前輩駕到，有失遠迎，請當面恕罪！」

她毫無表情地說道：「不必客氣，本姑奶奶準備等府上喜事忙完之後，再向你討回兩筆公道。」

老莊主自知無甚虧待別人之處，所謂「討回公道」自然沒有什麼太大的過節，何況以往與這位敬畏三分的武林前輩，並無任何往來情事，所以就放心了不少。

忽然她眉頭一皺，向老莊主提醒道：「府上出了大事，老身不便插手，你趕快到後院去瞧瞧！」語聲未落，倏的一瞬，已無聲無息地飄上了大槐樹頂，她可能對大槐樹感到有興趣。

老莊主驚疑未定，忽然後院護院統領「雪上飄」喬泰氣急敗壞奔來向老莊主稟道：「莊主大事不好！」

老莊主仍很鎭靜地斥問道：「何事如此慌慌張張？」

喬泰向後院指着答道：「小少爺失踪了！」

「啊……」老莊主大吃一驚，無疑地是一記晴天霹靂。

喬泰正準備向老莊主稟報大概，這時候的老莊主心急如焚，既無法聽得進去，也三脚併作兩步地向後院狂奔，顯然制止了喬泰的再開口。

到底是經過大陣仗的老將，突然而來的變故，雖然心情焦急，但行動、表情仍舊是相當的沉着，而喬泰也並非泛泛之輩，當然是不可慌亂，否則，莊裏賓客雲集，正推杯換盞地熱鬧得緊，如果……

從前廳到後院，雖然要穿越好幾間房舍，很多條甬道，至少要得有把里路那麼長，可是老莊主和「雪山飄」喬泉的脚程之快，似乎只眨了幾眼的工夫便走到了；二人急急地走進上房，裏三層，外三層的警戒未變，上房伺候着的婢女一個個目瞪口呆，眼望着劉嬤嬤在照拂昏倒在床上的夫人，老莊主眉頭一皺地問道：「是怎麼一回事？妳……妳……」他怒在心頭，但表情上仍很平和，指着在上房裏的衆人，當然還包括在隱蔽處的衆護院，緩緩地續問道：「不用怕，不要急，慢慢說！」

嚇得面如土色的奶娘秦嫂，驚嚇甫定地上前稟道：「回莊主的話，剛才我抱着小少爺，正準備隨夫人到大廳去，忽然飛進來一隻鳥……」

老莊主差一點罵出聲來，但在這時候

他一再告誡自己「要鎮靜，衝動會把事情越弄越糟」，所以仍持和平的口氣插口問道：「一隻鳥？」

秦嫂發現自己嚇昏了頭，講錯了話，立即辯正道：「不……不……不是一隻鳥，是有一個人就像一隻鳥一樣，其快無比，一眨眼間，就從我懷裏把小少爺給搶走了！」

老莊主也驚呆了，只「啊……」了一聲，手托下巴，兩眼烱烱有光地掃視上房一眼，這時候上房靜得很可怕，他忽然看到蜷縮在一角的「黑夜神鷹」荊銳，乃陰森森地喚道：「荊銳……」

荊銳是負責上房安全的領班，他除了具有一身好的輕功之外，而且那一對受過名師調教過的銳眼，黑夜能看五十多丈以內的任何情況，剛才的事件，居然能逃得過他一對如鷹一般的神眼，簡直就是不可思議……他對老莊主那聲冷冰冰的喚叫，戰戰兢兢地向老莊主跪倒，應聲道：「小的在！」

老莊主不耐煩地道：「你這是幹什麼的？快站起來說話，事情都已經發生了，唉……」

「是……是……」荊銳誠恐誠惶地爬了起來。

老莊主接着向荊銳問道：「你看到了什麼沒有？」

荊銳答道：「小的不敢有片刻鬆懈，可是，剛才的確什麼也沒見着！」

老莊主暗自驚得一身冷汗，此人能在荊銳的鷹眼下不露痕跡，如果是敵人，此人太可怕了……一想，問荊銳也是白問，只好轉問秦嫂道：「此人長得什麼樣子，妳有沒有印象？」

秦嫂把頭搖得像賣貨郎鼓似的答道：「沒瞧清楚，此人穿得一身是黑，蒙臉，身子瘦瘦小小，嗯……；我想起來了，此人在搶小少爺的一刹那，手曾觸及到我的手，那手好像是女人的手。」

老莊主精神爲之一振，緊追着問道：「女人的手？你有沒有弄錯？」

秦嫂十分肯定地道：「絕對沒錯！那手很柔軟，一定是女人的手！」

老莊主總算獲得一丁點的蛛絲馬跡，非常高興在如此極爲快速的變故中，仍能保持很清醒，很冷靜的神智，認爲是非常了不起，乃轉憂爲喜地向秦嫂謝道：「謝謝妳，有賞！」並向劉嬤嬤說：「待會兒向賬房領五百兩銀子，賞給秦嫂！」

秦嫂原本焦慮是小少爺從自己的懷裏被人搶走，這一下也不曉得……豈料因禍得福，意外地獲得五百兩銀子，即使終身爲人家當奶娘，也賺不到這麼多銀子，她也有分寸，這時不可喜形於色，乃抑制着喜悅地謝道：「謝謝莊主的賞賜，謝謝莊主的賞賜。」

這時候夫人已甦醒過來了，「哇」的一聲哭了起來，老莊主上前安慰了一陣，因爲尚有很多重要的事必須趕快去辦，於是向上房裏的人一再叮嚀：「這事兒大家沉着，千萬不可洩漏出去！」大家應聲「是」以後，他領着喬泰向正廳奔去……因爲正廳還有貴賓……

嗨！怪事，正廳不僅熱鬧如故，而且正由一位「二莊主」在「代表家兄」穿梭在衆貴賓之間，把原本代表老莊主招呼貴賓的龐昭麟被唬得一楞一楞……情形是這樣的，當老莊主隨廖竹叔去了前廳之後，從正廳後側門走進來一位衣着華麗的翩翩少年，龐昭麟驚異地「何來的貴賓」？

那位翩翩少年迎上前去，握住龐昭麟的手一陣親熱地說道：「明驥兄，別來無恙！」

龐昭麟怔住了，因爲「明驥」是他的號，很少有人知道他號「明驥」，此人年紀雖輕，居然能……

那人一陣哈哈，拍着龐昭麟的肩頭，以埋怨的口吻向他提醒道：「小弟楊志傑，莊主是家兄，十五年前咱們不是見過一次嗎？明驥兄忘了？」

龐昭麟越發地糊塗了，十五年……那麼久，記得什麼，又好像……不過，他打量了此人一番，看來的確是有些兒像老莊主？

豈料，在一旁注意了很久的太湖漁帮帮主「浪裏蛟」包裕奎，知道此人是老莊主的兄弟，藉機上前巴結一番，舉杯向此人道：「二莊主英雄出少年，來，老哥哥我叫……」

沒等包裕奎把話說完，搶着道：「原來是太湖來的包大哥，哈哈……哈哈……」一聲狂笑，接着喃喃自語道：「好一個英雄出少年，包大哥，小弟今年四十好幾啦！」

包裕奎胡亂攀交情，結果沒弄清對方年齡，感到非常尷尬，只得唯唯地應着：「是……是……」

這一位二莊主眞是海量，不僅在廳裏走完一匝，連乾了數以百杯計的酒，而且也連乾了好幾大觥，甚至於連乾五大碗也面不改色。

老莊主把後院的事交代清楚以後，匆匆趕來正廳，仍舊談笑風生，莊裏所發生的大事，幾乎沒任何貴賓知道，大家酒酣耳熱，加上二莊主的善於應付，正廳裏氣氛很熱烈，老莊主雖然外表興高采烈，但內心之痛苦却無人知道，只好周旋在衆貴賓間。

冷不防二莊主端了一大觥酒，迎向老莊主，舉觥笑道：「大哥，剛才你去後院，這邊由小弟代勞，大哥，小弟先敬你一大觥！」說着，果然先乾爲敬。

老莊主怔住了，自己從無任何兄弟，這會兒忽然冒出來一個「二莊主」……並暗忖：此人好大的胆子，竟敢冒充自己的親兄弟，他原本想拆穿此人的騙局，可是他一想：這樣做，不僅引起貴賓們一陣騷動，而且會使龐昭麟難堪……此人到底是何方神聖？是敵抑或是友……然而，前廳尚有一位老怪客在樹上息着，正廳又有一怪客，加上寶貝兒子的失踪，眞是千頭萬緒，如果換了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冲擊，他表現得如此沉着鎮靜，其精神修養的的確確已有了相當的火候。

還有很難應付的那大場面，有二莊主八面玲瓏地代勞，這時候他也落得鬆弛一下身心……就在這時候，原本是他「主人」席位，忽然有一位又乾，又瘦，又矮的小老頭，蹲在那把舖有綿墊的太師椅上，一面大碗喝酒，一面大口吃菜，並喃喃自語着：「我是莊主的叔太爺，舍侄家有喜

事，我老人家却遲到，該罰酒，該罰酒，……」邊說，邊飲，邊吃，同席及隣席貴賓見這位怪老頭，正驚異莫名，忽然他自我介紹是「叔太爺」，大家就見怪不怪了……然而，怪客已有二人，突然又來一老怪客，老莊主連啼笑皆非之念都未動一下，正想上前「請教」一番，忽然書房小廝兼護院「流星趕月」吳紀銘，匆匆走來向他耳語一陣，他也不必向衆賓客「告別」，急急走進了書房。

原來是一名小叫化，雖然破破爛爛髒髒兮兮，但却被待之如上賓，小叫化見了老莊主一揖以後道：「小的特來向莊主傳告幾個訊息！」

別小看這名小叫化，原來是丐帮「右護法」長老「無敵竿」張雲，他那手持的打狗竹竿，乃其爺爺「竿鎮九州」張永興所遺留者，其竹竿亦其爺爺親自所授，其出神入化，一竿在手，即使未達天下無敵之深奧，但至少……

丐帮帮主「飛天神棒」連吉三，是名噪武林的頂尖人物，誰也不敢一試他那「飛天神棒」究竟有多厲害……不過帮主與老莊主私交甚篤……

丐帮帮主「飛天神棒」連吉三對老莊主的仗義施財，經常照顧丐帮，曾深表敬佩，乃命令全丐帮，無條件地接受老莊主的差遣；這次老莊主家有喜事，自己因帮中某一項大事而無法前來効勞，特派地位最高的長老「無敵竿」張雲，指揮附近丐帮子弟接受老莊主的差遣。老莊主一直不肯用「差遣」二字，只是請張雲帮忙，在最近幾天的日子裏，注意神刀莊週圍五十里地以內的人來人往，注意到奇異怪客，以及……

這位看來是一名小叫化的江湖人士，果然有其驚人的一套，老莊主交給他一份貴賓名單之外，他向老莊主傳來的訊息中，果然道出了「千面觀音」季玉琼、冒充二莊主的人、瘦老頭，以及很多在附近走動的黑白兩道，最重要的訊息是午時上刻，張雲在莊後無意發現一位身穿夜行衣的女子，身輕如燕地進入莊內，他只負責監視，並未採取任何行動，他自以爲像如此一女子進入莊內，可能護院就應付得了……豈料這女子進去不久，就抱了一包東西向東如飛而去……這一訊息，令老莊主精神爲之一振，非常感激張雲所提供的最有利綫索，所以他納頭向張雲便拜。

張雲慌不迭地扶起老莊主問道：「莊主您……您……這是幹什麼？」

老莊主噙着眼淚地笑道：「張賢弟，您眞是老哥哥我的大恩人！」於是把剛才其子失踪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說了，接着又道：「賢弟的訊息，可以說是最珍貴的綫索，否則，實在千頭萬緒無從理起，您總算理出了頭緒！」

張雲聽得呆了，半晌忽然跺脚地急道：「唉！小的該死，剛才眼睜睜看她飛出莊外，爲什麼不截住她，從她手裏奪回小少爺呢？」

老莊主拍着張雲肩頭安慰道：「賢弟幸虧未採阻截行動，否則，不僅小犬有生命危險，而且此女武功之高，正所謂善者不來，能不能截得住？並非小看賢弟的能耐，根據老哥哥我的判斷，她一定還作了很週密的安排，如果咱們發覺了就採取行動，截住截不住事小，可能打草驚蛇，把綫索給弄斷了事大。」

張雲連連點頭道：「莊主說得也有道理，不過根據小的猜想，此女子向東方向而去，東去七十里地便是百菓山，百菓山裏的高家寨，很可能有重大嫌疑。」

老莊主笑道：「老哥哥我也是這樣的猜想，不過，高家寨已洗手多年，何況高家寨與老哥哥我向無過節，應該不會做出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

的確，別小看這一名襁褓小兒的失踪，弄不好，會給江湖上帶來一場腥風血雨的大災禍，說他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並不爲過。

這位看來只是一名小叫化，可是不僅在丐帮的地位很高，功力深厚，而且智慧也是高人一等，在和老莊主商量大事的同時，特別道出他的秘密，說是早在五年以前就在高家寨部署了很多暗樁，老莊主情不自禁地高興起來，也道出自己的秘密，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於五年前在高家寨作了相同的佈置；不過，兩方面派上山的暗樁，一直沒取得連絡，如今正有大事待辦，二人研究了一些細節，張雲便向老莊主告辭，老莊主親自送出書房，來到庭院，張雲一抱拳，一個縱身，也是無聲無息地離去。

老莊主第二度回到正廳，已是未牌上刻，貴賓們已離去者達八成以上，只有少數爛醉如泥者，必須莊丁們一一扶往兩廂房息着去了，只有那自稱「叔太爺」的瘦老頭，對老莊主進入廳內，連瞧都懶得瞧一下，仍在大口菜、大碗酒地豪吃、豪飲着……另外，在前院槐樹上的季玉琼仍未下來，老莊主對這兩位老人，既不敢得罪，而又不知如何處理是好？尤其二人偏偏在這個檔口到來，是巧合？是預謀？是攪局？唉……眞讓老莊主滿頭霧水……噢！還有一位難纏的人物，也匆匆從前廳趕了進來，老莊主更是……

這位二莊主見了老莊主，喜孜孜地道：「大哥，剛才衆家英雄好漢離去時，小弟代表大哥去送客！」

老莊主也笑着道：「賢弟，偏勞了，噢！我感到有些兒睏倦，我想休息一會兒，這兒還偏偏勞你照顧一下！」

二莊主滿拍胸脯地保證道：「大哥，您放心，有事弟子服其勞，您請便！」

老莊主進了後院，他那裏還能休息得了，忙着「調兵遣將」，不僅要對高家寨展開行動，而且對莊裏尚有三位怪客，也吩咐精幹的護院多加「照料」，一番密鑼緊鼓，在奇亂如麻的情況中，一直保持着指揮若定，憂慮不形於外，老莊主也的確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

花開兩朵，總歸一枝，話說夜臨高家寨，約莫四更後，至誠廳中忽然燈火通明，雖然山寨已洗手了三年多，大部份嘍囉都已遣散，但是深夜突然在大廳中亮起燈火，一看就知道是什麼大事將要發生？

大廳裏的正中央，八字形排列了四十八把金交椅，中間那張舖有虎皮，另在中間的左側，安置了一把特大號的椅子，上面置有高高的坐墊……頃刻之間，除了那把特大號椅子之外，都坐有了人，中間是

一位英氣逼人的中年漢子，兩旁所坐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免去了一切俗套，開始商量大事。

中間那位中年漢子，正是高家寨的寨主高興堂，說道：「閹黨餘孽蜈蚣山匪類妄想兼併本寨，如果明着硬拚本寨當操勝劵，可是匪頭臧虎為人陰險奸詐，可能運用不擇手段向本寨偷襲，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必須來一個備而不防！」

左排第一位是「軍師」馬鎮坤，足智多謀，素有「小諸葛」之美譽，的確，他手執羽扇，一副道家打扮，故作諸葛孔明之態，他起立向高寨主一拱後道：「寨主不必多慮，山人早有安排，不過，根據山人多年來觀察所得，山中暗樁太多，有極少數形跡可疑者，山人早已派人暗中監視，但仍有很多深藏不露者，不易查明，無法跟蹤，使得本寨危機四伏，如不嚴如防範，敵人會掌握裏應外合之利，眞是後果不堪設想。」

高興堂皺眉向馬鎮坤問道：「軍師，依您看來，潛伏在本寨裏面的暗樁，屬於那一方面居多？」

馬鎮坤輕搖羽扇，捋着稀疏的鬍鬚，緩緩地答道：「依山人看來，潛伏在本寨裏的暗樁，自然以閹黨餘孽為最多，丐帮亦復不少，神刀山莊人數較少。」

「這……這……」高興堂不解地問：「丐帮和神刀山莊與本寨無瓜葛，這一次小妹的冒險行動，只不過想試探楊志豪是否就是當年的殺父仇人，可是事前……」

馬鎮坤立即答道：「丐帮帮主連吉三似乎無甚野心，好像是其中長老之一所為，其目的可以此為籌碼，留待急需時可派上用場，咳咳……」清清嗓門，接着又道：「神刀山莊楊志豪這老兒明着是大善士，行仁仗義，可是骨子裏却有很大的野心，不過，楊老頭所佈置的暗樁，並不準備在短期內運用，可是這一次大小姐的急躁，楊老頭絕對不會放過探莊的機會。」

他們在談着、談着，忽然傳來「卜通」、「卜通」、「卜通」的三聲巨響，三團大件扔進了大廳，衆人並未驚訝，接着，那空着的特大椅子上端坐着一個人……衆人紛紛離座，行動一致的打拱，異口同聲地說道：「拜見大叔！」

端坐在椅子上的「大叔」，仔細一瞧，是一位白髮銀鬚的老人，他很奇特，盲右眼、少左臂、缺右腿，儘管他如此的殘廢，但進廳的動作不僅飄然而下，無聲無息，而且其坐上椅子也是俄頃之間。

這位被尊為「大叔」的殘廢老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閃電神豹」趙家騏，十六年前是追隨「賽巨虎」高繼武鎮守邊關，官拜游擊將軍，高總鎮不僅不以部屬待之，而且以「大哥」尊之，難怪高家寨上上下下都稱其為「大叔」了。

趙老雖盲一目，但那左眼炯炯有神，銳利、逼人。他獨眼掃視了大廳一匝，這時候，除了地下被扔下三大件發出「呻吟」聲之外，其他無任何聲息。

趙家騏指着地下的那三大件，原來三名被甩昏了的人，趙老說道：「這三名是潛伏在本寨暗樁的頭目，一名是臧虎所派來的叫刁重繼，一名丐帮所派來的叫陶定放，一名是神刀山莊所派來的叫闞道新，現在請軍師對他們好好地招待一下，將計就計，也好釣得一些上了鈎的大魚！」

馬鎮坤立即離座，應聲「是」後，命令手下押着三名暗樁「招待」一番去了；「軍師」果然厲害，不到一個時辰，三名暗樁頭目都服服貼貼，願意為高家寨進行「反暗樁」行動，不僅將先後潛進山區一百多名暗樁一一揪出，而且反而帮助了高家寨的大忙，此係後話，暫且不表。

却說高家寨大小姐高鳳翔，是高興堂的胞妹，她的確是一位功夫十分了得女傑，曾有一雅號為「雲中鳳」，白天曾明目張胆地進了神刀山莊，輕易地抱回了楊志豪的寶貝兒子，她明知闖禍不少，但却計劃一償報仇的夙願。

這仇恨要溯自十六年多以前，當時權閹魏忠賢當道，聽說鎮守邊關的總鎮高繼武，擁有魏忠賢勾結番邦的罪證，魏閹日夜難安，用盡心機，妄想高帥交出機密，高帥堅拒，魏閹一不做二不休，在先皇跟前煽惑，先皇雖昏庸，但自認高帥忠於朝廷，為了不讓魏閹加害，乃傳旨讓高帥告老返鄉，俟機再行召回，豈料，高帥返鄉不久，在其京城東郊的宅第，於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遭到滅門的慘禍，所幸其一對兒女隨趙家騏至五台訪高僧了空，躲過刦難，趙老為了保護一對兄妹安全，先將二人送至百萬山師弟「追風神虎」蔡守鵬處，自己再潛返京師，查訪滅門血案的罪魁禍首，豈料遭奸人所執逼供，而成殘廢。

這一血案轟動京師，先皇勃然震怒，傳旨順天府及刑部，務必查出兇手，繩之以法。順天府尹劉永前，雖然在魏閹的淫威之下，但為人守正不阿，不過魏閹爪牙遍佈，也難有施展，但他有一位精明而得力的助手總捕頭「鐵面閻羅」楊駿青，刑部也派來一位高手「寒江叟」汪世泉暗中相助，眞是相得益彰，一明一暗對血案進行調查，自然查出了魏閹是幕後主使者，斷定其人所用的大砍刀，刀法之快、準、狠，似乎是目前江湖上黑白兩道尚無人能及者，正當本案追查得稍有進展時，楊駿青也遭到不測，命喪於大砍刀下，汪老傷心之餘，立誓要走遍天涯海角，務必要查訪到這名比魏閹手段還要殘忍的兇手。

六年多前，先皇駕崩，新皇即位，魏閹伏法，從其財產中查抄出竊自大內珍寶無數，但獨缺新皇於太子時所喜愛的七層玲瓏玉塔，此寶來自西域，所以珍貴，不僅玉產自天山屬溫涼佳品，且塔之七層，層分七彩，雕工之精細，眞乃巧奪天工，……新皇傳旨大內高手、刑部、順天、應天各府，務必查出國寶的下落，同時必須偵破十多年前高家滅門血案。

花開兩朶，總歸一枝，却說神刀山莊老莊主調兵遣將之後，顯示他那「寶刀未老」的絕頂功夫，率領好幾名至友，包括「奪魂劍」尉遲樑、「追風鏢」曹志豹、丐帮的「無敵竿」張雲、「陰陽鞭」蕭五、漁帮的「浪裏蛟」包裕奎……等三十多名高手，夜探高家寨……

就在老莊主夜探高家寨的同時，失踪了兩年的大小姐楊招弟和楊豐雙雙回到了神刀山莊，雖然受到劉嬤嬤等下人的歡迎，他們也担心老莊主回莊，楊豐即使不死也得要脫層皮……二人在未飽餐一頓之前，先到前院大槐樹下，向着樹上的季玉琼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禮，原來楊豐就是她的親孫子，其子也就是當年叱咤武林的「鐵面閻羅」楊駿青，不幸也遭奸人暗算……季老婆婆這次前來神刀山莊，似乎對害子的兇嫌已找到一些綫索，她尚不知其孫也在神刀山莊多年，楊豐自然也是為報父仇投靠了老莊主，老莊主見其少年英俊，武藝超羣，特別安排其後院担任護院，他不僅獲致招弟的仰慕，而且從招弟口中得悉莊裏很多機密，同時，招弟也非陶氏夫人所親生，乃是從一家逃難者所抱養。

那位巳喝得爛醉如泥的矮老頭，就是「寒江叟」汪世泉，現巳在大內當差，官御前二品帶刀侍衞，奉旨前來辦案……那位二莊主並非楊志傑，也是大內高手「千斤頂」周煒斌，原奉旨在順天府當差，因汪世泉指明要他當助手，雙雙大模大樣地進了神刀山莊，不僅遇上了季婆婆，而且有「小少爺失踪」事件的「助」力，誘使老莊主的實力傾巢而出，使得二人辦案比預期要順利得多了……這就是所謂「得道者多助」，冥冥中似乎早巳有了主宰。

且說原來危機四伏的高家寨，由於趙家麒的安排週密，將山中所有暗樁一網打盡；兩路兵馬於深夜進入山區，那就是蜈蚣山的臧虎、神刀山莊的楊志豪，本以為有暗樁引導，可以在高家寨來去自如，豈料他們進入山區後，不僅地形不熟而無法活動，而且臧虎與楊志豪的兩方，不斷有了接觸和衝突，雙方你來我往，傷亡累累，倒讓高家寨以逸待勞，坐收漁翁之利。

臧虎和楊志豪一見大勢不妙，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二人也顧不得隨同前來的部衆與好友，拚命地向山下逃竄，說時遲，那時快，臧虎巳被「閃電神豹」趙家麒截住，楊志豪則被「旋風鐧」高興堂所攔阻……想逃？嘿嘿！比登天還難，兩對四人在黑夜中交上了手。

別小看趙老是獨眼、獨臂、獨腿，那如閃電一般的絕頂功夫，矯若游龍，快如捷豹，小小臧虎那裏是他的對手，不消三個回合，五個照面，臧虎挨了趙老如千斤的一掌，頓時口吐鮮血而亡；另外，高寨主那對銀鐧只是團團閃光而不見人，楊志豪的大砍刀巳經够準、狠，但一直是刀刀落空，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暗想：此時此刻孤立無援，對方殺法厲害，絕對不可戀戰……就在臧虎大叫一聲吐血而亡的同時，楊志豪一個縱身，巳脫出高寨主的雙鐧封鎖之中，如脫兎般的向山下狂奔，高寨主大叫一聲：「那裏逃？」就猛追下去，趙老立即大喊：「窮寇莫追！」高寨主停止追擊，詢問情由，趙老說京師巳派有高手在緝拿閹黨餘孽，殺人的兇手，只有靜等欽差的如何處理了。

在深夜的一場混戰中，丐帮為最幸運，不曉得是否是高家寨有意安排，抑或暗樁之一的畢小發機伶，竟能漏網，首先等候在連絡的隘口，迎上了「無敵竿」張雲等人，並描述高家寨是眞正的行仁仗義，張雲立即率領原班人馬折回。同時，丐帮帮主「飛天神棒」連吉三在京城聽到一些消息，提前趕了回來，以便制止丐帮的助紂為虐……見到張雲等安全撤退，暗自慶幸不巳。

却說，楊志豪，不！梁大均，原係關外一名悍匪，早年經人引荐投效了魏忠賢，作為閹黨殺人滅口的帮兇，十六年多以前，魏賊為對高繼武斬草除根，讓他率領二十多名高手，於深夜幹下了滅門血案，……趙家麒被懷疑身懷機密，遭到嚴刑逼供，害得趙老終身成殘。魏賊原本想殺梁某滅口，豈料認為此人將來大有可圖，除賞以厚金，讓其前往江南置產，改名換姓安享餘年之外，且將大內所竊取的國寶七層玲瓏塔，給了改了名的楊志豪。

當場楊志豪狠狽地逃回山莊，進入大廳，周煒斌就迎上前來問道：「大哥！有沒有打聽到侄子的下落？」他本想支吾一番，但周煒斌巳伸出右掌，緊緊地握住他的右手，他巳警覺到大事不妙，狠狠地一甩，掙脫了周煒斌的握住，妄想狂奔至前廳，利用設計好的「迷陣」逃走……奔到了堂前，只聽到從暗處傳來一聲：「那裏逃？」說時遲，那時快，汪老所扔出的釣鈎，巳鈎住了他的後衣領，被懸在半空中許久、許久，官軍巳擁入莊內，梁某巳俯首認罪，矮老人汪世泉釣鈎功夫天下第一，如此一來，一案數破——高家滅門血案、楊駿青遭暗殺、私藏國寶……等滔天大罪，梁某被解往京師究辦。

以後神刀山莊雖不再有以往那樣的風光，但原來知府大人所題贈的「四知堂」，由楊豐來執掌，小少爺是無辜者，亦由高家寨送回，由其「大姐」楊招弟負責照顧中……楊豐眞正在行俠仗義，疏財行善……老莊主？唉！不提也罷！（完）

（摘自海光週刊



劍影迷踪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迷踪圖藏寶　江湖人爭奪

茶園，是大別山南首一個荒僻的小村落，原是因爲附近一帶山坡上種植的都是茶樹而出名。

茶園村落雖然不大，但它座落的位置好，西首是銅鑼關，南首是松子關，這個小村落正好在兩者之間，恰成鼎足之勢。往來於湖北羅田，痲城，安徽金家寨（立煌）、霍山、朱屋廟（岳西）的行旅，這裏是必經之路，因爲走官道，你就得兜大圈子，多走三四天路程，所以這裏雖是山間小路，也成爲東西交通孔道了。

茶園的村子口，有一家賣茶兼賣酒飯麵食的小店，一大間土牆瓦房，外面又支了個松棚，放了五六張板桌，十來條板櫈，和圓櫈湊和起來的位置，你別看它因陋就簡，每天午牌時光，每個座頭幾乎都坐滿了人。

今天，還不過巳刻，山徑上就有人來了。

那是一個頭戴毡帽，腰背佝僂的老者，他手上拄着一根用布條包紮的木棍，一步一拄，一看就知他走得很吃力，跨入松棚，就在門口一張櫈上坐了下來，口裏直是喘氣。

小店裏的掌櫃兼伙計的老頭兒趕忙倒了一盅茶，送到佝僂老者面前，含笑招呼道：「老客官，請用茶。」

放下茶盅，他就覺得這位腰背佝僂的老者有些怪！

因爲他就站在他的面前，但却看不清他的面貌。

當然，佝僂老者頭上那頂毡帽簷兒壓得也低了一些，但帽簷最低，也只能壓住他的眉毛，而看不清他面貌的另一原因，却是他花白的連鬢鬍長得于思滿臉，遮去了大半個臉孔，你就是站得再近，也只能看到他一個獅子鼻而已！

佝僂老者伸出一隻枯瘦的手來，拿起茶盅，一口喝乾，就低沉的道：「店家，可有好酒？」

掌櫃老兒聽他一開口，只覺這位老客官的聲音也有些怪！說他低沉，又有些沙啞，說他沙啞，又有點尖銳，總之聽在耳朶裏怪不舒服。

但客人開了口，要酒，管他聲音有多怪？掌櫃的這就連忙陪笑道：「有，有，老客官要燒刀子，還是花雕？」

「燙一壺花雕，再配幾樣下酒菜。」

佝僂老者口中說着，又「哦」了一聲，接道：「痲煩你再來一盅茶。」

「是，是。」掌櫃老頭兒一手取過瓷盅，轉身倒了一盅茶送上，然後又放好杯筷，才匆匆往裏頭廚房走去。不多一回，端出一壺燙熱的花雕，和幾個碟子，那是切好的鹵蛋、豆乾、鹵牛肉、鹹水花生，和筍乾，都是現成的下酒菜。

佝僂老者倒了一盅酒，一口喝乾，又倒第二盅，又一口喝乾，再倒第三盅，又杯到酒乾，一連喝下了三盅，才用手抓起一片鹵牛肉，放入口中咀嚼起來。

掌櫃老頭兒看他喝酒的模樣，覺得又有些怪，但喝酒怪，是人家的事，自己何用多看，他識相的悄悄退了下去。

這時小店前面的山徑上，又有三個人一路行來，今日生意來得早，掌櫃老頭兒自然滿心歡喜，但那三個人還沒走近，只聽坐着剝鹹水花生的佝僂老者忽然「嘿」了一聲。

掌櫃老頭兒當然沒有去理會他，就巴結的迎了出去，含笑招呼道：「三位客官要歇歇再走吧？」

那三人跨入松棚，一眼看到佝僂老者，不禁神色爲之一變，互望一眼，脚下也微現趑趄，大有抽腿欲退之意。

佝僂老者適時抬起頭來，沙啞的道：「就是你們三個麼？好，你們既然來了，那就不用走了。」

原來這三人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走在較前面的一個約莫五十出頭，個子瘦小，雙臂特長，臉型尖瘦，鷹鼻隼視，身穿青竹布長衫的叫做侯椿年，是河北通臂拳的老拳師。

左首一個也有五十來歲，臉色白中透青，緊閉着嘴唇，一副陰沉模樣的，是琵琶手鄢茂元。

右首一個年在四十開外，生相精幹，帶着一股狠氣的是天狼星郎百輝。

通臂猿侯椿年略一抱拳，嘿然道：「桑老哥這話什麼意思？」

「姓侯的，你還不配和老夫稱兄道弟的。」

佝僂老者自顧自喝了口酒，一面剝着花生，緩緩說道：「難道你們三個不是找老夫來的？」

琵琶手鄢茂元道：「咱們兄弟路過此地，和桑老哥只是巧遇，咱們兄弟找你老作甚？」

「哈哈！」佝僂老者突然發出裂帛似的一聲洪笑，雙手在桌面上一按，霍地站了起來。

他這一按，四個桌脚立時被按下去兩三寸之多，陷入在堅硬的泥土之中。

佝僂的老者也隨着這一起立，腰背一挺，登時高出了一尺有奇，從他壓低的帽簷之下，射出兩道比閃電還亮的目光，洪聲道：「難道你們沒聽說桑老邪在九宮山得到了一張『迷踪圖』？難道你們沒聽到桑老邪中了鼠輩的暗算，功力已經盡失？難道你們不是想撿便宜來的？」

一手提着那根纏了布條的木棍，大步走出，每說一句話，就朝三人逼上一步。

通臂猿侯椿年等三人，懾於他的威勢，因此佝僂老者（現在已經不再佝僂了）每逼上一步，他們就不期而然的後退了一步。

這佝僂老者，原來正是名震天下的魔劍桑同，因爲他生性怪癖，一向行事，只憑他一己的好惡，人在正邪黑白之間，大家都稱他桑老邪，名列「武林三絕劍」之首。

那「三絕劍」的另外兩個則是擎天劍石東華和劍煞秦中龍。

「三絕劍」者，他們三個人使的都是劍，你只要遇上三人中的任何一個，你絕無還手之力也。

至於桑老邪（佝僂老者）說的「迷踪圖」，那更是在江湖上盛傳而無人可以證實的一張武林之寶。

有人說「迷踪圖」是一張地圖，爲昔年流寇李自成所繪，他搜刮了明宮和民間財寶，藏在一處深山之中，得到這張圖，可以按圖索驥，取到藏寶。

也有人說：「迷踪圖」是百年前一位武林奇人七絕書生蒐集天下武林各派武功，藏之名山石室的一張位置圖，找到石室，可以得到各派武林精華，成爲武林第一人。

也有人說：「迷踪圖」本身就是武功，參透「迷踪圖」，就可天下無敵，反正「迷踪圖」的傳說很多，莫衷一是。

天底下凡是只有傳聞，沒有見過的東西，就會越說越玄，越傳越神秘！「迷踪圖」就是這樣被武林中傳得成了人人都想得到的寶圖。好像誰得到了它，誰就會平步青雲，一下便富可敵國，而且還立時就爬上「武林第一」的寶座一般！

閒言表過，却說通臂猿侯椿年、琵琶手鄢茂元、天狼星郎百輝三人，被桑老邪一步步的逼來，退出松棚，退到了一片草坪上，三人才品字形站定下來。

天狼星郎百輝站在最左邊，這時忍不住道：「桑老邪，咱們兄弟並無開罪之處，你這是做什麼？」

桑老邪同樣脚下一停，呵呵笑道：「問得好，老夫要你們試試我桑老邪是否眞如傳言，中了姓閻的鼠輩的散功毒，已經功力盡失？」

通臂猿侯椿年道：「桑老這是誤會，在下兄弟並沒說你功力盡失。」

他們說得雖然委婉，但每一個人依然雙手提胸，凝聚了全身的功力，這不是說他們準備隨時出手，而是桑老邪實在太厲害了，他們自非全神貫注，提功戒備着不可。

桑老邪道：「老夫不想和你們多囉嗦，好！你們可知老夫如何處置了毒手郎中麼？」

天狼星郎百輝說道：「你老說出來聽聽。」

桑老邪道：「老夫要他自己砍下一條右臂。」

通臂猿侯椿年道：「閻老九和咱們兄弟無關。」

「不錯。」桑老邪道：「但你們三個跟踪老夫是事實。」

琵琶手鄢茂元道：「這麼說，桑老好像不肯放過咱們了？」

桑老邪道：「老夫並不想出手，你們三個也不配老夫出手，這樣吧，你們自斷右手三個指頭，就可以走了。」

天狼星郎百輝臉上肌肉扭動了一下，冷聲道：「桑老邪，咱們兄弟對你已經够忍讓了，殺人不過頭點地，大家都是江湖上人，咱們並無開罪之處，你要咱們自斷三個指頭，未免太過份了吧？」

桑老邪嘿然地道：「老夫說出來的話，從無折扣，你們自斷三個指頭，即可無事，等到老夫出手，只怕要加上一條臂膀了。」

通臂猿侯椿年勃然色變道：「桑老邪，你欺人太甚了！」

喝聲出口，但聽「呀」的一聲，面對

桑老邪「品」字形三條人影，突然一欺而上，侯椿年一招「龍頂五珠」，拳風呼然從正面直擊桑老邪頭部。

天狠星郎百輝的「天狠爪」，琵琶手鄢茂元的琵琶手，不約而同的，由兩側進招！

這三人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此時聯手出擊，這份威勢，確也淩厲無匹！

就在三人合圍之際，突聽桑老邪一聲道：「你們當眞要老夫親自動手了！」

「嗆」！大家耳中只聽到長劍出鞘的聲音，連劍光都沒有看見，三個人但覺右臂一涼，好像被冷水潑過一般，心知不妙，三條人影同時暴退出去！

這一退，不由得同時悶聲哼出，原來他們三條右臂，竟然巳被人家齊肩切落，沒有跟着他們身子一齊退出來，鮮血直流如注！

桑老邪好像根本就沒有拔劍，大家也沒看到他的劍，他右手依然提着那根用布條包紮的木棍，站在原地，只是用左手揮了揮，哼道：「現在你們可以走了。」

侯椿年等三人痛得連眼睛都發了紅，各自用左手點了自己肩頭穴道，阻止流血，一聲不作，掉頭就走，三條人影去勢極快，眨眼工夫，已經走得沒了蹤影。

桑老邪長長吁了口氣，憤怒地用木棍在地上狠狠頓了一下，暗自切齒道：「閻老九，你這老小子，再給老夫遇上，非把你碎屍萬段不可！」

原來他三天前中了毒郎中閻老九的「散功奇毒」，雖被他逮住了閻老九，逼着他交出解藥來，服下解藥之後，當時運氣檢查，奇毒確巳解去，才要閻老九自斷右臂，放他離去。那知過了三天，發覺「散功奇毒」依然存在，而且巳有逐漸發作之勢！

桑老邪轉過身，正待回入松棚，瞥見自己那張板桌橫頭上，坐着一個身穿藍布長衫的人，那人年約五旬，生的獐頭鼠目，一張瘦削的黃蠟臉，右手虛飄飄的只剩下一隻衣袖，那不是毒郎中閻老九還有誰來？

桑老邪不由得怒氣陡升，口中沉嘿一聲，還未開口！

閻老九早巳從座位上站了起來，黃蠟臉堆起笑容，連忙拱手道：「桑老，在下總算找到你老了。」

桑老邪目精光電射，沉笑道：「姓閻的你來得正好……」

「桑老息怒！」

閻老九連退了兩步，連連擺手，陪着笑道：「在下三天前忘了告訴你老一句話，你老就匆匆走了，這三天來，害得在下到處找你。」

桑老邪心中一動，問道：「你還找老夫何事？」

閻老九聳了聳肩，說道：「你老三天前服的那一包解藥，但過了三天，還須再服一包，否則仍會發作。」

桑老邪濃眉陡然一豎，沉喝道：「姓閻的，你敢欺騙老夫，大概不要命了？」

「不，不！你老別發火。」

閻老九諂笑道：「在下若是對你老有半點不敬，怎會特地給你老送解藥來？萬一你老再一生氣，又要在下自斷左臂，在下豈不連吃飯都要人餵了？」

他巳經自斷一臂，還會送解藥來，天底下那有這等好人？他不怕再斷一臂，還會找來，自然別有用心！

桑老邪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這點道理，豈會想不到？口中沉嘿一聲道：「你不怕老夫再要你自斷左臂麼？」

閻老九深沉一笑道：「這回你不會要在下再斷一臂了。」

桑老邪回到位子上坐下，說道：「何以見得？」

閻老九諂笑道：「說來話長，桑老總該讓在下坐下來再說吧？」

桑老邪沉聲道：「好，你坐。」

「在下告坐。」

閻老九果然走了過來，側着身子在左邊的位子上坐下，一面朝掌櫃的道：「掌櫃的，給我添一副杯筷。」

掌櫃老頭兒方才眼看桑老邪砍下三人的手臂，早就嚇白了臉，這時聽到招呼？沒命的應「是」，趕緊送上一對杯筷。

閻老九拿起酒壺，在桑老邪面前斟滿了一杯，又給自己也斟滿了一杯，舉杯道：「桑老，在下先敬你。」

「不用。」桑老邪烱烱目光盯着他，說道：「有話快說。」

閻老九「咕」的喝了口酒，才轉過頭去，陪笑道：「在下自斷一臂，只是想和桑老合作……」

桑老邪道：「老夫和你合作什麼？」

閻老九道：「在下是說你得來的那張『迷踪圖』。」

桑老邪道：「你想威脅老夫？」

「不，不，桑老幸勿誤會，在下有幾個腦袋，敢威脅你老？」

閻老九一臉奸笑，接着道：「在下只是想和桑老合作，不，不，追隨桑老，因爲桑老在沒有服下眞正的解藥之前，每隔三天，都得服用一包解藥……」

桑老邪聽得大怒，左手一探，像老鷹抓小鷄一般，把閻老九一個人憑空提了起來，口中喝道：「你是找死……」

說到最後一個字，突覺左手五指一痳，竟然用不上勁來。

毒郎中閻老九身子在空中一掙，一下飛出尋丈之外，落到地上，飛快的掠出去三丈開外，大笑道：「在下來見桑老，焉得沒有準備，身上只是塗了些痳藥，再有盞茶工夫，就可沒事，但桑老身中『散功奇毒』，今晚子時，定當發作，只要桑老肯點個頭，在下自會把解藥及時奉上。」

隨着話聲，人巳迅快的往小徑上飛奔而去。

桑老邪暗暗吃了一驚，心頭這份憤怒到了極點，只是左手痳木，使他乾瞪着眼，看那閻老九離去，等到毒郎中離去之後，突然想到自己左手抓他衣領，右手可沒碰到他的衣衫，急忙舉起右手來，五指伸動了一下，果然伸屈自如，並無痳木現象，不禁輕輕歎了口氣道：「此人果然狡獪如狐，自己還是上了他的當！」

當下伸手入懷，取出一串制錢，往桌上一放，抓起用布包紮的木棍，大步走出松棚。

他自然知道毒郎中閻老九並未去遠，

必定會暗中跟踪自己，因此離開茶園，就一路上提氣疾行，奔出三里來路，往後一看，不見有人跟來，立即一個飛旋，往左首一片樹林中行去，選了一棵濃密的大樹，隱蔽好身形，緩緩行功納氣。

毒郎中說得不假，此時差不多巳近午牌時光，自己這一運氣，果然發現體內「散功奇毒」巳在散發，但以自己的功力，目前並無大碍，估量眞正發作之時，確該在今晚子時了。

就在此時，只見前面山徑上，正有三條人影，一先二後，疾行而來！

前面一個是手執鐵拂，面情冷峻的緇衣老尼，後面跟着兩個一身青衣，背負長劍的妙齡少女，身法極快，從林前掠過。

這老尼桑老邪自然認識，她正是出名難惹的九華絕情老尼，兩個青衣少女，敢情是她的門下了。

「絕情老尼會在這裏出現，難道也是衝着自己來的麼？」

桑老邪如未中毒郎中的「散功奇毒」，絕情老尼也未必放在他心上，但如今「散功奇毒」却巳有散發之勢！

「唉，看來黑白兩道的人，都在追踪自己了！」

正在思忖之際，山徑上又出現了兩個人，這兩人並肩行來，正在邊談邊走，左首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是江西武功山武功門的沈中慶。右首一個頭挽道髻，身穿灰布道袍，斜背長劍的老道，則是茅山通天宮的冷清風，他們雖然沒有奔行得很快，但脚下却也不慢。

桑老邪距離較遠，聽不清他們的談話，心頭却是十分氣憤，暗道：「這幾個人平日還以俠義自居，是頗負盛名的白道中人，一旦聽到了『迷踪圖』，竟然也會心生貪婪，覬覦寶藏了，這又和黑道人中有何不同？」

他感到奇怪的是毒郎中閻老九，何以會沒有跟着自己下來？他隱身在樹林子裏，要等的就是毒郎中閻老九，這次給自己逮到了，不論用何種殘酷的手段，也非要他交出解藥來不可！

心念轉動之際，瞥見山徑上又出現了一條人影，那人掩掩藏藏，行動鬼祟，好像一隻山鼠，連竄帶躍，又不時的東張西望，生似怕被人家發現他的行踪一般。

桑老邪只要看到他一點影子，就可判斷這人正是自己等了許久，非要逮住不可的毒郎中閻老九，心中不禁大喜，暗自忖道：「好小子，這回看你往那裏逃？」

毒郎中閻老九當然要暗地裏跟踪桑老邪下來，他知道桑老邪中了自己的「散功奇毒」，今晚子時，是劇毒發作最後一刻，他豈肯輕易放過？

但他也知道桑老邪在劇毒尚未發作以前，必然會千方百計非逮住自己不可，只要被桑老邪逮住了，他非用酷刑逼自己交出眞正的解藥不可，這酷刑就不是人受得了的，因此他既要盯住桑老邪，更不能和桑老邪打照面。

現在，毒郎中閻老九漸漸走近桑老邪隱身的這片樹林子了。

他機警的目光，配合着他略帶畏縮的脚步，審愼而又仔細的凝視着樹林中每一棵林木，縱使風吹草動，他都要停下步來，看個清楚。

桑老邪蹲在茂密的樹幹上就像一隻發現了老鼠的公貓，獵物巳經到了自己的利爪之下，他只須輕輕一撲，就可把他抓個正着，再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但就在他正待撲出之際，發現山徑上又出現了一條人影。

這人身影之快，從遠處一現身，只不過眨眼之間，就巳到了毒郎中閻老九的身後。

這人是個身材高大的老者，生得濃眉如帚，頦下留了一綹蒼髯，身穿一件寬大而長僅及膝的黑袍，脚登痳鞋，最奇怪的是他腰間掛着的一柄綠鯊皮鞘的劍子，連柄不過一尺六七寸長，但却有六寸來寬。（連鞘）

這人，桑老邪自然認識，他就是和桑老邪齊名「武林三絕劍」中劍煞秦中龍。

桑老邪暗暗攢了一下眉，忖道：「怎麼秦老兒也來了？」

毒郎中閻老九雖以用毒出名，但他一身武功，也非同等閒，劍煞秦中龍堪堪飛落，以劍煞的功力修爲，人雖欺近，當然不會有絲毫聲息，但閻老九巳是警覺，身子迅疾的往右斜飄出去，一個輕旋，轉了過去。

劍煞秦中龍並未追過去，只是靜靜的站在原地，冷漠的喝道：「閻老九。」

閻老九一看來的是劍煞，心知憑自己的身法，是躲不了的，立即「啊」了一聲，抱着拳陪笑道：「原來是秦老，不知你老有何吩咐？」

桑老邪因有劍煞在場，自然不好現身，再說他被毒郎中下了毒，也不是光彩的事兒。

劍煞秦中龍嘿然道：「老夫要問你一句話，你來此作甚？」

這話，也只有像劍煞這等身份的人才問得出來，換了一個人，毒郎中一定會說：「那麼你來這裏作甚？」或者說：「這是天下人走的路，你老哥管得着嗎？」就算最客氣，也會說：「你老哥這是什麼意思？」

但這些話，他在劍煞面前，可一字也不敢從牙縫裏迸出來，依然連連陪笑，連連躬身道：「在下是路過，嘻嘻，路過這裏。」

他一直跟劍煞陪着笑臉，劍煞臉上可一絲笑容也沒有，一雙烱烱目光，盯着毒郎中，冷然道：「你沒撒謊？」

毒郎中但覺他那道利劍般的目光，幾乎要把自己心肺都射穿一般，心頭直打冷噤，還是陪着笑道：「在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你老面前撒半句謊。」

「唔！」劍煞口中沉唔了一聲，續道：「那麼老夫問你，你這條右臂，是被什麼人砍掉的？」

毒郎中道：「是……是魔劍桑老下的手。」

桑老邪聽得暗暗點了下頭，這小子背後對我還算恭敬。

劍煞口中又「唔」了一聲，問道：「桑老兒爲什麼要砍下你的右臂來？」

毒郎中道：「是……在下和桑老動手，才被桑老砍掉的。」

「胡說！」劍煞沉喝道：「憑你也配

和桑老兒動手？」

毒郎中一驚，急忙改口道：「是……是在下跟踪桑老，被桑老發現，才……賞了我一劍……」

「住口！」劍煞沉聲道：「桑老兒就是要拔劍也要看看對手，豈會對你這種人動劍？」

桑老邪聽得暗暗點頭，忖道：「秦老兒果然知我！」

毒郎中急道：「在下說的都是實話，因爲，在下一直跟在桑老身後，他警告過在下，在下沒聽，所以……」

劍煞有些相信了，點點頭道：「他一怒之下，揮手砍下了你一條右臂。」

揮手，而不揮劍，劍術練到桑老邪這等境界，即使揮手，與揮劍也並無多大差別，可是他不知道毒郎中這條右臂，是他自己砍去的罷了。

「是！是！」毒郎中沒命的應「是」，陪笑道：「你老說得一點沒錯！」

劍煞又問道：「你爲什麼要跟踪桑老兒呢？」

「沒……沒什麼……」

毒郎中支吾的道：「桑老說在下跟踪他，其實是天大的冤枉，在下只是和桑老同路罷了，那會是跟踪他？」

劍煞冷然道：「你這條左臂大概也不要了？」

「啊啊！」毒郎中驚悸的摔了一下左臂，後退一步道：「老老……」

劍煞濃眉含煞，凝聲道：「老夫要聽的是實話，閻老九，你再敢在老夫面前撒半句謊，老夫出手，可沒有桑老兒那樣仁慈了。」

砍掉一隻右臂，還算仁慈，可見他一旦出手，不知要有多兇殘？

「是，是！」毒郎中機伶一顫，口中沒命的應「是」，然後陪笑走上了一步，低低的道：「你老一定要問，在下那就只好實說了，在下是聽到傳說，好像桑老邪無意之中在九宮山得到『迷踪圖』，在下一時好奇，想跟下去瞧瞧。」

「唔，這還差不多！」劍煞點着頭，又道：「桑老兒人呢？」

毒郎中道：「在下已經被桑老劈下了一條右臂，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跟踪他了。」

事實上他還是跟下來了。

「哈哈！」劍煞突然洪笑一聲道：「老夫走南闖北，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你那一句是眞話，那一句是假話，老夫還會聽不出來麼？」

說到這裏，突然雙目一瞪，沉喝道：「說，桑老兒現在那裏？」

原來他也是找桑老邪來的！

「你老這麼說，眞是逼死人了！」毒郎中急得哭喪着臉道：「你老問的話，在下怎敢隱瞞，只是在下眞的不知道桑老下落，教在下如何說得出來呢？」

劍煞嘿然冷笑道：「你當老夫眼睛花了不成？你如果不是在跟踪某一個人，何須行動鬼祟，躲躲藏藏？」

毒郎中急道：「你老誤會……」

劍煞沒待他說下去，目中寒芒閃動，冷笑道：「閻老九，你當眞不要命了！」

毒郎中心頭一怕，噗的跪倒地上，連連叩頭道：「你老開恩，在下眞不知道桑老下落。」

劍煞嘿了一聲，脚下朝毒郎中跨上了一步。

毒郎中觳觫在地，嘶聲道：「你老饒命，在下眞的不知道桑老的去處，在下沒有半句虛言……」

有人在桑老邪面前，逼問桑老邪的下落，雖然他並不知道桑老邪就在附近；但在桑老邪來說，他能不出去嗎？

疾風微颯，桑老邪已經落到劍煞秦中龍的面前，發出沙啞的聲音，冷然道：「兄弟就在這裏。」

「哈哈！」劍煞雙目精芒飛閃，洪笑一聲道：「桑老哥久違了。」

毒郎中爲人何等機警，就在桑老邪現身和劍煞洪笑聲中，伏地一滾，動如脫兔，竄入林中。

桑老邪回頭喝道：「閻老九，你給我站住。」

劍煞道：「跳樑小醜，桑老哥何必和他計較，讓他去吧！」

桑老邪冷哼一聲道：「秦老哥找我有事？」

劍煞又是一聲洪笑，目光一抬，說道：「兄弟聽說桑老哥在九宮山得到了『迷踪圖』，不知可有此事？」

以他的身份，有話當然要直說！

「確有此事。」桑老邪深深一笑道：「秦兄就是爲此事而來？」

以他的身份，當然也不能推諉。

「哈哈！」劍煞洪笑一聲，道：「江湖上把『迷踪圖』說得神乎其神，兄弟爲好奇心所驅，頗想一問，不過兄弟要聲明一點，絕無半點覬覦之心，不知桑老哥肯給兄弟瞧瞧嗎？」

桑老邪面上神情冷漠的道：「兄弟若是有拂尊意呢？」

劍煞怫然道：「兄弟已經聲明在先，決無半點覬覦之心，難道桑老哥還信不過兄弟嗎？」

桑老邪依然冷冷的道：「兄弟從不信任何一個人。」

「哈哈，好一個從不信任何一個人！」劍煞徐徐說道：「咱們兩個，名列武林三絕劍，可惜從未交過手。」

桑老邪擧手挺了一下毡帽的帽簷，雙目精芒如綫，望着劍煞，淡淡一笑道：「聽秦兄的口氣，好像有意和兄弟較量一手了。」

劍煞道：「二十年來，兄弟久有此心，只是沒有機緣向桑老哥討教。」

桑老邪道：「今天機緣良好。」

劍煞笑了笑道：「兄弟想和桑老哥賭上一賭。」

桑老邪道：「你想要我用『迷踪圖』作賭注？」

「正是此意。」

劍煞點着頭，說道：「不過兄弟鄭重聲明，兄弟並無覬覦之意，若是僥倖賭贏了，只想請桑老借我一閱。」

「贏了兄弟，就把『迷踪圖』雙手奉上。」桑老邪接着說道：「但秦兄賭輸了呢？」

劍煞洪笑一聲道：「兄弟說過只須一閱，決不要你的，若是兄弟落敗了，從此

取消我劍煞之號。」

桑老邪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說道：「秦老哥把『劍煞』二字，看得如此不值錢麼？」

「那倒不是。」劍煞雙目稜芒四射，說道：「武林三絕劍，武林齊名，應該不分勝負才是，若是兄弟敗在你老哥劍下，又有何『煞』之有？」

「說得也是。」桑老邪點頭道：「好，咱們打滿五百招，還不分勝負，兄弟就借你一看。」

以武林三絕劍的劍術造詣，應在伯仲之間，就是打一千招，也未必分得出勝負來，他說五百招，自然少了。這是因爲劍煞一再表示並無覬覦之心（劍煞秦中龍雖是黑道魔頭，但一向是個重言諾的人），因此隱有允諾之意。

劍煞自然聽得出他言中之意，不覺色然心喜，拱手道：「兄弟謝了。」

桑老邪道：「此處不是動手之地，咱們到山頂上去。」

劍煞抬手道：「桑老哥請。」

兩道人影同時騰空掠起，踏着樹梢飛行而上，片刻工夫，便已登上山巔。

這山頂正好有數丈方圓一片平地，劍煞面西站定，說道：「就在這裏吧！」

桑老邪也在他對面停步，點了點頭，道：「好。」

劍煞目光凝注，徐徐說道：「桑老哥請亮劍。」

桑老邪也說了聲：「請。」

「刷」「刷」兩聲，劍煞從他腰間抽出一柄一尺六寸長的短劍，但劍鋒却有手掌般寬闊。桑老邪也從他用布包紮的木棍中抽出一柄三尺長的鐵劍來！

這兩人都是武林中以劍術享有盛名的一等一的高手，寶劍出匣，便有山岳聳峙之勢，縱未出手，自然而然週身就佈滿了劍氣，使人有肅殺之感！

桑老邪看得暗暗點頭，心中讚道：「秦中龍果然不愧劍煞的名號，一劍在手，就無懈可擊！」

劍煞心中也暗暗讚歎：「魔劍桑老邪，名號雖然帶着一個『魔』字，但看他凝神靜氣的虔敬模樣，一派光明磊落，何曾有半點魔道？」

兩人互望了一陣，桑老邪先開口道：「秦老哥請了。」

劍煞洪笑道：「應該桑老哥請先。」

桑老邪說道：「不，咱們如論年歲，兄弟大概可以痴長你幾歲，該你先發劍才是。」

「好！」劍煞點頭笑道：「其實以咱們的修爲，先發劍和後發劍，也並無多大的差別，誰也未必佔得了誰的先機，兄弟那就有僭了。」

話聲才出口，闊劍呼的一聲，向右劃出。

他這一劍向右劃出，當然不是攻敵的招式，也表示他雖然佔先發劍，却不願佔了桑老邪的先機，但儘管他劍勢向右劃出，正因闊劍一動，極自然的湧出一股劍氣，激盪生風。

站在他對面的桑老邪已有劍勢初動之感，不覺沉笑道：「秦老哥太客氣了，僅此一劍，足見盛名果然不虛！」

右手一揮，同樣向外劈出。

他劍雖然只是一柄鐵劍，但隨劍揮出的一道銀虹却是有尋丈來長，劍鋒森寒，宛如彗星乍現！

劍煞洪笑一聲道：「桑老哥誇獎了，你這一劍，才眞正具見功力深厚，不同凡響！」

說話之時，右足向右跨出了一大步，右手向闊劍隨着收回，依然當胸直豎。

「彼此！彼此！」

桑老邪看他右足跨出，也跟着緩緩出右手，右臂直伸，長劍斜斜指地。

劍煞右足再次緩緩往右跨出一步，當胸闊劍劍尖稍微向左。

桑老邪也跟着向右緩緩移動，只是右臂稍微彎了一些。

兩人在亮劍之後，只是各自往右劈出一劍，現在却只是緩慢的往右移動，甚至連握在手中的長劍，也只稍微的擺動。就這樣已經在一丈方圓的地上轉了一個圈子，兩人脚下依然在緩慢的移動，看去仍無出手的迹象。

這要是有第三者看熱鬧的話，早已看得不耐煩了。

一刻時光過去，這大名鼎鼎的魔劍和劍煞，才在這一丈方圓的地上，轉了第二圈，令人實在看不出他們這樣轉着圈也算是比劍？

不過稍和第一圈不同的，是兩人在手上的長劍，在右脚出步之時，劍尖擺動的姿勢，比方才稍微多了些。

譬如一個劍尖才一斜指，另一個劍尖就隨着橫移，這個劍尖剛一橫移，那個劍尖又隨即上翹。

但你若認爲他們如此這般，有些像天橋把式，儘說不練，那可大錯而特錯了。

你不但生了眼睛，應該還有耳朵吧？眼睛看到的，雖然只是兩個人面對的緩慢的轉着圈；但耳朵聽到的就不該如此了。

因爲隨着他們緩慢的動作，只要劍尖一動，就可以聽到「嗤」「嗤」風聲，聲音雖然不算太响，但却是從他們劍尖上直射出來的！

這是武林中最上乘的劍術了，兩人中間雖有一丈來遠的距離，但中間劍氣却來往如電，一攻一守，一發一拒，可沒有絲毫空隙，這時若是有人丟進去一枚孔方兄（銅錢），準會被雙方發出來的劍氣，劈得粉碎！

現在已經轉到第二圈了，劍煞大笑一聲道：「看來咱們當眞棋逢敵手，這樣比下去，可以轉到明年今天，依然很難分得出高低來。」

桑老頭點頭道：「咱們在劍術內功火候上，確然半斤八兩，誰也贏不了誰。」

劍煞道：「那就只好在招式上來講究講究了。」

桑老邪點頭道：「咱們先前約好以五百招爲限，比的應該是招式才對，誰知道你老哥却和兄弟賽上了內功？」

「好！好！」劍煞闊劍一擺，說道：「咱們那就發招試一試，不過兄弟不能佔先了。」

桑老邪笑道：「這個還不容易？咱們同時發劍也就是了。」

「好主意！」

劍煞淡笑一聲道：「請！」

「請」字方出，兩道銀虹已經矯若神龍，貼地飛起，倏然往中間一湊，好快；但劍與劍並未發出擊撞之聲，一道銀虹已如神龍擺尾，快速而蜿蜒的游出，又回過頭來，作昂首噴霧之勢！

另一道銀虹却盤空而起，再回頭向下，作倒掛攫珠之狀。

先前在地上游行的銀虹，忽作盤龍舞爪，本已凌空的銀虹又如龍歸大海。盤地銀虹再化潛龍升天，落地銀虹隨作神龍抖甲。升空銀虹如雲龍三折，抖甲銀虹飛龍出海。三折銀虹怒龍捲風，出海銀龍若龍行雷令。

這兩道銀虹當然是兩人發出來的劍光，但自從他們兩把劍化作了兩道銀虹，就只見兩道銀虹上下飛騰，你起我落，倏忽東西，盤旋飛舞，蔚爲奇觀，那裏還看得到桑老邪和劍煞兩個老頭的人影，自然更分不清那一道銀虹是桑老邪，那一道銀虹是劍煞的劍光了！

在這一剎那，山頂十丈方圓，已經盡被漫天劍氣，縱橫寒鋒所籠罩！別說是人，就是飛鳥，只要從這十丈周圍的上空飛過，也會被交織的劍光絞得片羽不存！

就在兩道銀虹盤空匝地，互相追逐之際，突然，半空中爆出一聲響亮的金鐵狂鳴，兩道銀虹霎時盡歛！

劍煞秦中龍臉如死灰，一個人已經跌在地，左胸緩緩的滲出血來！

魔劍桑老邪手中還握着長劍，劍尖上猶有股紅的血迹，但他却雙目圓瞪，怔立當場，一張連鬢濃髯的臉上，却流露出莫名其妙的迷茫，望着劍煞，說道：「會是兄弟失手了麼？秦老哥，兄弟這一招，不論封解閃避，你都不應該負傷的。」

「桑老哥說得極是，不論封解閃避，兄弟都不應中劍的。」劍煞右手緊按着傷口，點頭慘笑道：「這不是你老哥失手，也不能說是兄弟失手……」

桑老邪奇異的，問道：「那是爲了什麼？」

劍煞向天喘了兩口大氣，說道：「桑老哥請想想看，以我劍煞秦中龍練劍數十年，若是在你桑老哥劍下，還走不出百招，兄弟這劍煞二字，早就該在江湖上除名了。」

桑老邪點頭道：「這話兄弟自然相信，就以方才比劍術、內功而言。咱們兩人，就是打出兩三千招，也未必分得出勝負來。」

劍煞道：「桑老哥果然是我秦中龍的知己……」

劍煞方咧嘴一笑，但却痛得他微微皺了一下眉（劍煞皺一下眉，換了旁人早就痛得哼出聲來了），續道：「但壞也就壞在方才比的內功上！」

桑老邪道：「秦老哥此話怎說？」

劍煞慘笑道：「兄弟在不知不覺中中了毒郎中那鼠輩的暗算，兄弟先前還一無所覺，直到方才突然間無法封開你的劍勢，才知劇毒已經發作……」

桑老邪心頭一凜，怒聲道：「這該死的東西。」

劍煞身軀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目光望着桑老邪說道：「桑老哥，兄弟要奉託你一件事，你可肯答應。」

桑老邪道：「秦兄有什麼事，只管請說，兄弟一定遵辦。」

劍煞感激的道：「能有桑老哥一諾，兄弟死亦瞑目了。」

桑老邪也看出他劇毒已發，而且剛才那一劍，也正中左胸，傷勢極重，心頭不禁爲之一黯，說道：「秦老哥，究竟有什麼事？」

劍煞道：「桑老哥是劍術中的高手，咱們方才動手雖沒過百招，但桑老哥對兄弟的劍招路數，總已略有一個梗概了？」

「不錯！」桑老邪頷首道：「桑老哥劍術專走奇門，可說是兄弟數十年來僅有的對手。」

「那好！」劍煞低沉的道：「老哥哥，你附耳過來。」

桑老邪依言低下頭去。

劍煞附着他的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話……

桑老邪一怔，偏頭道：「秦老哥，你這是……」

劍煞急促的道：「桑老哥快別打岔，這就是兄弟奉託之事，兄弟性命已經爲時不多……」

他呼吸急促，喘了口氣，又低低的說了下去。

桑老邪一雙巨目之中，已經隱含淚水，不住的點頭。

劍煞語聲漸漸低了下去，身子一陣痙攣，張着口，已是說不出話來。

桑老邪凄然一笑道：「秦老哥，你放心去吧；兄弟會完成你的心願的。」

劍煞身軀扭動了一下，雙目漸漸閉攏，一顆頭歪了下去，咀角間緩緩流出了黑血！

桑老邪心中一陣激動，今晚子時自己豈不也和他一樣，終將毒發而死；一時禁不住老淚奪眶而出！他伸手取過劍煞身邊的闊劍，在山頂上挖了一個坑，把劍煞的屍體放入坑中，然後又把闊劍歸鞘，放在他身邊，掩上了黃土，一代劍中之煞，從此與世長逝，他心頭這份沉重，自不待言，當下用腳踩平，看看已無跡痕，縱身往後山飛奔而下。

就在桑老邪走後不久，西峯山上巔，悄悄的出現了三個獨臂人，這三個人論他們登山時的身子，縱掠如飛，也足可稱得上是高手之列，但他們每一個人的右臂，都虛飄飄的只剩下了一隻衣袖。

原來這三個人正是今天晨間在茶園被桑老邪一劍削斷右臂的通臂猿侯椿年，天狼星郎百輝，和琵琶手鄢茂元。

通臂猿侯椿年精小如猴，首先掠登山頂，一下閃到一塊大石的後面，隱蔽了身形，雙目烱烱朝四下一陣打量，天狼星郎百輝跟了過來，悄聲問道：「人已經走了嗎？」

通臂猿侯椿年道：「山頂上沒人，自然已經走了。」

琵琶手鄢茂元道：「咱們該早些上來才是，不知他們比劍的結果如何？」

天狼星郎百輝道：「這兩個魔頭，一個比一個難惹，除非不要命了，那時你敢上來嗎？」

通臂猿侯椿年道：「光是兩道劍光縱橫交織，就算他們沒要你的命，給劍光掃上了，也會砍飛你的吃飯傢伙。」

琵琶手鄢茂元道：「這麼說，咱們斷了一條臂膀，跟踪了兩天，都算是白費了不成？」

只聽有人接口陰笑道：「差不多。」

三人禁不住嚇了一跳。回頭四顧，又沒見到人。侯椿年心頭打鼓，連忙單手一拱，陪着笑道：「方才說話的；不知是那一位前輩，在下兄弟多有失言，還望前輩寬恕。」

他口中說着，心裏却在不住的默禱上蒼，這人只要不是桑老邪就好，如是桑老邪，自己三人這番就別想活着走下西峯山頂了。

他話聲方落，只聽那人陰笑一聲道：「你們當我是誰？」

這回三人已聽出這說話的是西首一方大石之下，而且口音不像桑老邪！

三人被削斷了一條右臂，對桑老邪可說銜之入骨，畏之如虎。他的聲音，自然刻骨銘心，永遠不會忘記。

天狼星朗百輝道：「你老莫非是劍神秦前輩？」

通臂猿侯椿年暗哦一聲，急忙躬着身道：「在下兄弟久儀秦前輩威名，今日何幸，能在這裏拜識前輩風範，眞是莫大榮寵。」

「哈哈！」那人大笑一聲道：「三位好說，只可惜我不是劍神也並非劍煞。」

隨笑聲，已從大石崖下翻上一個人來，穿一件洗得已經發了白的藍布長衫，右手衣袖同樣虛飄飄的一望而知也缺了一條右臂，琵琶手鄢茂元目光冷森，嘿然道：「原來是閻老哥。」

那人正是毒郎中閻老九。

天狼星郎百輝道：「好哇，閻老九，你躲在石崖下面，那是有意唬人了。」

毒郎中閻老九臉上堆着笑容，笑了笑道：「這是三位老哥把兄弟當作劍神，前輩，兄弟自己可沒有這麼說。」

侯椿年冷然道：「閻老哥到西峯山頂來做什麼？」

他目光深隼，直注對方，顯然已不懷好意。

毒郎中閻老九自然看得出通臂猿的心意，不覺後退了一步，諂笑道：「兄弟只有一個人，如今又剩了一隻手，你們想想看，兄弟做什麼來的？」

侯椿年說道：「閻老哥這話是什麼意思？」

毒郎中聳聳肩，陰笑道：「因爲兄弟是跟着三位老哥上山來的。」

天狼星郎百輝問道：「你跟咱們來作甚？」

「合作！」毒郎中連連陪笑道：「兄弟是想和三位老哥合作。」

侯椿年道：「合作什麼？」

毒郎中陰沉一笑道：「自然和三位斷去了一臂之事有關了。」

琵琶手鄢茂元道：「你知道咱們手臂如何斷的？」

毒郎中笑笑道：「還不是和兄弟一樣嗎？」

侯椿年道：「閻老哥要如何一個合作法子？」

毒郎中道：「合作就是和衷共濟，大家出力，利益均等，不過……」

天狼星道：「不過什麼？」

毒郎中道：「不過在整個行動上，三位要聽兄弟的。」

侯椿年道：「爲什麼？」

「不爲什麼。」毒郎中道：「又因兄弟一人孤掌難鳴，總得有人相助，這人選，三位老哥是最合適了。」

侯椿年冷冷的道：「這件事，兄弟是主謀，三位只是協辦之人，所以在行動上，須由兄弟爲主，這是大大的好處，別人想參加都參加不進來，難道三位還不願意嗎？」

侯椿年道：「老哥既要和咱們合作，總得把事情眞相說個清楚？」

他已可隱約聽出毒郎中所指何事，只不過要他親口說出來罷了。

毒郎中詭笑道：「三位其實心裏已經很清楚了，何用兄弟再說，好吧，你們既然要兄弟親口說出來加以證實，兄弟說也無妨，難道三位緊跟着桑老邪，不是想知道『迷踪圖』的下落嗎？」

「迷踪圖？」侯椿年等三人不約而同的說出口來。

「對！」毒郎中陰沉一笑道：「兄弟說的就是這件事情要三位和兄弟合作。」

三人不禁互望了一眼，侯椿年面有難色，猶豫道：「閻老哥和咱們合作是要咱們四人之力去對付桑老邪，這個……」

他拖長語氣，搖着頭道：「別說合咱們四人之力，就算像咱們這樣的人，合上四十個，只怕也無法擋得住人家一劍。」

「不錯。」天狼星接口道：「這件事，只怕咱們三人幫不上忙。」

琵琶手跟着道：「對，對，要合作去對付桑老邪，咱們乾脆雙手捧着四個腦袋送上去還好一點。」

他們在一招之間，被削下三條手臂，餘悸猶在，自然談虎色變了。

「哈哈……」毒郎中忽的大笑一聲道：「事情並沒有三位想像的那麼可怕。」

琵琶手道：「你老哥不是在他面前自斷一臂嗎？再要犯上他，可能要你自斷頸子了。」

毒郎中詭笑道：「你們眞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兄弟要你們合作，又不是要你們去和桑老邪拚命。」

天狼星道：「那你要咱們去和桑老邪拚命。」

天狼星道：「那你要咱們做什麼？」

毒郎中道：「合作是大家去做這件事情，只要你們聽我安排，兄弟保證你們毫無風險！」

天狼星搖着頭道：「圖在桑老邪手上，咱們去合計他，要從他手上把圖弄過來，會毫無風險？」

「你們這就不知道。」毒郎中得意地一笑道：「兄弟不妨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桑老邪已經中了兄弟『散功奇毒』，應在今晚子時，奇毒就會發作……」

侯椿年雙目神光一閃，說道：「閻老哥此話當眞？」

毒郎中悠然地說道：「兄弟騙你們則甚！」

「如此甚好！」

侯椿年一下跨了上去，說道：「多承閣老哥指教了。」左手一探，五指如抓，朝毒郎中抓去。

他外號通臂猿，手臂特長，這一抓當眞一發即至，快速無比。

毒郎中吃了一驚，急忙身形飄動，向左閃了出去。

那知天狼星鄺百輝在侯椿年跨上去之時，早已攔到了左首，嘿然道：「閣老哥，你如不站住，兄弟的『天狼釘』也是毒發無救的。」

琵琶手鄢茂元也在同時，一腳跨到了右首，緊閉着咀唇，一聲不作，但他左手早已四指鈎屈，準備好「琵琶手」了。

毒郎中吃驚道：「你們想做什麼？」

天狼星尖笑道：「侯老哥的心意，兄弟知道得最清楚，第一，咱們和你合作，不如咱們三人合作的好，第二，你方才說出來的秘密，除了你，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了，咱們自然不希望有第四個人知道，你現在懂了吧？」

毒郎中點頭道：「兄弟懂了。」

毒郎中接着詭譎一笑，道：「但兄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秘密，不知三位想不想聽？」

侯椿年深沉的說道：「你說出來聽聽看？」

毒郎中神色自若，笑了笑，道：「兄弟要告訴三位的，是三位老哥都已中了毒了。」

他是出了名的毒郎中，善於使毒，這話自然可信。」

侯椿年怒聲道：「你在咱們身上使了毒了！」

「沒錯。」毒郎中笑了笑道：「兄弟做事，敢作敢當，毒是兄弟下的，自然用不着抵賴。」

琵琶手鄢茂元右手鈎屈五指，提胸作勢，冷然道：「解藥呢？」

毒郎中含笑說道：「解藥就在兄弟身邊。」

侯椿年鷹隼雙目，射出逼人兇光，沉聲道：「很好，閣老哥把解藥交出來。」

毒郎中大笑道：「兄弟若是要交出解藥來，那就不用在三位身上施毒了。」

「說得也是。」侯椿年點頭道：「閣老哥可知殺鷄取卵這句話吧？」

毒郎中笑了笑道：「殺鷄取卵這句話，兄弟倒是聽過，鷄蛋還沒生下來，殺了鷄把鷄蛋取了出來，這不是太笨了嗎？」

侯椿年冷冷的道：「本來殺鷄取卵是比喻笨人做笨事，但有時候這比喻却最恰當也沒有了。」

「有時候？」毒郎中訝異的問道：「什麼時候。」

琵琶手鄢茂元冷聲道：「就是這個時候。」

「這時候你們要去殺鷄取卵？」毒郎中搖搖頭道：「你們三個也是老江湖了，怎麼會去做這種笨事呢？」

天狼星鄺百輝陰惻惻笑道：「一點也不笨。」

毒郎中似是沒聽懂，口中「哦」了一聲。

侯椿年冷然道：「咱們要殺的鷄就是閣下。」

「這倒新鮮！」毒郎中失笑道：「兄弟幾時變鷄了？」

琵琶手鄢茂元道：「因為你身上有卵？咱們所說的卵，就是在你身上的解藥，現在你懂了吧？」

「哈哈，懂！懂！兄弟明白了。」毒郎中點着頭，說道：「你們的意思，是說三位聯手，殺了我就可以取到解藥，對不對？」

侯椿年道：「不錯，老哥若是不肯交出解藥來，咱們只好自己動手了。」

「哈哈！」毒郎中又是一聲大笑，說道：「兄弟說你們差點就做出笨事來，沒錯吧？」

侯椿年道：「此話怎說？」

毒郎中道：「你們殺了我，能取到解藥麼？」

天狼星道：「你不是說解藥就在你身上麼？」

「一點沒錯！」毒郎中笑了笑道：「解藥就在兄弟身上。」

他沒待三人開口，左手一撩長袍，從右邊衣袋中一把抓起七八個大大小小，有扁有圓的各式瓷瓶，放到地上，又從左邊口袋中抓出五六個瓷瓶，放在一起，直起腰，笑了笑道：「兄弟外號毒郎中，我的擅長就是專門配製各式各樣的毒藥，當然這許多瓷瓶中，也有解藥，別說殺了兄弟，就是讓三位自己去挑，只怕也找不出解藥呢！就算其中有一半是解藥吧？解毒藥物，多半以毒攻毒，本身就是毒藥，服錯一丁點，一樣會要了命。」

侯椿年等三人聽他這麼一說，不由得有些傻了。

他說得不錯，這些藥瓶，除了大小圓扁形狀不同，瓶上並無標籤給你，挑也找不出來。

琵琶手微哂道：「你老哥自己總知道吧？」

毒郎中大笑道：「兄弟自己配製的毒藥，兄弟自然知道。」

「這就好辦。」

琵琶手道：「咱們合三人之力，總可以把你閣老九制得住吧？」

毒郎中點點頭，坦然道：「以三位的武功，一對一兄弟未必會敗，但你們三個加起來，兄弟確然有些吃不消。」

「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天狼星濃眉跳動一下，一揮手道：「侯兄咱們還等什麼？」

「三位且慢！」毒郎中收起瓷瓶，往懷裏一揣，搓着手道：「你們眞的要和兄弟動手？」

琵琶手說道：「咱們還和你說着好玩的？」

毒郎中雙手一叉，說道：「好吧，你們要試，那就不妨試試看，只是別後悔好了！」

天狼星鄺百輝嘿然道：「後悔的應該是你！」

五指箕張，正待朝毒郎中抓出！

他這一作勢，侯椿年、琵琶手二人，也同時跨上一步，一個左手握拳，準備使出「通臂拳」，一個四指勾曲，使的自然是「琵琶手」了；但他們只是一湊而上，

却並未眞的出手。

不，這一湊，三個人的臉色都變得有些異樣，互望了一眼，竟然作聲不得。

毒郎中望望三人，聳聳肩膀，嘿然笑道：「三位怎麼不動手了？」

三人依然沒有作聲。

毒郎中深沉一笑道：「兄弟知道三位不好惹，豈會無備，老實告訴你們，兄弟既能用毒，自然可以算準毒性發作的時間，方才告訴你們已經中了毒的時候，你們已經沒有動手的機會了，否則你們一齊上手，兄弟豈非吃不完兜着走了？」

三人依然沒有作聲。

毒郎中舉手摸摸下巴，接着笑道：「你們不出手，還算警覺得早，如果再一運功使勁，毒就發作得更快，好，你想在兄弟面前充漢子，那是沒有用的，這樣吧，你們且坐下來，先試試兄弟的毒性厲不厲害，有什麼意見，待回兒再說不遲。」話聲一落，左手在三人肩頭輕輕拍了一掌。

這一掌，若在平時，就是出手再重上十倍，二十倍，以三人的功力，硬挨一記，也還頂得住，但這回就不同了！

毒郎中這一掌好像有千鈞之力一般，三人身軀一震，雙腿一屈，竟然一屁股往地上坐下去。

也許是身軀這一震動，出了毛病，三人口中同時哼了一聲，身子立時起了輕微的顫動。不，四肢忽然一陣抽搐，似有反弓之狀。

小啓：「金釵令」作者有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編者・

毒郎中也沒看他們，自己找了塊大石，神情悠閒的取出一個翠玉鼻烟壺，一手打開了瓶塞，輕輕一轉，用食指湊近鼻孔，抹了一下。

這不過一瞬間的事，三人全身已經起了劇烈的痙攣，手脚抽搐，臉上汗水像黃豆般滾滾而下，連上下牙齒，都咬得格格作響！天狼星忍不住喘息的道：「閣老九，你……殺了……我們……吧！」

毒郎中慢聲應道：「兄弟殺你們作甚麼？」

侯椿年雙目盡赤，喝道：「那你……要待……怎麼樣……」

他說話帶着喘息，已經十分吃力。

「還早着呢！」毒郎中依然仰首向天，漫應着道：「有什麼話，待會再說不遲呀！」

琵琶手大聲道：「你……你這……這是……什麼毒……藥……」

「牽機毒。」

毒郎中回過頭去，笑了笑道：「這叫做敬酒不吃吃罰酒，放心，你們死不了的，兄弟也不會讓你們馬上就死。」

侯椿年嘶聲道：「閣……老九……你……手段……太……太毒……辣了……」

毒郎中平靜的道：「兄弟不是坐在這裏，陪着你們麼，有兄弟在這裏，你們就死不了，現在你們不是嚐到滋味了麼？好，現在可以談談條件了，你們只要點個頭，願意和兄弟合作，聽兄弟的調度，兄弟馬上可以給你們解藥。」

侯椿年嘶聲道：「只要……你言……而有……信……兄弟……同意……了。」

毒郎中欣然道：「好，兄弟這就給你解藥。」

左手一撩長衫，從口袋中摸出一個小瓶，打開瓶塞。

天狼星、琵琶手也同聲道：「兄弟……也……同意了……。」

毒郎中從瓶中傾出六顆綠色藥丸，分給三人服下，然後藥瓶一傾，陰笑道：「你們請看，這瓶裏一共只有六顆解藥。」

他把空瓶重又收回袋中，接着道：「不過三位所服解藥，有效期間只有十天，到了第十天的子時，仍須按時再服兩顆藥丸，方保無事，但三位只管放心，到時兄弟自會把藥丸送上。」

三人服下藥丸果然如响斯應，立時把發作的劇毒抑制下來，很快就恢復正常。

侯椿年氣憤的道：「這麼說兄弟服的並不是眞正的解藥了？」

毒郎中笑了笑道：「其實這和解藥並無兩樣，三位現在不是恢復正常了麼？」

天狼星道：「你的用意，是想以毒藥控制咱們兄弟了？」

毒郎中道：「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江湖上人心譎詐，何況咱們合作之事關係重大，人人都想謀奪，兄弟若無這點保障，又如何信得過三位？不過三位盡可放心，等到咱們合作良好，事竟功成之日，兄弟自會給你們眞正解藥。」

琵琶手道：「咱們如何信得過你？」

毒郎中聳聳肩道：「江湖上的人刀舔血，經常以性命作賭博，三位也只好博一博了。」

天狼星眉毛跳動，一把抓住毒郎中前胸衣衫，厲聲喝道：「你……」

侯椿年急忙一伸手攔着道：「郎兄且請放手，兄弟認為閣老哥手段雖然稍嫌卑鄙，但說的也不無道理，他要和咱們合作，總是初交，江湖上覬覦『迷踪匾』的人，不論邪正，誰不想染指？他若不在咱們身上下毒，如何放心共事，兄弟認為只要閣老哥言而有信，事成之後，交出眞正解藥，也就是了。」

毒郎中道：「我閣老九如果事成之後，不給你們解藥，就死在亂刀之下，碎屍萬段，三位現在總可以相信了？」

三人看他起了惡誓，也就無話可說，天狼星也鬆開了五指。

琵琶手道：「好，咱們相信你，你說，現在咱們該如何進行了呢？」

毒郎中低低的道：「現在劍煞和桑老邪去向不明，咱們四人從此刻起就得分作兩撥分批追踪，遇上了就遠遠尾隨，不可讓他們發現，沿途留下記號以資連絡。」

說完，又各自定下了暗號，侯椿年和天狼星一路，毒郎中和琵琶手一路，立即分頭上路。

× × ×

霍山又名天柱山，霍山為南嶽，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始名天柱為霍，漢以後衡，霍始別。

所以霍山南麓也有一座南嶽廟，廟貌巍峨，廟前面有一片石砌的平台，古柏參天，氣勢森森！

入夜之後，廟門早已關了，遊人香客，不逢廟會，是很少有人到這裏來的！

（未完・一）

岳小玉傳

虬龍倚馬錄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諸葛酒𩛠等因太乙眞人和恨帝之戰，中了一掌而死，爲之可惜，恨帝也斷了一臂，不致於死，仍是江湖心腹大患，岳小玉雖然心情好，見諸葛酒𩛠悲痛只好勸解，並無良策，只建議回洛找唐鑑，查恨帝女兒白木頭一塊巾的下落，諸葛酒𩛠提出要向郭大俠和歐五先生及早商量對策，並未有交代內容，但常掛珠絮絮不休的問三問四，此時又來了呂足金和白世儒，也是說些無關重要的東西，令岳小玉和鐵老鼠都爲之哭不得、笑亦難，不知如何打發他們才是，歐如神在座忍不住，只好和他們說明利用萬層樓牽制恨帝，抑制西府羣邪的一番道理來……

組織各派系　對付天恨帮

這一次，連歐如神也閉目考慮，很久，才說：「你們先回血花宮，但却不是躭在那裏，而是要向布公子那邊請援。」

「援救萬教主？」呂足金語氣已轉變，對萬層樓的稱呼也客氣起來。

「不錯，如今萬教主正在大悲谷裏，給天恨帝的兔崽子又重重圍困着。」

「已經圍困了多久？」

「已有好一些日子了，」歐如神沉吟着，道：「按照天恨帝平時的作風，他們絕不會讓敵人有機會反擊，這一次圍困大悲谷，直至現在還沒有眞正動手，顯見萬教主那邊也不是隨便可以任人魚肉的。」

呂足金道：「萬教主不是已經練功走火入魔嗎？」

歐如神道：「雖然如此，他身邊還有不少心腹高手。」

岳小玉點點頭，道：「最少，萬大小姐一定會在他左右。」

呂足金想了想，道：「咱們若向布公子請援，布公子會不會答應？」

歐如神道：「布公子處事精明，而且這幾年來，他和沈總調度很合得來，只要他說一聲，人手調動方面，應該沒有太大的困難。」

常掛珠道：「大義當前，爲了武林安危，咱們江東兄弟決不袖手。」

呂足金道：「江東姐妹也是一樣。」

常掛珠冷哼一聲，道：「妳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婆娘，最好別插手，省得壞了大事。」

岳小玉不由眉頭一皺，道：「常老大，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大家都是一夥人，何必整天嘔氣？再這樣繼續下去，只有害苦了自己人，對誰都沒有半點好處！」

他說得極有道理，而且很有點教訓的味兒，但常掛珠聽了之後，却沒有生氣，細心想了一回之後，還說：「岳宮主說得對，俺以後記着便是。」

呂足金沒出聲，白世儒却立刻瞪了她一眼，道：「妳沒聽見岳宮主的說話？」

呂足金見他一臉不滿的樣子，不由吃了一驚，連忙說道：「我聽見了！都聽見了！」

白世儒道：「光是聽見了又有什麼用，要依照岳宮主的說話去做，那才是江東的好姊妹！」

呂足金只得點點頭，道：「岳宮主說的是，老……不，小女子以後不再跟老大衝撞便是。」

常掛珠乾哼一聲，道：「妳跟俺衝撞不衝撞，那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跟白三弟和氣一團，那才是江東之福！」衆人聽了，不禁爲之哄笑起來。

×　　×　　×

事情就是這樣決定了。

常掛珠、呂足金、白世儒和歐如神，都決定先回血花宮，找布公子商量商量。

原來自從練驚虹、岳小玉和公孫我劍先後相繼離開血花宮之後，布公子就經常逗留在血花宮內。

一來，他可以坐鎭飲血峯，二來，他也可以不時指點穆盈盈練功。

穆盈盈很感激布公子，事實上，這五年來，若不是有布公子全力支撑着，血花宮也許早就給天恨帝侵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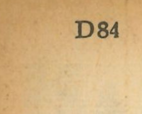
常掛珠等人回飲血峯後，岳小玉和郭冷魂便往洛陽進發，鐵老鼠和小公主本來想跟隨着，却爲岳小主所拒。

他對小公主溫柔地說：「妳相信不相信我的說話？」

小公主眨動着美麗的眼睛，幽幽地說：「我不知道。」

岳小玉奇道：「若連妳自己都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小公主咬咬嘴唇，沉默下來。



岳小玉望住她，忍不住問：「妳怎麼了？是不是不舒服？」

小公主搖搖頭，道：「不，我很好，只是……只是……」

岳小玉微微一笑：「是不是捨不得我離開妳？」

小公主眨眨眼，接着嬌羞地說：「我不知道。」

岳小玉道：「這個不知道，那個也不知道，妳究竟知道些什麼？」

小公主皺了皺鼻子，道：「我只知道，你是個騙死人不賠命的騙子。」

岳小玉「啊」了一聲叫了出來，道：「這就寃哉枉也，小岳子怎會是那種人來着？」

小公主瞪了他一眼：「你不是，難道我是？」

「我不是，妳也不是，」岳小玉笑了笑，道：「妳是個老實人，我也是。」

小公主「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你老實？我老實？只是這兩句話，就已經騙死人了。」

岳小玉訕訕一笑，說道：「就算小岳子不老實也罷，但妳泥？」

小公主道：「我也不老實，而且一開始就已經很不老實，要不然，也不會冒充岳小玉啦。」

「妳肯冒充小岳子，對小岳子來說，那是一種殊榮。」

「不是侮辱？」

「當然不是，最少，你假扮小岳子，比起眞正的小岳子俊俏得多了。」

「那時候，我是爲了要追查莫臨意和莊鶴的那一支鏢。」

「這是天恨帮的傑作，」岳小玉臉色陡地一沉，「天恨帮到處害人，又殺又搶，什麼勾當都幹得出來，再不消滅恨帝，只怕不出十年，中原武林內所有好人都會給他害死。」

小公主道：「別越扯越遠了，你這一次到洛陽，我爲什麼不可以去？」

岳小玉道：「妳爲什麼要去？」

小公主道：「助你一臂之力嘛。」

岳小玉道：「萬教主那邊呢？難道妳不想到大悲谷帮助他衝出重圍？」

小公主嘆了口氣，道：「想又有什麼用，我武功不高，又只是一個女兒家，就算跑到大悲谷，也帮不了什麼忙。」

岳小玉道：「所以，妳寧願跟在我身邊？」

小公主道：「暫時是的。」

「暫時？將來又怎樣？」

「將來的事，我怎知道？」小公主又再幽幽的嘆了口氣，「但我最少知道，你這一次去洛陽，是爲了要對付恨帝。」

岳小玉點點頭，道：「不錯，旣爲了要對付恨帝，也是爲了要救我的師父。」

小公主說道：「但恨帝的女兒是無辜的。」

「這個我也知道，而且……」

「而且什麼？」

岳小玉的說話，本來已到了嘴唇邊，但到最後却還是吞回肚子裏。

小公主見他不肯說，也就不再追問下去。

岳小玉忽然握着她的手，用一種充滿

摯誠的語氣說：「我也許騙過不少人，甚至曾經騙過妳，但小岳子的心腸其實不壞，對妳更是眞心眞意的……」

小公主凝視着他：「我知道你對我眞的很好，但對其他人又怎樣？」

「其他人？妳指那一些？」

「穆盈盈、水瑩兒、小惡女，還有于艷艷……」

「她們都很好……我不可以辜負她們，就像是不能辜負妳一樣。」岳小玉只能這樣說。

他說的都是實話。

這些說話，極可能會令小公主不高興，但他還是不能不這樣說。

然而，小公主聽了之後，臉上完全沒有半點不高興的神色。

她只是淡淡一笑，道：「我明白，我不會嫉妒。」

岳小玉眼睛裏發出了興奮的光芒：「妳不騙我？」

「我說的都是眞話，」小公主痴痴地看着岳小玉的眸子，「但以後呢？」

「以後？什麼以前以後的？」

「我是說，在以後的日子裏，你若遇上了其他漂亮的女子，是否也會——」

「不！」岳小玉連忙正色說道：「小岳子承認，從前的確是糊塗一點，但現在小岳子已經有了五個紅顏知己，就決不能再弄多一兩個出來。」

小公主睨視着他：「多一兩個，又有什麼不好了？」

「唉，小公子，妳這樣說，分明是完全不信任小岳子，既然這樣，倒不如一劍把我殺掉，以免朝夕担心，害得妳連睡覺都得不着安寧。」說着，把倚馬神劍拔了出來，然後塞進小公主柔軟的掌心裏。

小公主握着倚馬神劍，忽然咬了咬牙，用劍尖抵着岳小玉的咽喉，道：「你眞的不後悔嗎？」

劍尖抵着咽喉，就算不怎麼疼痛，到底也是極不舒適的事。

岳小玉忽然後悔了，他後悔不該一時豪氣，把倚馬神劍塞到小公主的手裏。

但不塞也已塞了，只得硬充到底，朗聲說道：「小岳子雖然還沒有娶妻，但也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子、大丈夫，妳若眞的不信任我，這一劍便爽爽快快的刺過來吧！」

嘴裏這樣說，心裏却道：「小乖乖，老子對妳的確是眞心一片的，只不過對穆盈盈、小惡女、水瑩兒和于艷艷她們，也是每人各付眞心一片，加起來就是五片眞心了。」

小公主握着倚馬神劍，劍尖指着岳小玉許久，終於還是把劍交回給岳小玉。

「這是一把好劍，我不配使用。」她幽幽地說。

「不，天下間無論任何神兵利器，都配得上有餘。」岳小玉微微一笑，心裏暗自鬆了一口氣。

小公主盯着他，道：「你跟郭堡主去洛陽罷。」

岳小玉道：「妳呢？」

小公主道：「我？……」一時間答不上，頗有不知道應該何去何從之感。

到最後，還是岳小玉的腦筋動得快些，他說道：「妳不是曾經向諸葛大叔求援嗎？」

小公主點點頭，道：「是的，但不知道他老人家心裏怎樣想？」

「唉，他早就已經答應了嘛。」岳小玉認眞地說：「諸葛大叔是個風塵奇俠，也是個一等一的好人，當年，小岳子費盡心思，才使他老人家肯接收下綠玉打狗棒，成爲丐帮的帮主。」

小公主「嗯」一聲，道：「這件事，鼠大哥已向我說過了，你眞的很聰明，也很够江湖義氣。」

岳小玉道：「人在江湖，可以沒有白花花的銀子，也可以沒有倚馬神劍那樣的利器，但却不能沒有朋友，而一個人若要結交眞正的朋友，第一件事就是萬萬不能不講義氣。」

「不錯，」小公主聽得不住點頭，「一個不講義氣的人，永遠不會有眞正的朋友、知己。」

「對了，」岳小玉不禁爲之眉飛色舞，說道：「妳太瞭解小岳子了，眞不愧是我的好知己。」

小公主的臉紅了，她垂下頭，低聲道：「那麼，你瞭解不瞭解我？」

岳小玉想了一想，才說道：「我不知道。」

小公主立刻昂起了臉龐：「你對我有懷疑嗎？是不是因爲我姓萬，是不是因爲我爹是神通教的教主？」

「別胡思亂想，」岳小玉伸手掩住她的嘴巴，「時候不早了，郭大哥正等着我上路，妳跟着諸葛大叔罷，他一定會協助萬教主和妳姐姐的。」

小公主雖然依依不捨，但却也不能不聽他的說話。

岳小玉主意早決，他一定要找到恨帝女兒——白木頭一塊巾！

×　×　×

要找白木頭一塊巾，必須先找唐鑑。

唐鑑在洛陽，她也在洛陽。

洛陽是個大地方，大地方自然難免品流複雜，幾乎無論什麼樣的人都集中在這裏。

在這種地方，當然有丐帮的分舵。

洛陽分舵舵主，是八袋長老「神拳鐵丐」聶登。

聶登爲人耿直，平素沉默寡言，人緣並不怎麼好，但却極具領導才幹，跟隨着他的丐帮弟子，多半都貼貼服服，聶登要他們向東走，他們就一定不會走往別的方向。

但岳小玉來到洛陽之後，絕對沒有驚動聶登的意思。

他要找的人是唐鑑，並不是丐帮分舵舵主。

但他和郭冷魂進入洛陽後不久，聶登就親自找上門了。

當時，岳小玉和郭冷魂正在百福客棧要了一間房子，還沒有打算出外，聶登就已悄悄找了上來。

岳小玉雖然從前沒有見過聶登，但在此行之前，諸葛酒尊已告訴過他，洛陽分舵舵主，就是這位「神拳鐵丐」聶登！

聶登的臉上，有一條斜斜的疤痕，左耳下又有兩顆梅花痣。

一個這樣的叫化子，是很容易辨認出來的。

聶登找到岳小玉後，立刻就把他拉到一角，壓低着嗓子說：「唐鑑死了。」

岳小玉陡地一呆。

「你知道我要找唐鑑？」

「不錯，消息是從諸葛帮主那裏傳過來的。」

「唐鑑怎會忽然死掉了？」

「是滅口。」

「誰要滅口？」

「恨帝！」

「他不想女兒的下落洩漏，所以出此毒計，派人連唐鑑都殺了？」

「大概是這樣的。」聶登說。

岳小玉聽得雙眉倒豎，咬牙道：「恨帝的手段，果然厲害！」

聶登道：「簡直厲害得滅絕人性，可惡復可殺！」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聶長老，依你之見，咱們該當怎樣？」

聶登道：「繼續窮追猛打，半點不能放鬆。」

岳小玉苦笑道：「說是這麼說，但該怎樣窮追猛打法？」

聶登道：「把恨帝的女兒抓住，藉此打擊恨帝。」

岳小玉道：「晚輩也是這麼想，但如今連唐鑑都已死了，咱們還可以找到恨帝的女兒嗎？」

聶登道：「事在人爲耳。」

岳小玉目光一亮：「聶登老早已智珠在握？」

聶登道：「實不相瞞，在天恨帮那邊，咱們丐帮已派臥底混了進去。」

岳小玉道：「這是個好辦法，但對那個臥底來說，却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聶登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岳小玉道：「說是這麼說，就只怕入了虎穴，連虎毛也撈不着一根，就給老虎一口噬進肚子裏去。」

聶登嘆了口氣，道：「咱們並不想任何人去冒險，但在權衡利害輕重之下，這個險還是不能不冒。」

岳小玉道：「丐帮的臥底，可以知道恨帝女兒的下落嗎？」

聶登道：「暫時還不知道，但最遲今晚，臥底那邊就會有所答覆。」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既然這樣，也就只好等一等再說了。」

到了晚上，聶登又再來了。

「岳宮主，恨帝的女兒，已離開了洛陽。」

「可知道她去了什麼地方？」

「甘家堡。」

「甘家堡在何處？」

「距離洛陽西北五十里。」

「她去甘家堡幹什麼？」

「天恨帮快要大擧進襲大悲谷，她到甘家堡，是奉了恨帝的命令。」

「聶長老，你對甘家堡形勢瞭解不瞭解？」

「甘家堡主雖然姓甘，但却早已投入天恨帝，」聶登沉聲道：「所以，甘家堡實際上也就是天恨帮的一處分舵，而堡主甘權，就是天恨帮分舵舵主。」

岳小玉冷冷一笑：「天恨帮勢力擴展得眞快，好像整個中原武林，都有他們的人。」

聶登道：「岳宮主不必担心，邪不能勝正，咱們總會有吐氣揚眉的日子。」

岳小玉道：「就只怕大夥兒不够齊心合力，不够團結，到頭來還是白白便宜了邪魔外道！」

「不會的，」聶登道：「恨帝再厲害，也比不上正義之師，再說，在公子這幾年來一直據守陣地，又不斷糾集江湖好漢，聲勢也是一天比一天强大了，再加上岳宮主藝成出道，區區一個恨帝帮，實在是不足爲患的。」

「不足爲患是假的，他別的本領不行，用人倒還不俗，例如……」岳小玉說到這裏，忽然目光怪怪的，沉吟不語。

聶登一怔：「例如是誰了？」

「例如聶登長老閣下。」背後忽然有人冷冷一笑。

聶登倏地背上冒出一股寒意，一張臉青白得十分可怕：「你們……在開什麼玩笑？」

背後那人嘿嘿一笑，道：「要開玩笑，也不會找你這老叫化子。」

聶登猛然回頭，而就在這回頭揮手之際，已最少有三十件大大小小的暗器同時急射而出。

背後那人「噫」一聲，聽聲音似乎是吃了一驚，但隨着這一聲「噫」之後，聶登所發出的暗器全部都有如泥牛入海，瞬即消失得無影無踪。

岳小玉笑了。

他笑吟吟地看着聶登：「聶長老，你還有沒有別的法寶？倘若單憑這些第三流暗器，就想把『流水客』郭冷魂那樣的高手打發掉，未免是太妄想了。」

聶登的臉更蒼白，一雙手已顫抖個不停。

他彷彿在霎眼間蒼老了三十年。

郭冷魂看着他，岳小玉也看着他，兩人的眼光都已變得同樣冷峻，同樣充滿了輕蔑之意。

郭冷魂把聶登的暗器完全沒收，然後又一件不漏的交還到聶登手上。

聶登接下，雖然他知道這是很危險的，只要郭冷魂隨便一出手，他這條老命就得立刻報銷。

但他也不能不接。

因爲就算他不接回自己的暗器，郭冷魂要殺他還是易如反掌的。

雖然暗器又已重回到聶登手裏，但他再也不敢使用。

郭冷魂冷冷的看着他，看了很久才說道：「你的外號是『神拳鐵丐』，剛才爲什麼不向我施展你的神拳？」

聶登臉色發白，道：「什麼神拳，只是江湖上朋友吹噓出來的，可不是眞材實料。」

「你的確不是眞材實料，」郭冷魂忽然一聲怒喝：「你到底是誰？」

聶登給他這麼一喝，立刻雙膝發軟，「噗」一聲就跪倒下去。

「壯士饒命，壯士饒命！小人……小人的確不是聶登……」

「當然不是聶登！」郭冷魂冷冷道：

「你若是聶登，就不會欺騙咱們！」

假聶登打了一個寒顫，道：「小人是韓一吉……是……是甘家堡的護法……」

「韓一吉？那麼聶登呢？」

「聶登長老已不在洛陽。」

「不在洛陽，又在什麼地方？」

「在……大悲谷外。」

「大悲谷外？」岳小玉臉色一變，他要跟天恨帮的狗頭崽子拚命嗎？」

「這個小人就不大清楚了……」

「唐鑑呢？」

「他……他也不在洛陽。」

「他不在洛陽，恨帝的女兒當然也不在洛陽了罷。」岳小玉冷冷道。

「不，」韓一吉說了這個「不」字，好像發現自己說錯了話，接着說：「小人不知道。」

岳小玉鑑貌辨色，不由冷然一笑，道：「你眞的不知道？」

韓一吉道：「實在不知道。」

岳小玉望了郭冷魂一眼，道：「有些人，在四肢齊全的時候，記性是不大好的，倒是給人砍掉其中一兩肢之後，記性就會好了起來。」說着，抽出倚馬神劍，作勢便要砍掉韓一吉的右手。

韓一吉嚇得面無血色，忙道：「饒命！饒命！」

岳小玉桀桀一笑，道：「我也不是要你的命，只是想砍掉你的一隻手。」

「別砍！別砍！小人說老實話便是，」韓一吉再也嘴硬不來，只得說：「唐鑑也帶着小姐到大悲谷去了……」

「放屁！一派胡言！」岳小玉喝道：「唐鑑好端端的，爲什麼要跑到大悲谷去呢？」

韓一吉道：「是……是……是小姐要去大悲谷，所以唐鑑只好跟着。」

岳小玉一怔，望了郭冷魂一眼。

郭冷魂冷冷一笑，道：「這廝的說話不大靠得住，還是殺了乾手淨脚。」

岳小玉嘿嘿笑道：「不錯，殺了總比聽他滿嘴胡言亂語的好得多。」語聲甫落，一劍向韓一吉迎頭劈下。

韓一吉心想這次死定了。

但實際上，岳小玉只是用劍柄在他大椎穴上點了一下，把他弄昏過去而已。

韓一吉暈迷後，岳小玉問郭冷魂：「這廝的說話，是否可以置信？」

郭冷魂道：「大概不假。」

岳小玉道：「如此說來，咱們是否也該到大悲谷去了？」

郭冷魂道：「不錯。」

岳小玉道：「大悲谷，想必有一番風雲，甚至是一番浩刦了。」

郭冷魂道：「形勢吃緊，就算是刀山火海，也得闖一闖再說了。」

岳小玉「唔」一聲，道：「好！咱們哥兒倆就這樣決定好了！」

× × ×

大悲谷，平時人跡罕見，但在這個月以來，却聚集了不少武林高手，頗有風雲際會在此谷之勢。

這一天，天色灰黯，眼看一場傾盆大雨很快就會降臨。

在大悲谷外，有幾十座帳營，在營外不論白晝或者是晚上，都燃着了火炬和火盆。

但谷口却冷冷清清的，完全沒有人在那裏。

谷外如此，谷內又怎樣？

谷外的人並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一件事，萬層樓已被困在大悲谷中。

大雨終於來了。

但在谷外看守着的黑衣武士，半點也沒有鬆懈。

這些都是天恨帮的武士，每個人都有頗高身手。

可是，一連十幾天，天恨帮並未發動攻勢，谷內神通教中人也保持着極冷靜的態度。

然而，每個人都知道，一場難以避免的血戰，到底還是會來。

就像是這場大雨。

× × ×

雨越下越大，而就在雨勢最急勁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黑衣女郎，手裏提着一顆腦袋，向谷外一座黑色帳營走了過去。

這座黑色帳營，表面是空的，不但沒有人，甚至連一張椅子也沒有。

但從外面看來，這帳營是最闊大，也最別緻。

黑衣女郎進入帳營後，就把手裏提着的腦袋隨手拋在地上。

她幽幽地在嘆氣。

看她的樣子，好像已經很疲累了，又好像是一個很傷心又倒楣的女孩子，連想找個躺臥的地方也無法如願以償。

她進入帳營後不久，外面就傳來了一陣急亂的腳步聲。

接着，一羣人湧了進來，爲首的是個白臉書生。

看起來，雖然是個白臉書生，但他的樣子不像個讀書人，倒像個陰險毒辣的惡師爺。

他一看見了黑衣女郎，立刻就跪了下去。

「屬下呼延丹，叩見白木堂主！」

黑衣女郎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冷冷的說：「呼延堂主，你還認得我，記性可算不壞。」

呼延丹忙道：「屬下上次初會白木堂主，只是在半年前的事，距今只隔數月，又怎會忘掉了？」

黑衣女郎冷冷一笑，道：「但有幾件事，我實在不懂。」

呼延丹道：「白木堂主有什麼事情不明白，儘管問好了，只要屬下知道，一定據實奉告。」

黑衣女郎道：「我並不姓白，名字也不叫木，身上更沒有一塊什麼白木之類的東西，何以會被稱爲白木堂主了？」

呼延丹乾咳一聲，想了半天才回答說：「這是帝君令諭，屬下等只有遵從的份兒。」

黑衣女郎冷冷一笑，道：「就算我是白木堂主好了，但你呢？你又是什麼堂的堂主？」

呼延丹恭應一聲，答道：「屬下是天木堂主。」

黑衣女郎櫻唇微微向上一翹，道：「你是堂主，我也是堂主，何以呼延堂主在我這位白木堂主面前，一直以『屬下』自

稱？」

「這個……這個……」呼延丹一連說了兩次「這個」，但始終「這個」說不下去。

黑衣女郎輕哼一聲，道：「是不是因我是帮主的女兒？」

呼延丹只得暗暗點點頭，說道：「是的……」

黑衣女郎道：「我爲什麼不能擁有一個眞眞正正的名字？你們爲什麼只能在背後叫我『白木頭一塊巾』？是不是我的身份應該保持秘密，永遠也不能讓別人知道！」她越說越是激動，好像有無窮冤屈，一下子就會發洩在呼延丹的身上。

呼延丹不是個愚蠢的人，他知道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自己說什麼，做什麼都是吃力不討好的。

所以，他只好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做。

只要帮主的千金小姐怒氣一過，事情才會稍爲好辦。

黑衣女郎發洩了好一陣，忽然伸手向地上的人頭一指：「我不要再見到這張咀臉，你們快把他埋掉！」

呼延丹看看那顆人頭，臉色不禁又是一變。

「這……這人好像是……唐鑑……」他斷斷續續的說。

黑衣女郎睨視着他，冷冷道：「本來就是唐鑑，你莫不是連他的樣子都記不起了？」

「不，唐鑑的樣子是很容易辨認的，只不過無論是誰的腦袋瓜子給砍掉下來，都一定會變得有點難看……」

黑衣女郎冷然截口接住：「不是有點難看，而是極爲難看。」

「是的，是極其難看……」其實呼延丹現在的樣子，也不見得怎樣好看。

黑衣女郎忽然嘆口氣，凝視着呼延丹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殺唐鑑？」

「什麼？唐鑑是……是妳殺的？」呼延丹大吃一驚。

黑衣女郎道：「不是我殺了他，難道他的賊腦袋會自己掉了下來不成？」

呼延丹連聲乾笑，道：「那……那當然是決計不會的……只不過……」

「你想知道我爲什麼要殺了他？」

「這個大概不必問了，準是唐鑑不知好歹，冒犯了木堂主，所以才……」

「胡說！」不等他說完，黑衣女郎已截然冷笑道：「他是什麼料子，憑他的技倆，配冒犯天恨帮帮主的女兒嗎？」

呼延丹心下莫名其妙，嘴裏只想應着道：「當然是不配的。」

黑衣女郎冷冷接道：「我殺他，只是因爲看不慣他的嘴臉。」

呼延丹一呆，本來不想追問，但最後還是忍不住問了：「唐鑑的嘴臉有什麼不對？」

黑衣女郎道：「他在可憐我！」

呼延丹又是一呆。

「白木堂主是人中龍鳳，咱們連羨慕也來不及，他爲什麼要可憐妳？」

黑衣女郎冷冷道：「因爲我是個糊塗的人。」

呼延丹道：「白木堂主精明勇敢，跟糊塗這兩個字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黑衣女郎道：「但唐鑑的看法，和你並不一樣。」

呼延丹只得乾咳着，道：「那是唐鑑自己糊塗了，該死！該死！」

「你錯了，唐鑑並不糊塗，糊塗的是我！」黑衣女郎咬着牙，道：「我已活到二十幾歲，居然一直不知道父親的眞正身份，這還不算是糊塗透頂嗎？所以，唐鑑很可憐我，他一直用可憐的眼光瞧着我這個不懂事的人！」

呼延丹道：「這人還是太糊塗了，他怎可以用那樣的眼光來看白木堂主？」

黑衣女郎深深的吸一口氣，又揮了揮手，說道：「算了，我已殺了他，爲自己出了一口烏氣，但現在想一想，却又覺得這人未免死得有點冤枉。」

「不冤枉！不冤枉！」呼延丹忙說道：「他敢對白木堂主不敬，那是死有餘辜的。」

黑衣女郎默然半晌，道：「大悲谷的形勢，現在變得怎樣了？」

呼延丹道：「劍拔弩張，激戰一觸即發。」

黑衣女郎道：「帮主呢？他在不在這裏？」

呼延丹道：「帮主暫時還沒趕到，但相信他老人家很快就會趕來了。」

黑衣女郎道：「呼延堂主，近來你可曾聽過關於帮主的消息？」

呼延丹一楞，道：「帮主怎麼了？他老人家果斷精明，咱們能够跟着他，都是前生修來的福氣。」

黑衣女郎道：「你們跟着帮主，也許眞的很有福氣，但他現在只剩下一條手臂，你們又可知道嗎？」

呼延丹大吃一驚：「有這種事？」

黑衣女郎冷冷道：「人在江湖，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萬層樓可以練功走火入魔，天恨帝君爲什麼不能給人砍掉一條胳臂？」

呼延丹面露半信半疑之色：「只是……只是屬下一直沒有聽到這個消息。」

黑衣女郎冷冷道：「我這一次來，就是要把他這件事告訴你們知道的，萬層樓固然已經栽了，咱們的帮主也不見得可以永遠一帆風順！」

呼延丹越聽越心驚，倘若這番話是別人說的，他早已不再客氣。

但眼前這個黑衣女郎，却是恨帝的女兒——白木頭一塊巾！

× × ×

白木頭一塊巾，就是一個「棉」字。

她姓棄！

「紅棉！」帳營外忽然有人嘶聲狂叫道。

外面正在下着大雨，雨聲很大，但這人的聲音却更响亮。

叫聲方起，殺聲也接着從帳營外傳過來。

黑衣女郎認得剛才嘶叫的聲音，那是郭冷魂，她一直愛慕不已的百騰堡主「流水客」郭冷魂。

郭冷魂曾經給她擊過一掌，而且中的是血花蓮掌力。

（未完・四十三）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戚少商和銀劍哥兒倆力敵四煞，自己被龍涉虛金鐘罩纏住，飛出青龍劍救傷重的劉獨峯和無情，又被鐵蒺藜奪取；英綠荷困戰銀劍；狐震碑直攻兩個受重傷的人，看來處於劣勢，突然救兵來了！從馬車處轉出雷捲和唐晚詞，先解戚少商之危趕走龍涉虛，擊傷鐵蒺藜、英綠荷，嚇走狐震碑解了圍。將死去的金劍、傷重的劉獨峯和無情抬上馬車，躺在馬車上的還有如痴的張五，一場誤戰，誤傷誤死，頗不值得。劉獨峯引疚自責，都因主觀要找戚少商，而中了九幽老怪之計；無情也怪自己不當面直陳，留字被老怪利用，互相殘殺……

鼓足餘勇　殺傷敵人

無情眼光閃動，道：「但願如此。」

其實劉獨峯是强顏作笑。九幽老怪處心積慮，千方百計，不惜三度以身作餌，爲的只是廢了無情一條臂膀，在自己的背上印上一掌，那一掌，自然非同小可！

那一掌用的是「空刲神功」，但與袖風力拚時，指掌間也迸伏了「落鳳掌」和「臥龍爪」的內勁，這兩種內功，一是奪取女子元陰而練成的，一是吸取童子元陽而修成的，練法都不堪已極，令人髮指，但這兩種功力，是專破內家護體罡氣，任是絕世高手，一旦沾上，如果有幸及時護住經脈，不立時喪命，也非要三個月以上運功苦修，靜坐行功，才可以將陰勁陽煞清除。

可是，此時此境，教劉獨峯有什麼時機可以行功運氣？

劉獨峯怕給無情瞧破，便反問道：「你看以九幽老怪的功力，如果要逼出三口『順逆神針』，要多少時間？」

無情道：「快則一天，慢則三天。」

劉獨峯搖搖頭喟然道：「這樣說來，我、你、九幽老怪，三人暫時都失去了戰鬥能力。」

無情雙眉微揚，道：「可惜我轎子都摔壞了，連機關都生不了效用。」

劉獨峯長吁一口氣：「九幽老怪還有五名弟子。」

無情道：「鐵蒺藜着了雷老大一指，縱保得了命也保不了元氣，剩下只有泡泡，狐震碑，龍涉虛和英綠荷。」

劉獨峯說道：「泡泡難纏，她身份莫辨。」

無情道：「不過，她的獨門兵器已給戚寨主破了，人也受了傷，倒是狐震碑，他也練得『落鳳掌』，『臥龍爪』之類的陰功夫，不可不防。」

劉獨峯道：「英綠荷身上繫的『姹女攝魂鏡』，能吸收任何光亮成銳勁，不過，已給雷堡主戳破了一面。」

他們二人說話都故意大聲了一些，目的是讓戚少商也能聽到。

聽到就會注意。

注意才能防範。

現在這一場戰鬥，倒不在九幽神君、無情、劉獨峯的身上的，而是靠戚少商、雷捲、唐晚詞和九幽神君四名弟子的勝負而定——至少在這一兩天內的局勢看來如此。

無情傷懷於金劍僮子之死，但見張五神智呆滯，忍不住道：「他中了毒？」

劉獨峯看了張五，憂傷地搖搖頭，道：「中毒還可藥救，他現在只怕是神智受制，解鈴還需繫鈴人，除非把九幽老怪或泡泡擒住，否則……」

無情正待說話，突聽戚少商大喝一聲，馬車軋然而止。

馬車陡止，張五和金劍的屍首，幾被彈出車外，劉獨峯雙手一抬，抓住兩人。

無情伸頭出車窗，問：「什麼事？」

戚少商神色凝重，揚了揚下頷，道：「捲哥進去了。」

無情一看，只見道上插了數百根大大小小被削過的竹子，大小不一，一望無盡，每間隔數十根，就有一盞如螢燈火，黏在竹尖上，發出微微的光芒，遠黯處還不知有多少根這樣的竹子，但當中倒有一條路，可供馬匹馳入。

無情失聲，道：「雷堡主走入陣中去了？」

戚少商雙眼往斷竹林中不住逡巡，道：「捲哥一看，就拋了一句話：『可能有詐，我去看看！』便策馬馳了進去。」

唐晚詞這時已打馬攏了上來，皺眉道：「這是什麼勞什子玩意？」

劉獨峯喃喃地道：「是陣勢。」

無情也臉色冷沉地道：「這陣非九幽老妖擺不出來！」

劉獨峯變色道：「難道九幽已逼出了『順逆神針』？」

無情略一思慮，即斷然道：「這陣確是九幽佈的，唯其是他佈下的，便足以證實他已無出手之力，但此人思慮周密，行動快捷，能夠先發制人，預先佈伏，或是指使徒弟佈此『竹籬九限陣』，切斷我們的去路！」

唐晚詞秀眉一蹙，英氣大現，揚鞭叱道：「這是什麼陣？我也要闖一闖！」

劉獨峯和無情一齊都說道：「使不得、使不得！」

就在這時候，一陣怪異的聲音傳了過來。

戚少商聽到的是息大娘的一聲哀呼。

無情聽到的是鐵手的一聲怒吼。

銀劍聽到的是金劍的一聲慘叫。

劉獨峯聽到的是廖六的一聲厲嘷。

唐晚詞聽到的是雷捲的一聲求救。

這一聲傳入人人的耳中，但感受人人不一。

張五這時臉肌一搐，但沒有人注意到他。

人人都因那一種幻異的叫聲而震住。

銀劍功力較弱，但他知道金劍已經死了，不可能發出這種呼聲。

而呼聲雖然每人聽來不一，但都傳自於那斷竹叢中。

只見那一條迤邐的竹燈路，在黑暗裏有說不出的詭異。

唐晚詞叱了一聲，揚刀一揮，打馬就往竹路裏闖過去：「喝！我看這是什麼鬼陣！」

無情急叫道：「攔住她！」

說時遲，那時快，戚少商在唐晚詞策騎飛掠過他的馬車之際，已一手勒住了她馬上的絲韁！

馬長嘶，作人立。

唐晚詞喝道：「幹什麼？」

無情道：「裏面凶險，不能進去！」

唐晚詞情急，一刀反砍戚少商手腕。

戚少商只有縮手。

他只有一隻手。

他不防有此着，惟有縮手，唐晚詞便縱騎入了斷竹叢中，她的後髮還高高的揚晃了起來，露出玉雪一般的後頸。

劉獨峯頓足，嘆道：「䒾進去乂有何用！」

戚少商道：「二娘進去，說不定能助捲哥一臂之力。」

無情立刻搖首：「沒有用，這陣勢，多少人進去，都如孤身一般，除非把這陣毀了，否則就算是一人能出陣，其他人也難保安全。」

戚少商嗆地拔出「青龍劍」，劍作龍吟，「我們一路把竹削去，看這陣怎還發揮效能！」

無情即阻止道：「斬不得！這竹上塗有毒藥，竹下有炸藥，一旦引發，就算陣外人安然，陣內人也要遭殃！」

戚少商急道：「這……」

無情望向劉獨峯：「依你之見？」

劉獨峯沉默半晌，開口即道：「九幽老怪目的是要困殺我們一二人，他想必還有更厲害的後着，來對付未入陣的人！」

無情道：「所以事不宜遲，得立刻破陣！」

劉獨峯目中神光暴長，但旋即黯淡，他全副精神都在思慮當中：「鬼神不測之機，天地造化之妙。一限九變，九限八十一變，這應該是八重門戶，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變化和生尅，怎會有第九道門？」

無情經這一提點，豁然而通道：「對，這不是生尅奇門，而是迎神役鬼拘魂攝物的左道邪門，最後一門，才是萬端法門，隨魔生障！」

劉獨峯目光乂是一亮，喜形於色道：「對！」

無情即向銀劍吩咐，說道：「按四時，化五行，合三才，佈九宮，你可都還記得？」

銀劍晶瑩的目光一閃，立應道：「記得。」

無情道：「按照六丁遁甲，參用奇門八卦，逢三一拔，見六一劈，遇九滅燈，即可破之。」

銀劍拔劍長身道：「是。」

無情道：「記住，此陣巧侔造化，易生幻象，破陣時必須無私無視無思無事，不能生畏怖之心，記住，手不可觸火，足不能沾竹！」

銀劍乂道：「是。」

無情揮手道：「速去速回！」

銀劍閃身即入陣中。

戚少商吃了一驚，担心的道：「此陣

凶險，不如我去！」

無情道：「破此陣要兼修顚倒遁甲和太極玄門法，銀兒去較適妥。」

戚少商仍然不放心：「我……」

劉獨峯道：「這兒必有更不易渡過的奇艱，還仗你——」

話未說完，戚少商突然大喝一聲，一劍下刺，插入土中。

土裏剛伸出的十指乂粗乂短的手指倏乂收回土裏去了。

戚少商再拔劍時，劍上沾血。

只見一人悶哼一聲，捂胸踉蹌了幾步，一雙眼珠子怨毒地盯着戚少商，正是狐震碑。

戚少商却霍然回身。

一個臉圓圓，甜甜的女孩子。

青春得連她的豐腴都充滿了彈性和軟嫩。

戚少商一見到她，像一個經驗豐富的獵人突然遇上了一頭老虎一般。

那少女唉了一聲，蹙眉哀怨的說：「你弄壞了我的泡泡，還弄傷了我。」

× × ×

這小女娃子粉砌酥搓，臉上粉嫩中乂隱透緋紅，像蒸發得恰到好處的壽桃包子，但她樣子却不是艷麗到絕頂，但却十分甜美，看來一點也不妖冶，反而有點像隣家小女孩的樸素與平凡。

這樣的一個女孩子，才一出現，場中劉獨峯、無情、戚少商三大高手，無不回頭。

那小女孩的話一出口，人人都知道她便是「泡泡」。

這樣一個女孩子，便是三次在衆高手中護走她師父九幽神君的人，而且，也是九幽神君三次棄戰時，都把她携走的「泡泡」。

劉獨峯心忖：自己跟九幽老怪交手四次，竟連他的臉孔也瞧不着，這「泡泡」也神秘莫測，沒想到，竟是一個嬌柔的小女孩子。

戚少商更是如臨大敵。

雷捲、唐晚詞身陷敵人佈設的奇陣之中。

銀劍僮子正竄去鶴伏鷺行的破陣。

車中有三個無還手之人，要他這個獨臂人來照護。

他不能有失。

車裏的幾個人，都可以說是爲他才落到這個地步的。

他雖然曾破了泡泡的奇門兵器，但這回泡泡居然敢現身，定必勝算穩操才會干冒奇險。

泡泡向戚少商噘着嘴兒道：「我不要，你要賠我泡泡。」

戚少商冷笑道：「你過來呀，我給。」心裏暗道：你要是敢過來，我就賞你一劍。想到這裏，心中一寒：怎麼自己對一個看來手無縛鷄之力的小女孩，也這般殘狠，莫不是這段日子在逃亡與殺戮中渡過，眞的把自己的天性都磨得這般猙獰了！

泡泡歡顏地道：「好，你可不許賴啊。」走了過來，伸出了手。

劉獨峯猛想起張五制住的情形，叱道：「不要碰她的手！」

戚少商本想一劍剁下她的手，但面對這樣一個嬌柔的女子，也覺得無從下手，劉獨峯這一吆喝，他便不由自主的反退了一步。

泡泡欲軟腰一伸，伸手迎空虛點。

戚少商見狀大吃一驚。

泡泡這凌空虛劃，但似全無勁道，但究竟是不是運施極高深的內力，隔空打穴，遠距傷人？戚少商全無把握，當下心念電轉，想起武林中絕少有的幾種越空制人的指法：『金剛指』、『訶摩指』、『拈花指』、『多羅葉指』、『六脈神劍』、『彈指神通』、『一陽指』等，但却無一樣，跟眼前少女一般，臉上笑嘻嘻的，渾身不着勁的，五指軟綿綿的架式相似！

戚少商正要設法閃躱，乂發現對方出指全無勁道，便要觀而後動。

劉獨峯和無情也一時摸不着頭緒。

倏地，張五長身而起，十指箕張，雙手已抓住戚少商背後的靈台穴與志堂穴。

戚少商手緊握劍，但全身不能動彈。

泡泡尖嘯一聲。

張五飛身而出，抱住戚少商，大步往松林密處疾奔！

這一下，變起驟然，就連在車中的劉獨峯和無情也措手不及，戚少商便受制於人。

劉獨峯大喝一聲：「張五！」

張五渾然不覺。

劉獨峯再怒吼一聲：「張五！」

張五已奔入樹林裏，他本來腿部受傷，但而今彷彿也不覺得痛。

劉獨峯臉色紫脹，突然盤膝打坐。

無情變色道：「不可！」

泡泡甜甜地笑了一笑。

她走近馬車。

狐震碑也逼近馬車。

兩人正好一左一右，向馬車行來。

無情長吸一口氣，再徐徐吐氣，然後乂深吸一口氣，再緩緩吐氣，接着，乂長吸一口氣——

然後撂起長衫，移位出帘，往馬車篷前端然一坐，眼睛平視二人。

泡泡眼睛骨溜溜一轉，向無情招呼道：「大捕頭，你可好？」

無情微微一笑，望着她。

泡泡緩緩自腰畔，抽出一根竹管子，乂慢慢的把竹管子舉了起來，然後小心翼翼的對準無情，才道：「聽說，你一雙腿子，已經廢了，是不是？」

無情沒有說話，只看着她。

泡泡說：「也側聞你的一雙手，現在也不大靈便，對嗎？」

無情臉無表情，望着泡泡，泡泡突然覺得有些心寒，不禁昇起：速戰速決的念頭。

泡泡臉上仍甜笑道：「而且，你那一頂寶貝轎子，好像也毀了，也就是說，你沒有脚，動不了手，機關也廢了，所以，變成百無一用了，對不對？」

無情冷冷地，沒有言語。

泡泡用眼睛往車裏探了一下：「還有裏面那位捕神老爺，捱了家師一記『空刦神功』，又着了『落鳳掌』和『臥龍爪』，大概已跟廢人差不多了罷？」

無情這才變了臉色。

他現在才知道劉獨峯不止着了「空刦

神功」，還硬受了「落鳳掌」及「臥龍爪」這兩種陰毒絕倫的邪門掌功。

泡泡用一對美目向狐震碑瞟了瞟，道：「大師兄，看來，我們這大捕頭，和裏面那位老捕神，都是外强中乾的貨色，你還不過去向他們請教請教，親近親近？」

狐震碑似乎對這位「小師妹」甚是畏懼，捂胸乾咳一聲，應道：「是。」

驀地，馬車內風雷之聲大作。

無情一回首，只見劉獨峯五綹長髯，無風自盪，一雙電目，神光暴射，胸臆間一連發出四道悶雷般的响聲。

然後「轟」地一聲，車篷震飛！

劉獨峯只說了一聲：「我去追回戚少商！」人已似怒鵰冲霄般直掠出車外！

劉獨峯重傷之下，居然有這般聲勢，泡泡本要出手，但心念一轉，向狐震碑叱道：「截下！」

狐震碑鐵鵰凌空，左落鳳、右臥龍，截擊劉獨峯。

狐震碑並非無懼，而是認定劉獨峯只是虛張聲勢，不堪一擊，便要用落鳳掌與臥龍爪置之死命！

只聽長空一聲霹靂！

青光如電，一閃而沒！

一條人影飛起。

一條人影掠入林中。

× × ×

飛起的人影叭地撞在山壁上！

這人被撞得五官血如泉湧，但貫胸一把青碧色的劍，把他釘在石壁上，沒及劍鍔！

這人正是狐震碑！

劉獨峯如巨鳥投林，遇挫不頓，已掠入林中。

只聞林裏一陣如狂飆驟雨之聲。愈漸遠去。

泡泡爲之玉容失色。

如果那一劍是向她擲來，她一樣閃躱不了，如果不是一念之間，向劉獨峯發出攻擊，只怕此刻被釘入崖壁上的人，不是狐震碑而是她！

劉獨峯因爲强持一口氣，且痛恨使「落鳳掌」與「臥龍爪」的人，又急於追敵，將自己手中的一口『碧苔劍』凌空飛投，把狐震碑釘入崖壁上！

狐震碑一死，泡泡倒抽了一口凉氣。

她聳聳肩，伸伸舌頭，笑了笑道：「嘩！幸好送死的不是我。」

然後又向無情，說道：「那不好脾氣走了，剩下你好脾氣的一個兒了，也怪寂寞的。」

無情冷冷地看着她，眼光裏有一種澈骨的寒。

泡泡的眼眸子往上面溜了溜，又往林子裏瞟了瞟，竹管子遙對着無情：「車內的老捕神，還賸一口氣，已經飛走了，反剩下一個飛不走的小捕頭，是個廢人，想走，也走不了，對不對？」

無情目光暴長，「對！」嘯地一聲，一物自口而發，閃電般擊中泡泡額前！

泡泡手腕一掣，竹管一震，已射出一道黃濛濛的光綫。

那兩匹健馬突然踣地，哀鳴半聲，整個身體都在融化中。

泡泡撒手仰天而倒。

一人從天而降。

鐵塔般的巨人。

同時間，林子裏疾掠出一條人影。

正是龍涉虛與英綠荷。他們是配合行動！

無情一低首，一陣弓弩之聲，三枝急箭，一齊釘入龍涉虛小腹上！

龍涉虛怪叫一聲，半空一個翻身，落在丈外！

三矢命中，但他「金鐘罩」護體，居然簇尖見血但未入肉。

英綠荷馬上停步。

她還沒有出手。

但她已發現武功最神秘莫測的小師妹，已經倒在地上，沒了聲息，七師哥中了三箭，要不是他銅皮鐵骨，這時肯定也報了銷。

無情却還是安然一端坐在車轡上，雖然車子因馬匹踣地而漸漸下塌傾斜。

她自度可沒有龍涉虛的鐵功護體，也不比泡泡刁鑽犀利。

她不知道那個看來文弱無力的殘廢書生，還會有什麼厲害法寶。

她可不想輕試。

她不想死。

× × ×

無情冷冷地望着她。

那種冷的感覺彷彿冷入她的骨子裏去了。

那眼神彷彿也是無形的暗器。

「你想怎樣？」無情問。

英綠荷看看地上的泡泡，額上滲出了鮮血，生死不知，龍涉虛呆在那裏，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正在慶幸自己是以「金鐘罩」護住全身，然後再撲擊而下，準備以巨力砸死對方，要是平常貪圖快攻，護體內勁不够周密，這三箭，豈不是要了他的命？

就算要不了他的命，只要射低兩寸，也要自己絕子絕孫！

他想到這裏，天大的勇氣都成了半空折翅，沉到十八層地底裏去了。

英綠荷看到了他的樣子，想到他所思跟自己大致一般，當下咬牙跺了跺足，話還未說出口，已聽到一個小童的歡笑聲：「你們出來了！」

英綠荷更不敢怠慢，疾喝一句：「走！」急掠而去！

龍涉虛一向以英綠荷馬首是瞻，只怔了一怔，也跨步追去；兩人即相繼消失在林子裏。

無情這才舒了一口氣。

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因爲，只有他自己知道，剛才，英綠荷與龍涉虛用一根手指都能殺得了他。

他所有的暗器，都因爲雙手不能運力而發不出去，而幾道不必動手就可以發射的暗器，也都已發光了。

那頂藏有無數機關和暗器的轎子，又已經毀了。

無情只有强作鎭靜。

如果他一旦撑不住局面，龍涉虛和英綠荷來一記反兜截殺，銀劍童子斷非所敵，這竹籬陣不破，雷捲和唐晚詞也就危險了。

他以背弩射擊龍涉虛，但龍畢竟有過

人之能，中而不倒，他心裏就涼了半截。

他口中含的一塊飛稜，因要先把泡泡這個極難纏的敵手擊倒，只好先行噴射，如果龍涉虛與英綠荷再行逼近，他可無法應付。

但他們終究不敢。

而且兩人一聽銀劍說「你們來了」，嚇得立刻就走！

銀劍這時冒了出來，樣子十分可愛。

他探着頭問：「公子爺，那兩個惡人走啦？」

無情微笑的點了點頭，說：「雷堡主和唐二娘呢？」

銀劍嘻的一笑：「我已照公子的吩咐做了，但到現在仍不見有人出來。」

無情啐了一口道：「好小子，把我也欺瞞過去了！」

銀劍伸伸舌頭。

只聽轟地一聲大响，像引爆了什麼威力極大的地雷似的，一人倒飛上老半天，才一個倒栽葱似的落了下來。

來人臉色青、人瘦、身子裹在毛裘裏，鬚髮被燒鬈幾處，毛裘被灼焦了數處。

正是雷捲。

雷捲一落地來，就問：「二娘呢？」

忽聽嘩啦啦一陣响，一條艷紅色的人影像游魚一般，自竹林間疾閃了出來。

她緊身的短衣已濕透，越發突現出她誘人的身裁，她一頭的黑髮也濕透，束披在紅彩上，有一種驚心的艷。

正是唐晚詞。

雷捲喜形於色，走前一步。

唐晚詞回身擱髮，嫣然一笑道：「你也出來了。」

雷捲道：「我一進去，只見暮合霧深，風起雲湧，雷電交加，驟生大火，我在火中左衝右突，到處是火妖四起，火球四迸，火中喊殺震天，但却又偏不見去路，覓不着敵人，正危急間，忽有山分火裂，現出一處洞天，我一闖進，即似遭雷轟，震了出來，才知道竹子仍是竹子，不曾着火。」

唐晚詞道：「我跟你全然不一樣。我一頭鑽了進去，就見風雲變色，海飛波光，浪高如山，波濤洶湧，我被吞噬在水裏，便是怎麼掙扎迴避，仍被奔流急湍所控制，以爲這次難有生機了，不料雙足突然着了陸，但馬兒却大概淹在裏面了。」

雷捲喃喃地道：「原來只是虛幻一場，好厲害的陣勢！」

無情道：「馬仍陷在裏面，無碍，一會兒就會出來。」

唐晚詞問道：「這兒的情形究竟怎樣了？」

無情急道：「雷堡主才進陣中，唐二娘也跟了進去，劉捕神和我商議了破陣之法，我便囑銀兒進入陣中正要力抗，不料張五原來是着了『押不盧』和蠱術合併的暗器，神智已爲泡泡所制，猝然出手，制住戚寨主背後要穴，往林子裏就跑，大概是九幽老鬼在松林裏發聲縱控罷。當時情況緊急，劉捕神竟運起『雷厲風行大法』，硬生生把內創壓住，一拔劍就殺了狐震碑，然後全力追逐張五。」他頓了一頓，又道：「我跟泡泡對峙，終用暗器把她擊倒，但她應無性命之碍，我要留她活命，找出救張五哥之法，不料來了英綠荷與龍涉虛，要乘隙討便宜，但銀兒正好出來了，他們知道你們也將脫陣，畢竟沒勇氣再戰，也逃之夭夭了。」

雷捲望了唐晚詞一眼，只說：「看來，我們是闖禍了，既未顧全大局，還全仗公子相救。」

無情道：「快別這樣說。現在更嚴重的情形是：劉捕神不止着了『空封神功』，還身受『落鳳掌』與『臥龍爪』之傷，他若強用深湛用力逼住，再貿然與人動手，只怕——」

雷捲疾道：「我去接應。」

唐晚詞身形也一展，雷捲道：「你留在這裏！」燕子掠波，已沒入密林間。

唐晚詞轉首問無情，在月下好一股英凜的艷色：「只怕怎樣？」

無情嘆了一聲：「輕則殘廢，重則走火入魔——」話題一轉，向銀劍囑道：「你去把那女子扶起，制住她氣海、建里、章門三處穴道，把她手上的竹管子拏來，要小心一些，竹管子裏，是九幽門下最歹毒的『大化酖謬』，沾也沾不得的。」

銀劍應聲去辦。

唐晚詞上前一步，擱了擱濕髮，她的手上揚的時候，胸前的紅衫皺了一些微紋，更顯出她胸脯豐滿而腰肢如柳，她自己却似未覺察，只問：「捲哥怎樣才找得到他們？」

無情沒有去看她。

他只看着月色。

月色如刀，爲死亡的千歲明辨細毫。

「你有沒有聽到雷聲？」

唐晚詞側耳細聆了一陣，道：「有，很是隱約。」聽到一聲像隔着棺柩發出的悶响，一聲，兩聲，三聲。

無情道：「既然我聽到，你聽到，雷堡主也定必聽得到。」

他的臉色因月色而煞白。「劉捕神也該聽得到。」

× × ×

荒墳。

冷月。

一件黑袍，罩在一塊殘碑上。

× × ×

這墳塜已廢修多年。多年前，這兒有過村落，也有過戰爭。但戰爭終於吞噬了村落。加上一場洪水，把剩下的村民全都逐走，這兒已成了無主孤魂的荒塚，野狼掘屍嗥月的所在地。

沒有人再來這個地方。

周圍都是泥濘、瘴氣，屍骸枯骨，不是被浸得霉爛，便是被野獸，噬得七零八落。

到處流竄着鬼火一般的綠芒。

低窪處積存着污穢的死水。

不知是什麼事物在發出悚人的低鳴，是人？是獸？是鬼？

這是人間地獄。

九幽神君選在這裏。

因爲他知道，劉獨峯不會來這裏，同時，也不敢來到這裏。

他中了三枚「順逆神針」，在未把針逼出來前，他也不想力拚劉獨峯或無情。

× × ×

九幽老怪在輕輕的敲打着一面黑色的

小鼓。

一聲、一聲、一聲……

單調的廻响。

像死人的心跳。

然後，遠處的狼嗥忽止。

接着，近處的虫鳴又靜了下來。

遠處狼嚎再起時，這荒塜間已多了兩個人。

一個直挺挺的人，抱住一個不能動彈的人，緩緩放下，然後，呆呆的站在那罩着黑袍的墓碑前。

直挺挺的人是張五。

那不能動彈的人當然就是戚少商。

× × ×

戚少商穴道被制，神智却仍清醒。

張五雖可活動，但已喪神失態。

戚少商知道自己已難倖免。

他知道自己已落在九幽老怪手裏，這不比落在無情或劉獨峯手中，甚至連手段殘毒的顧惜朝、黃金鱗都不能比。

落在九幽老怪的手上連死都不如。

戚少商也想自絕，但他連自絕的力量都沒有。

而且，他已從這一連串的失意和失敗中學得：忍到最後一刻、挺到最後一刻、活到最後一刻！

能活下去，再厚顏、丟臉，再痛苦、絕望，也是要活，活下去，才會有變化，才能有轉機！

爲了要活下去，戚少商已經吃了不少苦頭，熬了不少屈辱，而且，還不知有多少更苦楚的更屈憤的事情在等着他。

他現在已全不能動彈。

可是，現在面對的，是一個絕世的魔王。

——無情、劉獨峯，加上自己……跟他數次遇戰，居然連這老妖的樣子也未曾瞥見！

戚少商倒要看看：九幽老怪是什麼模樣？

× × ×

沒有模樣。

碑上是黑袍。

碑下是深穴。

穴裏黑漆不見物。

穴旁是一具殘缺不全、血肉模糊的死屍。

這亂葬崗上，至少有二、三十具缺頭缺肢、腐爛腐臭的屍體。

穴前有一面鼓。

三角形的鼓，黑而亮，不知是什麼皮革製成的。

鼓一聲一聲的响，像死亡的節拍，冗慢而沉重。

却不見敲鼓的人。

——難道是一隻無形的手？

——九幽老怪是沒有影子的鬼魂？

戚少商猜測這鼓是被隔空的內力敲响的。

不過却不見發內力的人。

却突然聽到一個陰惻惻的聲音：「你來了。」聲音响自耳邊。

戚少商並不吃驚。

他在山神廟裏已經領略過九幽老怪的「奪魄回音」，知道九幽神君的聲音，可以無所不在，早有了防範。

只是那聲音那麼近，就像跟他面對面說話一般，足可以感受到對方嘴裏的一股寒氣。

——難道九幽老妖眞的能隱身？

戚少商的眼光，不禁往前面的黑穴看去。

黑穴黑。

黃土黃。

冷月冷。

× × ×

那聲音又道：「你看不見我，我却看得見你。」

戚少商不言。

聲音道：「我只叫人制住你的穴道，不給你動，但却沒有不給你說話。」

戚少商冷笑。

「你不必冷笑。你到現在還不死，只是因爲我要問你一句話。」

戚少商還是不說話。

那聲音只好說下去：「我要問的是：當今天子的把柄是不是落在你的手裏？」

戚少商道：「原來也是爲了此事。」

九幽神君道：「還有什麼人也爲此事而來？」

戚少商冷笑道：「朝廷派出這麼多大官猛將，傅相爺出動這麼多左道邪門的高人好手，不都是爲了這樁事情嗎？」

九幽神君道：「那是什麼事情？」

戚少商道：「傅丞相不是管叫你殺、沒叫你問嗎？」

九幽神君道：「現在你落在我的手上，要殺要問，隨我高興，說不定，我心裏一歡喜，就放了你。」

戚少商嘿了一聲。

九幽神君道：「你不說？我倒有法子要你說出來！」

戚少商道：「你剛才在破廟裏用『奪魄回音』，又施『勾魂鬼火』，爲的便是把我逼得失心喪魂，把這天大的秘密供出來，但不是一樣徒勞無功！」

九幽神君道：「你的『一元神功』，火候不錯，但我只是顧惜你，要不然，你大概也聽說過『押不盧』罷，我把『押不盧』的藥性和『三十三天九十九極樂神水』摻和在一起，往你掌心一鑽，且看這位劉獨峯身旁的愛將，現在不是成了我的忠僕麼？」

戚少商心中自然驚懼，但他神色不變：「你對我下了藥，只多了一名『藥人』，而我心中的秘密，却永遠套不出來了。你殺了我，秘密也永遠是秘密。我要是說了，不就等於逼你馬上殺我麼？」

九幽神君道：「你說了，自有你的好處，你不說，我不下藥，也不殺你，一次割你一塊肉，挖了你的眼睛，割了你的舌頭，砍了你的四肢，把你醃在屍堆裏，古時候呂后對付當年皇帝寵妃的故事，你不是沒聽說過罷？」

戚少商知道這次當眞比死還慘，只因激怒九幽老怪，讓他一怒之下格殺了自己：「傅相爺叫你殺我，你却光問不殺，莫不是要探得秘密，好威脅他？還是傅相爺要你向我逼供，以便挾天子以令天下？今回我活得出去，把這事一傳揚，你、傅相爺，當今聖上，無一不有禍患，看你又怎麼承担得起！」

（未完·廿八）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在路上遇到史元也是去洪澤湖，便和他同到碧梧園找鳳尾幫的聯絡站，由錢帳房用專船送到洪澤湖，徐少華見到姑丈杜髯翁和師伯宋天壽，將師父失踪，雲龍山莊全莊人受害、父親遭殺害一一傾訴，鳳尾幫幫主黑面龍王賀天錫雖然知道雲龍山莊的人遇害，却不料徐天華會罹難，連忙召集來訪作客的門派掌門人商談，其中有青城山來的稀客史其川，就是史元的父親，賀天錫尊爲上客，經他說出不一定是黑沙掌擊斃，可能是「黑煞掌」，出自千毒谷……史元暗中向父親打聽到千毒谷的方向，便慫恿徐少華私自下山，二人瞞過衆俠而去……

寒鐵劍失落 老蒼頭受嫌

史元道：「中了淬過毒的刀，本該見血封喉，他血流得不多，可見他內功相當不錯，及時閉住了穴道，但把他抱回客店去，只怕來不及了。」

他在說話之時，已探手入懷，取出一個瓷瓶，傾了六顆藥丸在掌心，伸手遞了過來，說道：「大哥，這是爹煉製的解毒丸，你先撥開他牙關，把三顆納入他口中，再用三顆咬碎了敷在他傷口，只要沒有斷氣，大概可以沒事了。」

徐少華喜道：「賢弟身邊原來還帶了救急藥物。」

他一手接過藥丸，一手捏開黑衣人牙關，迅快把三顆米粒大的藥丸納入他口中，然後把另外三顆在口中咬開，一手撕開他的肩頭衣衫，連口水一齊抹在他的傷口上，一面皺皺眉道：「這藥丸好苦，只是太小了，他這道刀傷，足有三寸來長，這麼小的藥丸，三顆夠了嗎？」

史元道：「爹的解毒藥丸，專解天下劇毒，最多只能用三顆，不信，大哥再等上一回就知道了。」

徐少華道：「他馬上會好嗎？」

史元道：「中毒和重傷不一樣，負了傷要等傷好了才會復原，中毒只要劇毒一解，不就沒事了嗎？大哥只要看着，他傷口毒血本來是黑的，再過一回，流出來的不再是黑血了，就表示他中的毒已經完全解了。」

徐少華點點頭道：「好，我們就在這裏等上一回好了。」

兩人足足等了一盞茶工夫，黑衣人肩頭黑血果然已盡，傷口滲出來的已是鮮紅的血。

徐少華道：「怎麼人還沒有醒呢？」

史元道：「大哥，有一件事，不知該不該說？」

徐少華道：「賢弟只管說出來。」

史元道：「此人一身黑衣，看他不像是個好人，我們雖然替他解了毒，已經救了他一命，不如在他未醒之前，就廢了他武功，免得他再去做壞事。」

徐少華道：「這……」

話聲未落，那黑衣人忽然骨碌碌就地滾了開去，口中尖聲叫道：「我的公子爺，小老頭可不是壞人。」

此人身法俐落，滾開去一丈來遠，一下就像猴子般躍了起來。

那是一個身材瘦小的小老頭，尖削臉，咀上還留了兩撇鼠鬚，說話之時，連連拱着手。

史元冷笑道：「你如果是好人，我們好心救你，你身上劇毒已解，爲何還賴在地上裝死？」

小老頭霎着一雙鼠目，連連抱拳道：「小老兒不是裝死，實在是人心叵測，小老兒沒有弄清楚以前，不敢醒過來，兩位救命之恩，小老兒感激不盡。」

徐少華又問道：「老丈怎麼會中毒刀的？」

小老頭道：「說來話長，其實是一場誤會，道上朋友硬指小老兒拿了人家一柄叫什麼秋水的寶劍，實在是寃枉了小老兒，小老兒身上那有什麼寶劍？他們不信，就這樣砍了小老兒一刀。」

史元冷冷的道：「好了，你劇毒已解，已經沒事了，大哥，我們走吧！」

小老頭聳着肩，連連打拱作揖的道：「二位公子爺請便，小老兒不送了。」

徐少華道：「老丈保重。」

兩人回到了客店，史元生氣地道：「眞氣人，我們救了他，他還懷疑我們呢，早知這樣，就不用白糟塌我爹六顆解毒金丹了。」

徐少華笑道：「救人本來不用望報，至少今晚我們救了一條命，好了，你快回房去睡吧！」

兩人各自回到房中。第二天一早，會過店帳，就繼續上路。

三天之後的午牌光景，他們趕到了合肥，這廬州可是府治所在，街道寬闊，商肆櫛比！

史元在馬上回頭叫道：「大哥，今天我們要在這裏住上一晚呢！」

徐少華道：「賢弟有事？」

史元「嗯」了一聲，微微點頭道：「我要去看兩個朋友。」

徐少華道：「好吧，那麼我們就得先找個地方落脚。」

史元道：「這裏我來過，我們到長安居去落脚，那裏地方清淨，前面就是酒樓，很方便，我替大哥帶路。」

他一馬當先，走在前面，穿行過一條大街，來至一條橫街上，在馬上老遠就可見到「長安居」三個大字。

兩匹馬馳到門口，史元一躍下馬，早有一名伙計在門前伺候，史元就把韁繩交給伙計，回頭道：「大哥，我們進去。」

徐少華也把馬匹交給了伙計，隨着走入。

史元已經朝門內一名伙計吩咐道：「兩間官房，你帶路。」

伙計唯唯應「是」，領着兩人穿過前進，直入後院。

那是小有花木之勝的一座跨院，他把兩人領入東廂，一排三間，中間是一間起居室，左右各有一個房間。

既稱「官房」，陳設自然比一般客房要講究得多。

伙計把兩人領入起居室落坐，立即退了出去，接着就有一名伙計送來臉水，一名伙計沏了一壺茶送上，替兩人斟好兩盅，才行退去。

史元只喝了一口，就站起身道：「大哥，走，我們到前面吃午餐去。」

兩人來至前面，登上二樓，這時正當中午，座上的食客，差不多已有八九成光景。

落坐之後，要過酒菜，史元站起身道：「大哥，你請稍坐，我去去就來。」

徐少華只當他內急，點頭道：「賢弟只管去。」

史元匆匆下樓，走到櫃前，朝一名伙計問道：「伙計，你們掌櫃可在？」

伙計認得他是住在官房的公子，忙道：「在、在、公子爺有事？」

史元忙說道：「我想借你們的紙筆一用。」

「有、有。」伙計連忙抬着手，說道：「公子爺請進，紙筆現成的，都在帳房裏。」

他巴結的領着史元推開帳房一扇木門，側着身道：「王掌櫃就在裏面，公子爺請到裏面寫好了。」

史元跨入帳房，一名又高又胖的中年人招呼道：「公子爺有何貴幹？」

伙計跟在後面，連忙接口道：「這位公子爺就是住在官房東廂，他要借紙筆一用。」

王掌櫃聽說是住官房的貴客，連忙陪笑，說道：「現成，現成，公子爺請這裏坐。」

他讓史元在自己坐的一張椅上坐下，一面很快的取出筆紙，放到桌上。

史元取起筆來，在紙上寫了：「見字速來長安居」七個字，回頭道：「請問掌櫃，可有信封？」

「有、有。」王掌櫃打開抽屜，取出一個信封。

史元又在信封上寫了：「送府前街吉祥巷王天榮大爺親啓」下面又寫了「內詳」二字，把字條摺好，放入信封中，一面探懷取出一錠碎銀，放到桌上，朝王掌櫃說道：「在下想麻煩掌櫃的，替我派人把這封信送到吉祥巷，要王天榮親啓。」

他寫字條的時候，王掌櫃就站在邊上，看得明白，聞言不覺遲疑的望着史元，說道：「公子認識這位王大爺？」

史元站起身道：「不認識，我會派人送信給他？」

王掌櫃又道：「但公子在字條上並沒有署名？」

史元微微一笑道：「王大榮看到了，自然知道是我來了。」

王掌櫃看他口氣甚是托大，問道：「請問公子爺貴姓？」

史元道：「我姓史。」

王掌櫃又道：「史公子可知這位王大爺名動長江上下游，是咱們這裏首屈一指的大人物，這樣……他老人家會來嗎？」

史元不耐的道：「你只管替我派人送去，他看了自然會來。」

王掌櫃心裏儘管不信，但看史元說得如此肯定，就點點頭道：「好吧，在下馬

上叫人給公子送去就是。」

「好，那就快些給我送去。」

史元話聲一落，轉身走出，自顧自上樓而去。回到樓上，在大哥橫頭坐下，叫的酒菜，已經送來。

徐少華道：「賢弟怎麼去了這許多時間？酒菜都快涼了。」

史元說道：「我要伙計替我去送一封信。」

徐少華道：「賢弟送信給誰？」

史元道：「一個朋友，他接到信，大概馬上會趕來了。」

徐少華端起飯碗，舉筷道：「那就快些吃飯吧！」

史元也端起飯碗，低頭吃喝起來。兩人剛吃完一碗飯，只聽樓梯一陣登登大響，走上來三個人。

當前一個是身穿天藍棉袍的中年人，瘦長臉，留着一把黑鬚，個子不高，看去約莫四十出頭。第二個是矮胖中年人，也有四十光景，面團團，笑嘻嘻，生就一張財神爺的臉。

第三個又高又胖的就是長安居的王掌櫃。他一上樓，就指着史元這一桌說道：「史公子就在那一桌上。」

瘦長臉中年人一眼看到史元，不覺怔得一怔，接着急步趕了過來，連連拱手，呵呵大笑，說道：「史……公子，果然是你老到了廬州，王天榮有失迎迓，眞是該死！」

跟在他身後的矮胖中年人也急忙跟了上來，抱着拳道：「壬貴拜見大……大公子。」

兩人幾乎是同一時間打拱作揖說着話。酒樓上有大半食客，都認識王天榮，這位外號三眼二郎，在合肥城裏首屈一指的人物，平時叱咤江湖，今天對二位少年人居然如此恭敬，想必這兩個俊美少年公子，更是大有來頭的人了。

王天榮話聲一落，立即轉過身去，臉色一沉，怒聲喝道：「史公子到了廬州，你竟然這般待慢貴客。」

一個巴掌，打得身材又高又胖的王掌櫃登登的連退了三步。

他咀角流血，連手都不敢捂一下臉頰，彎着腰連聲道：「侄兒該死，侄兒事前並不知道……」

原來他是王天榮的侄兒。

史元依然坐着連身子也沒動一下，這時才慢慢站了起來，說道：「這位是我大哥，雲龍山莊的徐少莊主。」

王天榮、壬貴二人連忙抱拳，同聲說道：「原來是徐少莊主，在下兄弟久仰得很。」

徐少華連忙朝兩人拱手回禮，一面說道：「賢弟，你還沒給愚兄引見呢！」

史元這才指着王天榮、壬貴二人，對徐少華說道：「這是人稱三眼二郎的王天榮王大哥，這是人稱笑面財神的壬貴壬大哥……」

「不敢，不敢。」王天榮連忙拱手道：「公子這稱呼，天榮不敢當。」

徐少華聽得暗暗奇怪，忖道：「他們何以會對賢弟如此恭敬？」一面含笑道：「二位老哥，在下久仰。」

王天榮道：「徐少莊主過獎。」回頭朝王掌櫃喝道：「還不快去叫廚下整治酒席，呆在這裏作甚？」

王掌櫃聽了如奉綸音，連聲應「是」，趕緊三脚併作兩步，溜了下去。

徐少華道：「王老哥不用客氣，在下兄弟已經吃飽了。」

「這怎麼成？」王天榮連連抬手道：「二位公子快請到雅室奉茶，二位公子到了廬州，這是在下的榮寵。」

壬貴一臉笑容，接口道：「是、是、是，二位公子是稀客，也是貴客，自然要請到雅室奉茶，才能聊表在下兄弟的一點敬意。」

史元站起身道：「大哥，這是他們的誠意，這爿長安居，就是王大哥開的，吃他一桌酒席，也是平常之事，不過，我們剛才吃過飯，眞的吃飽了，再來酒席，也吃不下了，我看還是泡一壺好茶，先喝些茶，待回再要下廚做幾式甜鹹點心送來，不是比整桌酒席好嗎？」

王天榮連連應是，招手要一名伙計吩咐下去。

王天榮、壬貴陪同徐少華二人，進入右首一間佈置堂皇的雅室落坐。

一名伙計立即沏來了兩壺新茶。王天榮、壬貴連忙取過茶壺，替兩人斟茶。

史元連謝也沒謝一聲，取起茶盅，說道：「大哥請用茶。」

徐少華過意不去，舉盅說了聲：「謝謝。」

史元喝了口茶，抬頭含笑道：「大哥，小弟不是和你說過，要找兩個帮手嗎？這王大哥、壬大哥，就是小弟找的兩個帮手了。」

王天榮連忙拱手道：「只要史公子吩咐一聲，在下兄弟水裏火裏，無不從命，只不知徐少莊主……」他望着徐少華，沒再說下去。

史元接口道：「你們總聽到了，雲龍山莊毀於大火，徐伯父也被仇人殺害之事了？」

「啊！」王天榮驚啊一聲，問道：「殺害徐大俠的不知是什麼人？」

史元道：「你們不用多問，跟我們走就是了。」

他怕說出千毒谷來，兩人心存畏怯，是以不肯明說。

壬貴道：「是、是，咱們兄弟追隨二位公子，只要二位公子指點一下，要咱們去對付誰，咱們兄弟就對付誰。」

史元點點頭道：「我就是這個意思，要王大哥、壬大哥辛苦一趟了。」

「應該的，應該的。」

王天榮回答得很快，接着又道：「咱們兄弟能爲二位公子辦點小事，這也是咱們兄弟的榮幸。」

壬貴連忙堆着笑道：「對、對，咱們兄弟都聽大……大公子的就是了。」

史元瞪了他一眼，沒有說話。壬貴的笑臉立時僵住了，再也笑不出來。

這一情形，看得徐少華暗暗奇怪，忖道：「看賢弟口中雖然叫着『王大哥』、『壬大哥』，但他口氣却似上司對待下屬說話，賢弟本身只不過是個弱冠少年，當然沒有這份權勢，這自然是他爹的聲望權

勢了，只不知這位史伯父究竟是何來歷？會使三眼二郎、笑面財神這樣在武林中極有名頭的人，如此唯命是從。」

座上雖有四人，但三眼二郎王天榮和笑面財神壬貴在史元面前，似是有着一份拘束，很少開口。史元却毫不在意，似乎他們應該是這樣的。

過了一回，伙計陸續送上八色點心，有甜有鹹，看來十分精緻。

史元舉筷道：「大哥，這些點心看來還不錯，你快嚐嚐看！」

王天榮看到史元稱讚，心裏一高興，立即堆笑道：「這些甜點心，都是史公子最愛吃的，是在下要伙計吩咐廚司特別趕着做的，咱們這裏做點心的廚司，都是從揚州請來的，手藝還不錯，二位公子吃過就知道了。」

史元夾了一塊夾沙玫瑰糕，吃了一口，連聲說「好」。徐少華吃了一個蕎麥齋菜餃，只覺軟滑無比，十分鮮美，也讚不絕口。

王天榮看兩人說好，臉上就高興得流露出喜色來。

這一頓茶，就足足吃了一個時辰，才由王天榮、壬貴陪同兩人回轉官房，才行告退。

店伙早就聽到掌櫃因招待不週，還被大老板打了一個耳光，自然對兩位貴公子伺候得特別殷勤，不待吩咐，就打了兩盆熱臉水進來，又沏了茶水送上。

兩人洗了把臉，徐少華道：「賢弟，這王、壬二位，好像對你十分巴結。」

史元淡淡一笑道：「他們從前跟過家父。」

徐少華道：「賢弟要他們和我們一同去嗎？」

史元偏頭道：「大哥放心，王天榮、壬貴都有一身極好的本領，在江湖上，縱然算不得是頂尖高手，但也在一流和二流之間，有他們二人作帮手，已經足够應付了。」

徐少華點頭道：「賢弟認爲他們行，就可以了。」

剛說到這裏，突聽門外走廊上響起店伙的叱喝之聲：「喂，你怎麼進來的？在這裏東張西望，鬼鬼祟祟的，想做什麼？快出去。」

接着只聽一個尖沙聲音陪着笑道：「小老兒是找人來的……」

「去，去！」店伙叱道：「這裏是官房，你找什麼人？」

那尖沙聲音說道：「兩位公子爺不是就住在官房嗎？嘻嘻，小老兒是他們的朋友。」

店伙聽說他是住在官房裏兩位公子的朋友，那可不敢怠慢了，說道：「二位公子爺就住在東廂，我領你去。」

他走到房門口，一手推開房門，卽欠着身，說道：「二位公子……」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一個瘦小人影已經一下閃進房來，連連打拱，說道：「二位公子請了，你們騎了牲口趕路，害得小老兒跟在後面，兩隻脚底板都跑起泡來了。」

徐少華看清走進來的就是三天前身中劇毒的那個小老頭，這就頷首道：「原來是老丈。」

店伙眼看公子爺果然認識他，也就悄悄退了出去。

小老頭聳着肩，連聲應「是」道：「正是小老兒。」

徐少華道：「老丈一路跟來，不知有何見教？」

「見教不敢。」小老頭一臉謟笑，說道：「二位公子爺救了小老兒的命，小老兒無以爲報，決心跟隨公子，願効犬馬之勞。」

史元目光盯着他，問道：「你是什麼人？」

小老頭堆着笑答道：「小老兒叫賈老二，別的本領沒有，輕功還不錯，二位公子對小老兒有救命大恩，所以決心跟隨二位公子，沒想到第二天趕去客店，二位公子已經上路了，小老兒連日緊趕，今天總算給小老兒趕上了。」

史元道：「你想跟我們，爲什麼？」

賈老二聳着肩道：「二位公子出門，總得有個老蒼頭，小老兒當個老蒼頭，總還在行，譬如二位公子有什麼差遣，小老兒包管會使二位公子滿意。」

史元道：「你知道我們是誰？」

「知道，知道。」賈老二連連點頭，陪着笑道：「小老兒若是連這點都不知道，還配跟隨二位公子？」

史元道：「你倒說說看？」

賈老二道：「二位公子是結義兄弟，這位是雲龍山莊的少莊主，你是史公子，小老兒沒說錯吧？」

史元又道：「那麼你可知道我們是到那裏去的？」

賈老二聳聳肩，雙手一攤，說道：「小老兒又不是神仙，二位公子要去那裏，小老兒怎會知道？但小老兒約略還可以猜上一點。」

史元道：「你猜到了什麼？」

賈老二道：「那少莊主新遭大故，這樣急着趕路，想來大概是要去找仇家無疑了。」

史元道：「你帮得上忙嗎？」

賈老二忽然正容道：「就因爲小老兒知道這位是徐少莊主，才緊追上來的，小老兒昔年曾受過徐大俠的大惠，再加二位公子又救了小老兒一命，小老兒就是拚了老命，也非追隨二位公子不可，小老兒能耐雖然有限，但自信輕功還不錯，譬如送個信，或者要小老兒去打聽什麼，小老兒還不致誤事。」

徐少華一直沒有說話，任由史元盤問了半天，但賈老二說昔年曾受過爹的大惠，這就開口道：「老丈趕來相助，在下十分感激……」

賈老二連連搖手道：「少莊主這感激二字，小老兒萬萬不敢當，徐大俠昔年曾救過小老兒，少莊主又救了小老兒一命，小老兒願意執鞭隨鐙，跟少莊主當個老蒼頭，少莊主肯收留小老兒，小老兒就感激不盡了。」

徐少華看他話說得十分誠懇，就說道：「老丈要跟在下做老蒼頭，在下也萬萬不敢當，這樣吧，咱們做個朋友，你看如何？」

賈老二連忙搖手道：「賈老二怎麼能

高攀……」

徐少華不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老丈至少認識先父，怎麼能叫老丈屈身僕傭？」

史元道：「我大哥怎麼說，就怎麼辦，你若是有誠意，就和我們做個朋友，如果想當老蒼頭，你去找別的富家公子當老蒼頭去好了。」

「哦，哦，不，不！」賈老二連忙拱手道：「小老兒，遵命，遵命。」

史元輕笑道：「這就對了，從現在起，咱們就是朋友了。」

「是，是。」賈老二欣喜的道：「小老兒高攀上二位公子做朋友，這是小老兒十八世修來的福……」

史元道：「既是朋友，你就不用叫我們公子了。」

「不，不！」賈老二道：「朋友歸朋友，小老兒還是叫少莊主，史公子二位公子就叫小老兒賈老二，小老兒自己還是稱小老兒，這樣才順口。」

徐少華道：「朋友怎好這樣稱呼？」

賈老二道：「這樣稱呼，小老兒才會心安。」

史元笑道：「大哥，他喜歡這樣，就隨便他好了。」

「對，對！」賈老二聳着肩笑嘻嘻的道：「史公子說得對極，小老兒有自知之明，和二位公子做朋友已經高攀了，如果再稱兄道弟，那不是折煞小老兒了？小老兒今年五十有六，還想再活上四十四年，湊個整數哩！」

史元先前對他印象並不好，那是因為那晚替他解了劇毒，他還賴在地上裝死，如今聽他說話，却甚是風趣，對他不覺漸漸有了好感！

正說之間，只聽門外傳來一陣脚步聲，只聽王天榮的聲音在門口悄聲問道：「二位公子可曾休息了？」

接着店伙的聲音道：「沒有，二位公子正在房裏和一位客人談話。」

壬貴道：「客人？那是什麼人？」

店伙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

王天榮道：「那就進去吧！」

他們在門口說的話，史元自然聽得見了，却故作不知，沒有作聲。

徐少華却站了起來，正好王天榮，壬貴兩人一齊走入。

賈老二也慌忙跟着站起，聳着肩膀，陪笑道：「請坐，請坐。」

王天榮却朝史元拱拱手道：「在下兄弟是來請二位公子入席的，中午沒有好好招待，晚間特地整治了一席酒菜，給二位公子洗塵，沒想到二位公子房中，還有一位貴客，眞是歡迎之至，不知這位如何稱呼？」

徐少華正待替賈老二作介，賈老二已經面堆諂笑，搶着自我介紹道：「不敢，不敢，王爺，壬爺不認識小老兒，小老兒對二位却是慕名已久，而且一見面就認得出來，三眼二郎王爺兩眉之間有兩道眞紋，就像三眼楊戩，笑面財神壬爺更是面團團像個活財神，哦，哦，小老兒賤姓賈，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叫小老兒賈老二，名字倒反而沒人知道，嘻嘻，王爺，壬爺就叫我賈老二好了。」

他說得口沫橫飛，幾乎濺到王天榮的臉上。這要換在平日，三眼二郎面前，誰敢這樣和他說話？

「哈哈！幸會，幸會！」王天榮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大笑，道：「原來是賈老哥。」

賈老二聳着肩連聲說道：「不敢，不敢當。」

壬貴也笑嘻嘻的說道：「賈老哥是二位公子的朋友，自然也是在下兄弟的朋友了。」

賈老二道：「方才史公子、徐少莊主也是這麼說，要和小老兒稱兄道弟，小老兒就是不肯，和二位公子做朋友，已經高攀了，稱兄道弟，不折煞小老兒才怪！」

他雖是自己謙遜的話，但却也無異自抬身價。

王天榮本來看他一副猥瑣模樣，心裏還暗暗奇怪，史公子怎麼會有這樣的朋友？如今聽他這麼一說，可見他果然是二位公子的朋友，不覺肅然起敬，抱抱拳，道：「這眞是巧極，賈老哥平時請也請不到，今天也惠然光臨小店，歡迎，歡迎，來，來，二位公子、賈老哥、請到前廳入席了。」

賈老二摸摸咀角，說道：「這怎麼好意思打擾？」

就這樣，徐少華、史元、賈老二、由王天榮、壬貴作陪，來至前面酒樓，進入中間一間貴賓室。分賓主落坐，伙計們立即紛紛上菜。

壬貴從伙計手中接過酒壺，就給三人面前斟酒。

徐少華連忙站起身道：「王大哥原諒，在下帶孝在身，恕不喝酒，只好用茶奉陪。」

史元也道：「我不會喝酒，你們還是和賈老二多喝幾杯吧！」

壬貴不好勉强，只得替賈老二、王天榮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

賈老二嗜酒如命，早已瞪起一雙鼠目，望着酒壺嚥口水，咀裏却連說道：「不敢。」

王天榮，壬貴一齊站起身，擧杯道：「徐少莊主熱孝在身，在下兄弟不好勉强，史公子也不喝酒，但這一杯是在下兄弟敬二位公子的。」說完，一口喝乾。

賈老二也連忙跟着站起，插口道：「還有小老兒，咱們三個一起敬吧！」也一口乾杯。

徐少華、史元以茶代酒，和三人喝了一口。

壬貴又給自己三人斟滿了酒，王天榮、壬貴再向賈老二擧杯道：「在下兄弟現在敬賈老哥一杯。」

賈老二沒待他們說完，咕的一口已經把酒喝乾，諂笑地說道：「小老兒先乾為敬。」

壬貴又在三人面前斟滿了酒。

王天榮擧筷道：「二位公子不喝酒，就請用菜吧！」

賈老二跟着擧筷道：「請，請！」

徐少華、史元只挾了一筷菜餚，賈老二却連嚼帶吞，一連挾了三筷，咀裏菜餚還沒吞嚥下去，又朝王、壬兩人擧杯說「請」，一口喝乾。

王天榮含笑朝一名伙計吩咐道：「你們去給賈爺取大杯來。」

賈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王爺眞是我賈老二的酒中知己，喝小杯，不但乾得不過癮，斟酒更是麻煩，喝大杯，就比小杯子過癮多了。」

伙計取來了大杯，壬貴正待擧壺，賈老二一手把酒壺搶了過去，笑道：「壬爺，我看還是小老兒自己來的好，來，王爺，壬爺，都斟滿了。」

他替兩人杯中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自己的大杯斟滿一杯，才擧杯道：「來，小老兒借花獻佛，敬二位一杯。」

說完，咕咕幾口，把一大杯酒，從喉嚨倒了下去。

史元笑笑，道：「賈老哥，你眞是洪量！」

賈老二得意的笑道：「小老兒從小貪杯，可是家裏窮，沒錢沽酒，就索興給酒坊去當小厮，酒坊裏釀一次酒，就有幾十缸之多，小老兒每天半夜裏偷偷的起來，挨着酒缸，每缸喝他一碗，看也看不出來，後來酒癮越來越大，每缸一碗覺得不過癮了，就每缸喝上兩碗，這下可不得了啦，一下醉倒在酒缸邊上，足足睡了一天一晚，酒坊東家店規很嚴，坊裏的人，不准偷酒喝的，等小老兒醒來，就罵了我一頓，要把小老兒趕出來……」

史元笑道：「那你怎麼辦呢？」

賈老二斟滿一大杯，又咕咕幾口喝乾了，才抹抹咀角，嘻嘻笑道：「小老兒那年才十六歲，靈機一動，就哭喪着臉道：『東家，不是我要偷酒喝，昨天晚上，有一個圓臉黑鬚的老人家，硬要小的陪他喝酒，小的說：『我們坊裏的規矩……』

「他不讓小的說下去，就說：『不要緊，你們東家天天來求我，却小氣得不拿酒來奉供，難得我今晚興子好，你只管陪我喝，你東家如果不要你，咱們一起走，看他還想發財不？』

「這話原是小老兒臨時編出來的，那知東家果然天天一早在財神爺神像面前上香叩頭，那財神爺正好是白面黑鬚，給小老兒一說，他信以為眞，連忙拉住小老兒陪不是，還叮囑小老兒每晚要陪財神爺喝酒，小老兒在酒坊裏就了三年，除喝酒之外，不用做事，小老兒這點酒量，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小老兒從那時候起，就給人家叫做酒鬼了。」

他這番話聽得在座的人，大笑不止。

賈老二一高興，連忙擧杯道：「壬爺，你也是財神爺，小老兒陪你乾一杯。」又一口把一大杯酒，都喝了下去。

這一席酒，幾乎是王天榮，壬貴二人陪着賈老二喝酒，賈老二酒到杯乾，喝到後來，看他連菜都來不及吃了。

等到散席，本來酒量還算不錯的王天榮，壬貴，都已有了七八分酒意，賈老二連話都已經說不清了，由兩個酒樓伙計扶着他回房，他還說自己沒醉。

第二天一早，徐少華、史元剛盥洗完畢，王天榮，壬貴二人已在房外等候。看到史元，王天榮拱手說了聲「早」，就低聲問道：「史公子昨天曾說要在下兄弟同去，不知二位公子什麼時候起程？」

史元道：「我和大哥兩人一路，吃過早餐就走，你們兩個在江湖上認識的人較多，最好落後一步，不要和我們跟得太近，等到了地頭，再行會合就好。」

王天榮道：「在下省得。」

史元道：「那就這樣了，你們等吃過午飯再動身不遲。」

「在下遵命。」王天榮忽然哦了一聲道：「還有那位賈老哥呢？」

史元嗤的笑道：「他大概又得睡上一天一夜呢，等他醒來，要帳房送他一百兩盤纏，現在不用去驚動他。」

王天榮又應了聲「是」。

店伙早已在中間一間起居室擺上早餐，兩人匆匆吃畢，王天榮，壬貴一直送出店門，小厮已牽着兩匹馬在門口伺候。

兩人跨上馬鞍，朝王天榮、壬貴拱了拱手，就策馬馳去。

壬貴湊上一步，說道：「老大，史公子沒和你說要去那裏嗎？」

王天榮笑了笑道：「咱們既然已接奉老山主的飛鴿傳書，要咱們聽從史公子差遣，管他要去那裏呢！」

却說徐少華、史元兩人第三天早晨，剛出廬州南門，馳了還不到三里來路，突聽後面响起一個尖沙的聲音大聲叫喊着道：「不好啦，兩位公子爺快停一停，救人哪！」

徐少華立時策住馬韁，說道：「是賈老二的聲音！」

史元道：「我們快回去看看！」

話聲一落，兩人剛掉轉馬頭，只見一個瘦小人影沒命的飛奔而來，那不是賈老二還有誰來？

徐少華問道：「賈老二，你有什麼事情？」

賈老二伸手指指身後，又急又怕的道：「他們要搶小老兒身上的一百兩銀子，還要命……」

他輕輕一閃，就躲到兩匹馬的後面。

他說有人要搶他身上一百兩銀子，這倒一點也不假，那是史元跟王天榮說的：「等他醒來，要帳房送他一百兩盤纏」，準是銀子露了白！

就在賈老二躲到兩匹馬後面的同時，坐在馬上的徐少華和史元也看到了，正有兩條人影，一路飛奔追逐下來，那是兩個手持鋼刀的藍布衣衫漢子。

這兩個漢子還沒追近，史元長鞭向空一揮，發出「劈拍」一聲脆响，喝道：「站住，你們想做什麼？」

兩個藍布衣衫漢子看到有兩匹馬攔住去路，奔行之勢不覺一緩，但再看馬上只是兩個少年公子，賈老二就躲在他們馬後，還彎着腰，探出頭來，擠眉弄眼的朝他們咧咀嘻笑，不覺氣往上衝！

左首漢子喝道：「沒有你們的事，還不讓開？」

右首漢子喝道：「賈老二，你跑不掉的。」

賈老二沙着喉嚨道：「小老兒為什麼要跑？」

史元在馬上喝問，道：「你們要誰讓開？」

左首漢子不耐的道：「老子說過不關你們的事……」

史元怒聲道：「你說什麼……」

話聲未落，手中長鞭一抖，刷的一聲，朝左首漢子當頭抽下。

左首漢子身手也是不弱，身形一偏，便自讓開，目露兇光，厲笑道：「老子想放你們一條生路，好小子，你倒先動起手來了……」

史元沒待他說完，怒聲叱道：「你找死！」

只說了三個字，左手一帶馬繮，衝了上去，右手揮處，馬鞭像雨點般抽下。

他說：「你找死」這三個字的時候，左首漢子的話還沒說完，馬鞭已經抽落，等「你找死」三字說完，至少也抽了四五鞭之多。

左首的漢子眼看史元鞭勢極快，他就地騰挪，接連使了幾個身法，才算躲閃開去。

但史元人在馬上，居高臨下，看得比較清楚，而且他騎術也相當精湛，左手操縱繮繩，指揮馬匹，忽東忽西，進退自如，左首漢子閃上兩次，史元只要一下帶轉馬頭就行。

這一來，有時史元還在搶到他的前面，長鞭忽左忽右，直上直下，依然往左首漢子當頭抽落。

史元是使出性子來了，沒抽到左首漢子就不肯甘休，左首漢子越躲閃得快，他就越抽得快。瞬息之間，一連抽出了一二十鞭，兀自不肯停手。

左首漢子手上空自持着鋼刀，這一陣工夫，他心無二用，只顧躲閃，都猶嫌不及，幾乎沒有他使刀的機會，老實說，他能躲閃得開史元密集如雨的鞭影，已經算不錯了！

右首漢子眼看同伴已經動上了手，他鋼刀一指賈老二，冷然喝道：「老小子，你再不把東西拿來，老子就宰了你！」

賈老二敢情看史元揮舞長鞭，看得出了神，冷不防右首漢子會在此時朝他欺近過去，心頭一害怕，口中「嘩」的一聲驚叫。

徐少華坐在馬上，因史元已經出手，他也只顧着看史元使的這一路鞭法，和左首漢子閃避鞭法的身法，沒去注意右首漢子，此時聽到賈老二的驚呼，趕緊使了一式「飛鷹盤空」身法，身子離鞍飛起，一下落在右首漢子面前，還沒開口！

右首漢子乍見他攔在前面，不覺厲笑一聲，喝道：「好小子，你是想替姓賈的死！」

撲來的人，本就刀尖在前，話聲未落，右手一送，雪亮刀尖已朝徐少華胸前戳到。

賈老二沙啞聲音發急叫道：「少莊主當心……」

徐少華右手朝前一探，一把扣住了右首漢子執刀脈腕，冷然道：「你們見財起意，攔路打刼，還敢持刀行兇，我也不想難爲你們，去吧！」

五指一鬆，放開了扣住他的脈門。

右首漢子糊裏糊塗就被徐少華扣住脈門，心頭方自一驚，現在徐少華雖已鬆開了手，但他聞言不覺怒笑一聲道：「小子，你說什麼？」

賈老二不待徐少華開口，聳着肩道：「你們難道不是見財起意，看中我小老兒懷裏的一百兩銀子？」

右首漢子怒喝道：「你……」又待舉刀撲上。

徐少華雙眉一軒，喝道：「我放開了你，你還要逞兇？」

右首漢子怒笑道：「小子……」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聽左首漢子惶急的招手喊道：「余老六，快來叩見史公子。」

右首漢子回頭道：「誰是史公子？」

左首漢子急忙湊着他耳朵，低低的說了兩句。

右首漢子聽得臉色煞白，兩人一齊撲的跪倒地上，連連磕頭，說道：「小的胡老四、余老六，給公子叩頭，咱們兄弟不知你老俠駕路過，多多得罪，還望公子恕罪。」

史元冷哼道：「恕罪？」

「不，不！」左首的胡老四伏在地上顫聲道：「饒命，公子饒命。」

徐少華看他們一副惶恐畏懼的模樣，心中不忍，這就叫道：「賢弟，讓他們去吧！」

「不行。」史元盛氣的道：「大哥就看到他們方才那股跋扈的氣燄？好，死罪可免，活罪難逃，你們兩個瞎了眼的東西，給我留下一雙招子，可以走了。」

要兩人留下招子，豈非變成瞎子了？

胡老四、余老六心知遇上這位主子，就是自己倒楣，好死總不如惡死，如今一條命總算撿回來了，兩人爬在地上叩頭道：「多謝公子不殺之恩。」

叩頭完畢，各自勾曲食中二指，正待朝自己雙眼挖去。

「且慢！」徐少華一擺手道：「賢弟，你既然答應放過他們，何用再要他們留下一雙招子？一個人失去雙目，終身殘廢，需人扶持而行，豈不比殺了他們還要厲害？我看就放了他們吧！」

史元忽然眼珠一轉，偏頭笑道：「大哥一再替他們說情，好吧，我看在大哥的份上，就饒了他們。」

胡老四、余老六聽了宛如皇恩大赦，連忙磕頭道：「多謝公子……」

「你們且慢說多謝。」史元道：「我有一個條件，看你們願不願意？」

胡老四、余老六忙道：「公子吩咐，慢說一個條件，就是十條百條，小的也自當謹遵。」

「好！」史元道：「我和大哥要去一個地方找仇人拚命，你們兩個可肯隨我們同去，聽候差遣？」

兩人同聲道：「公子吩咐，小的兄弟就是赴湯蹈火，也一定要和他們一拚。」

史元笑道：「那好，你們兩個就跟我們一同走吧！」一面說道：「還不快去見過徐少莊主？」

胡老四、余老六一齊抱拳道：「小的兄弟見過徐少莊主。」

徐少華眼看史元要兩人同往，這兩人連底細都不知道，如何要他們一起去呢？這就低聲說道：「賢弟，你知道他們底細嗎？」

「當然知道。」史元笑着道：「如果不知道他們底細，小弟會胡亂拉他們一起

去嗎？」

徐少華點頭道：「如此就好。」

賈老二慢慢從馬後鑽了出來，一手摸着咀上兩撇鼠鬚，得意的聳着肩笑道：「現在可好，你們兩個從此追隨二位公子，那可是小老兒的手下了，以後就得聽小老兒的差遣才是。」

胡老四問道：「你也要追隨二位公子麼？」

「哈！」賈老二食指指着鼻子尖，說道：「你們當我小老兒是什麼人？我是二位公子的總管，你們追隨二位公子，不是要聽小老兒的嗎？」

胡老四望望史元，心中將信將疑，問道：「公子，他這話是眞的？」

史元微笑道：「他是我們的朋友。」

賈老二道：「如何？小老兒沒吹牛吧？小老兒只說是二位公子的總管，史公子還說小老兒是他們朋友呢！」

胡老四、余老六對望了一眼，連忙一齊拱手道：「賈二爺，小的兩人給你老賠禮，大人不記小人過，還望賈二爺今後多多照應。」

賈老二聳起肩，嘻嘻直笑，說道：「事情過去了，就不用再提了，不過你們以後可得叫我賈總管才行。」

胡老四、余老六連聲應「是」說道：「賈總管吩咐，小的二人自當遵命。」

史元道：「賈老二，你好像對當總管，很有興趣？」

「簡直有興趣極了！」

賈老二聳着肩道：「三年前，小老兒到京裏去逛了一趟，有一次無意中摸進什麼親王的府邸，看到一個人，神氣十足，出門有四五個隨從，進門更是一呼百諾，連戴着紅頂子的大官，看到他也要曲意奉承，小老兒先前還以爲他就是什麼親王，後來才弄清楚他只是王府裏的總管，從那時起，小老兒一起想弄個總管過過癮。」

史元道：「你當大哥和我的總管，我們又不是王府？」

賈老二道：「雖然不是王府，但總管這二個字總是一樣的，當王府裏的總管，人家也叫我賈總管，當二位公子的總管，人家也叫我賈總管呀！」

史元問道：「你到過親王府做什麼的呢？」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也沒什麼，只是去看看有沒有小老兒喜歡的東西，有的話，就隨手帶他幾件回來。」

史元笑彎了腰，說道：「你帶了幾件出來呢？」

「不多！」賈老二道：「小老兒只裝了半麻袋，不然，小老兒這三年來的酒帳，又如何開銷？」

史元道：「你當了咱們總管，就不能再去做這種生意了。」

「這個自然。」賈老二道：「其實小老兒早就不幹了，唉，最近連躲都躲不開，不知有多少人要找我小老兒的，說來實在冤枉，硬是背了黑鍋，所以要規規矩矩的當一任總管。」

徐少華聽說，問道：「你到底背了什麼黑鍋？」

賈老二道：「小老兒好像告訴過二位公子，有人硬指小老兒拿了什麼秋水的寶劍，非要小老兒交出來不可，方才這胡老四、余老六，不就是爲那柄寶劍來的？小老兒那有什麼寶劍？」

史元朝胡老四、余老六兩人問道：「你們總知道那是一柄什麼寶劍？」

胡老四道：「那柄劍叫做秋水寒，據說這柄劍只有八寸來長，是萬年寒鐵所鑄，能夠斷金切玉，犀利無比，最初是一個獵戶在劍門山一處石窟中發現的，最近江湖上大家盛傳這柄劍已經落到賈總管手裏了。」

「空穴來風！」賈老二雙手一攤，連連搖頭道：「眞是空穴來風，小老兒一身之外無長物，那來的秋水寒？」

「沒有，就算你沒有。」史元道：「賈總管，咱們該上路啦！」

賈老二答應一聲：「喳！」

突聽到一個冷漠的聲音，說道：「慢點！」

大家回頭看去，只見左首一棵大樹後面，緩緩轉出一個白衣人來。這人年約二十七八，臉色白淨，雙顴微突，雙目仰視，咀唇微翹，背負着雙手，冷漠之中，含有一股不可一世的狂傲之氣。

賈老二雙肩一聳，尖着嗓子道：「咳，原來是個年輕人！我說年輕人，你吆五喝六的，這是做什麼？」

白衣人冷冷的道：「你叫賈老二？」

賈老二胸脯一挺，說道：「本總管就是賈老二。」

白衣人連看也沒看他一眼，依然冷冷的說道：「秋水寒是你偷走的？那就交出來。」

賈老二剛剛挺起的胸膛，立時彎了下去，脚下後退了一步，連連搖手，說道：「沒……沒有，小……小老兒沒有拿，眞的……」

白衣人冷然道：「本公子不喜嚕嗦，你不肯交出秋水寒，那就得把命留下。」

賈老二聽得臉色發白，脚下不禁又連退了兩步，回頭叫道：「少……少莊主、史公子，你們給小老兒作個證人，小老兒眞的沒見過什麼秋水寒……」

白衣人冷哂道：「你要什麼人作證都沒有用，不交出秋水寒來，今天你就死定了。」

史元道：「閣下說秋水寒是賈老二拿的，可有證據？」

白衣人直到此時，才斜睨史元一眼，冷傲的道：「本公子說是他拿的，就是他拿的，還用得着證據嗎？」

史元看他說話如此狂傲，早就有氣，也冷然道：「本公子說是你拿的呢？」

白衣人忽然輕蔑的冷笑一聲道：「原來你們還是賈老二的靠山。」

史元道：「他是我們的總管，你剛才不是聽到了嗎？」

白衣人道：「那就唯你們是問。」

史元道：「你待怎的？」

白衣人道：「本公子要你們交出秋水寒來。」

史元道：「不交出來呢？」

白衣人昂首道：「死！」

胡老四、余老六同聲喝道：「你敢對咱們公子這樣說話？」刷刷兩聲，各自從腰間拔出刀來。

（未完・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魔域赤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怪雖然被林祖聰將他從絕谷救上來，又怕林祖聰不肯送他到陝西找朋友，便先將凌英英穴道封閉，要脅他們二人僱馬車上路，因爲旅程無盤川，老怪向華山派的人刼取衣物銀両，被華山派弟子追趕，在麵店打走了第一撥來的林湛，來到酒寮又被康文丹帶領第二撥的華山弟子攔截，老怪並沒有將他們殺傷，康文丹乃是華山派掌門人的師弟，武藝高强，亦不是老怪敵手，全被制服點了穴道，三人才從容離去，到達潼關，再到陝縣，因天寒下雪，老怪發善心傳授絕招給林祖聰，作爲答謝他的照顧。此時華山派掌門賴英揚趕到，雙方開始搏鬥……

成爲目的物　轉入老僧手

「砰」的一聲，林祖聰只是心忿他們殘忍，連一匹馬兒也不放過，決沒有殺人之心，只欲發洩一下，不料這一脚用力極大，那名被踢中的華山弟子，胸骨折斷，登時一命嗚呼！

那姓朱的弟子叫道：「小惡魔殺人，不可放過他！大家上！」他嘴上叫得响，自己却趦趄不前。

凌英英趁對方慌亂之際，也刺倒一個對手，賴英揚喝道：「都過去，將那兩個小魔殺了！」

站在一旁監視的華山弟子也衝了過去，老怪哈哈笑道：「小林，眞是孺子可教也！老子說過，只要你有信心，天下間已沒多少個人能將你打倒！你不打倒他們，你便不能再見到你師父和師妹了！」

這句話收效極大，林祖聰叫道：「你們快閃開，要不我乂要殺人啦！」

姓朱的道：「不用怕他，這是色厲內荏，上呀！」

林祖聰輕聲問道：「娘……凌姑娘，咱們怎辦？」

凌英英道：「咱們先突圍再說！」她知道今日彷如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因此劍法展盡所能，可惜她一來功力淺，二來經驗不豐，以一敵一尚能抵擋，如今可有點招架不住了，幸虧林祖聰不斷替他解圍，但形勢依然十分惡劣！

凌英英嗔道：「你只守不攻，還說要助我回家？像這樣，今夜咱們都要死在這林子裏！」

林祖聰乂大叫一聲，忽然一拳搗出，這一拳毫無變化，但勝在力猛勢快，深得海山關拳法精髓，只聽「砰」的一聲，拳頭擊在一個華山弟子的脅下，肋骨斷了三根！

他一拳得手，信心大增，更有點豁出去的味道，索性拋下長劍，在人叢中施展學自諸人的拳脚功夫，居然乂讓他踢翻兩個，形勢才稍安定下來。

劉延武的劍法不比康文丹好，但勝在沉穩，老怪好整以暇，待他一套華山劍法使了一半，才覷準機會進攻，華山劍法的變化，他已了然于胸，每能制敵于先！

劉延武一柄名劍漸漸招架不住，但賴英揚依然站在旁邊觀戰，並不下場，他要多點了解老怪武功的變化，以免貿貿然下場，討不到便宜，可是他越看越驚，因爲老怪的招式怪異，前所未見，而且怪招層出不絕，令人眼花繚亂！

老怪一直不下殺手，便是怕賴英揚與劉延武聯手，屆時他便沒有必勝的把握了，所以他在等候機會，希望一擊即中！

眨眼間乂過了二十多招，老怪故意賣了個破綻，劉延武求勝心切，倏地一劍刺出，這一劍勢疾同閃電！

老怪上身向後一仰，堪堪避過長劍！劉延武心頭狂喜，暗道：「你這不是求死？」當下飛起一脚，向老怪的下腹蹴去！

老怪正要他如此，他的脚一頓，身子倒飛，劉延武喝道：「那裏逃！」抱劍奔前！他去勢好像比老怪還快，一個起落便追及，長劍餘勢未盡，當胸刺出！

好個老怪，只見他左袖翻上，向長劍纏去，同時向上一提，長劍登時揚起，老怪右脚一用力，身子反向對方射去！

雙方身子一下子便湊上，說時遲，那時快，老怪的左脚已及時踢出！

「蓬！」由於速度太快，劉延武來不及閃避，胸膛被踢個正着，身子如皮球般飛起，人未落地，已凌空噴出一股血箭！

賴英揚暗叫一聲不妙，飛身接住劉延武，伸手一撫，劉延武胸骨盡斷，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他心頭沉重，將劉延武拋在地上，老怪刹那間已至其身前！

這些事寫來雖慢，但實則疾如流星曳空！快得賴英揚來不及提醒師弟！

「賴掌門，如今輪到你了！」

賴英揚心頭突突亂跳，知道今日遇到平生最强的對手，不發一言，霍地將劍抽握手上，老怪笑嘻嘻地道：「你害怕麼？唉，這也怪不了你，華山派可能自今之後，一蹶不振！不過只要你尊老子爲王，拜在我門下，老子依然讓你做華山派的掌門，日後有事，老子也會替你出頭！」

賴英揚怒哼一聲，長劍緩緩刺出，劍花泛起幾朵碗口般大的劍花，如毒蛇吐信，吞吐不定！這一劍足能證明他這個掌門人是具眞材實料的，武學造詣在其衆師弟之上！

老怪心頭一沉，凝神屏息，雙眼死瞪着賴英揚的劍！

賴英揚見他一副泰山崩于前，面色不變的神態，更加不敢妄動！長劍刺出，便緩緩縮回，然後再刺出，緊張得像拉緊了的弓弦！

老怪依然挺立在雪地上，看似閒散，其實他並不比賴英揚輕鬆多少！

就在此刻，一陣北風吹進林裏，逐漸衰弱的爐火，倏地熄滅！黎明前的一刻，最爲黑暗，林內一片漆黑，伸手見不到五指！

賴英揚心頭一跳，長劍猝然刺出，北風掩盡了長劍破空之聲，這一劍，比蛇還毒！

可是老怪乂豈是省油燈？賴英揚劍剛一動，他身子已暴退，他退，賴英揚再進！三退三進之下，老怪已退至華山弟子身後，就這此刻，賴英揚亦已追及，長劍分心便刺！

老怪左袖如蛇兒一般，向後一捲，肩頭一聳，一個華山弟子已被拉了過來！賴英揚那一劍，恰好刺進其心房！一道慘叫聲，劃破了黑暗。

老怪哈哈笑道：「賴第四，你刺不到老子，便拿門下弟子洩恨，好得很啊！」

賴英揚雙眼盡赤，大喝一聲，長劍如狂風暴雨般向老怪攻去！

老怪在華山弟子叢中跳躍，華山弟子驚呼聲此起彼落，華山弟子紛紛走避，閃不開的，都讓老怪打死打傷！

賴英揚怒道：「惡魔！你有種的便跟賴某正面交鋒！」

老怪道：「老子既是惡魔，乂何必計較這許多！」

可是眨眼間，華山弟子已星散，賴英揚長劍立即纏住老怪，老怪只好跟賴英揚正面交鋒。

兩人在黑暗中交鋒，但憑聽覺和感覺，在此情況下，賴英揚手中有兵器，自然大佔便宜，因此與老怪打個平手！

霎時間，兩人已鬥了數十個回合，在場之人，大都屛息靜觀其變，根本看不清兩人如何打鬥，華山弟子只能從賴英揚的劍風中得悉，他們掌門尚未被殺，只有林祖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黎明前一刻，雖然黑暗，但亦短暫，過了一陣，天際便露出魚肚白，衆人才逐漸看到兩團模糊人影。

老怪已能瞧出賴英揚的劍法，精神大振，長嘯一聲，加緊攻勢，他有把握在百招之內，擊殺賴英揚，但就在此刻，遠處

忽然又傳來一陣「嘶嘶」的脚步聲，那是鞋履踩雪而發出的！

賴英揚與老怪因爲不知來者是友是敵，同時加快速度，老怪的一對袖子更是舞得風雨不透！

忽然樹後轉出幾位人來，單看這些人的氣度，便知是高手！

賴英揚目光一瞥，喜道：「杜堡主，你來得正好，快助小弟一臂之力，殺了這惡魔！」

老怪趁他說話分神之際，左袖過處，在他腰上抽了一記！賴英揚忍痛舞劍，護住全身而退！

老怪尖嘯一聲：「留下命才走！」

猛見一道黑影飛至，一條鋼鞭，攔腰向老怪掃去！老怪雙步一錯，已然閃開，喝聲道：「來者何人？竟敢破壞老子的好事！」

「老夫杜鐵心！」

老怪冷冷地叱喝道：「無名小卒，讓開！」

杜鐵心年紀已逾花甲，但他鬢髮濃黑，一匹短髯，似鋼針一般，看來十分威武，喝道：「老夫是無名小卒，難道你又是什麼高人不成？」

老怪傲然道：「老夫二十年前縱橫江湖的時候，你在那裏？」

「二十年前，老夫已是河北鐵堡堡主了！」

「鐵堡？嗯，老夫似乎有過耳聞，也不是什麼龍潭虎穴！姓杜的，你讓開，老子跟賴英揚尚未分勝負！」老怪邊說邊打量林內的人，暗吃一驚，道：「貴友是誰？何不替老子介紹一下？」

賴英揚冷咳一聲：「老怪，你今日是死無葬身之地了！這位是『雙槍震兩湖』高白雲高大俠！」他指一指一位身穿白袍，面目英俊的壯漢。

白袍客旁邊一位手持鐵拐的老漢道：「在下是李春河！」

賴英揚抱拳道：「原來是『鐵拐李』李大俠，久仰久仰！」

在杜鐵心背後的是鐵堡副堡主解天翼，另外還有一個叫江陽的青年，瞧他眼神充足，也知非弱者。

老怪心頭一驚，却不形于色，哈哈笑道：「來而不往非禮也！老子姓萬，雙名高樓！」

此言一出，衆人皆是一愕，杜鐵心年紀較大，見聞較廣，沉聲問道：「那位萬高樓？」

「武林之中，除了老子之外，還有那一位叫萬高樓的？」

李春河失聲道：「可是昔日被稱爲『高樓萬里心，長劍一杯酒』的萬高樓？」

老怪狂笑：「想不到老子銷聲匿跡了二十年，至今尚有人記得老子！」

林祖聰與凌英英雖然此刻知道老怪的姓名，但如聽一個陌生人的名字，毫無感覺，但杜鐵心等人則都臉色大變！

須知「高樓萬里心」的萬高樓和「長劍一杯酒」的酒長劍，二十年前被武林中一致公認最有才氣的黑道高手！這兩人除了心狠手辣，武功卓越之外，而且博學多才，跟一些黑道人物，有頗多不同之處，唯是此兩人素來獨來獨往，不與其他同類勾結，否則難免攪得武林風雨飄零！

當下杜鐵心忽然長嘯了一聲，說道：「可惜閣下如今雙臂已殘，已無往昔之威風！」

萬高樓冷哼一聲：「你們可有酒長劍和龐金城的消息否？」

李春河道：「有也不會告訴你！」他踏前一步，跟杜鐵心並肩而立，解天翼則站在旁邊，與杜鐵心成犄角之勢。

賴英揚道：「高兄，江少俠，那一男一女是小惡魔，也不能放過！」

「賴掌門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只見另一端又轉出幾個人來。

凌英英忽然歡叫一聲：「爹！女兒找得你好苦！」原來這撥人竟是凌天鳳父子師徒，他們在玉泉洞找不到「神鼎眞經」，仍然不甘心，在灃關附近徘徊，打聽消息。

凌天鳳跟杜鐵心頗有交情，而杜鐵心跟華山劉延武是表親，當康文丹等人返回華山之後，賴英揚見華山顏面一再受損，便用飛鴿傳書通知杜鐵心，請他去關內攔截。

凌天鳳恰到鐵堡作客，聞愛女未死，受老魔挾持，便與杜鐵心趕來。賴英揚星夜率徒跟踪，終於讓他們掇上萬高樓，由於他們沿途留下暗記，是故杜鐵心等人亦恰趕到。

他們分兩組進林搜索，凌天鳳是聽到杜鐵心剛才的嘯聲，才匆忙率兒子和徒弟趕過來，當下凌天鳳見到愛女無恙，說不出的高興。道：「英兒，你沒事吧！」

凌英英連忙跑過去，投進父親懷中，恍如再世爲人，嗚咽道：「爹，你爲何拋下女兒不理？」

凌天鳳乾咳一聲：「爹不是不理妳，只是……咳咳，咱們等下再說！」

凌天鳳身後閃出一個白袍青年來，唱喏道：「凌姑娘你好！凌大俠這些月來，不時繫念您，姑娘可別錯怪他老人家！」原來此人便是許昌府台大人的二公子溫劍南！

凌英英一見到他，只覺芳心鹿撞，粉臉倏地飛上兩朵紅暈，掙離父親懷中，襝衽一禮，道：「溫公子好！」

凌天鳳道：「有話回去再說！」他跟華山派不但沒有交情，而且在玉泉洞裏也發生過衝突，當下又道：「賴掌門明知小女，還不放過她，到底是何居心？」

賴英揚不知道凌天鳳跟杜鐵心一道來，當下頗爲尷尬，奈何話已說出口，收不回來，只好硬着頭皮道：「凌大俠也許不知道，令嬡兩番殺傷華山弟子，何況她已委身這小惡魔，中途變節也非奇事！風聞凌大俠素以俠義爲重，當能給咱們一個明確的交代！」

凌天鳳臉色一變，道：「賴掌門可不能含血噴人！」

賴英揚不由也怒道：「有關令嬡的行爲，敝派弟子都有目擊，凌大俠若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問問他們！」

姓朱的華山弟子道：「不錯，凌大俠令嬡的行爲眞不敢恭維，她連咱們師兄的陰囊也踢破了，雖經搶救，還不知生死，即使能活下來，今生已近不得女色了！」

一個姑娘家踢男人的下陰，比男人對

女人使「葉底偸桃」更令武人側目，當下凌天鳳老臉驟變，道：「小女縱有此行爲，也必是華山派弟子有該挨之處！」

朱信道：「照凌大俠之言，是認爲敝師兄調戲令嬡？」

凌天鳳怒不可遏，喝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以此語氣，跟老夫說話！」

杜鐵心忙道：「表弟、凌兄，大家一定有什麼誤會，先辦了正事，以後再慢慢研究，方是上策！」

萬高樓哈哈笑道：「老子可以證明，賴第四雖然死要臉子，但他剛才所說的可是眞的！」

凌天鳳冷笑一聲：「小女受你挾持，老夫還未跟你算帳呢，你還敢開腔！」

萬高樓雙眼閃過一絲殺機，怒哼一聲：「老子幾時挾持過令嬡，是她自願跟着她丈夫的，她丈夫又願意跟着老子……哈，這叫做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吧！」

凌英英一張臉比夕陽還紅，目光又瞥及溫劍南望着自己，更是慌亂，脫口道：「他胡謅！」

萬高樓怪笑一聲：「凌姑娘，老子胡謅？嘿嘿，當日你跟隨林祖聰結爲夫婦，還是老子做證婚人的！而且這一路上你們同棲共宿，那一晚不是睡在一張床上的？難道這些也是老子胡謅的？」

凌英英急道：「但咱們可是淸白的！不信你可問林大哥！」

「林大哥，叫得可親熱啊！」萬高樓又一陣怪笑：「誰知道孤男寡女，乾柴烈火，半夜裏會做出什麼事來！」

「我……我可是被你所迫的！」

「嘿嘿，你若是三貞九烈的女子，又怎肯跟他交拜天地？又當着天地發下重誓，甘願嫁給林祖聰爲妻？」

凌英英羞憤難當，淸淚掛腮，哭罵道：「你，你不會說幾句話麼？」

衆人都不知道她這句話是對誰說的，但林祖聰却開腔了：「凌……凌姑娘是淸白的，我……跟她並無苟且的行爲……」

朱信又道：「咱們親耳聽見這小惡魔叫她老婆娘子，他老婆叫他相公的！」

凌天鳳喝道：「你敢再胡說八道，老夫便殺了你！」

賴英揚道：「華山派弟子自有本派師長約束，不敢勞煩外人代勞！」

朱信有掌門師伯撐腰，胆子大了，又道：「姓凌的，你兇什麼？你女兒跟人家拜了天地，又同棲共宿，還不是夫婦？就算沒有夫婦之實，也有夫婦之名！你要惱的，大可以向你乖女婿和證婚人發火！」

他哈哈笑道：「就怕你不敢！」

凌天鳳大喝一聲道：「賴掌門不約束門下弟子，老夫只好越組代庖了！」言畢仗劍向朱信飛去！

朱信十分機靈，見凌天鳳一動，早一溜脚躲在賴英揚身後。賴英揚冷冷地道：「凌大俠在中原雖有名頭，但華山派也不是低三下四！況且，剛才賴某已把話說淸楚了！」

杜鐵心左右爲難，只好跺足道：「兩位還生這種閑氣作甚？還是先將這兩個惡魔擒下吧！」

凌英英道：「杜伯伯，林……祖聰是個好人，他是被迫的……」

凌天鳳怒道：「住口！老夫第一個要殺的便是他！」言畢首先仗劍向林祖聰飛去！

林祖聰早將生命豁出去了，道：「凌天鳳，你滿口仁義道德，其實是奸滑小人，爲了一本『神鼎眞經』，把好些無辜的人全殺了，還配稱什麼大俠？」

凌天鳳冷冷地道：「老夫殺的是七星寨那些狗賊，爲民除害，有何不對！」他一句話說畢，已刺出四劍！

林祖聰一味閃避，沒法還手，更沒法說話，溫劍南忽然仗劍過來，道：「凌世伯，殺鷄焉須用牛刀？這小子便交給小侄吧！」他不待凌天鳳答應，抽劍便刺，出招比凌天鳳更見辛辣，生似跟林祖聰有殺父之仇般！

「這小子呷醋！唉，也眞難爲了凌姑娘，自古以來，一女豈能事兩夫？」萬高樓一邊迎戰杜鐵心、解天翼和李春河，一邊還不忘出言譏諷，凌天鳳顧念面子身份，只好收劍。

凌天鳳老謀深算，站在一旁觀戰，暗中留意萬高樓的武功路數，他老謀深算，在沒有把握之前，不敢貿貿然出手。

萬高樓未動手，便暗打主意，若在以前他四肢健全，還不怎害怕，如今可不同以前，力敵不能，只好智取了。偏偏鐵堡副堡主「鐵牌手」解天翼，武功雖不放在他眼中，但他那塊鐵牌揮動起來，威力極大，萬高樓一對袖子的攻勢，十成中倒有七八成讓他接去，是故立即陷於下風，假如凌天鳳再加入戰團，更是有死無生！

剛才林祖聰的一句話提醒了他，當下忽然道：「凌天鳳，你將『神鼎眞經』藏在何處？」

凌天鳳心頭一驚，忙喝道：「諸位千萬莫聽他胡說八道！」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他一下子便窺破萬高樓的用意，立即出口提醒大家，可是越是這樣，越啓人生疑！

高白雲轉頭問道：「請問凌大俠是在何處得到眞經的？」

凌英武道：「高大俠千萬不要中他挑撥離間之計！」

「凌天鳳啊凌天鳳，老子一向自詡深沉，但比起你來，仍差一截！」萬高樓道：「假如你一直深居簡出，人家必定會懷疑你，你却故意四處跑動，嘿嘿，過得一年半載再回家苦練，自然不會有人再懷疑你！」

凌天鳳怒極反笑：「凌某在何處得到眞經的？」

「你比老夫淸楚！」

凌天鳳抽劍欲前，高白雲忽爾問道：「凌大俠令二公子，爲何不跟着來？」

「犬子因爲脚傷未癒，所以先回家去了！」

「希望他身上只帶的是銀子，沒帶別的？」

凌天鳳怒道：「高大俠此話何意？」

賴英揚嘿嘿笑道：「凌大俠素來以俠義見稱，爲何捨不得將眞經借與咱們瞧一瞧？」

「你們都中了老魔的計了！」

萬高樓道：「你不來找老子，老子也要找你哩，至於他得到眞經的情況，最好

問問林祖聰！」

自從溫劍南向林祖聰動手，凌英英心中便十分爲難，林祖聰對她有大恩，她實在不忍見他傷在溫劍南手下；奈何溫劍南是其心目中的理想丈夫，又怕開腔替林祖聰求情，要引起溫劍南的思疑！

她看了一陣，見林祖聰雖然笨手笨脚，但溫劍南要收拾他，急切間也辦不到，才稍稍放心。不過溫劍南到底有幾分眞實本領，林祖聰內功雖强，奈何其他方面的功夫，實在不濟，因此多番受制於人。

萬高樓的話一落，江陽立即持棒跑了過來，道：「姓溫的，你用兵器對付一個空拳赤手的，羞也不羞？」

凌英武急忙仗劍攔住江陽，道：「江兄千萬莫中萬高樓的詭計！」

江陽冷笑一聲：「難道要中你們的詭計，你才能稱心如意？你如果不是作賊心虛的，又何須攔住我？」

凌天鳳的次徒岑原叫道：「大師兄，不必跟他廢話，先攔住他再說，待小弟去助溫兄一臂之力，早早解決這小惡魔！」

凌英英忙說道：「二師兄，林祖聰對小妹有恩，而且多番救我，千萬不要爲難他！」

岑原沉吟着道：「依師妹之見又該如何？」

「林祖聰心地好，人又淳樸，最好放他離開！」

溫劍南聽後，妒火中燒，道：「豈有這般便宜的事！」他攻勢更急，眨眼間，劍又已在林祖聰肩上劃了一道血槽。「嘿嘿，少爺只道你武功如何了得，原來這般膿包，也不知凌姑娘看上你什麼？」

林祖聰趁他說話分神，長拳直搗，將他迫退兩步，道：「根本沒有這回事！凌……她怎會看上我？」

「這樣說你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了，還是霸王硬上弓？」

凌英英羞忿地道：「溫公子，請你說話尊重一點！」

溫劍南是官宦子弟，娶妻求「淑女」，如今知道凌英英有這段穢史，早已心淡了，只是不甘心「失敗」在林祖聰手中，亟欲殺他洩恨，當下淡淡地道：「溫某只是以事論事！」

凌英英對他好生失望，閉口不言。溫劍南一邊揮劍，一邊仍忍不住譏道：「事實往往不容狡辯！」

言下之意是認定凌英英跟林祖聰確有苟且之事，所以才沒話好答，凌英英豈有聽不出之理，氣得一張俏臉都紅了。

岑原乾咳一聲道：「溫公子說話請三思！」

凌英武亦道：「溫公子，彼此只是朋友，凌家的事，自有家父處理，請勿多管閑事！」

溫劍南少爺脾氣一發，難以收拾，冷笑一聲：「原來你們父子是要我的！」

凌英武道：「誰要你？」

「嘿嘿，幸好溫家的媒人還未上凌家大門，得啦，少爺也不會要一隻破鞋！」

凌英英尖叫一聲：「林大哥，你替我打他！」

林祖聰有心無力，道：「姑娘，在下自身難保！」

「昨夜老怪不是教你絕招麼？」

一言驚醒夢中人，林祖聰一掌震開溫劍南的長劍，倏地凌空躍起，一脚望溫劍南面門踢去！

「你這是找死！」溫劍南微退一步，長劍廻削，反截林祖聰的小腿！

那知萬高樓這一招的確十分神妙，只見林祖聰左脚一沉一揚，脚尖踢在溫劍南手腕上，長劍脫手飛出，溫劍南暗叫一聲不妙，正想退後，不料林祖聰右脚已至，在他右上胸踢了一記！

只聽溫劍南怪叫一聲，倉惶而退，嘴角血漬殷然，一張面全變白了！

凌英英本來是激於一時之氣忿，才叫林祖聰打他，待見心上人受傷，心頭又不忍，替他拾起長劍，輕聲道：「溫……你受傷不重吧？」

溫劍南冷哼一聲，一手將她撥開，轉身便去，凌英英要追，却讓凌英武喝停，岑原道：「大師兄，這小子目中無人，何不乘機殺了他！」

凌天鳳喝道：「住口！讓他去！」

凌英英心情激動，揮着手中長劍，幾乎刺到林祖聰的鼻子。「誰叫你將他打傷的！」

林祖聰怔了一怔，道：「剛才不是你要我替你打他的麼？」

「我……我並沒有叫你將他打傷！」

林祖聰那知女兒家微妙的心情？生氣地道：「就算你不叫我，我爲了活命也要打他！」

岑原走了過去，道：「小子！你認命吧，上次在玉泉澗外讓你逃脫，今日不會舊事重演了！」他又招呼師弟樊愛弟過來。「跟這種人，不必講咱們江湖道義。」

凌英英跺足道：「二師兄，你……你忘記小妹剛才求你的事？」

林祖聰大聲道：「我林祖聰一條命賤得很！有本事的，隨你們拿去吧！」

岑原獰笑道：「小子，那你死後便不必到閻羅王那裏告狀了！」話音剛落，忽然窗邊傳來一道尖銳的慘叫聲，岑原等人都不由自主，轉頭望過去！

×　×　×

原來萬高樓跟杜鐵心三人鬥了一陣，憑着他豐富的經驗，看出「鐵拐李」李春河跟杜鐵心、解天翼，沒法取得默契，還時常阻擱了對方的施展，而解天翼最能配合杜鐵心的打法，經常替他接險招，不過杜鐵心又未能及時配合他的副手，大概他身爲堡主，平日頤指氣使慣，心中只有我，而無別人之故。

萬高樓站穩陣脚之後，便決定先解决解天翼，則其餘兩個便不足畏懼！只是旁邊尚有幾位高手，虎視眈眈，令人難以安枕！然後事至如今，也只能見步行步了！

萬高樓覰得眞切，閃開李春河的鐵拐，右袖向杜鐵心面門拂去！可不要小覰他這軟軟的一段袖管，若被他拂中，雙眼不盲，鼻骨也要裂！

杜鐵心因身旁有同伴，不能閃避，只好上身向後一仰，鋼鞭斜掃過來，萬高樓的左袖已捲至，恰好纏住鋼鞭！杜鐵心下身便完全暴露了。

解天翼大驚，急忙揮鐵牌過來，護住杜鐵心，如此一來，他自己也露出空門，

萬高樓長笑一聲，左袖一拽！杜鐵心虞不及此，橫移一步，跟解天翼撞在一起，急忙後退！

與此同時，李春河已暴喝一聲，揮拐擊下，直取萬高樓的頭顱！

萬高樓好像背後長了眼睛似的，身子及時射前，他腿上功夫的造詣，杜鐵心與解天翼望塵莫及，兩個起落已經追及，隨即凌空一脚蹬在解天翼的鐵牌上！

解天翼只覺一股大力湧過來，手臂抵擋不住，鐵牌倒撞回去，擊在胸膛和下頦上，只聽「卜」的一聲响，下頦骨已被撞碎，解天翼發出一聲悽厲的叫聲！

說時遲，那時快！李春河已抱拐衝至，但萬高樓已借那一蹬之力，身子冲天飛起，再一個沒頭觔斗翻下，已落在李春河身後！

李春河大吃一驚，鐵拐向後一掃，偏身要閃，但萬高樓不愧是有數的黑道高手，左袖過處，已在他後腦上掃了一記！

李春河只覺雙眼一黑，眼前全是星斗，雙脚一軟，暈死過去！

凌天鳳與賴英揚雙雙自旁持劍奔過去，萬高樓尖嘯一聲，身子如離弦之矢，向林祖聰身旁射去！

岑原和樊愛弟剛展開攻勢，忽見萬高樓如虎似狠衝至，都忙不迭退開，萬高樓左袖一掃，拂及樊愛弟的後腰，把他帶飛，向凌天鳳撞去！口中喝道：「傻小子，還不快跑！」

他左袖捲住林祖聰的腰，展開輕功，向林外掠去，林祖聰被他捲住腰，奔跑起來，事半功倍，眨眼間便衝出樹林！

此刻天已大亮，但路上仍沒有行人，萬高樓左脚雖然微跛，但奔跑起來，比雙腿正常的人還要快！他轉頭望了一下，道：「這邊走！」拉着林祖聰向山坡跑去！

凌天鳳、賴英揚等人率徒在後苦追，杜鐵心大聲叫道：「老魔，你今日跑不了的！地上積雪，任你跑得多快，都要留下痕跡！」

萬高樓笑道：「你們不向凌天鳳索取『神鼎眞經』，追老子作甚？」

凌天鳳忙道：「大家別聽他的，其實，如今只有林祖聰知道經的下落，說不定已被老怪取去！」

萬高樓說道：「老子若是得到眞經的，你不等練好眞經上的武功，才能重出江湖？」

凌天鳳道：「林祖聰知道，大家別放過他！說不定老魔迫他去取眞經！」

這句話像一與奮劑般，聽在杜鐵心、高白雲等人耳中，都是精神一振，拚命追前，立將距離拉近！

萬高樓回頭一望，忙道：「小子，你不會說兩句麼！」

林祖聰正想開腔，忽然大石後面飛起一道紅影，像一片紅雲般壓在他倆頭上！

萬高樓只顧奔逃，沒有細心觀察周圍，冷不防吃了一驚，他急忙抽出袖管，改向上揚！

猛覺一股罡風壓下，令人難以呼吸，知道來了勁敵，不敢大意，急忙退後。

紅雲落地，却是位大和尚，那和尚袖管一展，仍向萬高樓拂去，一股神風隨之湧出，萬高樓閃身，袖管一捲反擊！

不料大和尚此乃虛招，袖管一出，身子倒飛，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掌如山向林祖聰壓去！

林祖聰早給這出其不意的變化，震懾住了，直至此刻，才瞿然一醒，也不理三七二十一，雙掌齊出，迎向對方！

大和尚行動似鬼魅，只見他手腕一沉一翻，化掌爲爪，已抓住林祖聰的右手腕脈，喝聲起，挾着林祖聰向山坡奔去！

由大和尚躍出石後偷襲，一連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如行雲流水，疾似流星曳空，到林祖聰被制，不過眨眼工夫而已！

大和尚的行動落在賴英揚、凌天鳳等人眼中，驚異得心頭怦怦亂跳，不過脚底依然不曾稍遏，眨眼已經追近萬高凄！

萬高樓驚怒攻心，不及細思，立即提氣縱身，追那大和尚！

不料那大和尚的內功和輕功，竟然不在其下，幾個起落已至山坡，轉瞬間身影已被山擋住！待到萬高樓追上山峯，只見大和尚挾着林祖聰，躍上一匹紅褐色的駿馬，向山側飛去！

那馬兒一望便知是神駒，履險如夷，在凹凸不平的山地上奔馳，彷如在草原騁馳！

萬高樓眼看追不上，改變主意，向另一端馳去，首先得撇掉背後的追兵，然後再想辦法跟大和尚算帳！

賴英揚等人上了山，不見大和尚和萬高樓，都收住了脚，杜鐵心問道：「賴兄，凌兄咱們如今怎辦？還追不追？」

李春河早被救醒，他恨極萬高樓，聞言即道：「當然要追，不殺那老魔，老夫這口氣如何消得了？」

高白雲道：「還是追大和尚要緊，那小子在他手中哩！」

賴英揚冷笑一聲，道：「高大俠要找那小子，不外乎是爲了那本眞經，其實何須捨近圖遠？」

凌天鳳道：「賴掌門，你三番數次挑撥，欲制凌某于死地，到底是何居心！此處是關內，華山派不能鎭壓中原武林！」

「賴某可沒有這個意思！」賴英揚說道：「凌兄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怕惹禍上身？」

凌天鳳說道：「賴英揚，你一味說老夫得到『神鼎眞經』，莫非使的是嫁禍東吳之計，其實，眞經已被你們華山派取去了？」

杜鐵心道：「兩位何必在此窮嚷嚷？老夫相信兩位均未得到眞經？」

高白雲道：「杜堡主你又怎知道？」

凌英英插腔道：「姪女認爲根本沒有眞經，也不知是誰散播謠言，將武林攪得滿城風雨！而林祖聰除了因爲內功湊巧得到大進之外，其他武技，一無所知，不濟之至，他更不可能得到眞經！」

江陽道：「那小子傻頭傻腦的，也許他雖然沒得到，但却知道眞經的下落！」

凌天鳳說道：「數個月前，他便親口對老夫說過，他知道眞經藏在玉泉洞的某處！」

「爹，這些日子女兒都跟他在一起，難道他得到眞經，還能瞞得過女兒！」

「住口！」凌天鳳瞪了女兒一眼：「你們都看走眼了，這小子裝傻扮懵，其實

是大智若愚，老魔跟你在她身旁，他自然不會在這個時候去取出眞經。」

李春河大表贊同，道：「如此還是跟蹤那大和尚要緊，只怕他已走遠了！」

高白雲道：「這倒不怕，咱們跟着馬蹄印追蹤，必能找到他們！」於是衆人爲了那本「神鼎眞經」，連大年初一也忘記，風餐露宿，在荒山野嶺，跟蹤馬蹄印！

×　×　×

大和尚抱林祖聰躍上馬背，隨手封了他的暈穴，雙脚挾馬腹，那馬兒潑開四蹄急馳，人在馬上，如坐雲端，眨眼間便下了山。

大和尚縱眼一望，撥撥馬首，向剛才羣豪惡鬥萬高樓的那座樹林馳去！

到林中，大和尚拉停馬匹，輕輕對馬兒說了幾句令人難明的話，然後抱着林祖聰躍上大樹，那馬匹則繼續前進，由另一端出林而去。

大和尚抱着林祖聰踏枝而行，由這棵樹走到另一棵，越過三棵大樹，才藏身在一棵枝葉濃密的大樹上。

過了頓飯工夫，林外便傳來一陣雜沓之聲，又傳來杜鐵心的詫聲：「奇怪，他回來這樹林作甚？」

高白雲道：「何必在此瞎猜，快進去看看。」

李春河大聲道：「剛才大家都看到那和尚的武功，實在非同小可，值此時候，大家理該同舟共濟方是！」

杜鐵心接道：「李大俠說得有理，大家最好不要分散，以防賊人在林中偸襲，有事發嘯示警！」

說着羣豪便小心翼翼進林，起初還怕大和尚匿在樹後，準備偸襲，後來見馬蹄印穿林而出，便又放心追出去了！

大和尚在樹上看得清楚，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却帶着幾分不屑之色。他仍伏在樹上不動，過了一陣，那馬兒又從另一頭馳了進來，大和尚唿哨一聲，馬兒停在樹下，大和尚縱身躍下，原路退出樹林。

出樹林，大和尚縱目四望，不見有人，便拍馬向西北馳去，他一口氣馳了七八里路，不見背後有人追，這才拍開林祖聰的暈穴，改點痲穴。

林祖聰悠悠醒來，發現眼前景物全非，忍不住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大和尚道：「還在關內！」

林祖聰脖子不能轉動，續問道：「你是誰？要帶我去何處？」

大和尚低頭一笑，甚是慈祥。「貧僧佛號萬象，要帶你出關！」林祖聰忽覺他年紀看來並沒有自己所想像的大，可是他到底有多大的年紀，却又看不前來。

萬象見他傻兮兮的，又是一笑。「你在想甚麼？」

「大師傅，你爲什麼帶我出關，所爲何事？」

「屆時你自然知道！」

林祖聰覺得他說話似乎頗吃力，心頭不禁一動，脫口問道：「大師，你不是漢人？」

萬象不置可否，忽然又問道：「你認識一個叫魯巴圖的西域和尚麼？」

「認識，你跟他是師兄弟？」

萬象臉色微微一變，道：「他要稱貧僧一聲師叔，你在何處見到他？他如今又在何處？」

「去年夏天，我在終南山見到他，後來……便失散了，他如今在何處，在下也不知道！大師找他何事？」

萬象不再說話，繼續催馬前進，那馬兒流的汗也是紅色的，林祖聰十分奇怪，却不知此乃汗血寶馬，乃關外罕有之名種，萬中無一！

汗血寶馬不但跑得快，而且氣力悠長，一口氣馳了十多二十里，仍無疲乏之感，不過萬象却在午後歇息，餵林祖聰吃了點乾糧，再塞了一把雪到他口中。

休息了一陣，又再上路，雪早已溶了，而越往西行，地上的積雪便越少，馬兒跑來更見輕鬆。至日落後，已來至虢略鎭外，此處距離潼關，也不過百多里路而已，憑汗血寶馬的速度，次日上午便能出關，不過萬象却停下來休息。

他並不入鎭，却在鎭外的一座樹林過夜，萬象包袱裏只剩下兩個燒餅，他自己捧着來吃，只看得林祖聰腹鳴如雷！

萬象折了些樹枝，生了一堆火，再拍開林祖聰的痲穴，改封「足三里穴」，如此林祖聰雖然仍不能走動，但雙手却可活動。「你看着火，貧僧去去就來。」他雙肩一晃，經已消失了。

約摸過了頓飯工夫，萬象還不回來，林祖聰便有點奇怪，暗道：「那和尚看來和氣，他去那裏？莫非去替我買乾糧？」回心一想，又覺得可能性不大，他摸不到萬象的來意，便胡思亂想起來，又過半柱香，才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聲，却原來他回來了。

「想不到花了這許久的時間，跑了六里路，才打到一頭雪鷄！」萬象手臂一盪，將一隻雪鷄拋在林祖聰的面前。「貧僧吃素，你燒了自己吃吧！」他袍袖微展，一片樹葉射出去，葉梗射在林祖聰的下腹上！

林祖聰只覺下腹微微一痛，氣血便舒通了，活動了一下，已能走動，他彎腰撿起雪鷄，原來那雪鷄已經宰好洗淨，連毛也拔光，豐肉厚肌，足有二斤半重！

出家人不殺生，這和尚吃素，却宰鷄給他燒吃，頗悖常規，但林祖聰昨夜門了半夜，今日只吃了點乾糧，此刻已餓得雙眼發直，也不多問，撿起雪鷄，將牠穿在樹枝上，放在火上燒烤。

萬象席地而坐，久久不見動靜，林祖聰轉頭望了他一眼，見他已入定，如石像一般，一動不動，心中又生疑團：「這和尚可怪，難道他不怕我會逃跑？」

他心中打着主意，忘記轉動樹枝，把一邊雪鷄燒焦了，鷄油滴在火上，冒起靑烟，發出吱吱的聲音，萬象忽道：「小施主，鷄燒焦了！」

林祖聰吃了一驚，這才知道自己的一擧一動，全在萬象的監視底下，便專心烤雪鷄，眼看鷄肉已罩上一層金澄澄的皮，就快大功告成，林祖聰肚子更是咕咕作响，看得直嚥口水，却在這時候，遠處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

林祖聰轉頭望一望萬象，見他仍盤坐如舊，稍稍放了心，又聞有人道：「堂主，似乎有人在燒野味，咱們過去看看！」

有人接口道：「是燒鷄肉！嘿嘿！叫他分一些給咱們解解饞！」

林祖聰一聽，連忙離開篝火，撕下一條鷄腿，低頭就咬，却燙得嘴巴發疼，剛咀嚼了兩下，火光下便見到六七個乞丐走了過來。

爲首那乞丐身材魁梧，臉帶威嚴，五十上下的年紀，似曾相識，那些乞丐見林子裏只有一僧一俗，都是一怔。萬象依然閉起雙眼，似在運功調息，但那高大老丐却望着他。

背後一個二十餘歲的乞丐閃了出來，笑嘻嘻地道：「這少爺請了，咱們長途跋涉，又飢又渴，天寒地凍，衣衫單薄，可否請你施捨一些食物？」

林祖聰從未被人尊稱過少爺，聞言一愕，回心一想，此處再無別人，便問道：「你……問我麼？」

「是的，少爺你是個大善人！」那乞丐已走了過去。不斷聳着鼻子力嗅。「好香好香，若教我馬四吃上幾口，也不枉此生了！」

林祖聰道：「我也只有這隻鷄，今日至今才吃了兩個燒餅……」

馬四道：「大善人可憐可憐咱們吧，您還吃過兩個燒餅，咱們連一粒豆也沒有吃過！」

林祖聰撕下另一條鷄腿給馬四，馬四低頭就咬，其他乞丐也走過來，道：「大善人，你不能厚此薄彼，也分一點給咱們吧！」

林祖聰道：「你們人多，我再分給你們，我自己還吃什麼？」

「你已經吃了一條鷄腿和燒餅也該飽了！」

林祖聰說道：「這是雪鷄，你們在附近找找，也許你能獵到幾隻，便不用挨餓了！」

馬四道：「大善人，你送佛送到西，你把手上的給了咱們，您再去獵幾隻吧，好心有好報，也許會讓你獵到十隻八隻，豈不是大快朶頣？」

林祖聰想起師伯廖光遠數說丐帮弟子的行爲來，不由十分厭惡：「師伯果然說得不錯，丐帮弟子仗着丐帮的勢力和那塊金漆招牌，四處强行索食，丐帮弟子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了！」當下便說道：「在下看諸位都是四肢健全，身體强壯，爲何不去租塊田地，自吃其力，豈不勝過行乞多多？」

一個年紀較大的乞丐道：「小子，你竟然敢數說咱們丐帮？看你年紀小小，居然有這般大的野心，要咱們丐帮解體！」

其他乞丐亦七舌八嘴地罵起來：「操他奶奶的熊，這小子一定是那一位老魔的手下，才會希望咱們丐帮解體，先殺了他吧！」

林祖聰又是一怔，忙道：「我又沒犯過你們，爲何要殺我？」

「他奶奶的，你含沙射影，指桑罵槐，說什麼四肢不全，身體衰弱，還說沒犯咱們？你知道這樣辱罵我們丐帮，該當何罪麼？」

林祖聰忽然記起那老丐，便是當日率衆到師伯的四海鏢局尋衅的丐帮萬字堂堂主翟通典，於是叫道：「請翟堂主替晚輩主持公道！」

翟通典道：「老叫化都聽清楚了，你們不許亂動！」他大步走前，邊問道：「小伙子，你叫什麼名字？你師父是誰？」

林祖聰早知道他跟師門有仇，再說眞話，可就是歎子了，當下囁嚅地道：「我是個農夫……叫林早德！」

翟通典目光閃着懷疑之色，道：「農夫又怎會認識老叫化？」林祖聰可答不出來。

馬四說道：「堂主，這小子，一定是小惡魔，所以才敢騙咱們！敝帮向來除惡務盡，讓弟子先擒下他，讓你老人家發落吧！」

翟通典沉吟地道：「也罷，先不要傷他！」

馬四跳到林祖聰身前，林祖聰連退兩步，手中依然抓緊那隻燒鷄。馬四吡牙道：「小子，你連命也保不住，還顧得手上的烤鷄麼？」說着蹦前便是一拳！

林祖聰一跳跳開，馬四左脚一旋，施了一招「老樹盤根」，居然又讓林祖聰閃開，不由冷笑一聲：「好小子，原來你是眞人不露相哪！」

林祖聰紅着臉道：「你不住手，我……可也不客氣了！」

「不客氣又待怎地？」馬四一口氣攻了三招，都讓林祖聰閃開，可是此刻他已退到一棵大樹前，馬四喝聲道：「看你再退！」長拳直搗，打林祖聰的胸膛！這一拳要是打在尋常人身上，恐怕不死也得重傷！

林祖聰就算是泥人也有土氣，不再後退，左腿一蹬，踢在馬四的大腿上，馬四登時倒飛，跌在地上，他那一拳還差半寸才打得到！

翟通典臉色一變，低聲喊道：「濃包！小金、小石、你們兩個齊上，向這少俠討教一下！」

林祖聰急咬幾口鷄肉，小金與小石見他一招尅敵，收起輕敵之心，慢慢前進，林祖聰又咬了兩口鷄肉。

小金向小石招呼一聲，一齊搶前，林祖聰趁他們未曾合攏之前，一個箭步標前，在兩人的空隙中冲出！

他這一冲及而接近其他丐帮弟子，大出小金與小石的意料，大喝一聲，轉身過來，自後追擊，與此同時，又有兩個丐帮弟子攔住林祖聰，道：「相好的，你要跑去那裏？」

話音剛落，那兩個丐帮弟子忽然不能動彈，可是林祖聰那裏知道？情急之下，一人一脚，將其踢飛！

小金小石已然追及，揮棒急打，林祖聰來不及閃避，後背着了一棒，痛得他大叫一聲，忙不迭向萬象衝去，奇怪的是小金與小石竟然挺立着，不再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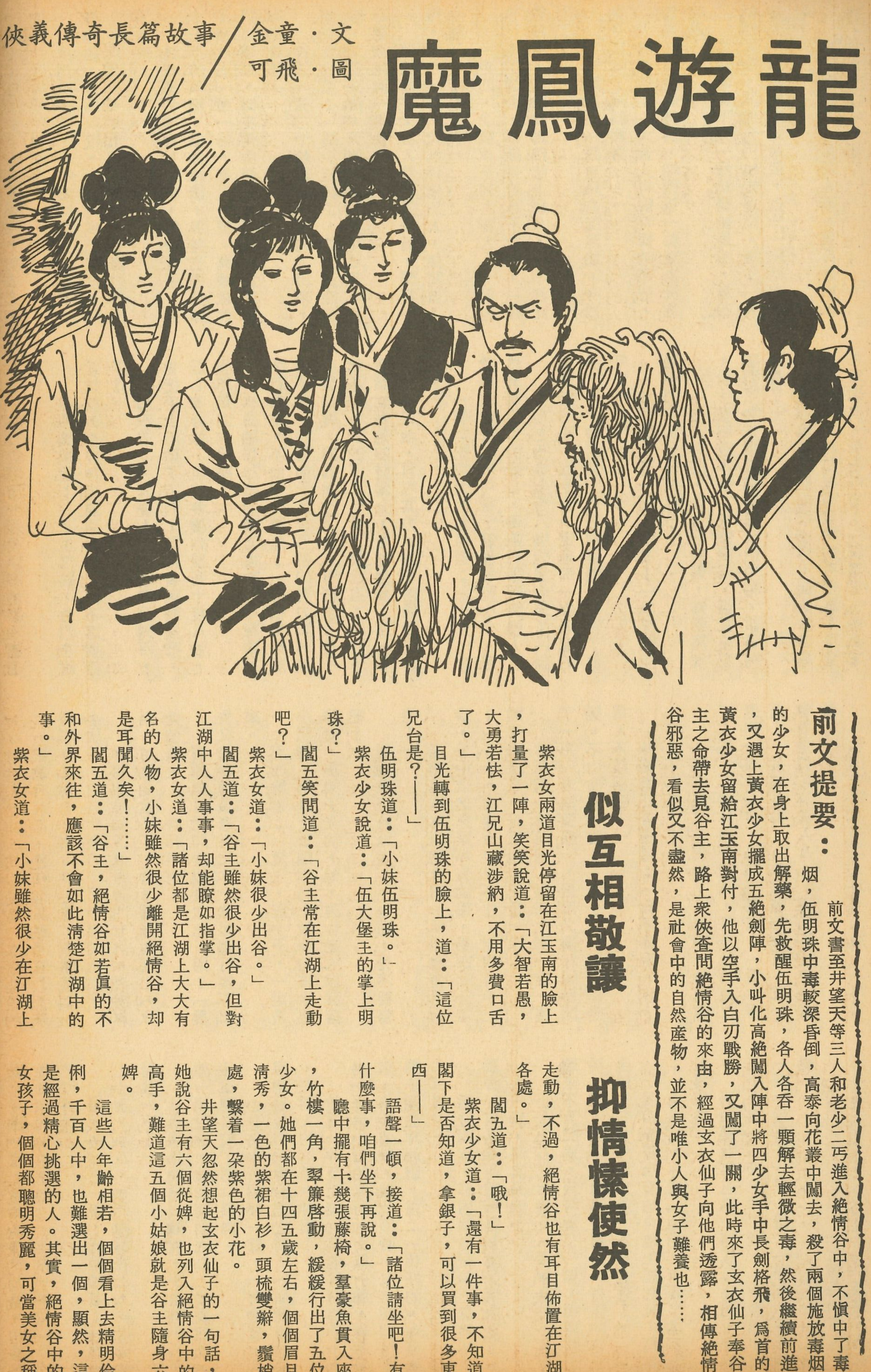
馬四哼哼哈哈地自地上爬起來，罵道：「直娘賊，你倆『挺屍』作甚？還不上前將他擒下！」

那知翟通典忽然一陣風般吹到，伸手在小金與小石身上拍了幾下，小金與小石「啊」地叫了一聲，道：「堂主，弟子無能……」

翟通典緩緩走前。「大師是出家人，何必插手管俗家人的事？」（未完・八）

龍遊鳳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井望天等三人和老少二丐進入絕情谷中，不愼中了毒烟，伍明珠中毒較深昏倒，高泰向花叢中闖去，殺了兩個施放毒烟的少女，在身上取出解藥，先救醒伍明珠，各人各吞一顆卧薇之毒，然後繼續前進，又遇上黃衣少女擺成五絕劍陣，小叫化高絕闖入陣中將四少女手中長劍格飛，爲首的黃衣少女留給江玉南對付，他以空手入白刃戰勝，又闖了一關，此時來了玄衣仙子奉谷主之命帶去見谷主，路上衆俠查問絕情谷的來由，經過玄衣仙子向他們透露，相傳絕情谷邪惡，看似又不盡然，是社會中的自然產物，並不是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

似互相敬讓　抑情愫使然

紫衣女兩道目光停留在江玉南的臉上，打量了一陣，笑笑說道：「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江兄山藏涉納，不用多費口舌了。」

目光轉到伍明珠的臉上，道：「這位兄台是？——」

伍明珠道：「小妹伍明珠。」

紫衣少女說道：「伍大堡主的掌上明珠？」

閻五笑問道：「谷主常在江湖上走動吧？」

紫衣女道：「小妹很少出谷。」

閻五道：「谷主雖然很少出谷，但對江湖中人人事事，却能瞭如指掌。」

紫衣女道：「諸位都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小妹雖然很少離開絕情谷，却是耳聞久矣！……」

閻五道：「谷主，絕情谷如若眞的不和外界來往，應該不會如此清楚汀湖中的事。」

紫衣女道：「小妹雖然很少在汀湖上走動，不過，絕情谷也有耳目佈置在汀湖各處。」

閻五道：「哦！」

紫衣少女道：「還有一件事，不知道閣下是否知道，拿銀子，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語聲一頓，接道：「諸位請坐吧！有什麼事，咱們坐下再說。」

聽中擺有十幾張藤椅，羣豪魚貫入座，竹樓一角，翠簾啓動，緩緩行出了五位少女。她們都在十四五歲左右，個個眉目清秀，一色的紫裙白衫，頭梳雙辮，鬢梢處，繫着一朶紫色的小花。

井望天忽然想起玄衣仙子的一句話，她說谷主有六個從婢，也列入絕情谷中的高手，難道這五個小姑娘就是谷主隨身六婢。

這些人年齡相若，個個看上去精明伶俐，千百人中，也難選出一個，顯然，這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人。其實，絕情谷中的女孩子，個個都聰明秀麗，可當美女之稱，毋怪盡管誤入絕情谷的人要被挖去雙目，還是有很多人不停地進入谷來。

心中念轉，全神貫注，打量那五個少女。

果然被他瞧出來，五個小姑娘，個個氣定神閒，精華內蘊，紫裙、白衫、辮梢處兩朶紫花，都表示了她們的身份。

五個紫裙白衫少女獻過香茗之後，又悄然退了出去。

紫衣女擧起茶杯，道：「諸位請喝口茶，小妹再向諸位領敎。」

她聲音甜柔，詞意婉轉，聽來十分動人。

喝了一口茶，閻五緩緩說道：「谷主，在下心中有幾點疑問，不知道可否動問一下？」

紫衣女說道：「請說，我請諸位到此晤面，就是想要諸位把聽到的疑問儘量說出來。」

閻五道：「凡是進入絕情谷的男人，都要被挖去雙目，是不是谷主的規定？」

紫衣女道：「沒有這樣冷酷，我們先有很多的警告，使他們停下來，除非是遇上了不可理喩，不聽從我們再三警告的人，他們闖入了一個完全是女孩子們住的山谷，諸位想一想，有什麼法子，能够使他們退出去，此後永不再來？」

閻五道：「這大概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了，這麼多美麗動人的女娃兒，誘惑力實在太大……」

紫衣女接道：「所以，我們只有採取嚴厲的手段，但我們實也不忍使一個好好的人，忽然被挖了雙目，我們事先明的、暗的，都有了很多的警告，使他們知難而退。」

伍明珠突然開了口道：「谷主，對於心有不軌的人，進入谷中禁地，莫說挖了兩隻眼睛，就是殺了他們也不爲過，但如是迷途誤入，或是避難犯禁的人，也一樣不留餘地，是不是可以多斟酌一下呢？」

紫衣女沉吟了一陣，才說道：「伍姑娘說得十分有理，困難的是眞假之間，很難分辨，他是否眞的是避難誤入，或是心懷異圖而來，咱們是很難在表面上分得明白……」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之言，當非無因而起吧？」

伍明珠道：「血淋淋的慘事，小妹也算是受害人之一。」

紫衣女說道：「姑娘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伍明珠說道：「受害的人，是我大哥，他誤入了絕情谷，被挖去雙目，不知如何又流落到棲鶴潭去，被人打成重傷，奄奄一息，被人送回了伍家堡，終因傷重而死。」

紫衣女沉吟了一陣，道：「伍姑娘，如若他眞是誤入絕情谷，被挖去雙目，小妹只能向姑娘說句對不住，我不能下令查問，也不能處罰那個動手的人。」

伍明珠道：「小妹只是順便提一提這件事，貴谷中這些規定，有些地方也應該修正一下了。」

紫衣女哦了一聲，道：「我們已經研究過很多次了，就算如此嚴厲，仍然有些地方，未能防微杜漸，如是我們再放寬尺度，找些理由來，可以使防守各處要道的花女們自作主張，絕情谷只怕會風波滔天，這一點恕難接受，伍姑娘還有別的賜敎麼？」

她淡妝素雅，應該是屬於性情溫婉的人，但談吐論事却是斬釘截鐵，不肯留人餘地。

伍明珠碰了一個釘子，心中又是悲苦，又是氣惱，一時間，只覺火氣上升，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貴谷中人，挖了我哥哥的雙目，那是挖的應該了？」

紫衣女道：「各人的立場不同，看事的角度也不相同，姑娘覺得不應該的事，咱們看起來，也許是應該的事。」

伍明珠道：「難道我是問錯了？」

紫衣女道：「沒有問錯，不過，姑娘問得太自私，兩年以來，被我們絕情谷毀去的眼睛，何止百對，但姑娘關心的，只是妳的哥哥。」

伍明珠道：「我不涉足江湖，也不道江湖中事，我看到的，只是哥哥的死亡，兄妹之情，肉血相連，我爲什麼不能關心他？」

紫衣女道：「姑娘既是如此用心，在下的答覆十分簡單，他犯了我們絕情谷的規戒，就必須受那個懲處。」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谷主此言差矣！」

紫衣女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絕情谷的規戒，也只能約束絕情谷中的人，只怕未必能够約束天下武林同道。」

紫衣女道：「這話不錯，絕情谷中的規戒，對別人是沒有約束的力量，但我們至少有保護我們立下規戒的責任。」

江玉南道：「有道理。」

紫衣女道：「如若江兄覺着小妹這些話有點道理，我對伍姑娘的答覆，至少沒有過份的地方。」

江玉南說道：「但伍姑娘問得也沒有錯，我們都還雙目完好，但却可以進入絕情谷。」

紫衣女臉色一變，道：「江兄之意，可是說，小妹不該以禮把諸位迎進了絕情谷？」

江玉南道：「那倒不是，在下只是覺得谷主詞鋒犀利，使得初入江湖的伍姑娘，有些招架不住罷了……」

話題一轉，道：「江某人此番進入貴谷，並非無因而來，谷主既肯寵召，還望賜予助力。」

紫衣女道：「江兄既是有爲而來，必是胸有成竹，小妹倒是請敎了。」

江玉南道：「貴谷在我們未來之前，還迎入了一批客人，是麼？」

紫衣女道：「是！」

江玉南道：「谷主可否賜告，那些人都是些什麼人？」

紫衣女道：「一品刀金長久，金劍銀衫客田榮，其餘的可有可無不說也罷。」

江玉南道：「這一批人，來貴谷不是純粹的作客吧？」

紫衣女道：「不是，他們說做谷取了他們苦心策劃數年之久，剛要到手的一條白鱔。」

江玉南道：「谷主怎樣回答他們？」

紫衣女道：「江兄，你是問案呢，還是逼供？」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也許是在下言語之間，確有不妥之處……」

話題一轉，道：「在下來此，也想向谷主討取一件東西。」

紫衣女道：「什麼東西？」

江玉南道：「一冊邪惡的刀訣。」

紫衣女道：「什麼刀訣？」

江玉南道：「陰陽刀訣，這東西曾在武林中揭起過一場風波。」

紫衣女道：「我聽人說過，不過，我們絕情谷沒有這個刀訣。」

江玉南道：「我看到了貴谷中子弟取去了這本刀訣。」

紫衣女道：「她叫什麼名字？」

江玉南道：「在下如能問出她叫什麼名字，相信，我就可以奪回刀訣，不必再來貴谷了。」

紫衣女道：「只因她是個女人，你就懷疑到我們絕情谷了？」

江玉南道：「那倒不敢，我看到了絕情谷中的標識。」

紫衣女道：「你說說看。」

江玉南仔細說出了刀訣失竊的經過。

紫衣女道：「江兄，第一，你應該捉住她，把她帶入絕情谷中來；第二，你應該記住她的相貌，但你說的太籠統。」

江玉南道：「在下只是請谷主查查罷了，老實說，在下也沒有希望谷主，能給在下一個很滿意的答覆。」

紫衣女道：「江兄是來碰運氣的？」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倒也不全如此。」

紫衣女道：「聽來還有後意，江兄可否明說？」

江玉南道：「其實，也沒有什麼，我是希望谷主查出那個人，勒令她交還陰陽刀訣，在下感激，貴谷也可以減少很多麻煩。」

紫衣女道：「我說過，絕情谷中人太多，江兄又無法指出那一個人取走了陰陽刀訣，所以，不容易查，何況，也可能別人冒名，清楚點說，江兄如是來碰運氣，一開始，江兄的運氣就不太好。」

江玉南道：「在下倒不這麼想，如是谷主不肯查個明白出來，在下只好自己查了。」

紫衣女笑一笑，道：「你自己查？」

江玉南道：「不錯，我要自己下手查了。」

紫衣女搖搖頭，道：「你怎麼一個查法？」

江玉南道：「很容易，離開絕情谷的人，都是在下查的對象。」

紫衣女說道：「那只怕有好幾十個人了。」

江玉南道：「不算太多，在下雖然無法說出她的形貌，但我相信，就憑匆匆一眼留下的印象，在下可以認出她的模樣來的。」

紫衣女道：「江兄，我絕情谷中好幾百人，難道你要一個一個的看？」

江玉南立卽道：「這就要妳谷主合作了。」

紫衣女道：「我可不可以拒絕你？」

江玉南道：「當然可以。」

紫衣女道：「沒有什麼不太愉快的後果吧？」

江玉南道：「谷主拒絕了，在下只好用我的辦法？至於我的辦法如何，那就不用谷主過問了。」

紫衣女道：「江兄，別忘了，你是在絕情谷中，如若你要在這裏爲所欲爲，只怕是不太方便。」

江玉南笑一笑，道：「到時候再說吧！也許在下用的手段，谷主很贊同呢。」

紫衣女道：「我絕不會贊同你的辦法，絕情谷中，也不許別人太過猖狂。」

江玉南道：「哦！」

紫衣女目光突然轉到了高泰的身上，接道：「高兄，這位姓江的朋友，可是你們一伙的？」

高泰笑一笑，還未來得及答話，江玉南已搶先說道：「不是。」

紫衣女道：「眞的不是？」

高泰道：「是……」

江玉南接道：「高兄，不用給兄弟幫手，咱們本來也不是一伙的。」

紫衣女道：「高兄，我如對付姓江的，你出不出手？」

高泰淡淡一笑，說道：「這個很難說了。」

江玉南道：「在下倒有一個辦法，高兄就不好意思出手了。」

紫衣女道：「哦！請教！」

江玉南道：「姑娘手段光明一些，咱們早先約定，高兄，就是想幫助我，也不好意思出手了。」

紫衣女臉色變了，她究竟不是久走江湖的人，冷冷地說道：「江玉南，你別忘了，你是在作客，我可立刻把你逐出絕情谷。」

井望天眼看兩人越說越僵，心中大爲着急，沉聲道：「江少俠，咱們來此作客，不要太傷和氣。」

江玉南道：「老前輩，咱們來此本有用心，早晚都得把話說清楚，谷主既在此處，大家理論起來，省事不少。」

紫衣女回顧玄衣仙子一眼，道：「蘇仙子，替我送客。」

霍然站起身子，轉向內室行去。

江玉南冷笑一聲道：「站住！」

紫衣女霍然回過身子，道：「你要幹什麼？」

江玉南道：「咱們既然來了，就不會輕易的退回去，既然見到了谷主，就應該把事情作個了斷。」

紫衣女道：「你，你……」

江玉南接道：「最簡便明確的法子，那就是咱們兩個人一決勝負……」

紫衣女接道：「挑戰？」

江玉南道：「就算是吧！題目由姑娘出，沒有任何限制，在下如是敗了，用不着姑娘送客，而是任憑處置。」

紫衣女道：「要是我敗了呢？」

江玉南道：「幫助我查出陰陽刀訣的下落。」

紫衣女搖搖頭道：「可惜我……」

江玉南接道：「你不能答應？」

紫衣女道：「是……」

江玉南道：「爲什麼？」

紫衣女道：「因爲我是谷主……」

江玉南接道：「但咱們不是絕情谷中人，我們不用守妳們的任何谷規。」

紫衣女道：「問題是我要守。」

江玉南道：「絕情谷主，就不能和人比試武功？——」

紫衣女接道：「能！但有兩個規矩，在和我動手之前，必須先過兩關。」

江玉南道：「請說。」

紫衣女道：「先勝了本谷中三位姥姥，兩位聖母，和一位副谷主，然後，我才能奉陪。」

江玉南道：「谷主算盤打得太如意，只可惜這些事很難辦到？」

紫衣女格格一笑，道：「眞是話不投機半句多，我本來想和諸位多聊聊，但現在，我看只好作罷了。」

江玉南道：「只怕已由不得谷主。」

紫衣女道：「江先生，沒有用的，別說蘇仙子在這裏，就算她不在此地，我還有幾個可用的丫頭，她們會出手，所以，閣下硬找我拚命的辦法，很難如願，你既然到了絕情谷中來，爲什麼你不肯守規矩呢？」

江玉南道：「話是不錯，但誰又知道三姥姥、二聖母、副谷主之後，還有多少花女劍手等我們，在下和谷主已經談得不太融洽，看樣子，已難免一場兵戎相見，有道是擒賊擒王，放着谷主在此，在下似是用不着多繞圈子。……」

神色突然間嚴肅起來，接說道：「谷主，最好能相信我的話，我出手的劍勢，極具威力，妳那些從婢，最好先別上來送死。」

紫衣女道：「她們有必須保護我的責任，必要時，她們還要代我一死。」

江玉南道：「我只是奉告幾句而已，谷主如若相信，她們的出手，對妳眞有帮助，那就只好由妳了。」

紫衣女年齡不大，但却有着過人的修養，原來站起欲走，突然又改變主意，坐了下來，笑道：「看來，你是決心和我動手一戰了？」

井望天心中明白，江玉南替伍明珠解窘，結果是愈鬧愈僵，話說太滿了，彼此都轉不過彎子，既然決心一戰，江玉南的辦法很好，如能一戰制服了絕情谷主，那就算是掌握了勝劵，否則，絕情谷中高手雲集，一陣一陣的打下去，很難打出一個結果來。

不論江玉南的內功如何精深，劍術造詣如何之高，也無法經受得起絕情谷高手綿連的搏殺、纏戰。

眼下的問題是閻五和高泰，兩個人是否支持江玉南這個決定。

如是高泰等同意，就目下處境而言，絕情谷主想擺脫，確不容易。

只聽江玉南冷厲的說道：「在下無意多在此地停留，也不想和貴谷主多所交往，咱們賭一場，在下取到陰陽刀訣，立刻離去。」

紫衣女道：「如是我敗了交不出陰陽刀訣呢？」

江玉南道：「老實說，到目前爲止，在下也不敢肯定陰陽刀訣就在貴谷之中，在下要求的只是谷主合作，眞心眞意的合作。」

這時，閻五和高泰靜靜的站在那裏，一語不發，其實，兩人心中，也都在暗暗思忖這江玉南的來路，也担心絕情谷主一旦答應了這件事，而江玉南又落敗在她的手中，事情就麻煩了，影響所及，只怕高泰和閻五也脫不了關係。

紫衣女道：「江玉南，絕情谷主中的規矩，我本來應該遵守，千金之軀，坐不垂堂，但聽你口氣，却好像贏定了我，要你先經過三姥、二聖，對你確是一種不公平的負担，她們五位，個個武功高強，經過了幾陣之後，你必然疲態橫生，我就是能勝你，也是勝之不武。」

江玉南道：「所以，姑娘想改變一下心意了？」

紫衣女道：「是！」

江玉南道：「那很好，姑娘究竟具一谷之主的風度。」

紫衣女道：「不用誇奬我，你準備和我比什麼？」

江玉南道：「這一點，强賓不壓主，請谷主自己決定。」

紫衣女說道：「咱們比三陣，二勝爲贏。」

江玉南道：「好！第一陣比什麼？」

紫衣女道：「拳掌。」

江玉南道：「第二陣呢」

紫衣女道：「輕功。」

江玉南哦了一聲，道：「第三陣是兵刄了？」

紫衣女道：「不！兵刄太兇險，我想第三陣，咱們各自施用一種奇技，由在場三人評判優劣。」

江玉南道：「這個，只怕難有一個定論。」

紫衣女道：「不妨事，我相信小花龍、和閻五，也相信這位井二堡主。」

江玉南道：「怎麼？貴谷不派公證人麼？」

紫衣女道：「如若敝谷中人出任公證人，那就絕對公證不了。」

江玉南道：「都是我們來的人，妳谷主難道就完全放心麼？」

紫衣女道：「敝谷中人，很少在外面走動，見識不多，行爲難免偏激，而且，對她們的谷主，絕對忠實，叫她作公證人，她們立刻出手和你拚命。」

江玉南道：「哦！難道她們不作證人，就不會拚命了？」

紫衣女道：「會！但如不讓她們知道，她們就沒法子了，我這個小小谷主，還有一點權威，沒有令諭宣召，她們還不敢擅入禁地。」

江玉南回顧了玄衣仙子一眼，道：「這位仙子？……」

紫衣女接道：「她是個能辨是非的人，不會擅越……」

語聲一頓，接道：「蘇仙子，我這些決定，希望不要說出去。」

玄衣仙子一欠身，恭應道：「屬下遵命。」

紫衣女道：「如不答應江玉南的挑戰，只怕他們會認爲我眞的怕了他。」

玄衣仙子回顧了江玉南一眼，欲言又止。

江玉南却笑一笑，道：「在下的想法，倒非如此，我不願陰陽刀訣流落江湖，使這種瘋狂的刀法，再一次爲武林帶來一場殺刦，所以，我需要以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取得這本刀訣。」

玄衣仙子冷冷說道：「江兄苦追不休，眞以爲我們拏了你陰陽刀訣，其實，如若是本谷中派人取得，决不會讓你瞧出內情。」

江玉南道：「我也想了這件事，因此，在下才請谷主相助。」

玄衣仙子道：「你不是請我們谷主相助，而是逼我們就範。」

江玉南道：「殊途同歸，在下第一目的，是要盡早查出陰陽刀訣的下落，唉！這件事對我個人而言，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必需要盡早完成，對整個江湖而言，也是一樁非常重大的刦難……」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接道：「諸位也許不知道，那陰陽刀訣上記述的刀法，是一種很容易練習的刀法，不用有人指點，稍爲聰明一些的人，只要有那本陰陽刀訣作藍本，只要用半年的時間，就可以學會那套刀法。」

閻五道：「陰陽刀法，六個月就可以學會麼?」

江玉南立刻道：「不錯，正因爲它惡毒，易學，所以，我必需要盡快把他追回來。」

閻五道：「老叫化沒有看過那陰陽刀訣，但我却看到過其中三招刀法，那决不是半年內可以學會的刀法。」

江玉南道：「在下决不是危言聳聽，老前輩只見過三招，那只是九九八十一招中的三招……」

閻五接着說道：「就以那三招而言，老叫化覺得沒有三兩年功夫，只怕很難學的得心應手，何況，共有九九八十一招之多。」

江玉南道：「那是因爲老前輩對陰陽刀訣知道的太少……」閻五臉色一變，似要發作，但却被高泰示意阻止。

江玉南似乎也發覺了自己話說的太重，笑一笑，道：「老前輩，這件事一言難盡，容晚輩再作詳細解釋。」

目光轉到紫衣女的身上，接道：「谷主，咱們怎麼樣開始?」

紫衣女道：「現在就開始，咱們到演武廳去。」

所謂演武廳，是用竹子搭成一個大棚，高約三丈，長五丈，橫寬三丈六，頗有規模。

但外來的生人，决無法由外面看出來這是一個龐大的廳堂。

原來，這裏的一切，都是利用自然建築而成，這個廣大的演武廳，也是利用天然生成的巨竹，關編而成，整個大廳，都全是竹子，竹枝加上藤蘿，編織成頂，在頂上又開了數十個天窗，光綫透入，照得大廳中很明亮。

這也許不算是什麼艱鉅的大工程，但却要靈巧的手法，和匠心設計，耐心工作，多方的合作。

這是一座別出心裁的房舍。

由外面看去，是一片蒼翠的竹林。

無人會想到翠竹掩遮下，竟是這樣一座廣大的廳房。

伍明珠留心觀察，發覺這絕情谷中的建築，都盡量利用自然，表面上紅花翠樹，都可能是住人的房子，絕情谷利用了自然，又不傷害自然。

四個綠衣少女，突然出現，奉上了香茗。

她們穿着綠色的衣服，和那綠竹的顏色完全一樣，不知她們是早已恭候在這兒呢?

還是悄然的行了進來。

紫衣女說話算話，除了玄衣仙子跟進來之外，連她的六個劍婢都未跟隨。

四個侍候客人的綠衣少女，搬過了七個木椅。

紫衣女笑一笑，道：「請坐吧!」

當先在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

江玉南四顧了一眼，道：「這地方很寬敞，谷主準備先比什麼?」

紫衣女道：「不吃一杯茶麼?」

江玉南道：「不用了，在下心急如焚，希望早些作一個決定。」

紫衣女道：「好吧!江兄既存此心，小妹恭敬不如從命了。」

站起身來，緩步行到場中，回頭對閻五等一抱拳，道：「閻前輩，小花龍，井二堡主，伍姑娘，蘇仙子，五位算是我們這一場比試的公證人，勝負之分，憑五位一言決定。」

江玉南道：「谷主如此安排，似乎是必有勝我的信心了?」

紫衣女道：「那倒不是，只是小妹覺着，他們幾位都是公正的人士。」

閻五說道：「谷主不怕咱們有所偏袒麼?」

紫衣女道：「我相信諸位不會。」

閻五道：「就憑谷主這句話，咱們就會公正論事，一絲不苟。」

紫衣女道：「小妹這裏先謝了，絕情谷中雖然有很多不爲世人諒解的戒律，但那是對付一些心存貪念的卑下小人，不是對付諸位君子。」

閻五目光轉到江玉南的身上，道：「小伙子，你聽着：咱們可以接受公證人的身份，但那必須是絕對公正，如若你覺得咱們一伙的，想要叫化子帮個忙，那就趁早另請高明。」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在下也希望諸位絕對公正。」

閻五道：「對，大丈夫胸懷磊落，可鑒日月，咱們可以帮你對付絕情谷，和他放手一拚，但如要作公證人，那就得鐵面無私。」

江玉南道：「晚輩不但希望諸位公正，而且，也不願把諸位引作奥援，一旦我敗在谷主手中，那就仰憑谷主處置。」

閻五道：「小伙子，有志氣，老叫化子最敬重這種人，不論你今日是勝是敗，是生是死，老叫化都交定了這個朋友。」

江玉南說道：「晚輩這裏謝過了。」

舉步行入場中。

紫衣女緊隨着也離開了座位，行入場中，緩緩說道：「江兄，咱們百招分勝負，過了百招，那就算平分秋色，出手不用留情。」

江玉南道：「强賓不壓主，谷主先請

吧!」

紫衣女道：「江兄是男子漢，大丈夫，小妹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突然揚手一掌，拍了過去。

她掌勢輕靈，不帶一點力道。

江玉南微微一笑，右手伸出，駢指如戟，點向了紫衣女的腕穴。

紫衣女扭腕收掌，左手却疾快的拍了出來。

這一掌迅快絕倫，倏忽之間，已到了江玉南的前胸。

江玉南右手一沉，立掌如刀，迅快的切了下去，逼得紫衣女又收回了掌勢。

兩人交手兩招，紫衣女動了雙手，江玉南只出了一掌。

紫衣女點點頭，道：「高明。」

再次攻了上來，雙掌並用，展開一輪快攻。

但見掌影縱橫，左七右八，連攻了一十五掌。

江玉南也動了雙掌，但他却完全是採的守勢，指點掌切，逼得紫衣女十五掌快攻，都在中途撤回。

紫衣女臉色一變，道：「江兄，看來，你眞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

江玉南道：「谷主的掌法也很凌厲，今日之戰，很難預料勝負，谷主也不用太謙虛了。」

站在一旁觀戰的人，更是看得驚服不已，他們看到了眞正的掌法，一種玄奇、快速的掌法。

也許是江玉南表現的精厲手法，激起了絕情谷主的好勝之心，只見她緩緩向後退了一步，慢慢舉起了雙手，道：「江兄，如是小妹的掌、指用出內勁，那算不算有違約定。」

江玉南道：「不算，只是彼此的掌足攻勢中，不挾暗器，不帶金鐵，都不算有違約定。」

紫衣女道：「有君一言，小妹就放胆施展了。」

忽然一側身，一掌平推，直襲前胸。

這一掌，來得一點也不玄奇，也看不出暗中藏有什麼變化。

但江玉南却顯出了無比的愼重，向後退了一步，才把右掌平舉在前胸之上。

一陣輕震中，雙掌接實。

兩個人同時向後退了一步。

江玉南劍眉微微一聳，說道：「溶金掌?」

紫衣女道：「江兄見笑。」

江玉南苦笑一笑，道：「好!姑娘再試一掌吧!」

紫衣女說道：「我倒忘了，江兄功力深厚，小妹只用五成勁力，如何能傷了江兄。」

閻五一皺眉頭，道：「谷主，老叫化有話說。」

紫衣女停下攻勢，道：「請吩咐。」

閻五道：「好像是這一陣，只比拳脚，姑娘用出溶金掌，似乎是有些不太妥當吧!」

紫衣女道：「我已經事先說明，而且，也取得了江兄的同意。」

閻五轉頭問道：「小伙子，你有什麼話說?」

江玉南道：「沒有，谷主確實事先說明了，只怪在下太大意罷了。」

閻五道：「你受傷沒有?」

江玉南道：「溶金掌威力强大，幸好谷主只用出五成力道，如是用足了力道，在下不死也得重傷。」

閻五一皺眉頭，道：「江少俠，老叫化是問你現在受傷沒有?」

江玉南道：「有!不過，不太重，在下還可以支撐過去。」

閻五道：「你如是受了傷，沒有再戰之能，咱們可以把這場比賽取消算了，如是你自己覺着還能打下去，那就繼續再戰吧。」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在下自信可以撐的下去。」

閻五道：「那就好!谷主，現在可以開始了。」

小花龍高泰低聲道：「老叫化，你看他是不是在勉强支撐?」

閻五道：「唉!很多江湖人，就吃虧在好强二字之上，明明不行了，却要硬撐下去，不過這種人立刻會現原形，咱們已盡了心，只好看下去了。」

紫衣女淡淡一笑，道：「江兄，別太逞强，這一陣，不算你敗，如是無法撐下去，你可以休息一下。」

江玉南說道：「不用了，姑娘請出手吧!」

紫衣女道：「這次，讓你先機。」

江玉南不再推辭，欺身而上，揮掌攻出。

一刹間，掌影漫天而起，立刻把紫衣女給圈入了一片掌影之中。

這才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搏鬥，雙方都使出了渾身解數。

雙方的攻守之勢太快，快得如同閃電一般，場外之人，已經無法計算出他們攻守間的招數。

幸好，搏鬥中的兩個人都還記得。

忽然間，人影乍分，江玉南退出了八尺，道：「谷主可數過咱們打了幾招?」

紫衣女說道：「九十九，或是一百招吧。」

江玉南道：「九十九招。」

紫衣女道：「江兄掌勢，有如繽紛落英，幸好小妹還勉强把它接了下來。」

江玉南說道：「這要看公證人的論斷了。」

閻五回顧了井望天一眼道：「井二堡主有何高論?」

井望天道：「江玉南佔盡優勢，如是到此罷手，分個勝負的話，應該是江玉南較勝一籌。」

閻五目光又轉到玄衣仙子的身上，道：「仙子的看法呢?」

玄衣仙子道：「一套掌法，可能在百招以上，勝敗定論，一定很明顯，以剛才搏鬥而言，江玉南只是施用一套掌法。沒有用完之前，可能綿密緊促，絲絲入扣，但它並沒有傷了敝谷主，等他這一套掌法用完，敝谷主，展開反擊的後果，那就很難預料了。」

高泰道：「我判江玉南勝。」

閻五道：「小叫化子，你怎麼說?」

玄衣仙子道：「何以見得?」

高泰道：「江玉南搶盡先機，攻出數十掌，貴谷主還擊不到二十招……」

玄衣仙子搖頭，接道：「這不能定勝負……」

紫衣女忽然臉色一變，接道：「蘇仙子，別再說了，由閻老前輩主判，勝負憑他一言。」

閻五端詳了紫衣女一陣，又望望江玉南，沉吟不語。

玄衣仙子道：「姓閻的，別忘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你要公正啊！」

閻五吁了一口氣，說道：「江玉南勝了。」

紫衣女點點頭，道：「賤妾遵從公證人的論斷。」

玄衣仙子道：「谷主，妳明明沒有落敗，爲什麼要讓他這一陣？」

紫衣女歎一口氣，道：「蘇仙子，公證人論斷，自有公證，不要再爭辯了。」

玄衣仙子道：「谷主，咱們的人太少了，下一陣比試時，咱們要多增三個公證人。」

伍明珠道：「仙子，貴谷主已經認輸了，妳爲什麼要爭執不息。」

紫衣女搖一搖頭，玄衣仙子不敢多啓齒。

江玉南道：「谷主承讓第一陣。」

紫衣女道：「江兄勝的應該，小妹敗的心服。」

江玉南道：「咱們定下三陣分勝負，還有兩陣未比，姑娘還有取勝的機會。」

紫衣女笑一笑，道：「只要我再敗了一陣，這第三陣就不用比試了。」

兩人交談口氣，委婉和睦，似乎都已經看淡了爭勝之心。

伍明珠心頭震動，忖道：莫非是絕情谷主看上了他，有意相讓不成？

但她是一谷之主，敗在江玉南的手中，豈不是要大失她的威望麼？

女人一旦動了心，那裏還會顧及到什麼谷主身份，一定是她有心相讓，語氣之間，已經流露了出來，一時之間，意念翻覆，紛至沓來，無法肯定。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

伍明珠本來是很聰明的人，但此刻，却連那絕情谷主是有意相讓，或是確非江玉南之敵，也是拏不準了。

心中暗暗焦急，回頭對井望天，道：「二叔，他們可是眞的全力搏鬥麼？」

井望天微微一怔，但立刻瞭解伍明珠的心意，點點頭，道：「兩人都高明，不到水落石出，很難判出勝負。」

伍明珠低聲道：「二叔，你說，這絕情谷主，會不會故意讓他？」

井望天暗暗歎息一聲，道：「那豈不是很好麼？如果絕情谷輸了，江少俠來此的心願，豈不是可以得償了麼？」

伍明珠道：「二叔，我……」

井望天低聲說道：「珠兒，有什麼話，咱們等一會兒再說吧，他們就快要開始了。」

閱歷豐富，洞澈世情的井望天，早已看出了伍明珠正自步入情網。

但江玉南是那深不可測的一個人，他表面上很斯文和氣，但內中却極高傲，只怕未必肯接受伍明珠這份情意。

井望天心中早已經自打了主意，要設法阻止這一件事。

這時，絕情谷主已經拱手笑道：「江兄，你說，第二陣咱們怎麼一個比法？」

井望天道：「第二陣好像是比輕功，是麼？」

紫衣女道：「對！比輕功。」

江玉南四顧了一眼，道：「如何一個比法，還要谷主吩咐了。」

紫衣女道：「就在這演武廳中一試，不知江兄的意下如何？」

江玉南道：「客隨主便。」

紫衣女吩咐女婢，在大廳之中牽了一條橫綫，笑道：「廳中不够高，也不够大，只好委屈江兄，就在這條綫上施展身手了。」

那是一根很細的綫，至多只可承受一兩斤的重量。

一個人，只要稍爲下手重些，碰一下，就可以使那根綫斷去。

江玉南望了那根綫一眼，道：「谷主，在條綫上，如何施展身手，在下倒還想不出來。」

紫衣女道：「我先施展，江兄照小妹的樣子施展出來，如是這根綫仍然不斷，那就算江兄勝了第二陣。」

江玉南道：「好！谷主請。」

紫衣女吸一口氣，突然飛身而起，整個身軀站在了橫綫之上。

她的輕功造詣，實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那麼細的一條綫，站了一個大人，也只不過微微彈動了一下。

紫衣女伸展了一下雙手，嬌軀突然由綫上向下滑落下來。

胸與綫平時，突然伸出了雙手，纖纖玉指，搭在了細綫之上。

就是一綫之力，穩住了她向下沉落的身體。

細綫微一彈動，紫衣女的食指扣在了一起，雙臂伸值，整個人又吊在了細綫之上。

一條細綫，繫住了一個數十斤重的身軀。

那個身軀開始擧動，只見她身子微微一沉，忽然又向上翻去。

借這微微的彈動之力，以細綫作軸心而上，但那是一根細綫，根本就無法維持住兩斤以上的重量。

這一份巧妙、絕佳的成就，只看得閻五和小花龍高泰，心中驚震不已。

兩個人自己盤算，就沒有這份能耐。

江玉南緩緩行進幾步，突然飛躍而起，右手平伸，五指向下，按在了那細綫之上。

整個身子，就借那一綫之力，懸空不動。

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右手微微加力，借細綫彈動之力，收向右手，飄落實地。

紫衣女笑了一笑，道：「好深厚的內功！」

回顧了閻五一眼，接道：「公證人請作論斷。」

閻五苦笑一下，道：「谷主，兩位的表現成就，都到體能極限的頂峯，我這個公證人，好難說那一個高明一些。」

玄衣仙子道：「敝谷主在那細索之上，翻轉十餘輪，但是那甩動之力，至少有數百斤，一條細綫，能够不斷，自然敝谷主的輕功較高一籌，這一陣，我們谷主勝了。」

閻五道：「兩位顯示的方法不同，但都證明了兩人輕功造詣的驚人成就，如果老夫請判，那是春蘭、秋菊，各極其美，實叫人難分高下。」

玄衣仙子道：「這說法不公平，敝谷主早經事先言明，要這位江少俠照我們谷主所爲表演一次，才算他勝，但他的表現方法，却是截然不同。」

江玉南道：「閻前輩，這一陣，在下輸了。」

紫衣女微微一笑，道：「我贊成閻前輩的論斷，這一陣秋色平分，咱們再比第三陣。」

閻五道：「好！這一陣就算是谷主勝了，兩位也要在第三陣上，才能分出一個勝敗。」

高泰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谷主、江兄，第三陣，是各表現一種絕技，以定優劣，每人的修爲不同，表現出方法，威力各異，這中間，就有很多的爭辯餘地了。」

紫衣女笑問道：「以你小花龍的意見呢？」

高泰道：「在下的意思，最好兩位能表現出同一類型的絕技，以便能使人一目瞭然，分出優劣。」

紫衣女沉吟了一陣，道：「江兄請先出手吧！」

江玉南立即道：「還是谷主先吧！在下如若自己無法達到谷主的境界，自會認輸。」

紫衣女道：「這本是我想說的話，想不到却叫你先說了。」

江玉南一抱拳，道：「谷主，不用推解，請吧！」

兩人經過了兩陣的比試之後，彼此之間，已經生出了一種互相敬佩之心。

這就是惺惺相惜。

紫衣女笑一笑，道：「好，小妹恭敬不如從命。」

緩步行入場中，道：「去！取兩塊大小相同，硬度如一的花崗石來。」

一個女婢應聲而去，片刻之後，取回來兩塊大小相同，鷄蛋大小的花崗石來！

紫衣女道：「交給公證人。」

閻五手摸兩塊花崗石，仔細的看了一陣，點點頭，道：「一樣質地。」

紫衣女取過一塊花崗石，伸出雪白、纖巧的左手。

然後，緩緩把右手合在左手之上。

左脚微微向前踏出半步，擺出了一個很美的姿勢，面泛微笑，絲毫不見着力的樣子。

不過一刻工夫，紫衣女又緩緩揚起右手，左手掌仍托着完好如初的花崗石，行近閻五，道：「請公證人檢視。」

閻五小心翼翼的伸手取過花崗石，托在手心之上，道：「這塊石頭上熱力尤存，姑娘動過手脚了？」

紫衣女道：「我用溶金掌，在上面作了一點工夫，公證人何不仔細的瞧瞧。」

閻五道：「好！」

右手大指、食指，揑起了花崗石。

兩個指頭，用的力量稍爲大了一些，一塊堅硬無比的花崗石，忽然間化作了一片碎粉，跌落在實地之上。

這是演武廳，所以，地上鋪着紅磚。

只見落在地上的東西，細如麵粉。

閻五伏下身子，伸手一撥，攤成一片，連一個小碎塊也沒有，碎得非常均勻。

閻五點點頭，說道：「好掌力，看來溶金掌，眞的可以溶金了。」

紫衣女道：「雕蟲小技，不值識者一哂。」

閻五心中佩服了，也替江玉南担心，抬起頭來，緩緩說道：「江少俠，你準備怎麼樣？」

江玉南道：「如若在下照樣把一塊花崗石化成細粉時，勝負如何計算？」

閻五道：「那就得再比一陣，才能定勝負。」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姑娘，這麼看來，咱們只怕還得比一陣了。」

玄衣仙子冷冷說道：「我不信你也會溶金掌，就算你練成，功力也有深有淺，化成的石粉怕有粗有細。」

江玉南道：「溶金掌確爲江湖上轟傳的絕技之一，在下沒有練過，不過，有些武功殊途同歸，它的效果却是一樣。」

玄衣仙子道：「口說無憑，你用出來看看，自有公證人爲你作主。」

小花龍高泰望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兄勝了一陣，第二陣平分秋色，這一陣就算你敗了，還有再比一陣的機會？男子漢，大丈夫，栽了要認。」

江玉南道：「就算我認栽吧，也要試試才行。」

伸手取過了另一塊花崗石，緊緊握在右手之中。

閻五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就老叫化所知，江湖上只怕沒有另一掌力，可比溶金掌。」

紫衣女歎息一聲，道：「閻前輩，不要低估了江兄，他敢說，就能辦到。」

江玉南微笑不言。

伍明珠道：「二叔，這一陣，江大哥是不是已經輸定了？」

井望天笑一笑，道：「我看他從容鎭靜，想必是早已經胸有成竹。」

這時，江玉南緊握的右手，已然伸平，掌心之上，左手輕輕一按，好好的花崗石突然間化成了細粉。

緩緩將掌心石粉放在地上，用手撥動了一下，仔細檢查一陣，只見兩堆石粉，一般模樣，全都碎得十分均勻。

閻五抬頭望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少俠，這是什麼武功？」

江玉南道：「在下走的偏鋒，這武功叫作五行掌。」

閻五目光轉注到玄衣仙子的身上，接道：「請仙子查看一下。」

玄衣仙子道：「不用了，我看得很清楚。」

閻五抬頭輕輕吁口氣道：「谷主的溶金掌力很高明，但五行掌的威力，也不在溶金掌之下，至少，在對這兩塊同樣的花崗石上，叫人難分軒輊。」（未完·八）

珠緣佛劫龍鳳配

出示狻猊令　施計破陰謀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潞王搞政變篡位，事敗之日，五行院外亦風雲急變，金塔寺天象活佛率領法王舉寺攻入五行院、武林黑白兩道、三山五嶽耆宿高手雲集隨入院內，假的韓仲屏帶搜魂閻羅匡散也隨後而入，殺得五行院高手屍橫滿地，却不見梁丘皇，桓齊父女和常鴻年也來了，韓仲屏怕被窺破行藏，對匡散說已取到解藥，爲他定住潞王給食的鎭神散，以救燃眉之急，約定分道揚鑣查訪潞王幕後還有主使人，以後取到解救鎭神散的靈藥再見，互道珍重匆匆而去，幸未被桓齊父女看破，桓齊父女、常鴻年路遇童清溪師徒與丐帮異己份子，但文奎詭說帶去引見丐帮天地二老，正想用空腸酒殺害他們，幸天地二老及時趕至，不致受害……

桓愛珍喃喃自語道：「奇怪！」

薛海濤詫道：「桓姑娘奇怪甚麼？」

桓愛珍道：「晚輩猜測恩公並非本來面目，而且年歲甚輕，語言却帶童音，不可能已婚。」

辛鐵涵心中暗驚，却不動聲色，哈哈大笑道：「桓姑娘，老叫化聽令尊常談讚姑娘靈心慧思，有料事如神之稱，老叫化說過對這位老弟相交不深，自不能說姑娘料測有錯，但的確是一雙神仙眷侶，鶼鰈情濃，奉勸一句，凡事不可僅憑臆測，須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桓愛珍嫣然一笑道：「老前輩教訓得極是，但晚輩自信相人無差。」

九指雷神桓齊微笑不語，僅是搖了搖頭。

桓愛珍嗔道：「爹，你老人家也對女兒料測走了眼麼？」

九指雷神桓齊緩緩答道：「人家天地二老論輩份來說，比爲父猶長了一輩，當着爲父面前對妳心存仁厚，未便責斥，須知滿則溢，妳不可說話說得太滿了，便拿戚信而言，妳就走了眼了。」

桓愛珍不禁語塞。

辛鐵涵捋鬚微笑道：「桓姑娘放心，老叫化定可使你面見這位救命恩人就是。」言畢，走向丟在屋角的但文奎而去，拍開穴道。

但文奎睜目醒來，知事機敗露，不由面色慘變，翻身屈膝顫聲道：「弟子係奉帮主之命，非弟子有意如此！」

辛鐵涵沉聲道：「不錯，你可以說奉了帮主之命，而且振振有詞，不過你眞是但文奎麼？」五指疾伸，自頭頂拉下一具連髮皮具，赫然現出眞面目。

桓齊失聲驚道：「這不是貴帮副帮主連天榮麼？」

辛鐵涵冷笑道：「連天榮，你如今有何話說？」

連天榮苦笑道：「辛長老，弟子說過乃奉帮主之命，身不由主。」

辛鐵涵冷笑道：「與帮主勾結，謀害異己，也是身不由主麼？」

連天榮面色大變，厲聲道：「辛長老，請勿血口噴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請拿出確證來！」

辛鐵涵哈哈大笑道：「好一張利口，鎭北侯與隨身四異抄沒潞王府，搜出往來密書及海底名册，册上載籍甚詳，舉凡來歷姓名及重大任務均紀錄其上，何況還有人證！」

連天榮不禁面如死灰，叩首頻頻道：「弟子知罪，弟子該死！」

辛鐵涵冷笑道：「你死有餘辜！」手起一指，廢了連天榮一身武功，再點了睡穴，目注九指雷神桓齊長嘆一聲道：「桓山主，貴山幸而及時偵破五行院臥底奸細，不然貴山危矣！」

桓齊道：「如非小女救命恩人通知，桓某至今尚茫然無知。」

辛鐵涵太息道：「其實也非五行院門下，潞王身後隱藏得有一隱名凶邪，梁丘皇不過是此人傀儡而已，他們都犯了私心自用之病，否則潞王豈能一敗塗地？」

童清溪詫然問道：「此人是誰？難道從潞王府中抄出海底名册上沒有登錄記載麼？」

薛海濤接道：「唯獨並無此人，也許潞王並不知其人來歷姓名，如老叫化猜測不錯，甚至形貌也是僞裝易容。」

「也許沒王根本未見過此人，定有另者居間策引。」辛鐵涵冷冷一笑道：「不過無關重要，當今定可從潞王口中問出實情，我等可循圖索驥。」

桓齊道：「潞王事敗，此人定有耳聞，必逃匿別處，人海茫茫，何處尋覓，恐無異大海撈針。」

辛鐵涵頷首答道：「桓山主之言極是

，但此人不是圖有天下，而是霸尊武林，或是個人恩怨，故此人決不死心，我等可自梁丘皇身上找出他的下落。」

「但梁丘皇亦已逃遁無踪。」

辛鐵涵答道：「找出梁丘皇下落並不難，在未研悟出解救不解奇毒之藥前，找出梁丘皇又將如何？」

「所以老叫化推測梁丘皇必奉此人之命，不願束手待斃，圖謀武林益急。」薛海濤笑笑道：「不久定可顯露端倪，桓山主父女隨時隨地都要留意，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桓齊面色微微一變，知薛海濤示意防梁丘皇暗中用毒。

忽見一中年化子疾掠入來，向天地二老密稟。

辛鐵涵沉聲道：「依計行事！」

薛海濤急示意桓齊父女、童清溪師徒速離大廳。

須臾，整個廳屋寥無一人，靜悄悄地宛如一泓死水。

驀地——

一個蓬首垢面圓睛烱烱如電身着灰衣補綻短裝老丐疾掠入來，接着又魚貫掠入八九人，僧俗道尼，老少不一。

藏在暗處九指雷神桓齊認出首先入來老叟正是丐帮帮主花三奇，其餘乃少林鐵面禪師、峨嵋高手子母連環鏢柴人宇及兩徒溫傑、劉萬和、淮南一霸徐乾坤、湘西九如庵主，茅山三極觀太元眞人、太豐眞人、太玄眞人。

他們除了溫傑、劉萬和外，無一不是武林中頂尖高手。

花三奇目中神光巡射廳內一瞥，伸手入懷取出一面令符，大喝道：「辛長老、薛長老速出聽令！」

忽聞辛鐵涵沉聲答道：「我老人家不聽令又將如何？」

花三奇陡地面上泛出森厲殺氣，陰惻惻冷笑道：「兩位長老莫非要叛帮麼？」

「花三奇，你別忘了我老人家也有令符，權威在你之上。」

花三奇面色一變，倏又哈哈大笑道：「辛長老，本座知道兩面狻猊令符早就不翼而飛，落在凶邪手中，限兩位三天之內取回狻猊令符，否則狻猊令從此如同廢物，兩位長老亦須按帮規治罪。」

辛鐵涵冷笑道：「你早知道爲何不說，你是如何知道的？」

花三奇厲聲道：「本座不過是保全二位長老顏面，隱忍不言，只望二位長老查明下落，立即奪回，殊不料二位長老反聽從凶邪之命，倒行逆施，本座忍無可忍，故邀鐵面禪師等人來此作個見證。」

辛鐵涵哈哈一笑道：「花三奇，你口口聲聲說我老人家聽從凶邪之命，倒行逆施，想必你已知凶邪是誰？爲何不逕向其奪回？」

花三奇冷然答道：「本座邀請鐵面禪師等人來此作證，就是爲了聽你自供罪證，限三天內奪回狻猊令，倘兩位長老無能爲力，那只有本座向其奪回了。」

辛鐵涵冷哼一聲道：「你大概已知道這凶邪姓甚名誰了？何妨說出給我老人家聽聽。」

「常鴻年！」

「現在何處？」

「辛長老難道不知道麼？」

辛鐵涵道：「知道，常鴻年片刻之後就要來了！」

花三奇不禁一怔，轉面向鐵面大師等人抱拳笑笑道：「諸位都已明白了，稍時常鴻年來到，恕花某難以遵從狻猊令行事了。」

鐵面禪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道：「那是當然之理，貧僧等均已明白原委，花施主不能屈從常鴻年的要挾。」

忽聞辛鐵涵沉聲道：「常鴻年已然到了，花三奇，看看你有何話說！」

花三奇等不禁別面廳外望去，只見常鴻年偕同十數人疾掠入得大廳，見狀不禁一呆。

鐵面禪師合掌問訊道：「施主可是常鴻年？」

常鴻年當然認得丐帮帮主花三奇，却不識鐵面禪師等人，冷冷一笑，問道：「恕常某眼拙，請問禪師來歷？法號如何稱呼？」

「貧僧少林鐵面！」

「人稱少林公正鐵面就是禪師，失敬失敬，」常鴻年道：「常某爲應天地二老之約而來，倘禪師無事見教，常某需去內廳與天地二老有事商談，恕難奉陪。」

鐵面禪師含笑道：「常施主且請慢走，貧僧還有事請教，丐帮花帮主謂常施主偷了丐帮的狻猊令符！」

常鴻年不由哈哈大笑道：「大師不如說丐帮保護不周，不幸失去，常某無意得之。」說時面色一肅，沉聲道：「無論如何，狻猊令乃丐帮具有無上權威，生殺予奪，就是帮主也唯命是從……」

話聲未了，花三奇冷笑，道：「本座不遵從又待如何？因爲閣下狻猊令來路不明。」

常鴻年目注鐵面禪師道：「花帮主之言大師以爲然否？設若少林發下或是另人手持三寶令符，大師亦不遵從麼？」

鐵面禪師不禁大感爲難，合掌道：「阿彌陀佛，貧僧見三寶令符如同見佛，敢不唯命是遵，但三寶令符僅限要求一事，一俟辦了，此符立即歸還少林。」

常鴻年冷冷一笑道：「那麼大師何妨問問花帮主，狻猊令是否一樣？」

花三奇道：「一樣！」

常鴻年呵呵大笑道：「這就是了，常某持有狻猊令，僅求天地二老相助一事，一俟事了，即璧還天地二老，瞧花帮主神情，似有目無尊長，清除異己之圖。」

「胡說！」花三奇大喝道：「分明是敝帮天地二老心懷異圖，將狻猊令私相授受，假你之手殺害敝帮弟子！」

常鴻年冷冷答道：「花帮主越說越不像話了，那有爲了私欲，就信口雌黃，誣賴師門尊長之理。」

正說之間，廳外忽飄身入來少林奇行大師及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靈獮霍元揆。

鐵面禪師一見奇行大師趕緊躬身施禮道：「弟子見過師叔。」

奇行大師含笑道：「免禮。」與川東二矮向羣雄寒暄問禮後，即問鐵面禪師爲何天地二老不見。

鐵面禪師稟知原委。

奇行大師略一沉吟，頷首道：「這位常施主的話也不無道理，鐵面師侄你向稱公正，倘常施主持狻猊令命天地二老搏殺花帮主，試問天地二老能否不遵從？」

鐵面禪師想了一想，道：「狻猊令乃丐帮歷代相傳之權威令符，見令如見上代祖師，倘違忤不遵，就犯下欺祖滅宗大罪，丐帮天地二老焉敢不遵。」

奇行大師含笑道：「請問花帮主丐帮狻猊令本是何人掌管？」

花三奇呆得一呆，道：「上代掌門人交與天地二老掌管。」

奇行大師淡淡一笑道：「天地二老如果心懷異圖，何必假手常施主？」

花三奇怒道：「老禪師有所不知，先是狻猊令爲常鴻年盜去，天地二老非但隱秘不宣，不思奪回之計，反倒行逆施，屈從常鴻年之命殘害敝帮弟子多人。」

笑面如來不禁嘻嘻笑道：「這話越說越糊塗了，還是讓邱某來斷定是非吧，花帮主，請問何以能斷言天地二老屈從常鴻年呢？」

花三奇怒道：「狻猊令一下，焉敢不遵？」

邱浩東嘻嘻笑道：「如此一來，天地二老確有不得已的苦衷，花帮主眼前就該竭盡全力向常老師取回狻猊令，然後才可持令向天地二老問罪。」

花三奇冷笑道：「邱大俠是想挑撥發動兇搏？」

邱浩東含笑搖頭道：「不，邱某願站在花帮主一方，聯手合搏奪回狻猊令，不過……」

花三奇道：「不過什麼？」

邱浩東道：「邱某還未見過狻猊令，無從辨別眞假。」

花三奇淡淡一笑道：「狻猊令爲千年寒犀角所製，狻猊自然成形，色澤鮮紅明亮，堅逾精鋼，入水不濡，烈火難侵，並鐫有符篆兩道。」

邱浩東點了點頭，笑道：「價值連城，亘古奇珍。」緩緩轉面向常鴻年道：「常老師不如現出狻猊令，任憑離去，此乃丐帮家務事，何必爲了他人之物惹下殺身之禍。」

六眼靈獮霍元揆忽縱身一躍，擋住廳內，羣雄亦紛紛散開立好陣式，箭拔弩張，欲羣起而攻。

常鴻年等不禁面色一變。

率來羣邪兵刄離鞘而出，瑲瑯瑯聲響成一片，護住常鴻年。

常鴻年忽伸手入懷取出狻猊令，大喝道：「天地二老速現身搏殺花三奇。」

遠處忽傳來辛鐵涵語聲道：「常老師，恕老叫化不能遵從。」語聲似傳自廳後，又似由樑上傳來，令人無法確定。

奇行大師忽雙掌推出一片無形潛力，重逾千斤，常鴻年身外羣邪逼得踉蹌讓開，邱浩東突橫向疾射而出，雙手十指猛奪下常鴻年狻猊令，飛勢不停，落在屋角。

狻猊令一被奪出手外，常鴻年立時警覺不妙，厲喝一聲道：「走！」

話出人起，轟的一聲巨響，屋頂被震穿一孔，身如箭射衝出。

常鴻年率來羣邪同地一鶴冲天拔起，屋內砂塵瀰漫，木石如雨墮下。

邱浩東亦不追趕，閃身廳角，向花三奇含笑道：「謹以奉還。」

花三奇謝了一聲，接過大喝道：「天地二老還不現身領罪？」

只聽辛鐵涵冷笑道：「花三奇，你已原形畢露了，狻猊令一直在我老人家手中，並未失落，常鴻年所有却是贋品，老叫化兩人爲何與常鴻年虛與委蛇之故，係因探悉一項重大隱秘。」

花三奇不禁面色大變。

羣雄亦大感詫驚，面面相覷。

人影疾閃，天地二老同時現身。

邱浩東嘻嘻一笑，道：「老叫化別來無恙，什麼重大隱秘，探查出來了麼？」

薛海濤厲聲道：「花三奇，不料你亦託身潞王，爲虎作倀。」

花三奇冷笑道：「莫須有之罪，何患無詞，巧言舌辯無用。」

辛鐵涵道：「你自認聰明，須知聰明反被聰明誤，花三奇，你想想看，爲何你能輕易尋來這裏？爲何常鴻年身旁一雙假狻猊令我老人家迄未揭破？還有連天榮喬裝但文奎？潞王府內抄知你來往密函，種種確證都在成都府，你還不俯首認罪，隨我老人家去成都府投案。」

花三奇面色大變，幡然悟出這是一個圈套，使其自投羅網。

偕同丐帮帮主花三奇而來只有少林鐵面禪師受愚，其餘均爲一丘之貉。

突然，花三奇雙眼猛睜，哈哈狂笑道：「這一切知道都屬太遲了，各位不信，試一運氣便知。」右手一揮，帶同峨嵋柴人宇、溫傑、劉萬和、淮南一霸徐乾坤、湘西九如庵主，茅山三極觀太元眞人、太豐眞人、太玄眞人疾掠出廳而去。

鐵面禪師怒極大喝道：「花帮主，你走得了麼？」一掌迅如奔雷打出，忽感頭目一陣暈眩，趕忙眞氣回收，花三奇已然掠出廳外。

但聞花三奇大笑道：「一個對時後，花某義不容辭爲你們收屍。」

辛鐵涵目注奇行大師長嘆一聲，說道：「孽障，老叫化有何面目見祖師爺於地下。」

霍元揆說道：「老叫化，暫不談這些，看鐵面禪師的模樣，似中了無形奇毒，我等是否如此，試運眞氣搜宮過穴及早解救。」

辛鐵涵搖首答道：「無須搜穴，鐵面禪師在未來之前，便已遭花三奇暗算，至於你我就在方才也中了孽障的道兒，但並非不解奇毒，否則他們也難免一死。」

鐵面禪師道：「豈可容花三奇從容離去，至少花三奇身上帶有解藥。」

薛海濤道：「禪師放心，非但花三奇跑不了，就是常鴻年也跑不了！」

鐵面禪師忽面色慘白如紙，身軀搖搖欲傾，額角冒出汗珠。

辛鐵涵急從懷中取出一隻瓶傾出十數粒清香撲鼻的藥丸，先喂服鐵面禪師兩粒，再每人服下一顆。

鐵面禪師緩緩跌坐於地……

× × ×

常鴻年率衆掠出屋外，竄入密翳林中，見川東二矮亦未追來，不由戟指怒罵道：「我與川東二矮誓不兩立！」

忽隨風送來九指雷神桓齊語聲，道：「常老師錯了，你只能說與花三奇誓不兩立！」

語聲中只見九指雷神桓齊、桓愛珍與武當名宿童清溪及愛徒羅留華自一株參天古木後轉出，魚貫走來。

常鴻年不禁詫道：「桓山主，此話怎講？」

九指雷神桓齊道：「常老師擒住了任湘麼？」

常鴻年頷首道：「擒住了，尚未刑供迫使吐出實話，即奉天地二老之命趕來應約。」

桓齊笑笑道：「並非天地二老，而是花三奇。」

常鴻年不禁呆住。

桓齊道：「花三奇意欲一網打盡，誣賴天地二老與妖邪爲伍，顚覆丐帮，其實花三奇他本人已投身潞王，爲使常老師自動取出狻猊令符，證實他言之不誣。」

常鴻年大感驚異，道：「常某委實料想不到！」

桓齊道：「還有常老師更意料之外的那二支狻猊令符並非眞品，眞品仍在天地二老手中。」

常鴻年如中雷殛，半晌做聲不得，良久才太息一聲，道：「天地二老眞非常人也，不揭破眞象玩弄常某於股掌之上而不自覺，常某委實愚不可及，二老爲何如此做？」

桓齊道：「天地二老爲何如此做？桓某難以臆測，不過，花三奇已佈下天羅地網，常老師前途必遇狙截。」

要知他們都是武林高人，見多識廣，話一點就透，其中爲何如此，桓齊固然無須一一說明，常鴻年也無須多問，胸中已是雪亮，哦了一聲道：「難怪常某等人震破屋頂衝出，爲何無人追踪之故，原來如此！」

忽聞一個陰寒徹骨語聲傳來道：「常鴻年，你現在醒悟已太遲了。」

常鴻年面色一變，循聲望去，大喝道：「誰？」

「老化子花三奇！」

語聲未落，花三奇等人已紛紛疾閃現身。

只見花三奇嘴角泛出一絲譏笑道：「你等已落在天羅地網之下，除非俯首請降，別無活路！」

桓齊見天地二老未現身，花三奇更神態從容，按理來說天地二老決難放過花三奇，心知有異，不禁喝道：「花帮主，天地二老能饒你一條生路，已屬法外施恩，怎不知足，還敢倒行逆施，助紂爲虐。」

因他在常鴻年震冲廳屋之前，已奉命出外巡視花三奇有無佈伏，未曾目睹鐵面禪師中了暗算情狀。

花三奇陰惻惻一笑道：「天地二老等人只有一個對時好活，老叫化一個對時後前往收屍就是！」

桓齊聞言就知事情有變，急向桓愛珍、童清溪、羅留華道：「童老師、珍兒，我們速回。」

說時，淮南一霸徐乾坤及茅山三極疾掠如電分列四象方位攔住去路。

花三奇沉聲道：「桓山主，你我無仇無怨，最好別管這檔子事，老化子願遣人領四位安然離去。」

桓齊目中怒光逼閃，冷笑道：「桓某並非見危不顧，反覆無常小人。」

花三奇道：「如此說來，桓山主四位一定勢在必去了，不過，老叫化把話可要說明，花三奇是有備而來，更佈下天羅地網，無懼桓山主的霹靂雷珠，請動手吧，生死存亡全繫於桓山主一念之間！」

淮南一霸徐乾坤顧不得花三奇的話了，揮刀向桓愛珍劈去。

太元眞人、太豐眞人、太玄眞人手持一柄長劍各自揮向桓齊、童清溪、羅留華三人。

那邊常鴻年等也發動搶攻，撲向湘西九如庵主及峨嵋高手子母連環鏢柴人宇及兩徒溫傑、劉萬和而去。

花三奇咀角忽泛出一絲耐人尋味的笑容，雙肩疾振，潛龍升天拔起五六丈高下，穿入翳密林葉中不見。

× × ×

淮南一霸徐乾坤雖年逾五旬，却極爲貪色好花，一雙色眼在桓愛珍身上骨碌碌轉個不停，手中一柄刀非但招式精奇絕倫，而且猛厲如濤。

桓愛珍瞧出老賊心意，暗道：「老賊端的可惡，久聞此人橫行淮南，罪行擢髮難數，今日若不除他，留在世上也是禍患！」一柄長劍宛如奔電，拆解利點，均是攻向意想不到部位；片刻之間，打得難分難解。

茅山三道與九指雷神桓齊及武當俗家名宿童清溪羅留華對敵，三道雖可算得一流能手，却比起桓齊童清溪來究竟差了一大截，而羅留華一上手便施展那怪異僻詭之式劍招，逼得太乙眞人手忙脚亂。

本來九指雷神桓齊父女，原可施展霹靂雷珠將花三奇黨徒及常鴻年一干妖邪殲除，但雷珠威力强猛，數十丈方圓內可化作刦灰，故而不至性命攸關或必要之際絕不施展，又見花三奇已溜走，知必有詭計，決定速戰速決，打了一聲暗語，雙掌猛揮，迫得太元眞人守多攻少，險象環生。

那面常鴻年一干武功也極爲高强，瞬眼工夫溫傑劉萬和兩人嗥聲未出已經身首異處，柴人宇目睹兩徒被殺，不禁又驚又怒，自己亦爲對方迫得施展不開手脚，更無法施展他那獨門暗器子母連環鏢。

只有湘西九如菴主與常鴻年等人打得個平手。

突聞桓愛珍羅留華同聲嬌叱大喝出口，只見徐乾坤脅下貫穿一劍，太元眞人一隻左臂離肩落地，血湧如注。

轉眼間太乙眞人爲桓齊一掌擊實，蓬的一聲，只見太乙眞人一個身子跌飛落在七八丈外，身受重傷。

太豐眞人爲童清溪一式乾坤追風劍法挑破了十數處口子，鮮血泊流，急忙竄出五六丈開外。

童清溪喝道：「你逃不了。」正待持劍追出，忽感頭目暈眩，暗道：「不好！」雙脚一軟，不由頹然跌坐於地。

無獨有偶，九指雷神桓齊父女羅留華及常鴻年一干黑道凶邪均紛紛倒地，但心內却極爲明白。

峨嵋高手子母連環鏢柴人宇欲報兩徒被殺之仇，正欲揮刀砍下，忽聞傳來一聲大喝道：「住手！」

一條人影疾如飛鳥般電瀉而落，正是丐帮帮主花三奇。

花三奇一臉得意笑容，道：「柴老師且莫急着報仇，老叫化必讓你稱心滿意，且待院主發落後再說。」

柴人宇道：「院主來了麼？」

「不久即至。」

忽聞東向林中隱隱傳來號角聲響，嗚嗚長嗚，花三奇忙道：「柴老師留着看守，我等去迎接院主。」

就在這說話一刹那工夫，九指雷神桓齊父女雖然手足癱軟無力，但却明白花三奇口中所說的院主必是梁丘皇無疑，身旁霹靂雷珠絕不能讓梁丘皇得去，否則無異如虎添翼，父女倒身之處相距不遠，相互低語，極費力地將身旁雷珠摘下抓開草土埋起。

但桓齊父女爲掩藏霹靂雷珠，却累得兩眼發黑，淌汗如雨。

柴人宇未注意桓齊父女舉動，只怒光逼射殺死兩徒之人，咬牙切齒，雙足不時蹬踢辱罵。

須臾，只見花三奇九如庵主領着梁丘皇到來，柴人宇忙抱拳躬身道：「柴某見過梁丘院主！」

梁丘皇含笑答禮道：「柴老師辛苦了。」目光巡視了倒着一地的對頭寃家，不禁朗笑道：「九如庵主請搜，請扶起常鴻年，兄弟要問問他。」接着又說道：「九如庵主請搜桓齊父女身旁帶得有否霹靂雷珠？」

九如庵主道：「貧尼遵命！」說着走向桓齊父女而去。

花三奇站在一旁却未遵命，躬身道：「帶往臨時總壇問話也不遲；老叫化心中懸念那天地兩個老不死的，恐又逃去禍患無窮。」

「也好。」隨即吩咐將桓齊常鴻年等人押赴臨時總壇。

九如庵主疾掠返回，答稱沒有霹靂雷珠後隨行而去。

方才林中一片激烈鏖戰後，此刻除了屍體外，已然空蕩蕩地無人，忽參天古幹上疾瀉落下一條黑影，玄巾幪面，朝九指雷神桓齊父女霹靂雷珠藏處凝視了一眼，伸臂如電取出揣入懷內，四顧了一瞥，雙肩振處倏地一鶴冲天而起，轉眼杳失在濃林密葉中……

× × ×

五行院梁丘皇隨着丐帮帮主花三奇一行人來到莊屋前，忽然沉聲示意道：「站住！」

花三奇等立時止步不前，面現訝異之色。

梁丘皇道：「花帮主，你斷定天地二老及奇行大師已然受制麼？」

花三奇道：「鐵面大師在事前於酒食已放置藥物，老叫化離去之前便已發作癱軟無力，至於奇行大師等，老叫化震開屋頂之際，暗中撒佈，想必此刻已變做甕中之鼈了。」

梁丘皇面泛冷森笑容，搖首道：「這倒未必！」

花三奇不禁一怔，道：「院主所賜不是不解奇毒麼？他們縱然武功精深，也無法抗拒。」

梁丘皇道：「不解奇毒尚不知解法，焉能胡亂施展？兄弟藥物乃是可解奇毒的最厲害一種，介乎可解不可解之間，除了兄弟有解救藥方外，世無人知；不過奇行老秃驢等均非易與之輩，目睹鐵面禪師發作必然警惕戒備，唉！花帮主爲何事先在鐵面禪師酒食內放置藥物？」

花三奇說道：「鐵面禪師謂他永遠站在公理正義的一邊，目前尚不能作左右袒，所以，老叫化心想如不先下手爲强，到了臨時恐弄巧成拙，故不得不先在他酒食中動了手脚。」口中雖如此說，却滿懷不快。

梁丘皇雖不滿花三奇自作主張，但事已至此，却也不便太過責備，淡淡一笑，道：「兄弟心疑奇行大師及天地二老中毒不深，業已帶着鐵面禪師逃去了。」說着面色一整，接道：「花帮主，何能查到天地二老潛伏之處？恐怕中了他們誘敵之計吧！」

丐帮帮主花三奇聞言不由機伶伶打一寒顫，面色大變。

驀聞一個蒼老語聲傳來道：「梁丘皇，老朽目的就是爲了誘你現身！」

花三奇聽出是辛鐵涵語聲，更是心神巨震。

梁丘皇面色平靜如恒，道：「尊駕來歷如兄弟未猜錯，諒是辛長老。」

語聲方落，人影疾閃，現出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及奇行大師川東二矮邱浩東霍元揆，及面目陰冷中年漢子。

辛鐵涵目光炯炯注視着梁丘皇，只見梁丘皇手掌一擺，笑道：「反正兄弟已是衆矢之的，其他無謂之言也不必多說，佛門三寶志在必得，五位當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之理。」

辛鐵涵呵呵大笑道：「梁院主，你已自供罪狀了。」

梁丘皇微笑道：「兄弟什麼罪狀都沒有，佛門三寶任何人都可以伸手，爲何獨兄弟不能！」

奇行大師高喧了一聲佛號道：「梁檀越錯了，檀越認爲老衲等人獲有佛門三寶麼？」

梁丘皇道：「兄弟並未說諸位持有佛門三寶，只望各位協助。」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一笑道：「邱某知道梁院主一定以不解奇毒爲脅，不聽你命的人只有一條死路。」

「不錯！」

薛海濤道：「如此說來，梁院主必定以不解奇毒迫使我等就範。」

「不錯！」

梁丘皇一連兩句不錯，神情有恃無恐，傲然微笑。

辛鐵涵見梁丘皇一臉倨傲神色，心頭怒火高湧，但仍抑制淡淡一笑，道：「難道梁院主不畏那不解奇毒麼？須知老叫化也身懷得不解奇毒，老叫化年將就木，死有何憾？能够除去元兇巨惡，亦是一大快事。」

梁丘皇面色微變，陡地放聲大笑道：「辛長老，你如何能有不解奇毒？」

辛鐵涵道：「此乃苗疆毒龍不傳之秘，請問梁院主如何能有？」

「看來辛長老也是從苗疆少主郝南鴻得來的？」

「那倒未必，總之，梁院主能有，就不是一項隱秘了，老化子並非從郝南鴻處得來。」辛鐵涵冷笑一聲道：「目前苗疆郝少主已下落不明，不知落在何人手中，或遭梁院主之毒手……」

「胡說！」梁丘皇厲聲道：「兄弟不會殺害郝少主，他深明毒性，假以時日他必搜得解救之法，兄弟保護郝少主還來不及，那有毒手加害之理？」

辛鐵涵淡淡一笑，道：「也許院主懼郝南鴻以不解奇毒威脅院主，不得已而爲之。」

梁丘皇雙眉一皺，道：「郝南鴻下落兄弟無可奉告，辛長老謂身懷不解奇毒，恐係危言恫嚇！」

辛鐵涵正色道：「老叫化訪話算話，梁院主若然不信，儘可退身上風三十丈外，僅留下花三奇一人，命他以身試毒，當知老叫化之言不假。」

花三奇聞言不禁面現惶懼之色。

梁丘皇咚的心頭暗震，忖道：「這老叫化顯然並非無中生有，看來今天相當棘手。」一心念電轉，突然靈機一動，呵呵大笑道：「辛長老，你要清除門戶，這是丐帮私事，外人無權干預，不過花帮主究竟是帮主身份，怎能私自刑懲？何況是非未明，兄弟不能應允，這樣吧，兄弟有一好辦法！」

「方才兄弟已擒住九指雷神桓齊父女，何不將他們父女試毒？」

此言一出，天地二老及奇行禪師等人不禁大驚失色。

只見辛鐵涵身後站着一個面色冷漠如冰中年人，以內功傳聲之法，悄悄地與辛鐵涵說了一句話。

辛鐵涵道：「也只好如此了！」

梁丘皇發現辛鐵涵嘴唇動了動，也不知是否是自言自語，朗聲道：「如何？」

辛鐵涵微微一笑道：「老叫化受人之托帶來一封書信，必須面交梁院主，無奈尋不着梁院主眞正下落，無處投遞！院主看過自然明白。」

梁丘皇見辛鐵涵節外生枝，不知玩什麼花樣；怒問道：「辛長老是採緩兵之策麼？」

辛鐵涵不答，從懷中取出一封信函。

梁丘皇目光銳利，看見書函上筆跡，不禁面色一變，暗道：「這不是陰司秀才于冰的筆跡麼，爲何落在兩個老叫化的手中？」

辛鐵涵並未立即交與梁丘皇，僅揚了揚，含笑道：「函中尚有附函，乃尊夫人親筆。」

梁丘皇一聽，不禁大驚失色，厲聲道：「這是何人所寫？」

「院主拆閱便知，何必沉不住氣。」說着一送，信函似離弦之弩放飛射而出。

梁丘皇接過，忙不迭地拆閱。

這時花三奇忽倏的穿空拔起，半空中身形輪轉，化爲飛鳥掠空，去勢如電，眨眼無踪。

天地二老面泛冷笑，却身形未動，似無動於衷。

梁丘皇拆閱之下，不禁心驚胆寒，確是于冰親筆，于冰謂他於金塔寺外，命五行院殺手攻入寺內之後，發現天象活佛率領法王精銳，已離寺撲向五行院，故即追踪，途中忽見韓仲屏亦撲向五行院而去，于冰窮追不捨，韓仲屏忽又轉向，于冰飛訊梁丘皇兩次，均原信帶回，無疑院主已離此他往，未得指示，却又不捨追踪韓仲屏絕塵趕去。

追踪至深山古寺外，已是身陷重伏，原來韓仲屏與昔年江湖煞星搜魂閻羅匡散互通一氣……

當然于冰怎敵匡散遭擒，幸虧韓仲屏念在昔日同門情誼，未加羞辱，只勸說歸降與他們聯手，囚在秘室中，室內尚有三人在，問詢之下才知乃院主夷氏及兩位公子；聞聽夫人言之他們三人幸而逃出，由汪泰祺西門虎虞仲雄麥雷護送至甘家堡，怎奈番酋命追風十四傑趕殺，甘堡主乃移往他處藏匿，不料西門虎行踪不愼，竟落在匡散黨徒眼中，那人與西門虎昔日結有不解之仇，竟帮着匡散等人尋仇……

底下的話，不言而知，西門虎四大殺手均喪命在搜魂閻羅匡散手底，當然梁丘皇妻兒亦陷身匡散魔掌。

匡散先還不知梁丘皇妻兒身份，無奈梁丘皇次子年少氣盛，說出梁丘皇身份意欲恐嚇匡散等人，那知弄巧成拙，人不但未見釋放，反遭拷打辱罵，點了穴囚在秘室中。

梁丘皇看到此處，咬牙咒道：「韓仲屏匡散，老夫如不把你們碎屍萬段難消心頭之恨。」

以後陰司秀才于冰共囚一室，夷氏夫人以指血書成草函，交與于冰貼身藏好，于冰被囚三日佯允歸降共謀大事。

韓仲屏不知在何處探悉梁丘皇受潞王卵翼，更身後尚有一位蓋世凶邪，乃命于冰覓出梁丘皇下落，探詢身後蓋世凶邪是何來歷？是以于冰奉命前往。

不料途中竟遇上翟雨堂下佘慶輝，說五行院已被攻破，于冰勸慰，言說院主仍在人世，可徐謀復仇之策，但不知院主現在何處，並言已得悉韓仲屏叛賊下落，與搜魂閻羅匡散在一處。

佘慶輝佯作驚喜，便問于冰心意如何？于冰那知佘慶輝心意，遂傾吐心聲，只要見到院主，必須將匡散韓仲屏置於死地以絕後患。

忽聞窻外傳來韓仲屏陰惻惻冷笑，佘慶輝也面色一變，揮刀砍殺于冰，于冰奪門而出，才知五行院內奸正是佘慶輝；于冰未曾逃出，韓仲屏前後夾攻，身負重傷，並中了韓仲屏一枝絕毒「五雲鏢」，正一髮千鈞之際，丐帮天也二老路經伸手救下了于冰。

梁丘皇急又閱視夫人手書，紙張汗穢皺亂，指血已發黑，但確是其妻手筆，眞可以說是一字一淚，不禁呆住。

此時，辛鐵涵微笑道：「梁院主，如今令正及二位公子，均陷身搜魂閻羅匡散手中，聽于老師言說，燕雲三梟亦已落在匡散手內，佛門三寶，翠玉古佛無疑爲匡散據有，那本秘笈現在院主處，剩下返魂珠仍下落不明，老叫化雖不希罕身外之物

，奇珍異寶唯有德之人居之，但匡散一生行事，心狠手辣，看來院主未必能應付匡散。」

梁丘皇道：「于冰現在何處？」

「于老師左足已斷，功力半廢，業已悔悟前非削髮爲僧，隱居何處，恕老叫化不知。」

梁丘皇道：「匡散老賊潛跡之處，于冰當無隱秘不宣之理，請辛長老見告。」

辛鐵涵呵呵大笑道：「院主認爲匡散仍在原處，那就大錯特錯了。」說着面色一正，接道：「但望院主能送回桓山主父女及童清溪師徒四人，並賜解藥，老叫化清理本帮亦請勿干預插手，那匡散自會尋上院主，以院主機智武功，救回令正及二位公子想必不難？」

梁丘皇暗道：「你這老叫化必知老夫妻兒下落，不妨與他虛與委蛇，反正花三奇已逃走，姑且應允他，從他兩老叫化必可尋到妻兒。」遂頷首道：「兄弟答應辛長老釋放桓山主四人，不過有煩如果偵知匡散下落，速速告訴兄弟。」

辛鐵涵道：「院主行踪無定，老叫化如何通知？」

梁丘皇淡淡一笑道：「葉落歸根，兄弟仍在邛崍，重建五行院！」

辛鐵涵詫道：「重回邛崍！不懼官府擒拿院主麼？」

梁丘皇哈哈大笑道：「無憑無據，兄弟何懼之有？」說着抱拳一拱，接道：「請在此稍候，兄弟命人送回桓山主等。」

辛鐵涵道：「且慢！還請梁院主賜贈解藥救治鐵面禪師。」

梁丘皇自懷內取出一隻玉瓶，傾出三粒朱紅色藥丸，交與辛鐵涵道：「用無根水服下，兩個時辰後即可痊癒！」立即轉身掠去。

六眼靈獮霍元揆詫道：「梁丘皇他眞會轉返邛崍重建五行院麼？」

辛鐵涵微笑道：「此人狡詐多智，這是自找台階的話，未必眞敢轉返邛崍，不過他一計不成，二計又生，他定是要在我們這兩個老不死的身上找出妻兒下落。」

薛海濤道：「事不宜遲，宜先救治了鐵面禪師再說。」

羣雄轉身進入屋內而去。

× × ×

花三奇穿空逃去，落入一片密林中，放腿飛奔，暗道：「梁丘皇妻兒被擒，豈應允那兩個老不死的條件，不惜出賣花某換取他妻兒下落，花某何能成爲他人俎上之肉，必須思出一個萬全之計不可。」

他思念之際，不料一條身影如電擦身而過，急急身法刹住轉面一望，正好那人亦轉身凝視着自己。

目光一接，花三奇不由心神猛震，暗道：「此人不是韓仲屏麼？」

雖然花三奇未曾見過韓仲屏，但韓仲屏已名揚江湖。

韓仲屏目光烱烱沉聲道：「尊駕可是丐帮帮主花三奇麼？」

不俟花三奇應答，陡的身形如電撲去，肩上寶刀嗆噹噹脫鞘揮出。

花三奇只覺一道侵膚若割匹練青虹襲來，心知不妙欲逃。

究竟花三奇乃一帮之主，武功精深，一式「飛絮飄萍」，塌身仰腰貼着青虹滑了出去，也幸虧韓仲屏也不存心要花三奇性命，花三奇頭頂一綹亂髮爲犀利寒芒割下。

韓仲屏雖不存心要花三奇性命，却刀勢如風宛如附骨之蛆般不離花三奇要害重穴，僅差分毫便是可使花三奇命喪刀下。

花三奇毫無還手之力，頻頻避閃，累得幾乎筋疲力竭。

突然，花三奇大喝道：「住手！」

韓仲屏聞聲刀勢撤回之際，以刀代指巳迅疾如電點了花三奇五處穴道。

花三奇只覺氣血湧塞，奇寒泛湧全身，不由面色慘變，苦笑道：「不愧是梁丘皇得意高足，果然心辣手黑，不留人半點餘地。」

韓仲屏道：「帮主命連天榮易容改扮但文奎，勾結潞王密謀不軌，更因暗害天地二老，心意惡毒，在下有遜多矣。」

花三奇道：「尊駕意欲如何？」

韓仲屏淡淡一笑道：「將帮王交與天地二老聽候發落。」說時手出如風，將花三奇挾在脅下疾奔離去。

須臾，只見梁丘皇偕同湘西九如庵主等如風掠過，毫未察覺花三奇曾在此被擒去。

原來梁丘皇心亂如痲，湘西九如庵主等人也是如此，假使細心一點，便會察覺韓仲屏犀寒寶刀削落的枝葉與平常有異，他們竟然忽略過去。

奔出八九里外，湘西九如庵主詫問道：「院主所安排的佈伏，是被花帮主撤走了麼？」

梁丘皇聞言不禁一怔，四巡了一眼，並皺眉道：「兄弟僅命將桓齊四人帶走，並未囑咐撤走佈伏，花三奇認爲兄弟會接受辛鐵涵要挾予他不利，兄弟怎會是出賣朋友的人。」

九如庵主道：「梁院主眞要交還桓齊四人麼？」

梁丘皇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桓齊四人不是兄弟心腹大患，無關輕重，兄弟臆料那兩個老叫化必知搜魂閻羅匡散潛跡之處，必在他們身上找出。」

九如庵主道：「是啊！貧尼也是這般想法。」

梁丘皇冷一笑道：「兄弟回去在桓齊他們四人身上動一點手脚，管叫兩個老叫化爲愧對故人，不得已道出匡散老賊下落。」言罷偕同九如庵主，峨嵋子母連環鏢柴人宇及負傷的茅山三極觀太元眞人、太豐眞人、太玄眞人奔去。

× × ×

一處險徑，倚壑臨澗，沿着削壁一條寬可丈餘石徑，蜿蜒蜂腰，約莫七八里，但爲叢樹籐蘿所阻，目力所及，不過十餘丈外。

忽見一雙面目森冷中年背劍漢子在叢樹籐蘿中現身走出，並立在石徑中，其中一人道：「余兄，小弟看來此事有點怪異，方才那人甚爲陌生，却手持丐帮帮主令符，命丐帮弟子盡行撤走，遷移舵樁至此，雖說令符不假，丐帮弟子奉命唯遵，毫不詢問此人來歷，其中必有蹊蹺。」

另一人答道：「不錯，小弟也有此疑，並令將桓齊父女童清溪師徒亦遷來分囚

各室。不過，此人隨來後即行離去，也許此人受花帮主之託而來亦未可知，你我奉院主之命監視丐帮又不得須臾稍離爲之奈何？」

「你我方才巡視四外未有任何異狀，未必是小弟多慮之故，不如速回爲宜！」

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你們走得了麼？」

二人乃梁丘皇率來殺手余萬，黎大成，聞聲知警，身旋劍出，奇快已極。

但却遇上了殺星，只見一道寒光匹練飛捲而來。雙劍遇上，如同朽木一般，察的兩聲削斷，一雙右臂連帶遭殃，齊肘切落，血湧如注。

迎面人影一晃，現出一面泛冷笑少年，手持一柄寒光逼人的寶刄，認出是梁丘皇切齒痛恨的叛門惡徒韓仲屏，不禁面色慘變。

只見韓仲屏陰惻惻冷笑道：「兩位別來無恙？」

這話又尖酸又刻毒，斬了兩人一臂，何來無恙？

余萬自行閉穴止住鮮血外溢，目露怨毒之色，厲聲道：「你這叛徒終久惡貫滿盈，非遭慘死之禍，我等旣中暗算，要殺要剮，悉聽遵便！」

韓仲屏竟然毫不動氣，微微一笑道：「我韓仲屏這次決不殺你們，因找不到丐帮弟子藏身之處，幸而發現你們兩人，免得我徒勞跋涉一番。」

余萬不禁問道：「丐帮門下也與你有仇麼？」

「那倒不是。却爲了救出九指雷神桓齊，要知桓齊的霹靂雷珠如先發制別人，威力無匹，梁丘皇縱有不解奇毒亦無法得逞，說不定亦將梁丘皇葬身雷火之中。」說着手出如電，虛空疾點，余、黎二人應指而下。

余萬、黎大成雖被制住，却神智極爲清楚，只聽韓仲屏冷笑道：「我不殺你們只爲了留言梁丘皇，他要找我不難，我與搜魂閻羅匡散在一處，他妻兒亦在我手中受盡折磨！」

兩人心驚胆寒，但半晌不見動靜，知韓仲屏前往解救九指雷神桓齊等人去了，韓仲屏手法甚是詭異，兩人氣血逼阻，無法動彈，宛如活死人一般僵臥在石徑上。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黎大成忽聞地面傳來輕微脚步聲，唉了一聲道：「有人來了，不知是友是敵。」

余萬也聽得清晰入耳，道：「不論來人是友是敵，只要能發現我們，總比躺在這兒等死來得好些。」

來人身法迅快，轉瞬已近余、黎二人側身之處，正是五行院主梁丘皇及湘西九如庵主等人。

梁丘皇目露駭異之色，倏地止步不前，他瞧出是自己手下余萬、黎大成。詫道：「你們遭了何人暗算？」

余萬、黎大成兩人癱瘓如泥，頭部僵直，聞得梁丘皇語聲，不禁欣喜不勝，黎大成顫聲答道：「屬下等無能，遭受叛徒韓仲屏毒手暗算。」便將詳情敍出。

梁丘皇目力暴泛殺機，咬牙切齒厲聲道：「叛徒，老夫若不將你挫骨揚灰難消此恨。」言畢俯身伸手欲解開兩人穴道。

觸指之下，梁丘皇不禁面色大變。

余萬淒然一笑道：「屬下知道，小賊非但廢了屬下兩人武功，而且點穴手法歹毒無比！」

梁丘皇委實料不到韓仲屏竟有如此奇奧的點穴手法，甚至自己都無法解開，但顧全自己顏面又無法承認。

九如庵主不禁一怔，道：「兩位老師無法解救了麼？」

梁丘皇冷冷一笑道：「那孽障手法異常狠毒，老朽悔不該傾囊相授，不過片刻之間又無法解救，老朽又急於擒殺孽障。」接着問余萬丐帮門下現在何處？

余萬答稱丐帮門下奉花三奇之命撤走，院主趕來必有花三奇下落。

梁丘皇一路趕來，只遇上一村農遞交一函，述明丐帮門下及被擒桓齊四人潛跡之處，並繪就詳細圖形，落欵由花三奇具名，聞言點點首，道：「你們兩人只好暫委屈些時，俟本座事了即行趕回救治！」

峨嵋高手子母連環鏢柴人宇道：「不如讓柴某帶走！」

梁丘皇知韓仲屏點穴手法異常歹毒，余萬、黎大成兩人仍仰臥着宛如常人一般，若帶去跳躍奔走定然徹骨奇痛，然而又不便說出口來，道：「怎好勞動柴老師，多謝了！」

柴人宇道：「舉手之勞，焉可言謝，院主未免太客氣了。」

梁丘皇率先快步而去，柴人宇將余萬、黎大成兩脅一邊挾着一個。

余萬、黎大成猛感痛徹心脾，渾身骨節要鬆散一般，却不敢嗥叫出聲，只痛得咬牙瞪目，面現苦痛難忍之色，黃豆般汗珠滾滾如雨冒出。

兩人這般苦痛情狀，柴人宇等均未曾發覺，尤其茅山三道被斷去一臂，覺乃生平奇恥大辱，心內暗暗盤算如何復仇之計，只有梁丘皇心內明白，但他始終未回顧一眼。

尋至丐帮門下潛跡之處附近，忽聞林木之後傳來一低沉話聲道：「是梁丘皇院主麼？」

「老朽正是。」

一株鐵鱗古幹參天大樹後忽閃出一個五旬上下老丐，抱拳道：「敝帮弟子及五行院門下均奉命撤走！」

梁丘皇瞧出那老丐面帶驚懼之色，詫道：「奉何人之命？」

「半個時辰之前，一個面目陌生之人手持花帮主令符前來，謂韓仲屏已發現找等潛踪之處，片刻即至，命我等隨他速速撤走，並留下小的在此守候梁院主，吏囑如韓仲屏尋來，千萬不可現身。」

梁丘皇面色變了變道：「韓仲屏叛徒來了麼？」

「來過，發現人去屋空，又匆匆返院而去。」

「望何向進去？」

老叫化想張口欲言，忽面色慘變，仰身倒地，耳眼口鼻黑血冒溢，業巳氣絕斃命。

這老叫化之死，顯然遭受暗算致命。

梁丘皇面色一變，身快如風撲向樹後，但那裏有半個人影？林樹鬱深，錯縱紛歧，無從搜覓。

九如庵主及茅山三道亦四向搜捕，却都撲空而返。

柴人宇未動，脅下的余萬、黎大成業已痛得昏死了過去。

梁丘皇翻動老叫化屍體，發現後胸有針孔，四周業已紫腫賁起如丘，孔內外溢出絲絲黑血，分明是中了絕毒暗器，不禁體內泛升一縷奇寒，自覺情勢岌岌可危。

九如庵主道：「院主，如今我等應何去何從？」

梁丘皇略一沉吟道：「師太且請暫候，容老朽……」繼而面色一變，冷笑一聲道：「我們轉回去找上天地二個老不死的。老朽已應允兩個時辰後送回桓山主四位，不用說，顯然是這兩個老不死的毒計安排，分明有意使老朽下不了台？」

九如庵主合掌高宣了一聲佛號道：「院主猜測不錯。但天地二老來個堅不承認又待如何？」

梁丘皇太息一聲道：「師太，倘若老朽背諾廢信，江湖之大，恐無老朽容身之地，我等不如反咬一口。」

九如師太道：「也只好如此了。」

忽見太元眞人單掌朝梁丘皇打一稽首道：「貧道三人斷臂之仇不可不報，欲趕回本門頒請同門前來相助湔雪前恥！」

梁丘皇目露歉疚之色道：「老朽如非聞知妻兒陷身苦難，早就伸手代爲索償，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三位道長斷臂之仇老朽誓必索報，三位定要回山麼？」

太元眞人道：「多謝梁丘院主，貧道等必邀請本門師長趕來効力。」言畢三道單掌稽首轉身飛奔而去。

柴人宇道：「余、黎兩位老師應該立即救治？」

梁丘皇道：「時機刻不容緩，不容老朽片刻躭誤。有煩柴老師暫送往峽口鎭守候老朽轉返再行救治。」不待柴人宇答言，即與九如庵主雙雙騰身而起如飛而去。

× × ×

羅留華獨自一人被囚在一間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室內，腦中渾渾噩噩，似醒非醒，體內異常難受，氣阻血逆，四肢酸痛，不由暗嘆一聲。

忽聞門外叮的一聲，鐵鎖墮地，火光疾閃了閃，只見一幪面老叟擎舉一支燭台走入放在木桌上。

幪面老叟左手拿着一柄劍及一具革囊，劍正是羅留華隨身長劍。

羅留華不禁駭異起來，不知老叟進入何意？

幪面老叟道：「老朽來救你們四人，室外丐帮門下正與老朽同道激拚對搏。」說時取出一顆丹藥與羅留華服下。

藥力散開，羅留華氣運周天，片刻霍然而愈。

羅留華尚未致謝，幪面老叟急制止，道：「寶劍物歸原主，革囊中乃桓山主父女獨門暗器霹靂雷珠，請代爲轉交。」說時取出三粒丹藥，又道：「令師及桓山主父女同囚一室，就在隔隣，老朽尚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有煩少俠代爲救治，趕往成都青羊宮守候丐帮天地二老。」

羅留華接過丹藥、寶劍、革囊，連聲致謝道：「老前輩姓名可否見告？相救之恩容後圖報。」

幪面老朽笑道：「見着桓山主就說瀟湘舊友便知。」身形一閃便自杳失無踪。

羅留華定了定神，走出門外，只見兩名丐帮門下被點了昏穴倒臥在地上人事不知，疾望乃師童清溪及桓齊父女所囚之處喂服救治。

桓齊問明何人相救，羅留華道：「這位老前輩說瀟湘舊友。」

桓齊頷首笑道：「原來是他。」

桓愛珍嗔道：「他是誰？爹爲何不說明白。」

桓齊呵呵大笑道：「此人習性怪僻，隱秘面目爲不求人知，爲父何能與妳言知，但時至自然知，珍兒何必急於知道？咱們快走！」

× × ×

在幪面老叟救治羅留華之時，屋外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偕同各大門派高手，名宿多人，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制住丐帮伏樁，明目叫陣。

丐帮由鷹爪手石堃率領，聞警率衆紛紛掠出，目睹來人不禁臉色一變，道：「原來是田大俠，敝帮與田大俠河水不犯井水，爲何到此生事？」

田非吾道：「田某來此索取桓山主等四人，倘蒙釋放，田某立即就走。」

鷹爪手石堃微微一笑道：「桓山主四人身罹奇毒，非俟梁院主返回救治，恐難活命，田大俠就是帶走桓山主等，無異帶走四具屍體，非是在下不允，恐愛之反而害之，田大俠諒無法担待偌大干係。」

田非吾不禁一呆道：「有如此嚴重麼？梁院主何時轉返？」

那鷹爪手石堃在丐帮中地位，除長老、帮主、副帮主外，職司極高，心地陰狠，雖少爲惡，但喜怒無常，出手甚爲狠毒，却目睹來人，除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外，未免心中有些發慌，正欲回答稍時便告轉返……

天際遙處忽傳來一聲長嘯，突見一條身影自參天古幹上電瀉而下。

鷹爪手石堃抬目望去，見是方才手持帮主令符的陌生中年人，仍然手持丐帮帮主令符，不禁呆得一呆。

來人疾躍在石堃身前，低聲道：「石老師，速將桓齊老賊四人交與田非吾帶走，遲則無及！」

石堃簡直不相信自己耳朵，他本不信來人又不明來歷，無如令符無訛，不禁沉聲道：「朋友，這話當眞？」

來人目露憂急之色，冷笑道：「石老師，院主與帮主現爲天地二老絆住，院主不得已應允天地二老將桓齊四人釋回，但又心中委實不情願，正好田非吾索放，不如讓他帶走，若無解藥還不是死路一條，院主也好藉口，眼前韓仲屛亦已趕來，方才嘯聲就是他所發，他正在搜索石老師等人潛跡之處，轉瞬即將趕至。」

言尚未了，韓仲屛已自電閃飛落，朗聲大笑道：「原來你們這些鬼叫化藏身這裏……」忽見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及羣雄亦在，不禁面色微微一變道：「在下韓仲屛，田大俠，在下知道田大俠係索放桓山主四位而來，但無解藥，一個對時後必死無疑，不如田大俠暫回，三日後在下定在成都慈雲寺送回桓山主四人。」

田非吾道：「韓少俠有解藥麼？」

「沒有！」韓仲屛道：「但在下在五行院日久，熟知所記之毒，不難找出解救之道，倘田大俠堅欲索取，那在下也無辦法，只有暫行告辭了。」

田非吾略一沉吟道：「韓少俠也是爲了桓山主而來？」

韓仲屛朗聲道：「因欲請問桓山主一宗有關在下疑案，並非對桓山主有所不利，望田大俠相信在下。」

田非吾知韓仲屛是爲了常鴻年而來，樂得讓韓仲屛救治桓齊四人，不如留一個人情，慨然笑道：「好，但願韓少俠言而有信。」轉面揮了揮手，率衆退去。

那手持丐帮令符之人在韓仲屛與田非吾對話時，向石堃狠狠地望了一眼，冷笑道：「老悖昏庸，如何成得了大事。」冷笑一聲，冲霄騰空而起，迅即無踪。

方堃悔已無及，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見田非吾等迅疾撤走，韓仲屛已自轉身目注自己道：「在下不願與丐帮爲敵，尊駕速帶同門下弟兄快走，在下志在桓齊及常鴻年等人，否則在下施展的不解奇毒恐無一倖存！」

鷹爪手石堃聞言大驚失色。

突然躍出一個獐頭鼠目，勾鼻掀唇三角長臉面現獰笑中年化子，桀桀怪笑道：「韓姓小輩！你也太目中無人了，丐帮亦非易與之輩，便爲你三言兩語嚇退。」

韓仲屛目睹這醜惡叫化手持一根粗如人臂銅棍，心知此人孔武有力，冷冷一笑道：「尊駕如欲以身試毒，在下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請！」

那叫化大喝一聲道：「打！」銅棍一式「風捲落花」揮出，棍到中途幻出漫空棍影，含蘊無數奧妙變化。

韓仲屛識得那是「太祖一元」棍法，昔年宋太祖趙匡胤未登基時恃以平定天下，不禁暗嘆道：「丐帮良莠不齊，龍蛇混雜，儘多武功出衆之士，只是倚之爲惡，良多可嘆。」思念電轉，右掌如刃疾揮迎出。

那叫化暗笑道：「螳臂擋車，管叫你臂斷血流……」忽見來掌堪堪觸及銅棍疾變爲「金豹露爪」，五指疾舒，一把抓住銅棍，只覺一股奇猛無儔反震之力，震得雙臂幾乎斷折，氣血狂湧，喉頭發甜，悶嗥出聲。

韓仲屛左手迅疾無倫扣在化子肩胛骨上，向石堃喝道：「速退在上風十丈遠處，讓在下一試不解奇毒。」

石堃等人見同伴受制，怒容滿面，欲待搶步聯臂出手，一聽韓仲屛之言不由自主地紛紛退了開去。

只見左臂一揚，那獐頭鼠目叫化被掉在下風五六丈外，突聞叫化慘叫出聲，滿地翻滾，頭目手臂外露處爆起無數水泡，由黃變紫，爆裂潰爛，那慘聲不忍卒聞，石堃等人不禁耳忧心跳，心神猛搖。

但見那化子嘶聲漸弱，翻滾之勢停止，潰爛膿液銷蝕身軀，轉眼之間，變爲一具骷髏，毒性極烈，骷髏亦化烏有，地面只見一些黃水。

韓仲屛冷笑道：「諸位尚有人以身試毒麼？」

石堃面色一變，喝道：「咱們走！」

韓仲屛目睹石堃率着丐帮門下倉皇逃去無踪，不禁微微一笑。

林中人影一閃，正是烏雲飛，掠至韓仲屛身前，道：「妙計已售，常鴻年等人已爲我等救出，桓山主呢？」

韓仲屛道：「那桓山主等約莫痊癒了，你我快走！」雙雙穿空而起。

兩人一走，只見桓齊父女及童清溪師徒四人疾掠而來。

桓齊目光銳利，發現林地上足跡紛亂，認是丐帮門下爲田非吾等人驚走，道：「我等速趕往慈雲寺去。」

桓愛珍道：「爹，田大俠爲何不與爹見面？」

桓齊微笑說道：「他存心要與爲父見面，也未必詭秘本來面目了，諒他有急事去辦，時機也刻不容緩，所以命羅賢侄代勞。」

桓愛珍知其父所言不差，道：「那常鴻年等人麼？」

桓齊道：「這等凶邪爲了一己之私，又非同仇敵愾，有他不多，無他不少，此非善地，我們快走吧！」

× × ×

梁丘皇偕同九如庵主趕返那幢莊屋重唔天地二丐，一路上憂心如焚，他乃雄心萬丈，不甘屈居人下的梟雄巨擘，爲了妻兒陷身番僧呼延罕手中，一直隱忍委屈求全，又知呼延罕狠子野心既不可共患難又不可共富貴，故而虛與委蛇，更自己又是小心謹愼，羽翼未豐，無法水到渠成，種種畏忌，故而等待有利時機一舉成事，殊不料一步錯竟然滿盤皆輸。

湘西九如庵主察覺梁丘皇神色陰晴不定，道：「院主，天地二老見我等來將桓齊四人釋回，必然翻臉動手，此去無異自投羅網，還是不去爲宜。」

梁丘皇冷笑道：「老朽有不解奇毒爲恃，諒他們亦不敢同歸於盡，況老朽咬定了是他們所爲，看看他們有何話說！」

驀地，路側林中忽傳來呼叫師父語音，兩條灰色人影如飛掠至，只見是兩個灰衣道裝背劍中年比丘女尼。

九如庵主面現喜容道：「妳們兩個怎麼也來了，快見過梁院主，此乃貧尼兩徒清慧、清萍。」

二尼向梁丘皇稽首爲禮道：「晚輩拜見梁丘前輩。」

梁丘皇道：「二位少禮，我們快走吧！」率先搶步掠出。

二尼有滿腹的話無法向九如庵主稟告，此刻只有隱忍隨着九如庵主施展輕功奔去。

堪近那小屋，只聽一聲斷喝道：「是梁院主麼？」

「正是老朽，請速通稟天地二老，就說老朽要見他們。」

忽聞薛海濤語聲道：「不用通稟，我兩個老叫化恭候許久了。」語聲中只見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並肩走了出來。

辛鐵涵目睹來者中未見桓齊等四人，不禁面色微變道：「桓山主他們呢，莫非梁院主存心背信。」

梁丘皇冷冷地答道：「兄弟趕回來，桓山主他們已爲人刦走，二位爲何明知故問！」



薛海濤面色一沉，厲聲道：「聽梁院主口氣，分明疑心老化子搶先一步所爲，存心使你下不了台，老化子從不用如此卑劣手段，梁院主，你有何證據確認是老化子所爲！」

驀地一條人影疾奔而至，形色倉皇，喚道：「二位長老，大事不好了！」

辛鐵涵兩道斑白花眉微微一皺，道：「勝太乙，有什麼大事不好？」

勝太乙稟道：「桓山主等被石埜囚禁，囚處異常隱秘，怎奈竟爲五行院背叛弟子韓仲屏探悉，非但桓山等被刼走，而且石埜及依附石埜本門弟子多半死在不解奇毒和霹靂雷珠之下。」

天地二老聞言不禁一呆。

梁丘皇及九如庵主師徒三人均駭然色變。

薛海濤沉聲問道：「你是如何會知道的？」

勝太乙稟道：「弟子奉命訪覓匡散下落，回程之際，距此不遠突發現石埜重傷不支倒地，他告知弟子實情，弟子本欲背負石埜前來，石埜謂臟腑糜爛，活不多久，堅拒弟子所請，服下本門傷藥後仍然無效，依弟子看來，石埜必先吸入微量奇毒奪路而逃爲韓仲屏重手法所傷！」

辛鐵涵忙道：「石埜死了麼？」

「弟子來此之前，石埜已奄奄一息，語音黯弱。」

薛海濤望了梁丘皇一眼，冷笑道：「天作孽不可活，咱們快走，石埜必然還有話向梁院主說。」

勝太乙道：「弟子領路。」

衆人一行急隨勝太乙奔去，約莫四五里外，只見石埜背倚着土阜，面色宛如死灰，嘴角溢着絲絲黑血，目中神光暗淡，胸脯起伏急促，已去死不遠。

石埜目睹梁丘皇等隨着勝太乙奔來，泛出一絲凄涼苦笑，嘴唇翕張，却無法吐出語聲。

梁丘皇急抓起石埜右臂，扶視脈象，果然先吸入微量奇毒後被重手法擊實，忙取出一顆丹藥喂服石埜口內。

片刻，石埜似精神稍振，但無法說出語聲，不由泛起無可奈何苦笑，用手指畫地。

只見石埜緩緩寫出一個韓字。

梁丘皇道：「是韓仲屏所爲麼？」

石埜緩慢費力點了點頭。

「桓齊及常鴻年等人亦爲韓仲屏刼走了？」

石埜亦點了點頭。

「他定非一人，同行中有無搜魂閻羅老賊？」

只見石埜點首後並未抬起，嘴中冒出甚多紫黑血液，已然氣絕斃命。

薛海濤冷笑道：「梁院主，你無法釋回桓山主父女童老師師徒四人，爲何一口咬定必是我兩老化子所爲？」

梁丘皇老臉一紅，道：「這是誤會，在下說話算話，定須將桓山主四位救出，但望相助探悉叛徒及匡散老賊的下落！」

薛海濤哈哈大笑道：「莫說道不同不相爲謀，再說你就不怕我這兩個老叫化施展請君入甕之計麼？」

梁丘皇道：「至少在下有解救桓山主四位之解藥，逆徒雖然將桓山主刼去，無異帶走四個活死人一樣。」

辛鐵涵道：「難道普天之下就只有梁院主知道解救之藥麼？」

梁丘皇略一沉吟，微笑道：「此乃在下精心研悟配製的奇毒，到目前爲止，也只有在下有獨門解藥。」

「好，老叫化相信梁院主就是。」辛鐵涵道：「倘或老叫化探研匡散的下落，如何通知梁院主？」

梁丘皇微微一笑道：「請將老賊行踪書一紙卷繫在成都鼓樓鐵馬上，在下自會去取。」

「若短時無法探悉，桓山主四位有無生命之危？」

「決無性命之憂！」梁丘皇言畢抱拳一拱，接道：「告辭！」轉身和九如庵主師徒三人如飛而去。

辛鐵涵目注梁丘皇遠去的身影搖首嘆息。

薛海濤冷笑道：「如非我等要找出梁丘皇身後主使凶邪是誰及探明當年北天山疑案，豈能容他活着離去。」

辛鐵涵道：「天下事欲速則不達，我等還是遵照衞老兒及小友之計，剝繭抽絲，逼得梁丘皇走投無路，圖窮匕現，須知梁丘皇武功機智均超出羣倫，況有不解奇毒之助，潞王府搜出的證據，梁丘皇竟無一絲牽連，可見此賊心機之深沉陰險。」

薛海濤點點頭，與辛鐵涵並肩走去，轉眼無踪。

× × ×

峽口鎮外一幢荒廢祠堂內，殘垣斷瓦，草長侵膝，凄涼異常。

祠外並無人家，屋基仍在，却被荒草湮沒，顯然遭受兵燹爲時已久。

祠堂內却有着三具屍體，那峨嵋高手柴人宇高懸在樑上，目瞪舌伸。

地下躺着五行院殺手徐萬、黎大成，致命刀傷在咽喉上，血流成灘，瀰漫冲人欲嘔血腥氣味。

一條人影疾掠而入，見狀不禁呆住，正是那梁丘皇。

緊跟着湘西九如庵主帶着兩徒清慧、清萍進入，不禁駭然變色。

柴人宇吊懸的屍體，右手却緊握着一柄鋼刀，血跡猶淌淌滴落。

難道是柴人宇殺了徐萬、黎大成後立即懸樑自盡？他那繩索由何處取得，又是嶄新並非舊繩。

這眞是一不解之謎。

梁丘皇面色森厲，眼神怨毒無比。

九如庵主道：「院主知否是何人所爲？有一行滴血自屍體洒落在柴施主縊處，刀尖仍懸有一滴凝血，表面上看來係柴施主殺死徐黎二人後從容自盡的，但其實又非是，柴施主絕無理由殺害兩人。」

「不錯。」梁丘皇沉聲道：「對方只是想盡辦法困擾老朽，使老朽方才混淆自亂脚步。」

但對方又是誰？天地二老？匡散及韓仲屏？或是武林正派人物？或與梁丘皇結有深仇大怨？或……

這一切又是錯綜複雜，無可解開的謎團。

（未完・三十）

